

廣東文物

國父遺墨

發刊詞

民國三十九年二月同人開廣東文物展覽會於香港時廣州淪陷同人避地海隅不獲其立國懷鄉之感因揭一大標的曰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會畢乃將各出品及研究文字為三冊製版印布一時稱盛惜出版未幾香港又失所印千數百冊悉遭掠去於是存者乃成珍物今忽八年矣勝利以還有志之士咸念收合碎煠重光藏藏且羣思索回歷年為敵所獲涉文物完璧以歸于趙素氣焦盛但久而寐然時局泯夢民生况瘁羣衆救死不暇官吏窮途未能遂益罕言及此嗚呼若此流離顛沛困處一隅而克名盡所能銀貞奮鬪者何却敵以凌而氣之衰竭反至是也味吾知之

矣此年風習凌夷人溺功利之說家競功詐欺之術如能之獲第以助其機巧貧冒所早作夜思者皆如何可偷豪華以儻其云等之欲所謂國家民族文化教育有諸名字第登覽階梯與裝飾而疇則考其真諦而身體力行者加以戰後例有之艱難相續無窮之戰禍更足令質樸未下且墮行其日論于京師不亦宜乎今省文獻會同人深憂獨覺頗思有以澄混沌而正趨向協力所及仍在故帝堆中於是擬繼續輯刊廣東文物一編以追前光並期凌果至其標的仍前之者雖環境異異而漸向應回風雨和晦之中鶴鳴不已庶亦激濁揚清之一助乎是則吾徒所應共勉者矣時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番禺葉恭綽識

引言

廣東文獻館自成立以來，亟亟逐步實施工作。工作原則：「當從事于有計劃的搜集與保存，當悉心於有系統的整理與研究，更當努力于有方法的光大與創造」。（羅前主席卓英開幕致辭）整理與研究文物的成果，自然要賴文字發表出來，然後可收發揚光大之功效。兩年以來，本館徵集各種整理，研究，及發揚鄉邦文化的文稿，不下五十萬言。一向因格于種種困難，未能印行刊物布之于世。直至于今在省文獻委員會督導之下，始籌得善法，編印這一冊，將整理研究所得之一部分成績先行發表出來。

這一冊命名為「廣東人物特輯」，也有一段歷史可述。遠在八年前，在香港活動的「中國文化協進會」，曾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一次。閉會後又刊行「廣東文物」專輯三冊。勝利後，昔時在香港主持其事的同人，大多數回粵，致力于文化事業，輒思繼續工作。年前，中國文化協進會在港復員，正式決議將「廣東文物」之編印權，移交本館，俾能集合全省人才力量，以從事長期的系統的努力，冀這刊物將得逐漸輯續不斷的編印，即原始「研究廣東文物，發揚鄉邦文化」的宗旨，自可有進步的實現，而終於收獲遠大的效果了。我們承襲了這個重要使命，不敢不努力。這一特輯之出版，便是初次的表現。

因為時局與環境的關係，我們還未能自信能否繼續刊印下去，所以未敢決定到此為固定的期刊。如果這一次創舉，將得到社會人士的協助，而

終得成功如所期望，則這一特輯便成為「廣東文物二輯」而「三輯」，「四輯」，將來當可陸續出現。

這一回既是「實驗」性質，我們不能不謹慎從事；規模與篇幅不敢如前輯之大多。在量一方面，僅得前輯三分之一。然在質一方面，內容與水準，我們自信足以媲美前輯，差堪為讀者告慰。

這次編輯計劃與前畧異。全輯分為圖象與研究兩部。圖象之部，分六門：（一）遺冢，（二）物品，（三）名勝，（四）金石，（五）書法，（六）繪畫。研究之部則分為六門：（一）革命文獻，（二）史地，（三）人物，（四）文人，（包括民族，醫藥，宗教，方物風俗等）（五）文藝，（包括著述文學，法帖，繪畫等）（六）考古。最末，殿以報章一編。其他應有而未有之門類尚多，只好希望下輯改良，進步，以期日臻完備。

末了，這特輯之發刊，其間籌劃指導與審定全稿之工作，皆由葉主任委員恭綽扶病親為的。編輯的工作，是暫由文獻館幾位同事——邱錦賢，黃敬若，譚彼岸，蘇憲章，陳白知等共同努力合作，而由我總其成的。印刷方面則由熱心港商羅少堂，陳蔭城兩君擔任。如果將來繼續編印，自當組成編印委員會，擴充範圍，多請學者專家分任工作。集合同業力量入舉進行。至于為本輯撰述諸篇的各位文友，與凡為本輯努力使其得以如期刊出，謹代省文獻委員會向他們深深致謝。

廣東文物 全集總目

發刊詞
引言

革命文獻門

國父乙未廣州舉義始末記
國父逸語研究
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

史地門

五羊城故事與廣州語系民族
中古時代阿刺伯民族在廣州活動情形
太平天國外交史綱要
西沙羣島為我國原有領土之確証
我國領有南沙羣島之根據
西南沙羣島概況

人物門

薛中離先生年譜
明代廣東英雄陳璘的事蹟
廣東順德抗日雙忠廖平子馮鏡堯合傳

葉恭綽
簡又文

鄧慕韓
陸達節
李熙武

岑仲勉
鄭時得
蘇憲章
王一瑋
王光瑋
李慶蔡

饒中頤
簡又文
馮自由

一六一
十七

二二二
二二六
二二九
三三九
四四四
四四五

一五八
一九一
一零一

人文門

清代廣東中醫藥文獻

唐相國房在粵筆校首楞嚴經翻譯考

廣州光孝寺唐代悲心陀羅尼經幢考

唐代廣州壞聖寺塔考

廣東物語

食物第一

佳菓第二

游藝第三

用具第四

醫藥第五

賭博第六

文藝門

張曲江集十刻之表解

吾粵畫人之我見

劉猛進碑之研究

太平天國泉幣考

報導

廣東省級文獻事業

蘇壽祺 一零七

羅香林 一一一

羅香林 一一六

韓振華 一一九

譚彼岸 一二四

同上 一二七

同上 一二九

同上 一三一

同上 一三二

同上 一三四

岑仲勉 一三七

潘和 一三九

簡又文 一四二

簡又文 一五四

廣東省文獻委員會總務組

一六八

廣東文物特輯研究之部

革 命 文 獻 門

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刊行
廣東文獻館主編

國父乙未廣州舉義始末記

鄧慕韓

古今來無論何事，其始也簡，其繼也繁，尤以非常事業為甚，然於國父孫中山先生舉義於廣州也，則出乎此定義之外，蓋此役籌備之久，計劃之周，運動之神，豈徒為復國之創始，抑亦為後來諸役所取法，成為革命中最重要之事實。惜乎國父自述，語焉不詳，躬豫其事者，又無人筆之於書，余生也晚，未及參加，誠一憾事，爰將平日得自國父及陳少白先生口述，與夫諸老同志記載之足信者，輯成是篇，稿成後，復送與少白先生核定。蓋欲成為日後最翔實之史料，不得不審慎若斯也。凡我同志，見有謬誤，指而教之，有厚望焉。

(一) 起 原

自國父孫中山先生業醫於澳門，招葡人醫生之忌，出而禁阻。國父毅然其廣州，在西關泮塘設立東西醫局而懸壺，一面結納會黨，一面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畧備，復設藥肆於石岐，設蠟紙公司於順德，以爲通訊往來機關，然革命非在一隅，必全國底定，方克告成，故須調查各

地情形，乃能着手，遂以醫務託尹文楷，而赴上海，得鄭官應之介，識太平天國遺臣王韜，研究當日興亡得失之故，復與陸皓東北遊平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觀長江之形勢，適中東戰起，而革命之時機至矣。

(二) 立 黨

革命之時機雖至，然無組織，無準備，不足以發動，國父乃遊卦檀香山，以革命事業，商諸舊親友，輒多却避，運動數月，僅得數十人，國父以革命大業，須立志犧牲，非尋常會社，署名附和者可比，必須鄭重宣誓，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方克濟事，爰組織興中會，團結同志，其宣言章程，表面與平常等國團體無異，然籌款一項，以十還百，則顯然為革命軍債也。凡入會者，須一律宣誓，其誓詞為「驅除鞑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雖為秘密團體，然手號口號，均事簡單，不若洪門之繁碎，入會儀式，極為文明，只舉一手，當衆宣誓誓詞，不如白蓮，八卦，天理，哥老，三合諸會黨，崇尚神權，興行種種拜跪請問

也，當時入會者，爲李昌，何寬，劉祥，李祿，鍾木賢，鍾宇，謝萬觀，李潤貴，李光輝，周德銘，黃華恢，何旱，陳南，李紀，侯艾泉，梁亨，劉青，鄧蔭南，劉卓，曹彰，黃亮，鄭金，程蔚南，宋居仁等，第一次會議，假座畢涉銀行經理何寬寓所，會議結果，舉國父爲總理，黃華恢爲司庫，李昌華爲董事，會所設於華人消防所二樓，（馮自由宋居仁所述）即募集義軍軍費，是時國父之兄眉，（號壽屏，字德彰）在檀屬茂宜島，有牛千數百頭，他物稱是，經成富厚，土人稱爲茂宜王。與鄧蔭南二人，傾家相助。出力最勇者爲李昌，欸項有着，國父正擬於往美國，擴張會務，而清兵屢爲日本所敗，高麗失，旅順陷，平津岌岌可危，宋躍如亟促國父歸國，國父乃中止美國之行。與鄧蔭南，宋居仁，李紀，侯艾泉，何旱，陳南等，及歐美技師將校數人首途歸國。

按興中會之成立，一謂始於廣州，一謂始於澳門，均在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前，國父業醫時，然陳少白與國父之結交，早在習醫之時，往來最密。則謂「興中會發起在檀香山，非發起在廣州澳門二地」。國父自述，亦謂「興中會於甲午年在檀香山創立」。倘在德澳首先成立，少白斷無不知之理。民國以來，又無一人說出會址設在何處，何人曾任何職，則憶度之辭，自不足信。

(三) 籌備

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孟春，國父歸自檀島，在香港與陸皓東，陳少白，鄭士良，黃詠鶴，楊衢雲，謝讚泰等策劃進行，旋組織幹部於士丹利街十三號，名曰乾亨行，以爲籌商之所，時有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啓，畢業於英國，爲法律界老前輩，深恨清廷府腐敗，常思改革，每將政見在中西報祇發表，名重一時，因爲地位故，不欲公然列名黨籍，只允贊助，然所有重大建設計劃，多出其手，德臣西報記者黎德，Thomas Hearld與士茂西報記者鄧勤 Chesney Dunean 力任鼓吹，常在其

二報攻擊清廷，不遺餘力，當時對外宣言，亦由黎德及英人高文 L. Cowen 起草，復經何啓修訂，至於進行事務，多由鄧蔭南，楊衢雲，黃詠鶴，陳少白等主持，廣州方面，則在雙門底（現改漢民路）王家巷王氏書舍設立機關，由國父主持其中，表面以提倡農學，掩人耳目，故以「農學會」爲名，一時官紳冠蓋往來，絕不疑及此爲革命總機關也，實則聯絡軍隊會黨，均繫於此。國父除親往北江，香山（現改中山）各地，接洽發動各事之外，且時時往來港澳之間，慘淡經營，已逾半載，另在鹹蝦欄組織一接洽及貯械機關，籌備既妥，乃定期舉義。

(四) 發動

初國父之謀克復廣州也，其計劃以舉義之人，貴精不貴多，若有敢死者百人，奮勇首義，則事便可濟，蓋是時廣州重要衙署，不外將軍、都統、總督、巡撫、如提等六七處，雖爲軍事機關，然承平日久，兵駐左右，並不守衛，祇有衛役看守而已，擬編五人爲一隊，每隊進攻一署，配足長短槍械及炸彈，直入署後官眷住室，將其長官，或誅或執，如是全城已無發號施令之人，此種隊伍，任務已完，即出而分頭放火，以壯軍心，而寒敵胆，另派三四十人，擇最重要之街道，如惠愛街，（現改惠愛路）雙門底等，伏於舖店兩傍，以寶隆（粵垣舊式商店，每在店前用磚不砌成一甃，以祀神者），掩護，伺有敵來，突然發槍擲彈以擊之，清兵不知虛實，必不敢進，若慮其由橫街窄巷衝出，則先將街口之店轟炸，兩傍店戶自然傾塌，（粵垣街道，潤備數尺，舖砌白石，投以炸彈，極易爆炸），磚瓦堆塞，清兵自不能通過，其餘部眾，則分佔西門歸德二城門，以延城外鄉黨之隊伍入，圍攻旗界，（八旗兵所駐地方），昔太平天國時，劉麗川以七人而攻克上海城，今以十倍之衆，而攻一廣州，以此比例，事無不克之理也，但各同志以爲人少力薄，應有礎石，同歸於盡，如此冒險太甚，贊成者僅得三人，國父以同意者少，乃將內起外應之計，改爲分道進攻之策，遂分頭前往接洽民團會黨，計蘇義未歸者，有順德一路，香山一路

，北江一路，然有數事可慮者，一、人數既衆，駐地難覓；二、入城之後，若有以舉義告知親友戒備，則頃刻間全城徧知，消息既漏，事敗隨之；三、城市驟增數千生面之人，令人驚詫，當日雖未有警察，然防營遍地，倘被其先發制人，則事全敗，國父爲策萬全計，以粵俗崇敬祖先，重湯之日，舉行省墓，各鄉大族，每有聚子孫二三千人，不惜遠道結隊僱船，（並大書某族省墓燈籠，）齊赴廣州拜掃祖墓，故新來之人雖衆，而兵差無疑及之者，爰決定利用是日，爲發動之期，乃命各路隊伍，限於九月八日，僞作省墓者，用船運至珠江，停泊河面，固可省覓地駐紮，又可免軍士登岸，洩露消息，但河流湍急，風雨驟至，則船行遲滯，易誤師期，乃特僱備汽船數艘，前往拖帶，猶恐輪機損壞，有一二路及期未至，則兵力單薄，難以制勝，然粵城附近，有一鄉名龍眼洞者，民強善戰，派人運動，即允響應，此路遼遠而行，俄頃可至，不虞延誤，祇憂廣州常甲華夏，街道繁華，干戈既逞，隊伍中難保無有點者，稔知巨室大廈情形，乘機搶掠，如是不獨妨害軍務，驚擾閭閻，即見輕於人，實爲革命前途一大障礙，國父計念及此，擬將省內所部，担任佔領各重要機關及旗界等處，（按滿洲本一行國，逐水草而居，並無藉貫，其部勒羣衆，以旗爲識別，計共分爲正黃旗、正白旗、正紅旗、正藍旗、鑲黃旗、鑲白旗、鑲紅旗、鑲藍旗，謂之滿洲八旗，後以有漢兵歸附，亦以八旗編制之，謂之漢軍八旗，明末，滿清攻陷廣州，將老城西北一帶，盡行圍佔，其勢力範圍內，謂之旗界，猶之英法等國前在上海沙面等處，稱租界然，）俟省垣底定，則調守要隘，及徇未克各地，另在香港招募不諳廣州語言及地方情形之潮州海陸豐人三千，來保護省垣，定期初八晚分乘各夜船入粵，兵力既厚，益以義憤，自操勝算，然是時滿清在粵垣兵力，統計八旗綠營及各營勇，約有數千，萬一出而抵抗，兵力既接，死傷自衆，乃運動軍紀素嚴而善戰之安勇一部，（督署親軍什長胡慶璋，原名漢廣，已有接洽，）屆時反正，黨人程奎光（程璧光胞弟，）時爲鎮濤艦管帶，（即艦長，該艦與安瀾二艘，爲粵海中艦隊最巨者，）自當響應，無誤，其餘小艦，當無反抗，清兵

既有反正，其指揮雖欲抗拒，然軍心已搖，胆志更怯，至於軍械，除由各路自携赴戰外，另在香港購買長短鎗枝，混作貨物，先後附寄雙門底聖教書樓等，轉交各處，又在河南洲頭嘴組織一製造炸彈所，由美國化學師奇列監製，革命軍旗，則照陸皓東所擬之青天白日旗而製定，舉義口號，則爲「除暴安良」，並纏紅帶，以資識別，佈置既定，派劉裕統北江一路，陳錦勝統順德一路，李紀、侯艾泉統香山一路，湯衢雲統香港一路，吳子材担任潮汕方面之響應工作，以牽制嶺東清兵，各路依期會齊，集中粵垣候命，（北江一路，劉裕在英德沙口出發時，爲安勇劉居德所害，所部數百人亦敗，屆時祇有滘江一部到省，）香港部隊，令限乘初八夜船於黎明抵達省垣，紛紛登陸，所有附輪軍械，即行拾用，響號一響，與北江、順德、香山、各路，紛紛向東南西三方面入城，龍眼洞一路，則由北門入，晨早城門既啓，衝鋒直進，如入無人之境，（按清制習慣，城門啓後，非得上峰命令，守城者不敢擅閉，是時未有電報，各衙署在倉卒之間，無由知事變發生，城門必不能即時關閉也，）縱或街坊聞變，驟將街關閉，（廣州馬路未設前，各街均置閘門，以防意外，）然豫備洋斧炸彈劈炸之，亦不能阻攔，如此策劃周詳，成功自可操勝左券，詎知竟有出人意外，又豈初時之所能料及也哉。

（五）失 敗

廣州佈置既妥，國父親赴香港，於八月二十二日（一說謂九月初）通知各同志在杏花樓會議，報告廣州佈置一切外，並提議舉「伯理理天德」，（當時未有總統名詞，故稱此，）以提挈一切，及發號施令，僉謂此一切運動工作，多成自國父一人之手，伯理理天德，豈他人可任，自然屬諸國父，當場一致通過，遂向國父握手道賀，國父以崇意真誠推舉，將香港軍械、財政、兵權各事，盡交與楊衢雲辦理，便返廣州，不欲再到香港，不意楊既握大權，翌日即對國父，謂「公在廣州，既負軍事重責，又兼元首，未免太勞，不如將元首由我暫代，俟大局平定，然

後交回，「（一說謂非楊自言。）係謝讚奎對國父說。」國父聞言，知事申變，乃答以容與鄭陳諸人圖之，旋與鄭士良，陳少白密商，士良大怒，以此等人懷私害公，非去之不可，本人自任對之，以絕後患，少白謂「革命未成，忽生內訌，最為危險，為大局計，不如讓彼，如他日事成，權在我輩，再行推舉，屆時誰肯舉彼，現時彼亦僅得虛名元首而已」，國父以少白說為然，重開會議。國父以伯理爾天德讓衛雲，（按此次所讓係元首，非總理，因衛雲所爭，志在元首，讀者幸勿誤會連黨之總理，亦爭之也）翌日國父即返廣州，辦理一切，衛雲愈大眼小，以要挾而得了元首，乃在香港先行組織元首衛隊，是時定章，凡領隊者，除先發給餉項外，另給以時表一枚。藉知時刻，手鎗一枚，以資護衛，衛雲對於衛隊，與領隊同一待遇，各人領得手鎗後，在銅鑼灣一帶僻靜地方試驗。領隊所領，有良有壞，衛隊所領，則盡精良，領隊各人以衛雲立心太偏，要求盡將劣鎗更換，否則初八晚不帶同士兵落船入粵，詎屆時衛雲竟不能將手鎗改換，故各領隊遂不允行，然國父在廣州不知此中情形。所謂各路起隊伍，均已如期到齊，集中候命，海陸軍亦豫備響應，專候香港一部抵粵，即行舉義。

初九天未明，軍隊民團會黨領袖，均各抖擻精神，紛紛到總機關領取命令口號，注意港船入口，詎到達時，並無動靜，各路大為詫異，未幾國父匆匆至，將衛雲發來電報「港部須改遲二日，方能出發」。與眾討論，少白謂「期屆而事不能舉，風聲自洩，况遲二日，港部能否到來，仍未可知，改期發動，危險甚甚，不如暫將各部解散。候機再起。」國父以為然，遂將款項分給各部，囑其暫回，一面電衛雲止港部勿來，以待後命，由是經年籌劃，盡付洪濤。

有朱洪者，號彙蓀，本清諸生，後慕義加入興中會，頗努力，乃得參豫機要，其兄湘，號賦生，清舉人，主西關清平局事，散入萬數千金，自初九舉事不成，湘恐被弟株連，乃迫弟將黨中機密說出，使局勇代其自首於焯勇統帶李家焯處，不特其本人功名富貴可保，並可使洪將功贖罪，先

是，香港總督以有人在港招募隊伍入粵。恐於英國商務不利，而議政局紳章實山以廣東團姓賭博較獲有彩金，亦恐事發，大受損失，均將所聞電知粵督譚鍾麟，請其戒備，鍾麟以未有主名，無從核辦，李家焯亦以得諸道路所傳孫文舉義之事，因職責所關，入稟鍾麟，鍾麟以現在承平，未必有人敢在省垣重地謀亂，又素性懼外，孫文為教會中人，萬一錯誤，交涉隨之，反為所礙，着家焯不可鹵莽從事，故家焯於初九前，祇派人跟查國父行動，不敢逮捕，至初十日，得朱洪將黨中秘密自首，遂即稟報粵督，粵督既得確切事實，即派家焯會同千總鄧惠良，往雙門底王家巷農學會，及鹹蝦欄張公館二處，逮捕陸皓東等五人。

楊衛雲既接國父停止進兵之電，應宜照辦，但以軍械七箱，經已下船，而是日適值星期日，港例不能起貨，違則處罰，更恐罰時，檢悉所藏，盡為軍械，所謀洩露，不得不將錯就錯，故於初十晚，仍使朱貴全，丘泗帶領數百人，附保安輪船入粵，翌晨登岸，被李家焯派軍隊，將領隊朱貴全，丘泗及先行登岸士兵七十餘人捕去，（粵督譚鍾麟奏報清廷，則云所獲四十餘人。）其後登岸者，見先行已被捕，盡將符號毀去乃免，使衛雲當日得電，將其械即行取回，雖違例起貨，所罰幾何，即恐事洩被累，亦可棄之，何以明知所部到粵，無人接應，斷送同黨於清吏之手，况衛雲不視督隊，以求一逞，而使人代，用意不可解，倘衛雲能於初八晚率隊入粵，則初九晨即能發難，而無初十陸皓東等五人被捕，更無十一日朱丘等數十人之拘捕，衛雲之所以貽誤軍情者，實由於擁有國父所交付香港之軍械，財政隊伍各權後，便生覬覦元首之心，既要挾得元首，又豫組織衛隊，所發軍械，又有所偏，致帶隊不允下船入粵，而鑄成大錯，以爭一念之私，致滔垂成之局，實為最重要原因。

陸皓東，朱貴全，丘泗三烈士既被捕，旋於九月二十一日遇害，北江方面殉義者，則有梁棠，劉裕等數人，其餘或因或釋，鎮瀾管帶程奎光，亦為清吏查悉，將其扣留查辦，為向胞四營將力保，乃得不死，暫押南海縣署所，延至戊戌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瘦死獄中。

(他書載在營務處受軍棍六百而死，實誤)，其被通緝者，除 國父外，爲楊衢雲，朱浩清，王質甫，陳煥洲，侯艾泉，劉秉祥，李紀，吳子材，魏友琴，李芝，夏伯子，陳少白，莫亨，黃聲彬等十餘人，(滿清總督按察使南海縣等奏摺文告，從畧)。

(六) 事後

事既敗，李家焯派隊在香港澳門碼頭，嚴密守伺 國父落船，以便逮捕，時鐵路公路未設，西江尙未通商，除廣州外，並無車路航線直通港澳，祇廣州一處，有船與港澳往來，嚴密守此。 國父何能遠颺，然 國父早已計及，初十日(國父曾云與陸皓東約定時間，同乘小輪而去，及時皓東不來，乃命船開行，孫文學說謂「三日尙在城內」，三字疑有誤)，竟乘常備小輪，由廣州經順德而至香山之唐家灣，船行時，司機不諳水道，有難色， 國父曰「去，吾助汝」。蓋 國父平日對於粵省地理，河道深淺，留心研究，自信航線無錯誤也，當未敗時， 國父與區鳳墀(牧師)赴牧師王煜初(王寵惠之父)讎，道中瞥見李家焯派來探勇，鳳墀曰，「何今日所遇營勇之多耶」。 國父曰，「此欲來捕余者」，鳳墀曰，「何又謊言若此」，蓋鳳墀未豫謀是役，不知情形，以爲 國父謊言， 國父曰，「道路謠傳孫文作反，先生未之聞耶」。當時談笑自若，旁若無人，焯部以未得捕人令，又爲 國父所識出，相望而去， 國父家住河南岐輿里瑞華坊，臨出走時，尙囑家人買牛乳而食，豫備替換衣服數件，出門而去，不及其他，其鎮靜秘密若此，既敗，李家焯派人偵查 國父住址，查至岐輿里街已有一輿夫在，問孫醫生是否居此，輿夫以來者非善類，且平日受 國父惠，謊稱「此間祇有尹醫生，並無孫醫生」，偵者乃去，故家人得無事，至 國父翠亨村廬墓所能保存者，當日廣東按察使札香山縣嚴行拿辦 國父，文中將翠亨村誤作翠薇村，差役持票往翠薇村封屋家人，該村耆老云，「此間不特無孫文其人，卽全村亦無孫姓」，後知在翠亨村，然公文未有叙及，轉往偵查，祇索款了事，故終滿清之世， 國父廬

墓得以無恙，未嘗不賴按察司胥吏之功也，(按專制法律，凡謀反大逆，除本人處死外，重則滅族，財產沒收，先人墳墓，亦須毀掘)， 國父抵唐家灣後，轉乘肩輿赴澳門，再時輪往香港，時鄭士良、陳少白、鄧蔭南等，經已先到，彼此會面，再商進行，但香港能否居留，爲重要問題，必先解決，方能着手， 國父乃往一英國顧問律師達尼師，問以政治犯能否居留此地，律師謂「此事在香港爲初見，政府准否居留，未有一定，視乎總督意見何如耳，但先行離開，毋至被其驅逐爲佳」， 國父乃與鄭士良、陳少白二人，乘日本郵船廣島丸赴日本橫濱，居未久，又往檀島，翌年由美國至倫敦，則有清使館之難，楊衢雲一聞廣州失敗，不與 國父及由廣州逃出之人唔商，逕倉卒往南非洲，數年後，乃往日本見 國父，自認是役失敗之過，在乎一人云。

慕韓按是役失敗原因， 國父於孫文學說中所述，祇謂「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鎗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不詳述此事頭末者，殆不欲道衡雲之過耳，益見 國父度量之寬宏，特附於此，藉知 國父當日著書時之用意，與余所記，並無矛盾焉，此文成於 國父逝世後五年，民國三十七年加校訂，又誌。

國父逸語研究

陸達節

一、引言

二、逸語的由來

1 私人談話

2 公開講演

三、逸語的傳述

1 傳述的人物

2 傳述的書報

四、逸語的蒐輯

1 蒐輯的準備

2 蒐輯的方法

五、逸語的分類

1 分類的的方法

2 各類的内容

六、逸語的價值

1 補充遺集

2 闡揚黨義

3 昌明學術

4 保存史料

5 興起民德

七、結論

一 引言

二十年前，我羈旅南洋，參與黨部事務，閒暇的時間很多，因即對於國父遺著做一番輯佚工作。後來歸國，雖奔走於衣食，而這些工作仍繼續努力，並不擱置。直至現在為止，先後成書五部：其屬於國父軼文者為孫中山先生外集，（二十一年中華書局出版。）國父軼文集，（三十二年中山大學出版；三十七年廣州三民主義學會合作社再版。）國父軼文新編（三十六年廣州三民主義學會合作社出版。）三書其屬於國父逸語者，為孫中山先生逸語，（二十四年南京軍用圖書社出版；三十年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再版。）國父逸語新編（三十六年廣州市文化運動委員會出版。）二書。今作此文，差不多都是根據於國父逸語兩集的內容，和我纂輯的經過。前後兩集，行世有年，讀者儘可以互相印證，當不至於譁斥此文為無稽之談。

至書名逸語的緣故，以書有逸書，詩有逸詩，皆出於本經以外，曾經逸失而復被後人發見蒐輯者，清人曹延棟於十三經外蒐輯孔子的言論，成

書即名曰孔子逸語，今我於國父各種遺著以外，蒐輯國父的言論，成書亦即名曰孫中山先生逸語，及國父逸語新編，命名自屬有據，名實亦甚相符。至此文處處改稱國父逸語，則因臨文之便，力求簡省罷了。（國父之稱，係抗戰後國府的規定，故我在抗戰前所出的兩書均名為孫中山先生外集及孫中山先生逸語，至抗戰後所出三書始改用國父之稱以符功令。）

又上云國父逸語兩集所收的皆出於國父各種遺著之外者，此語亦應分別說明，以免誤會。在前集即孫中山先生逸語，當纂輯時，國父遺著之已印行者尚無多，我所據以去取的國父著的書籍，已很多很多，故我據以去取的國父諸集，不過是胡漢民先生編的總理全集，中央宣傳部編的總理談話新編，和坊間出版的中山農書，中山外集，孫中山全集與續集，孫中山全集與續集，以及我自己輯的孫中山先生外集等九種而已，此外則屬國父的言論，如演說詞之類，雖非上列諸集之所有，然苟已為中央黨部所蒐輯，而陸續轉載於中央黨務月刊和中央週報中的，前集亦仍不採取，以免重複。但至十餘年後，當我纂輯後集，即國父逸語新編時，則坊間出版關於國父諸集，則於前集所據九種而外，又增列廿乃光編的中山全集，黃昌毅編的孫中山先生遺教，陸友白編的孫文全集，吳夢君編的總理講演集，總理談話集，黃光學編的孫中山先生外編以及中宣部編的總理講演，中山先生講演集，並坊間出版的總理講演新編中國國民黨宣言集中國國民黨宣言彙刊等書。連前集所據九種計之，已多至二十三種了。不過一人的見聞仍屬有限，錯漏勢所難免，不拘彼兩集以及此一文，倘有以「不逸為逸」的話，參雜其間，統祈同志們指正！

二 逸語的由來

凡是 國父生前的言論，為坊間出版各種選集所沒有的，都可以名為逸語，上文已經說過。但是 國父的逸語，其由來是怎樣的，亦值得研究一番，否則以不逸為逸，豈不是名實不符，有誤讀者麼？逸語的山來，我以為可分為兩樣說法：

一 私人談話

普通人談話，沒有紀錄的價值，亦當然沒有人替他記錄，古來一個人的談話，而必有人為之記錄者，（但仍不是絕對的。）其惟各朝帝王有這樣的資格，禮記上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雖左史右史，記言記事，傳說不同，但推本周禮春官有太史內史，太史即左史，內史即右史。總而言之，也就是後世記天子言動的起居令史，起居郎，起居舍人，起居注，起居注官等官。這樣看來，既設專官，替他記錄，那麼歷代帝王是不應說有逸語的。

外此則經中之論孟，以及周秦諸子；後世則佛家道學家的語錄，多是老師的言論，被門弟子追記起來，質而言之，也就是蒐輯逸語的成績，可見私人談話，確是一個人的逸語的重要來源，無須多講了。

我們 國父致力於國民革命者凡四十年，其在世時，實無時無地不發表文字和公開講演來宣傳主義，鼓吹革命，這是人人所知道的。其實 國父平日與私人談話，亦係無時不說及革命。（見黃昌穀著的孫中山先生之生活。）而當時旁無筆記者則此為全集中所決不能收入的，尤為多至不可勝數了。

例如將總統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一文中（見總裁言論）。說：

我今天把研究哲學和人生觀的經過說一說：我起初研究哲學的時

候，很相信「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道理。我有一次就將這兩句話，請 總理寫一副對聯。殊不知 總理擲了兩星期，總不願寫。到兩星期以後，他把我叫去，却寫了另外八個字送給我，這八個字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交給我之後，當時也不說什麼話。但是幾個月之中，在無形有形之間，纔給我許多暗示，要我自己覺悟。後來到了幾個月以後，他纔來和我講這「天下為公」的道理了並講大學和中庸的道理。他說：「我們中國自有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哲學，乃是現代西方人所崇尙的哲學，弄不好就是很危險的思想。大學中庸之道德，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我經過了總理的指導，我的思想和信仰，纔完全改變過來。

又如登載在建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邵元冲著的 總理學証中說：

一日，余偶詢 總理曰：「先生平日所治甚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諸籍，皆篤嗜無倦，畢竟以何者為專政？」總理曰：「余無所謂專也。」余曰：「然則先生所治者究為何種學問耶？」總理莞爾答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此與後來孫文學說中所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邇似為我調查，而使古人為我書記」之理論，益可互發也。

又，鄭魯回顧錄中，鄭氏自述：

當我就青年部部長職後，對於青年該取什麼態度，不能不有所決定。因此我請示 總理，問明對於共產黨，應持什麼態度。總理說：「容共只是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實行本黨主義，斷不能讓他們在黨內做不合於本黨主義的活動。所以你辦黨和辦教育，應該堅決保持本黨的立場。如若共產黨有法外的活動，當加以嚴防。」這時在青年界裡，共產黨組織了一個新學生社，非常活動，於是

秘密叫各校員生組織黨團來對付他。

上引 國父對蔣總統以及邵先生鄒先生所發的言論，豈不是 國父很有價值的私人談話麼？誰曾見過那一種全集中已經收錄了呢？專集因爲體裁的關係，當然不收錄私人談話，所以我敢說私人談話確是一個人的逸語的重要來源呢。

二 公開講演

宣傳主義，鼓吹革命，目的在喚起民衆，共同努力。那麼僅僅與私人談話，終不如公開講演的聽者衆多，收效偉大。國父一生的公開講演，何啻千百次；說到演說詞，自是有自己起草的，有並不起草的；有臨時記錄的，有並無記錄的；有記錄而刊布流傳的，有記錄而並不刊布流傳的；有流傳而整篇文字尚被後人剪輯收入集中的，有整篇文字確已遺失，無法剪輯，而惟其片言隻語，以警惕動人很有價值之故，尙流傳於當時聽衆之口，而即爲其所傳述的。這也是 國父的逸語的一種來源，不過比之私人談話，數量已經很少了。

例如登載在歐美同學會叢刊第一卷第一號的追錄 中山先生在歐美同學會席間演說之一段：

要使國家富強必先有一善良政府。現在的政府，可以富強國家嗎？留學生中多不願意談政府，恐怕涉及政府，與自己位置有妨害，這是錯了。留學生都是有學問有智識的，爲什麼幾百有學識的人，不能組織一良善政府，反要怕那幾個無學無識的偽造政府呢？我以爲諸君雖有學問，有智識，却是沒有覺悟，就是沒有發明自己所有學識的能力。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覺悟，結個團體，運用學識的權威，以再造中國。

此外在前集中，如 蔣總統著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中對各艦長演說詞，張民權編的孫大元帥回粵記中的在上海香港廣州各地演說詞，以及建國月刊邵元冲著的總理護法實錄中對各國會議員演說詞，楊漢翔追述的籌畫

廣州舉義演說詞，和勞動周報奪載的在上海機器公會演說詞等約十餘篇，在後集中，如馮自由著的革命逸史第二集中的在東京創組中國同盟會時的演說詞，張祝華編的南洋與創立民國中對同志們解釋革命起事的條件演說詞等多篇。這都是全文已經沒有法子搜求，集中當然失收，僅殘存區區一二段，惟有收入逸語，亦陶詩所云：「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之意啊！

這樣看來，國父逸語的由來，不外乎私人談話與公開講演兩項。而兩項之中，又以私人談話爲最大宗的來源。前後兩集合計收、所逸語，不及二百條，屬於此類的竟佔十之六七；演說詞之殘存的，不過十之一二；其餘的一部分，則是無從揣測其爲談話或演說詞的，且不必計入。所以我當蒐輯時，亦即特別側重在私人談話那一方面的資料呢。

三 逸語的傳述

既然名爲逸語，則當然不是 國父自己的留稿，而多出於他人的傳述和書報的轉載。今姑分爲傳述的人物，和傳述的書報兩項來講。其實傳述的人物，亦即記載於書報，書報之所有，亦即出於人之手，二者可謂一而二二而一，不過分爲兩項說明，較爲清晰罷了。

一 傳述的人物

傳述的人物，又可分爲三種：其一是革命同志，這些人是與 國父久共患難，參與革命，不時與 國父討論革命的策畧，所以得多聞 國父的緒論。我編 國父逸語，合兩集計之，所採爲由革命同志傳述出來的，約計如下：蔣總統二十二條，鄒海濱十四條，胡展堂十條，邵元冲張祝華各九條，田梓琴戴季陶黃昌穀各七條，馮自由四條，鄧慕韓三條，徐謙何香濼各二條，孫夫人宋教仁廖仲愷譚祖韞吳稚暉于右任孫哲生李石曾孔祥熙黃惠龍等各一條，又鄧澤如鄧慕韓朱赤覽吳榮新林直勉林達存陳占梅曾克祺黃隆生黃心特趙士觀等十一人合七條。共計一百一十九條。兩集不及兩百條，是出於這些人物傳述的，已佔十分之八了，可見，國父逸語的來歷

，是很靠得住的。

其次是黨國先進。這些人都是資深望重，很有地位，很有歷史的。因為種種關係，亦不得不時與國父共商國是。因之國父的逸語，亦賴其傳述。不過在此二十年來以黨治國的時代，今日的黨國先進，多數是昔時的革命同志。故有為昔時的革命同志，而在今日並不居黨國的重要地位，繼續國家民族努力的；鮮有今日服務於黨國而當未曾參加革命的。所以上述的革命同志，除一部分人外，亦均兼具有黨國先進的資格了。其所傳述國父逸語的數量，似亦無須強生分別，贅述一回了。我所以必分兩節說明的緣故，則正因上述諸人，大有屬於革命同志，而並非黨國要人者在，不容含混呵。

又其次則新聞記者，因職業關係，要常常去訪問國父，亦可以傳述國父的逸語，如二十年前中央宣傳部編的總理談話新編一書，其中大部分資料，都是從報上蒐輯來的，也都是新聞記者當時記錄下來的。國父談話，這也是一種逸語。不過我書力避犯復，故已見於彼書的，不再收入此兩集吧了。

此外一般普通人物，偶然遇着相當的機會，得與國父晤談，或曾聽過國父公開演講，或輾轉傳聞國父的緒論，亦都可以傳述國父的逸語。惟我書對於一般人傳述出來的國父逸語，選擇十分審慎，非確認為語有來歷，並非杜撰，決不輕易採錄，以免以訛傳訛，有誤讀者，所以兩集於這些人，亦只收得嚴復，鄧廷鏗，張民權，李其芳，杜南山，包世傑，楊漢翔和日人宮崎，寅藏，池亨吉，美人林百克等十七條而已，其餘則轉述者姓名無以考的，尚有數條，亦各有其應採之理由，故存而不論。

二 傳述的書報

傳述的書報，亦可分為專著與雜誌兩項來說，日報則稍涉瑣碎，且所採無幾，不妨以畧。專著合前後兩集計之，共有胡漢民的胡漢民先生演講集；蔣總統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革命的精神教育，蔣介石先生集，蔣

介石先生演說集，總裁言論，中國之命運；戴李陶的青年之路，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戴李陶演講集；吳稚暉近著三編；李石曾的最新革命論著初刊；鄒海濱的中國國民黨史稿，回顧錄；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第一二集，社會主義與中國；黃昌毅的孫中山先生之生活，孫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之詳情；張民權的孫大元帥回粵記；黃惠龍的中山先生親征錄；吳宗濂的隨船筆記；張祝華的南洋與創立民國；錢基博的現代的中國文學史。和日人宮崎寅藏的三十年落花夢；池亨吉的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美人林百克的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圖書公司的孫逸仙傳記續編。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編的彈劾共產團兩大要案；中央黨史會編的總理年譜長編初稿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編的哀思錄；其書畫編的孫中山軼事集，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外各界之評論等共三十四種。

雜誌亦合前後兩集計之，共有中央黨務月刊，中央週刊，中央僑務月刊，中央畫刊，建國月刊，太平雜誌，東方雜誌，故宮週刊，真道週刊，勞動週報，歐美同學會叢刊，大同雜誌，新生路月刊等十餘種。

近人的著述傳述國父逸語軼事者至多，然多出於輾轉傳聞，並無編獲；或就遺集中語變化引用；甚至隨意杜撰，等於「想當然耳」。總而言之，均屬語沒來歷，無可徵信。故我所編的兩集，於人則側重在各黨國先進的專集或名著。於雜誌則側重在中央黨部或各革命巨子之所發行者。其餘一般普通人物，與不甚著名的書報，則推嚴行鑑別，尚缺毋濫的宗旨，決不誇多鬥靡，取盈卷帙，庶免以訛傳訛，有失國父言論的尊嚴，致為國父的罪人。並非除了上述各人物各書報之外，編者均有所不知，未能廣為搜求呢。

四 逸語的蒐輯

我常常感覺到坊間出版所號稱為總理全集或全書的！類皆殘缺不全，名實不符的書。不惟一書所收於國父的遺著固不得謂之全；即合多種而統計之，亦覺其遺漏甚多。我因發願對於國父遺著做一番輯佚工作，以

彌補這種缺憾。結果陸續從數百種書報中，發見軼文二百餘篇，都是他人所未嘗發見，而且很有價值的，因編成孫中山先生外集，國文軼文集，國父軼文新編等書，早已陸續印行，無須多講了。

同時我又感覺到在那些黨國先進革命同志的著述以及一般書報中，不時發見其傳述國父的言論，有爲遺集中所決沒有的，如沒有私人談話之類，而且亦很有價值，並非無關宏旨的常談。因念孔子自古稱爲大成至聖，其一生所制定撰述的，咸屬經部。乃後人以尊重孔子之故，於十三經外，從諸子百家書中蒐輯孔子的遺文軼事的；在梁有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在唐有王勃次論語十卷，在宋有楊簡尤聖大訓十卷，有薛據孔子集語二卷，在明有潘士達論語外篇二十卷，在清有曹庭棟孔子逸語十卷有孫星衍孔子集語十七卷，共有七種之多。其所輯得的，祝論語尤爲繁富世人亦尊之如經。今吾人的崇拜國父不啻昔人的崇拜孔子。然則國父生平的至理名言，豈可令其隨便散佚嗎？因此即引起我蒐輯國父逸語動機，至於蒐輯的經過，約又可分爲蒐輯的準備，和輯蒐的方法兩項來說明。

一 蒐輯的準備

要蒐輯國父的逸語，自當先熟看坊間出版的各種國父遺集。否則就會有明明係他人文中引用國父集中的語，而即誤會其爲逸語。即不至於鬧了這類的大笑話，亦會係他人變化引用國父集中的語，而亦即誤會其爲逸語的。倘有這樣的誤會，則蒐輯工作，亦等於畫蛇添足，徒滋紛亂，有何意義呢？所以我在未着手纂輯國父逸語此類著述之先，於坊間出版各種國父遺集，和中央黨部出版的中央黨務月刊，中央週報等刊物內中所陸續發表的國父軼文，已莫不編覽而熟記之，以免後來蒐輯得來的逸語，即出於遺集中的謬舉。這種事前的準備，是萬不能忽畧的。

二 蒐輯的方法

我既尤以消極方面，編覽國父各種遺集，以免後來蒐輯得來的國

父言論，有或非逸語之嫌。繼乃從積極方面，涉獵那些黨國先進革命同志的專集名著，以及各級黨部發行的雜誌報紙，並一般的書報。極力搜求其中引用國父的言論，在編輯此類書之前，已約共看過數百種書報（抽編前集卷首的採據諸人姓氏一項，所列舉的書報，不過數十種。其餘的或因中無國父之言論，或因雖有而不加採取，故均無須舉其名。至於報紙，嫌涉瑣瑣，概付闕如，爲數尤多。後集卷首，雖無明白標出採據諸人姓氏一項，第參考書報，爲數不少，都可類推。）標記出其中引用國父言論的，約有千餘條，不可謂不多。至於蒐輯的方法，亦即去取的標準，則係先淘汰去其顯然引用遺集中的語，而決非國父的逸語，約三四百條，已少了三分之一。繼又淘汰其雖非明引全集，而實係變化引用小異大同的，亦約有三四百條，又少了三分之一。

例如：戴季陶講演集的三民主義的一般意義與時代背景中說：

總理告訴我們說：「今天爲甚麼要講民族主義？就是看見今日中國民族並不是強的民族。有很多理論與主張，在科學文化進步經濟組織發達的強盛民族，可以適用，而中國不能拿來用。就是因爲中華民族現在還在文化落後經濟落後的衰弱地位，要把固有的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所以必須講民族主義。若一種理論雖然是很完善，但沒有看見中國民族所處的地位，所以不適用。」我們知道中華民族不特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並且近千年來，還受着野蠻民族的壓迫。換句話說：我們民族自有歷史特殊的使命，又負有解決世界問題的責任，有這一個對象，這個事實，三民主義便產生出來。

又胡漢民先生講演集第五集的今後的革命軍人中說：

總理曾經告訴我們：「凡是軍人，都應該具備智仁勇三種要素。其中仁字格外要緊。什麼叫做仁呢？仁就是救國救民的心。怎樣才能够救國救民呢？就是要實行三民主義，能够成仁，便是成功。」這是總理對於軍人最期望的一點。

上列兩條，雖非一字不換地明白引用遺集中辭。然若細細推敲起來，

豈不是提要鉤玄變化引用全集中三民主義或軍人精神教育二種中的大意麼？這樣變化引用的話，亦可以算爲逸語，那麼逸語儘多了，豈不是太滑稽了麼？所以我於這類變化引用似是而非的逸語，仍莫不嚴爲淘汰，寧失之刻，不失之濫，在這樣大刀濶斧之下，於原來所輯得的資料，又減少了三分之一呢。

明白引用遺集中的語，及變化引用遺集中的語，這些資料，都已痛加刪削了。最後還剩了約摸三分之一即三四百條的確係逸語，而絕非遺集中所有的了。但我蒐輯逸語的目的，是不欲使國父至有價值的言論有所遺漏。並非一味盲從，於一個人日常生活無關宏旨的談話，或爲一事一人而發，並無傳久行遠價值的議論，亦欲一一蒐輯，莫辨精粗，兼收並蓄呢。故在前集凡例中有這一條：「凡屬先生的言論，苟係有價值有關係的嘉言，雖寥寥數語亦收。苟係無關宏旨的常談，則不拘多少，概從割愛，不欲濫取。」這就是對於，國父逸語所採取的，力主嚴格寧缺毋濫呵！

例如鄒海濱著的中國國民黨史稿的第三篇革命第三章討袁之役中說所自南北和議告成，總理讓位於袁世凱後，吾黨以在野態度應付國是總理邀遊各省講演民生主義。既至北京，會於袁，對袁極表敬意。嘗於袁之筵宴，離席而言曰：「使袁總統爲總統十年，得練兵百萬，文亦經營鐵路，延長至二萬里，民國富強，可足致也。」

又某氏演講集第一集的孫大元帥北入京之經過中說：

大元帥於十一月十七日抵上海後，曾召集上海新聞界中人於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寓廬，宣佈此行目的。並且說道：「我要抱了這樣目的而北上，我知道是會危險的。我只要國民明白，我便甚麼都不管，我便甚麼都不怕！」可見北行目的受如此挫折，實是在大元帥的意中；然而國民的明白也大元帥的意中。

這兩條中所述國父的言論，固然是逸語。却都是爲一時一事而發，現在採錄出來，似已無用處，如此類的逸語，很多很多，拙編前後兩集一

概不收。

此外則如三十三年落花夢，孫逸仙傳記，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等書中所記國父早年的議論很多，我亦多刪去不取，因其多屬無關宏旨的常談，何必蒐輯呢？因爲這樣，又刪去二百餘條了。

第披沙揀金，事屬匪易，東塗西抹，擷英選粹，久而久之，始成定稿，則前集僅存一百條，後集僅存數十條，兩共一百餘條而已。且多係和朋友們商酌去取，在前集編成時，還請求黨國先進如邵元仲先生等代爲鑒定，纔得這樣的結果呵！當蒐輯時每有以可無甚重要的瑣語或非全集中所收，而偶一檢查，即發見其有的。又有以爲長篇大段必爲全集中所收，而再三檢查，確屬沒有的。往往因一條未安，而編搜數種遺集，竟月乃能解決的。說到逸語的蒐輯，其種種困難，真非始料所及了。

五 逸語的分類

國父的逸語經過我累次的選擇，統剛集計之，始由約千餘條，而減少至三四百條，復由三四條而減少至百餘條，約得原數十分之一。此最後之收獲，在我個人固自信其確屬名實相符的逸語，並亦確屬甚有價值的逸語。不過此一百餘條逸語，雖甚有價值，而國父發言，不出於一時，所談不止涉一事。片言隻語，零星破碎，實如滿寶散錢，若不類聚羣分，使成爲有系統有秩序的著作，又何能便於學者的研求？故逸語的分類，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今姑分爲分類的的方法和各類的内容兩項說明如下：

一 分類的方法

每一種書的分類，應純視乎內容的差別。我編前集時，因此畧分爲主義、革命、黨務、國家、外交、軍事、懿行、雜事八類；而編後集時，則又稍稍修改爲主義、革命、黨務、國家、學術、懿行、雜事七類。勿論前後集，前數類大概是看國父言論的內容，偏重在某一方面，則列入某一類。其餘則由嘉言可以者見國父懿行的，列入懿行。言論內容，所涉及不止一端，或係前數類以外之事，則一律列入雜事。但是此等分類法，不

編爲便於循覽起見，嚴格說起來，自然多混淆，這是不易避免的。

至於每一類之中各條的次第，亦非漫不經意。大抵均以 國父發言的年月之先後爲先後。其有年未詳，或 國父所常說的話，本無年月可言的，則彙錄於一類之末。蓋 國父是一個革命家的言論，多是爲應付環境而發的。因之兩集均於每條之下，兼註明年月，以便讀者得知 國父因時立言之微意。其有年月不易考知者，則概付闕如，不敢臆斷，致涉誤謬。經過這樣的一番整理編排，此類書便成爲有系統有秩序的著作了。

二 各類的內容

兩集的類別，既已說明，則各類的內容，也不妨概說一番：兩集均首爲主義類，計共二十條，乃蔣總統，邵元冲，張民權，鄒海濱，馮自由，鄧慕韓，鄧澤如，譚祖菴，吳稚暉，戴季陶，胡展堂，田梓琴，于右任，林百克諸人所傳述的。內容大旨：或闡三民主義的精髓，或斥其他主義的不適國情。

次爲革命類，兩集計共二十七條。乃蔣總統，楊漢昇，林百克，胡展堂，邵元冲，張民權，戴季陶，孫哲生，宋教仁，嚴復，鄧慕韓，張祝華，何香凝，鄒海濱諸人所傳述的。內容或屬 國父早年的革命理論，或談革命的方畧，或屬革命的史料。

三爲黨務類，兩集計共二十一條。乃田梓琴，馮自由，邵元冲，胡展堂，鄧澤如，鄒海濱黃惠龍，戴季陶諸人所傳述的。內容大旨：多談黨務的改革或斥異黨的鹵莽，或屬黨史的資料。

四爲國家類，兩集計共十六條。乃蔣總統，邵元冲，胡展堂，黃昌穀，田梓琴，張民權林百克所傳述的。內容多談國家的建設，和政制的改革

五爲外交類，只前集有之，計共五條。乃蔣總統鄒海濱，黃昌穀孫夫人諸人所傳述的。內多討論民國以來的外交問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必要。

六爲軍事類，亦只前集有之，計共六條。乃蔣總統，鄒海濱二人所傳述的。內容多屬陳炯明叛變時， 國父指示軍事機宜的言論。

七爲學術類，只後集有之，計共七條。乃蔣總統，孔庸之，張祝華諸人所傳述的，內容多屬闡發吾國文化的優點，以及批評各種主義的得失。

八爲遊行類，兩集計共十一條。乃鄧慕韓，黃昌穀，戴季陶，馮自由，徐季龍，林百克六人所傳述的。核其內容，則由 國父的嘉言，可以見其處事鎮靜，可以見其性不愛錢，可以見其十分勤學。

九爲雜事類，兩集共計三十二條。乃蔣總統，杜南山，宮崎寅藏，池亨吉，何香凝，田梓琴，鄧澤如，李少芳，鄒海濱，邵元冲，戴季陶，胡展堂，李石曾，包世傑，林百克，吳宗濂，張祝華諸人所傳述的。既名雜事，則內容所言，當然不止一端，不過所涉及的多屬各方面比較小的問題了。

以上各類，綜合來說，兩集雖僅區區百餘條，且係 國父的遺言軼事。然於 國父生平的主義政策，實已提要鉤玄，得其梗概；於 國父的嘉言懿行，亦可以窺見一斑，直與各種遺集，有同等的價值，同供國人稱法呵！

六 逸語的價值

國父的偉大人格，確是古今中外罕有綸比的。至其遺集之在今日，亦是凡屬國人，人手一冊。其價值的偉大，可不待言了。惟逸語不同遺集，讀者或未能十分信仰，則其價值之如何，似尙有解釋之必要。我因把全部逸語，細細研究一過，覺得確有五項重要的價值。茲特分述如下：

一 補充遺集

國父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足跡遍環球，所至以文字或演說來鼓吹革命，喚醒國人的，當不下數千萬言。各級黨部，以及一般革命同志，雖如何極力冀求，還是沒法子令其完全窺見的。不過 國父的重要著述，

已彰彰在人耳目，可算爲十分已得六七，無大缺憾了。

惟 國父平日與私人談話，誠如上文所述，亦係無三句不說及革命，並非敷衍應酬語，乃爲全集所不收，豈非十分可惜！今不拘私人談話，或演說詞之殘存者，一律蒐輯，成爲一書，既免散佚，復便觀覽，實足以補全集之所不足，且可以互相發明。又人之常情，發表文字，多門面語，和私人談話，多肺腑語。所以私人談話的真實性，每每視集中文字爲可靠。由 國父的逸語，可見其確係無三句不涉及革命。那麼集中文字的闡揚主義，鼓吹革命，更非門面語可知。所以我敢斷言： 國父的逸語，不惟可以補充遺集，與遺集有同等的價值；而且提要鉤玄，親切有味，其真實性有時尤視集中文字爲佳勝啦！

二 闡揚黨義

遺集中闡揚黨義的言論，除三民義一種外，其餘如宣言演講等類中，亦多涉及。今兩集中的主義，革命，黨務三類，亦差不多都是闡揚黨義的話。在主義類的，在前集中，例如邵元冲所述 國父對俄人馬林說：

三民主義的出發點是愛。因爲要愛人類，所以才用三民主義救他們，來解除他們的痛苦。

鄒海濱所述的 國父對北京大學政治考察團說：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四句口號，就是同盟會所定的。中華革命的精神在此，革命的內容亦在此；所有現在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也是導源於這四句話。

在後集中，例如馮自由所述的 國父在東京創組中國同盟會時演詞殘存的結論。

現代文明國家最難解決者，卽爲社會問題，實較種族政治三大問題同一重要。我國雖因工商尙未發達，而社會糾紛不多。但爲未雨綢繆計，不可不杜漸防微，以謀人民全體之福利。欲解決社會問題，則平均地權之方法，乃實行第一步。本會係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立

志遠大，必須將種族政治社會三大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在革命類的：在前集中，例如史展堂所述的 國父和各同志討論建設雜誌的命名說：

建設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果不在建設，就不必有破壞更不必說革命了。「建設」二字便充分包括的意義。

戴季陶所述的 國父答俄國革命家問革命思想的基礎，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

在黨務類的：在前集中，例如鄒海濱所述的 國父答人問及蘇俄的組織說：

吾黨之情感至重，同盟會以前之黨員，親如骨肉勿論矣。卽至現在，黨員數十萬，散處國內外，仍能精神脈脈相通，共向革命，完全在情感。今日改組，應保持本黨原來之情感，採取蘇俄之組織，則得其益兩無其弊直可駕蘇俄而上之。

田梓琴所述的 國父曾對他說：

帝王專制，惡物也；政黨專制，亦惡物。今之世界，君主國，黨國也，民主國，亦黨國也。吾國其以黨國爲民國之津梁。民國者，近之爲全民政治之現象，遠之爲大同世界之精神，四權之訓練，將以全民之力，合造大同。

此外則如前集革命類中蔣總統所述民十一年陳逆叛變時， 國父剖析革命與叛逆的區別，多至六七百言，警惕動人！如張民權所述 國父在香港大學歷述自己革命思想的由來，多至一千二百言，尤爲珍貴史料。又如黨務類 國父批釋廣東支部的全文，力斥其他主義之不適應現在的國情各條，都是很有價值的言論。至於在後集主義類中，如鄒海濱所述 國父講演民族主義時，對他說吾國人口日減的危險，以及提倡孝道的重要，多至百餘言。這些逸語其闡揚黨義的效力，當不在集中三民主義一種之下，不過文繁未便舉以爲例罷了。

三 昌明學術

在此二十世紀學術進步的世界，能够創造一種偉大的主義爲舉世所崇仰的，亦當然是一個偉大的學者。國父遺集中，除三民主義一種，體大思精，在學術界中有很高的地位外；即孫文學說以及軍人精神教育等各種專著，在研究民族哲學者觀之，亦以爲此等名著，蘊藏着無限湛深的哲理。因之而一方面高呼三民主義學術化；又一方面高呼學術三民主義化。欲建立三民主義的哲學體系，欲創造三民主義的社會科學。那末首應公認國父是一個偉大的學者，國父遺集是學術界的名著，可不待言了。我所輯的逸語，在前集中，純粹講學理的言論尙少，故暫缺學術一類；但在後集中，暢談哲理者已多，即不能不特立學術一類，以便循覽，以示鄭重。

例如在後集主義文中，鄧慕韓所述的國父修改民生主義的底稿，關於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的比較，說：

生活問題之中，物質自然佔了很大的部分，但是人類不單是靠物質生活的。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這些的意思，就是完全排斥物質。孔子所說的那些話，更是人生最重要的問題。再說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義不食周粟，他們是爲什麼呢？就是爲守道。由此便可見人類的的生活，就不是專靠物質，不過物質在人類的生活上佔了一個重要部分罷了。因爲物質不能做人類生活的止境，不能飽足人類的慾望；人類慾望，除了物質之外，更有無上的要求。這類要求，就是高尚道德。有了物質，又有高尚道德，方能發完全人類的的生活。專有物質，決不是人類的高尚生活。所以無形中支配歷史的東西，不是物質是人類的的生活，如果人類不能圓滿生存，就連歷史都沒有了。故生存乃是歷史世界上的原動力，是歷史中的重心點。

又如前在學術類中張祝誦所述的國父論無政府主義譯名說：Harchist因並紀爲無頭政府，今人譯作無政府爲誤。蓋無政府已無一切統治，人民無可繫屬也。

又如孔唐之所述的國父會對他個人說。

禮運大同，實爲人類寶筏，政治極則。惜歐西人士，文學闊闊，未能灌輸；後起青年，不加研讀，致漸遺忘。子爲孔聖後裔，提倡光大，實無旁貸！

又如蔣總統所述之國父常說：

中國有很好的論理哲學，政治哲學，中國不能用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墮落，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伍者。如果我們把中國的大學中庸之道整理提倡起來，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哲學能够比得上我們的。

這些話都可以見得國父對於東西哲學，有很持平的評價，對於各種主義，有很獨特的高見，原來國父在未提倡革命以前，是一個醫學家兼學家；在提倡革命以前，如他所創造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這些都係屬綜合性的社會科學範圍，那麼國父亦當然可以稱是一個政治學家，法律學家，經濟學家了。這樣說來，苟站在學術立場來論國父的著述，實在無一不足以昌明學術。那麼國父的逸語，亦大足以昌明學術，就是對於世界學術有偉大的貢獻，可不待言了。這些舉例，不過是舉一隅而三隅反吧。

四 保存史料

國父逸語兩集中，國家、外交、軍事、雜事等類，或說建國的方畧，或說外交的趨勢，或說軍事的機宜，在在爲國人的導師，而所涉及的，多屬開國前的革命史，和民國十四年間的政治史。就史料言，尤爲無上的價值！在這諸類中，例如邵元冲所述的，多屬中華革命黨時代及護法時代的史料。蔣總統所述的多屬廣州蒙難時代的史料。張民權所述的，多屬民十二年大元帥回粵時的史料。林百克所述的多屬民元國父與袁世凱商量國策的史料。田梓琴革命閒話中所述的尤多屬國父初期的革命史料爲國人所未嘗知道的。今試轉錄一則有價值有趣味的如下：

太平雜誌第一卷第二號田梓琴筆的革命問話的騙局篇。

孫公平生恒受騙，余詢其故，公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子產且然，投其所為，不易察也。昔者廣州之役，事先結納三點會頭目，余親在香港切實調查問余問甲頭目曰：『你有若干人？』曰：『有若干人。』曰：『何以誣明？』曰：『一任憑先點名而後領餉。』問乙頭目，答如前。曰：『香港之地，安可任我點名耶？』曰：『可以約定鐘點，在茶居茶飲，公入茶居，我延之，以起立為號，起立者同志；不起立者他人也。』余心喜，以為苟如此，則大事成矣，約定日期，赴茶居點名，各頭目如命。屆期前往，頭目引余前為禮，茶客起立者百數十人，余尤喜出望外！如是以次往十數處，皆如之。及至起事之日，所到之人，不如點名之數遠甚。防城之役，事先結納欽廉民團頭領。原欽廉之人，以事申法戰事者不少。余少時崇拜劉永福，劉永福作戰，用黑旗，故邊防人稱為劉黑旗，是時黑部將尚可用，廣惠失敗之後，專注於此，得欽廉數人類似游勇者介紹之，來報曰：『若某鄉團有槍若干枝，若某鄉團又有槍若干枝，共計之不下萬餘。』余問之曰：『此槍為民團之槍，不為我用，又當奈何？』曰：『其首領皆已說合，無異議矣。』余曰：『可往觀乎？』曰：『非但往觀，且可以點槍。』於是派人至欽廉往觀。至各鄉，各鄉團總歡迎之入，所說槍枝之數，不爽毫髮，余真喜出望外！及起事之日，而響應者寥寥也。原來二者皆騙局也，事後始知之。香港之點名，非點名也，事先頭目告工人曰：『明日我請到茶居飲茶，你等分若干人。』工人如期而往；至後復曰：『我如有友來時，請起立為禮。』欽廉之點槍，非點槍也，介紹人與團總曰：『我有好友，有名之士也，聞公辦團有名，欲來觀光，作為帥資，其可乎？』團總喜曰：『善』。屆時延為上賓。如此受欺，不亦宜乎？」

總之，國父既為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又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又為世界革命的導師，在在與黨國有關，則其一言一動，無一非史料。即全部逸語

，以歷史眼光來看，也都是很有價值的史料，固無須枝枝節節，詳細舉例，致反有掛一漏萬之嫌呵！

五 興起民德

一個偉大人物的養成，決不是只靠他的言論著述，還要有堅苦卓絕的德行。所以教法一個偉大人物，只看他的遺著，而不景仰其德行，結果會弄到言行不相顧，能够成功麼？古人說：「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這就是一是言教，一是身教，難易懸殊的緣故。國父的偉大人格，在在可為國人模範，自不待言。就如前集懿行類中，鄧慕韓著的孫中山先生軼聞中所述國父於革命失敗時對各同志說：

吾人辦事，無論成敗，於處置外，一有餘力，當立事他事，毋令成敗之迹，稍留於懷。若畧遇失意，即介介不自釋，頽然現於顏面，殊非本色。吾人當力矯此弊，終於有成。

次則黃昌毅著的孫中山先生之生活的對某同鄉會講演詞中所述國父的話：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够生活。

同這篇演說詞中又述國父的話：

我幾十年以來，因為革命，居無定所，每年所買的書籍、讀完了之後，便送給朋友去了。至於讀過的書籍之種類和數目，記不清楚。大概在我革命失敗的時候，每年所花的書籍費，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時候，所花的書籍費便不多，大概只有二三元。

次則戴季陶著的青年之路的對於中山大學的希望章中所述國父的話：

在倫敦圖書館用功的時候，有許多日子，晚上十分疲倦了，就在棹上假睡一會，醒來又再繼續着看書。

由鄧氏所述，可見國父的處事蹟，由黃戴二氏所述，可見國父

的勤學。再則如後集總行類中不愛錢，行事當光明磊落，喜栽培革命同志，與學履實職各條，看了都是令人無限感動的！由此我們可見一個偉大人物的養成，決不是偶然的了。我們欲做建設建國的工作，為國家民族而努力，既已誦習國父的嘉言，豈可不更效法他的懿行嗎？所以我以為懿行一類的逸語，人有興起民德的價值？

國父言論的價值，自然崇高偉大，上述各項，不過就逸語兩集來說，舉其最顯著最重要的解釋一番；引起讀者的信仰罷了。至於全部逸語的無上價值，還在讀者自己來領會，在這一篇短文中，又何能一一詳說呢？

七 結 論

這篇文字，對於國父的逸語，雖不能發揮盡致，言中肯綮。然既會研究一番，當亦得其犀畧；逸語的由來，是明定逸語的範圍。曾經的傳述，是重疏逸語的來歷。逸語的蒐輯，是歷述蒐輯的步驟。逸語的分類，是概說各類的內容。逸語的價值，是暢論逸語的效用。雖僅分為區區數項，但於逸語各方面，當已管窺一斑，那麼讀者不難隅反全豹了。

我今再轉錄可惜最近逝世的吾師陳樹人先生為拙編前集作的序，做為本文結論：

自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以來，三民主義，炳若日星；孫總理之遺教，家弦戶誦。於是革命志士，紛紛著書，欲以闡揚黨義，啓迪民智者，何啻汗牛充棟，嗚呼盛矣！顧以余觀之，此等著述，其果能得黨義之真諦者固多；然而曲解總理遺教者蓋亦有之。奚若盡搜總理一生之論著，以供民衆之研究之為愈乎？文昌陸生遠黃——，從余游者有年，亦吾黨之忠實同志也。生平薦信三民主義，凡總理論著之曾見於書報者，必珍如拱璧，錄而存之。日積月累，居然成巨帙，去其已見於坊間出版，所號為總理全集或全書等，猶餘類電函札之文八十餘篇約數萬言，因編為孫中山先生外集。曾經中央黨部審定，由書坊印行，以公諸國人。此其有功於總理，誠屬不待言者矣。乃陸生以為如此

，猶未足以盡總理一生之言論主張也。復效昔人於十三經外，以諸子百家中，蒐輯孔子逸語之例，亦從當代名人著述中，蒐輯其轉述總理之言論，為總理論集之所斷無者，成為一書，而即名之曰孫中山先生逸語，昭其實也。今歲春，陸生纂輯告竣，持書就正於余，並乞為序。余因獲卒讀此書，而深嘆其足供宣傳，有裨黨治焉！全書百餘條，約二萬餘言，咸屬總理之明文逸語，足以補全集之所不足，其善一也。又其所採取者，咸屬總理之嘉言，而非無關宏旨之常務人。故雖吉光片羽，而實一字千金，其善二也。又其所採取之言論，十之八九，皆平日追隨總理之革命巨子，或曾親聞聲歎之黨國先覺之所轉輯者，而無一字沒來歷，其善三也。蓋陸生以收載之辛勤，參攷百數十種書報，乃始得此區區一帙。故此雖述而不作之書，而其難能而可貴，當尤過於不知而作者也！余深願愛國之亡之欲宣傳黨義者，蓋先擬搜總理之言論，以供民衆之誦習。次乃納釋遺教之全部，用知總理之真諦。夫而後發為文章，施之政事，庶免曲解主義，貽誤黨國之譴歎！

此序內中過獎我的話，我當然是不敢當。不過全文於蒐輯逸語的理由和經過，以及逸語的三大價值，都說得提綱挈領，精警動人，大足以增加國父逸語的信仰，這是我所勝感謝的！

最後還要說幾句：我作此文其目的在對於國父遺教，另外介紹出一種新研究法，就是奇証之學蒐輯之學的方法。希望多幾個同志來共同做這些好像探鑽的工作。我們對於國父的遺教能够多多「發見」，把這些資料貢獻給黨義專門家，他們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論，一定會多多「發明」。「發見」與「發明」配合起來，相得益彰，那末大家對於國父的主義，不患不能够光大發揚於黨國前途，當然有無限好處。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我這蒐輯的研究法，首先既得邵元冲先生的賞識，繼又得聖清先生等的褒獎，前數年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會又有一位黃光學先生，勞勞依我的方法來編輯一本孫中山先生外編。上編收帙文五十篇；下

編收逸語亦五十條。內容很精彩；編法亦很完善，在研究學問上講，亦可算是我的知己了而我這兩集既名為 國父逸語，循名實實，可見內容所收，均確保 國父的至理名言，希望國人視同全集，同供誦法於戡亂建國的

前途，當不無裨補。那麼編者雖費了好多年工夫，亦認為義所應為精神上具感到無限快慰呢！

民國三十七年 國父誕辰紀念脫稿於廣東省「獻委員會」

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

李熙武記

支那暗殺團者，中國同盟會中之別一秘密團體也。初，香山劉師復，（初名思復），謀炸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潛寓廣州舊倉巷會雲里鳳翔書院內。裝配炸彈不慎，爆發傷焉。事聞於警署，被逮捕押於香山縣獄中者逾二年。

編者按：劉師復造炸彈事，似係在清宣統元二年間。其時師復留學日本，已加入同盟會，歸國後，欲獨行其志。居於鳳翔書院改姓名為李德山。爆發傷左手，延圖強醫院伍漢持療治。漢持依據法律往報警署，警署始知之。倫漢持胆畧壯，不往警署報告，或不至被逮，然其報案亦祇謂試驗化學，不言炸藥。故黨人及師復尚原諒之，雖怪其迂滯，知其非藉此邀功以獻媚虜酋也。

民國前三年冬，因陳景華諸同志之營救獲釋，遂適香港。港中諸同志歡迎之，因寓於香港德輔道捷發四樓同盟會香港分會中。

編者按：師復之釋，因賴陳無恙及諸同志之力，即非黨人亦有協助者。捷發四樓，係同盟會香港分會，及港中同志所組織。同盟會設於香港之機關另有南方支部等，長之者為胡漢民。至捷發四樓之分會，後為李準之偵探陳某發覺，將黨籍盜去，旋遷往他所。

適趙聲倪映典等運動新軍，於民國前二年元旦起義於廣州。事敗，映典殉焉，於是廣州之同志多避地香港。

編者按：新軍之役，雖趙聲倪映典所主動，但非定於元旦起事。故起事之時，趙聲實未布場，蓋趙聲尚在南路運動。迨趕至省垣，映

典已發難，且敗矣。趙聲遂至同盟會廣州分會。旋由李應生帶其往河南某畜牧場宿一夜，即於翌晨附輪往港。尚有一同性同志，亦外省人已忘其名。

廣州之同盟會機關時設於河南鰲洲外街担杆巷，即守珍棧開裝字畫店是也。是役籌劃多在於是。守珍閣亦因是歇止，清吏疑之。朱述堂常駐該機關，遂留港不返。

編者按：同盟會廣州分會在河南鰲洲外街担杆巷，表面上以裝表裱字畫為業名守珍閣，門牌號數已忘，似即今之天景戒烟室。招牌之字，乃伍懿莊所書。附設審美畫會，此類則高劍父所書。猶記過年時，各店門首多書「富客常臨」等字，而守珍閣則寫「糊塗世界」，已頗為人注目。分會會長為高劍父，副會長為潘達微，財政李應生，庶務朱述堂，文牘胡少翰。在此加入盟會而有別名之者，有叛總理之陳炯明，及炸鳳山之李沛基等。至守珍閣之所以閉歇之故，尤在蓋章担保高第街宜安里之屋。緣未起事之前，徐宗漢李應生等相宜安里之屋，以居夾被之內，不盛棉胎，全裝黨國旗，以備起義之用，瀕行時頗為狼狽，此被未能携出，為清吏搜去，故守珍閣不能歇業，此事亦一重要原因，幸而守珍閣之屋係譚某產業，宜安里之屋係許姓產業。譚許皆有勢力之紳富，故止追究住客，而不追究業主。

是年春，汪精衛，番復生，喻培倫，鍾璽君，黎仲實，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洩，精衛復生被逮，粵港同志聞之益憤。

編者按：汪精衛等至北京謀炸清攝政王載禮事，其詳細情形當時各報多有登載，茲述不贅。最奇者，其所設機關乃一映相店，名曰：守真閣，與杜杆巷之守珍閣命名，不謀而合，惟真珍二字不同。守珍閣之令人注意不能不歎業，亦未始非一原因也。

於是劉師復，朱述堂，謝英伯，陳自覺，高劍父，程克，聚議組織暗殺團，遂定團章，分執行員與補助員兩種。設機關於般舍道十六號，定名支那暗殺團。同志某君，（姓名已不能記憶容待考正補入）慨助團費百元。越日，陳炯明，李熙斌由廣州至港，遂同日加入。炯明亦畧有捐助。熙斌則允担任此後團內一切費用。

編者按：某君慨助百元，雖不為多，然當流離顛沛之際，慨然贊助此數，可謂熱心黨事者。熙斌竟不能舉其名。大約係師復經手，某君又不欲人知，秘密時代，團內人亦不多問所致。至熙斌為此團故，現款既盡，繼以醫屋，約耗去萬餘元之譜。反止之後，北伐歸來，閉戶讀書，置身學界，不問政治，即此一記，非多次追詢亦不肯出以相示也。

組織之初，為嚴守秘密計，分設兩機關：一為團員聚會之所，一備將來新進團員到會之所。蓋團例以後加入之團員，最少須經一月以上之觀察，方得為正式團員也。

編者按：新團員與正式團員固有分別，即加入正式團員之後，團中進行各事，仍非全數團員皆得詳細與聞。但所謀之事有共同關係者則互通消息，如宣佈某甲死刑，決定以子，丑，寅，卯，四人執行；子或寅卯探得某之起居動作，必以相告；卒進行手續如何布置，儘可自出心裁，間或互相研究，然事前各不相知也。

於是設分機關於香港對岸油麻地。時徐宗漢，（即後來黃克強夫人）李應生，自新軍敗後，均留居香港，有志於暗殺，與熙斌同居分機關中。

編者按：徐宗漢，中山人，上海徐雨之君之姪女，與李應生之母為姊妹行。李應生，歸善人，粵撫德壽幕客洋務委員李慶椿之孫，肆

習法文，善解剖，諳化學，初讀於聖心書院，後畢業於南洋某校。

組織既完，乃從事於炸彈炸藥之試驗及及製造。以熙斌應生通歐文，習科學，遂以此事任之。所製者為膠狀炸藥，BLASTING GELATIN E 并製銀炸藥，OLIVER FULMINATE 水銀炸藥，MERCURYE DINNATE 種，備自製信管之用。

編者按：熙斌初為嶺南學校學生，（又文按：李在嶺南時名棠鏡）因新軍之役，不敢返校，後改名李非生，畢業於東吳大學，為料理學士。

時同志鄧蔭南，（即鄧三伯）方居九龍，地極幽僻。旁近諸小山，常有工人炸石，因以試驗事商諸蔭南。蔭南慨允為佈置場所，約期前往。

編者按：鄧三伯，開平人，向來熱心黨事，老當益壯，黨人多能道之。後曾任開平縣長。憶辛亥某新軍起義時，鄧三伯已老矣，竟揭旗先行入新安，同志益奮勇隨之，遂唾手得新安。此瑣事可記者。

此次計共試驗一磅，磅半，二磅半，三磅，炸彈凡二十餘枚，其中三分之二為自製之炸藥。三分之一為密購炸魚用之炸藥。均勢極猛烈。二丈以外，所植三寸餘厚板，莫不洞穿多孔。同時復以幼沙塢藥彈壳，藏發火部分於其中，以驗發火之功效，每擲均立燃。試驗既有成效，乃籌劃進行

編者按：試驗炸彈，本屬至危險之事。然聞每次試驗，男女同志往觀者頗夥。悉視為一種娛樂事，可見當時之志氣壯，視死如歸也。

時同盟會南方支部一方謀大舉，宗漢應生，均奔走支部黨事，為免跋涉計，遂遷寓。衆議將分機關裁撤，以省費用。未幾，般舍道之機關，亦往摩士忌街二十三號。熙斌乃返粵垣籌款。師復連堂等一面製造炸藥，定遷製彈壳，以備進行。林冠戎（後易名冠慈）亦於此時投入團內。

者按：林冠慈烈士畧傳，罕有留存。聞嶺南學校，尚有民元六月之同盟會雜誌，容查得再錄。其人暗殺團，則樂倚神所介紹者也。

七月議決，入京執行載灃死刑。師復，熙斌，述堂，程克，冠戎，同行，以程克生長河南省，熟悉北方情形，派其先往籌備。九月，克遂携炸

藥等物先發。復慮外省人羣居北京，而無女眷，易啓人疑。於是丁湘田女史亦加入。

編者按：女同志贊助暗殺者，聞不止湘田女史，但斯時未正式入圍者耳。如徐慕蘭，徐宗漢宋銘黃，莊漢黼等，助力亦不少也。

程克既去數月，尙未有消息，衆疑之。以同志鄭岸父在京某報任撰述，乃發電托查其踪，久之，屢得復書，均無朕兆。熙斌請先行籌備，衆不允。仍託岸父報告消息，不圖程克竟變志，後事袁世凱爲熱河都統。

編者按：程克倘不變志，則滿清命運，或不俟辛亥九月，武昌起義。然後告終，未可知也。當程克慷慨自詡，豈料其如江南之橋，臨淮成枳。甚矣人之不易知而不容輕信也，憶有新會陳某，初欲投入李準部下，爲黨人通消息。後竟易節，盜捷發四樓之同志名冊，爲彼效忠，亦克之類也。反正以後，豬仔議員，大有其人，尤可慨者也。又按：鄭岸父，中山人，通中西文，前清縣案首，記憶力甚強，當讀書時，閱貼堂諸文，退而錄之，絕無遺誤。反正後改名彼岸，現主持中山縣文獻委員會。

民國前一年三月，溫生財刺李琦成功。團員知暗殺粵吏至易。三月廿九，革命軍起於廣州，旋失敗，熙斌於三月卅晨被逮，同日獲釋，籍是知水師行臺之內容，及李準辦事休息所在。

編者按：熙斌被逮，不死已幸。在他人處此，即不驚恐，亦必無心刺探其內容，熙斌之鎮靜機警，殊可欽佩。

數日後，熙斌述堂，先後往港。即於團內會議，僉以北行尙無定期，而張鳴岐李準等殺戮同志極夥，流毒不已，遂決議：先在粵執行張鳴岐李準死刑。寇戎自謂爲執行員，并易爲冠慈，以免傷其母心。復以師復，述堂，熙斌，湘田，前既定北行，不宜變更。惟此次執行員僅一人，恐不足，遂議決：各團員得介紹同盟會同志之決心暗殺者參與，不必經入圍之手續。遂派熙斌，述堂，劍父爲補助員，在粵主持一切。

編者按：當時執行暗殺者，皆出於本人之自動。並非如外間所傳

，行拈圖之法，或指派之法，即所謂派熙斌，述堂，劍父爲補助，員亦其人先具決心，然後公推之，非以命令式行之也。

未幾，炯明介紹馬育航，担任運輸炸藥。育航遂將炸藥數磅，彈壳數枚，交周演明，張綸，乘海明夜輪運省。演明，張綸，置藥與彈壳於牀底暗隅，船人皆不之覺。下午始復下船，携帶上岸，遂得安全還入。迨六月三十日，育航如法，由廣東夜輪再運炸藥來粵。翌日，演明張綸二名，於午後僞作搭客，擬乘機携取。至則各物已被搜去，此第一次運輸之失敗也。

編者按：廣東夜輪之役，藥彈等物，以草帽覆之，寫有周留二字，以爲標識。以便演明到取也。

報紙則作周流。揣測者謂是人名，不知實際如此。

翌日報紙喧傳，潛史搜查益嚴。六月中，述堂仍秘密運入炸藥一批。閏六月初一，熙斌再運入炸藥一批。

編者按：堂熙斌所運，乃就其所知者而言耳。以予所聞，莊漢翹及梁倚神，均曾有運入，各用各法，且每次不同。倚神嘗購舊鋼琴一具，由港至省，以炸藥質其中，亦安然得渡焉。

且鑒於前次之失，知彈壳笨重難帶。適有同志何報鴻者，在河南開設機器廠，聞其事，力任鑄造。

編者按：何報鴻君反正之後，曾在第五軍任職，管理槍械等事。當時彈壳，倘非在省製造，窳碍甚多。何君贊助之力，殊匪淺也。

利器已備，尙缺適當集合機關。會熙斌患頭痛，就醫中法翰美醫院，領中醫生張清潭，學生施正甫，李少華，皆熱心同志，熙斌乃以所携炸藥，及彈壳數枚，寄貯清潭室中，即以熙斌所居病室，爲臨時總機關。會議進行，悉決於夜靜更闌，乃就清潭室中，裝配炸藥。熙斌因疾，清潭並任裝配之責。

編者按：裝配炸藥，易感頭痛，熙斌患此，殆亦由炸藥所致也。張清潭醫生，福建人，反正後，返廈門開業。現寓本市西門某新街。

施正甫，廣西人，入黨以來，研究政治，本業略鮮從事矣。李少華未詳。此外尚有蔡忠信等，皆忠實同志，熱心黨事者也。又按：從前同志會議，向無一定機關，即有機關為担杆巷之分會，亦罕在會會議。茲所謂臨時總機關，亦非確定者也。

部署畧定，述堂，劍父，介紹梁倚神為神助員，贊襄一切。炯明介紹陳敬岳為執行員。冠慈於閏六月初旬來省。潘賦西，劉鏡源，兩同志，亦願執行。嗣是冠慈，敬岳，賦西，鏡源，每出分四路守候。而述堂，熙斌，倚神，則日伺於督署，及城內外兩水師行台左右，以觀其舉動。數日後，李準之出入時間，及將出時情形，莫不具悉。

編者按：冠慈，敬岳，皆已就義，世多知之。賦西，鏡源，現尚生存，變易名字，不欲人識，更不願重提往事，人亦鮮有得悉其事者矣。述堂，熙斌，倚神等之伺李也，或分或合，或先或後，畧如輪班辦事者然。一得有消息，立即報告。非必同時同地以偵察之也。

潤六月十五日，偵知張鳴將出。適敬岳，賦西，鏡源，三人已分途伺李準。冠慈乃獨携炸彈至永清門（光復後改為永漢門）外要之。至時，鳴岐之肩輿剛過數十丈，冠慈知不能追及，乃返。態度雍容，人絕不疑。十七日，復出襲擊李準，亦因相差分許鐘不及投彈。

編者按：張鳴岐，李準之不被而炸死者幸耳。數人者日日而伺之，已無終免之理。况執行員相繼而起，尚有李應生兄弟等輩哉。

十九日，偵悉李準將出，知其必經雙門底，（即今之永漢路）於是冠慈藏三彈於茶籠中，偽為買物，俟於道旁，敬岳因路徑不熟，由少華引導入永清門。賦西亦於別道守候。李準至雙門底。冠慈乃取彈擲擊，適落李準輿前。輿夫斷足，肩輿毀，李準仆地不能起，隨從者死傷十餘人。冠復取第二彈擲之。而衛隊之槍已亂發。冠慈當場就義。其後覺得照相店事後所攝相片。（此片後為述堂家人毀去）則冠慈左眼上受傷，血從左眼流至下頰。不審為炸彈碎片所中，抑槍彈所中，穿入腦中，殆致命傷也。

編者按：是役也，冠慈以茶籠盛彈。賦西則疊西書兩本，容其中

以藏焉。鏡源少華等，各自出手眼，各用各法。寇慈於夜間，多宿於福音船。其餘各人，或水或陸，均無一定處所云。

敬岳行至大南門，聞李準被刺，折入仙湖街。警察覺其神色有異，捕之。後為清史所害。賦西聞訊，遂渡河，沉其彈於河中。

編者按：敬岳頗長於文字，好為吟詠。劍父嘗存其詠懷詩數首，不知今猶在焉否也。敬岳之失敗，在言語不通，路徑不熟。賦西之倖免，則緣其世居省垣，道途嫻悉，其意為之壯則等也。

李準之受傷也，斷脊骨一枚，病逾月不能起，不死幸耳。

編者按：李準經此次被炸，心驚膽落，已有辭職之意，事未果行。消息日惡益不自安。卒之託人請降於革命軍僅以身免，未始非冠慈一彈之力也。

事後，熙斌，述堂，倚神，陸續往港。倚神遂正式加盟入團。師復畧擄冠慈烈士之生平，為作畧傳一篇，即送各同志。（此傳曾登載於民國元年六月之同盟會雜誌）並設法購得其就義時之影片。於是衆團員痛惡寇之死，而李準尚生也。籌備第二次進行益急。

編者按：林冠慈烈士畧傳，聞胡毅生君曾有保存。民元之同盟會雜誌，聞同志中尚有珍藏者，俟覓得，當再登出。至陳君敬岳，及其他已死團員，皆宜立傳，似亦後死者之責也。

既而清廷任鳳山為廣東將軍，思以知兵大員，坐鎮兩粵，以壓抑革命行動。命既下，團中以鳳山來粵，於革命前途殊不利。復宣佈其死刑。俟其抵粵時殲之。八月初旬，復派熙斌，述堂倚神，回粵籌備，佈置一切。冠慈烈士之友趙壽，張樹，痛冠慈之死，慷慨以執行自任。於是復秘密運入炸藥二十餘磅。且以冠慈烈士所擲之炸彈，每枚載藥一磅半，使李準傷而不死。乃更鑄大彈壳，盛藥約七磅。復以彈重難擲，一面密託同志，於京滬偵鳳山行蹤。

編者按：當時滿人知兵者，以鳳山，饒良，良弼三人為最。三人固排漢至烈，而黨人亦極注意之者也。故鳳山為粵將軍之消息，一經

探確，黨人即紛從各方面，偵察其行蹤。駐京通訊者爲鄭岸父。駐滬通訊者爲劉紀彭。駐港通訊者爲劉師復。其他黨員，亦有報告。而紀彭及師復之電，尤爲得力云。

是時，黃克強憤三月廿九之役失敗，極贊成李應生及其弟沛基，周之貞，黃悲漢，莊六等來粵，圖刺鳳山。團議：以倚神助之，爲之佈置。應生沛基等，遂賃屋以居。復於倉前街頂受歇業店一所。開「成記」洋貨店。貯彈以備。炯明亦遣陳其尤，馬其英，來見熙斌。熙斌與之謀，別組一路。

編者按：鳳山之炸也，黨人所設機關甚多。無論從何處入城，均必難免。到倉前街，則應生等成功耳。應生等固不自居功，惟報紙所載，頗有不實不盡。憶民國元年，廣州某報會登載「鳳山事。團中人譁然。爾後各小報復有刊出者，乃至優伶崩牙成，亦自認爲是役之重要人物。團友一笑置之，以爲不足稽。以故真相迄未披露也。又按：應生本居於河南羅龍里，但炸鳳山之役，由港返省，另租屋於西關昌華大街。彈在此造成，然後運往倉前街成記。成記乃頂受一歇業山貨店所設。山貨店主，乃教會中人，倚神之友。一切頂受置貨等事，皆倚神出名。約耗數百元云。

九月初二晚，團中得滬電，知鳳山已啓程來粵，且夕可至。師復更往調查，則鳳山於初三日決抵港。因電告述堂，繼復電告熙斌。時已中夜，又當武昌革命軍新起義，廣州倍加戒嚴。行動恐啓人疑，乃待天曉。述堂又告沛基，沛基方起床，聞之，亟爲預備。

編者按：成記洋貨店之組織，無所謂股東與夥伴也。但表面上不能不分任職務。李應生李沛基兄弟，認作股東司理，兼買賣等職。莊六則學生意者，馮紫雲爲掌櫃，伙伙兼後生爲劉某。當接第一次電報，應生沛基已知鳳山可於初四到省，但時刻則尚未悉。故於初三夜，已預囑馮紫雲，翌早回鄉。馮乃番禺人，鄉渡天明開行。馮依計先去。所餘者連伙伙尙有四人。述堂走告以鳳山已至。應生沛基尙未起。

聞已迫切，乃即起。遣伙伙往遠處買物，並遺莊六他往。伊兄弟乃坐店靜待。其炸彈之擲法，並非以手拋去。法：以長板一具，削至滑淨，兩旁及繫繩之一端，各以矮板圍之，一端繫繩，以繩紐懸諸梁間。一端置諸窗口，而炸彈則置板中。未放時，承以椅桌，及放，遙扯其繩，彈即疾而留下。故相距頗遠，施放者亦不傷及。其所匿備者，即此物也。

熙斌則至河南，促趙壽張樹出發。河半渡，巨聲驟發，知沛基等已截擊，乃折回。沛基既炸鳳山，則自屋後躍下逃免。是次藥多勢猛，衛隊及隨從人等與鳳山同死者二十餘人。左右鄰舖倒塌者七八間。

編者按：查張樹君已身故，趙壽君現尙生存，聞寄食於某同志所。鳳山之炸，應生沛基均在店，而扯繩者則爲沛基，故文中僅言沛基，而不及應生。實則難兄難弟，皆與有力。至爆發之後，成記亦塌。應生兄弟所以能逃者因人距彈遠，舖後爲風爐地，早已有備，從此逃出也。應生兄弟由風爐地逃出時。適有一小孩哭於路。應生施其手撫慰之，從容不迫，若無事者，故安然渡河去。

又文按：余前開沛文君云，當時只有其一人留成記店內，其兄不與馬。事發之前，沛基猶手揮執役之小童離去。又沛基施炸後，由瓦面越鄰屋而跳下後面空地，以墻矮攻不受傷。沛基其時只十六歲，身材矮小，腦後垂辮，身穿大成藍布舊衫褲後無人疑及，安然脫險云。沛基去世滬上。以上與茲篇所記畧有出入後補志之，以慰亡友在天之靈也。事後，述堂，熙斌，倚神，先後回香港。岸父由北京南下，復加盟焉。至是，先後正式加入支那暗殺團者，凡十有二人。未加入參預兩次暗殺者，亦十餘人。

編者按：關於暗殺之事。雖未參預，而暗中相助之同志，尙有多人。如佛山輪船辦房之彭俊生，容子銓等，有時運輸物件，往返省港，間接得其力者亦頗不少。但彼於暗殺之舉，則不聞不問耳。

陸續響應。廣東自李準被炸，鳳山斃命後，張鳴歧輩已阻落。李準亦恐懼之益出，一變其從前捕殺黨人以邀功之態度。各屬聞風起義者亦衆。

團員尤開會議；以革命不日告成功，載禮死刑，不妨暫緩舉行。復以同志來歸日衆，乃組織關於旺角。派陳逸川，胡少翰，高劍父等往新安。助劉少懷起義，名東新軍。李思軒往花縣，名花軍。而熙斌則偕劉數初、周演明、及陸軍小學同志十餘人入沙頭，統義軍。

編者按：當是時，新安縣知事，不知何姓，一聞革命軍起於境內，驚至發狂，其下即挾之走香港求醫。不審後能治愈否。東新軍既入城，無人權職。衆推高劍父及胡少翰暫行署理，皆不願就。乃以女同志黎金庭任之。在職十餘日，乃請都督府派人往接。民國之女縣長，以廣東論，當以黎君爲第一人矣。東新軍抵省後，因見軍隊林立，未幾即自行解散。李思軒之花軍已襲取石井兵工廠。奉都督命，着不必來城，旋亦自行解散。李思軒與馮伯威在沙頭，聞省垣已復，民軍太多，即就地遣散之，尙未抵省也。

廣州既光復，團員羣集廣州，十月間。乃爲林冠慈烈士別營葬於紅花崗。

編者按：林冠慈烈士墓，有議葬於黃荳崗者，卒從衆議，營葬於此。其後行暗殺者如溫生財烈士等皆葬是岡，隱若以類相聚然。

斯時精衛已自北京獄中釋出，南下至上海，託同志某君（姓名已忘待查確補正）回粵，謀再派人入京，行暗殺事，胡漢民方爲廣東都督，乃介紹其見師復，因召團員會議北行事，議決：執行原議，分途北行。

編者按：暗殺團中，無所謂首領，亦無其他名目，等是團員耳，所以特謀諸師復者，以師復前已有北行之志，各事早有計劃，故商於師復爲便也。

是時廣東北伐軍將誓師出發，總司令姚雨平，以所部炸彈營乏人製彈，招熙斌同行，熙斌遂偕賦西隨軍出發，抵上海後，訪精衛於克強住宅，商進行，復招同志之在軍中者商議，願同行者七八人，束裝待命，民國元年一月，師復，岸父，湘田，亦由廣州抵上海，桐明方代廣東都督，力助其成行，斯時北伐軍已連捷於固鎮宿州，抵徐州境，聲勢大振。

編者按：炸彈營之藥料，大部份係用開山之炸藥，而以他種合之，開山之炸藥四十箱，則從粵漢鐵路借來，固宿之捷，以機關鎗營及炸彈營爲得力云。

熙斌聞師復等抵上海，乃返滬，籌××北京，時孫總理既就臨時大總統，清帝溥儀退位，袁世凱派人議和，總理派伍廷芳，汪精衛爲議和專使，團員恐北上碍及和議，遂發，和議既成，團員以中國業經統一，乃中止北行，熙斌，師復岸父，湘田，相繼返廣州。

編者按：當熙斌師復等擬出發北京時，李應生等亦另組一隊，亦因和議中止北行。

方熙斌。師復等先後離粵，原日機關山香港邊回廣州。團中印信文件，均存述堂家內。至是另集員會議。會以民國成立，初志已遂，議決自行解散。且恥於求名，遂將團章盟書，與年來會議等函托文件，悉皆燬燬。惟留冠慈烈士手自簽押之盟書，及其義照照片。團用「同心同德」四字小章數事，仍由述堂保存。計支那暗殺團成立於民國前二年，解散於民國元年，爲時適兩年。其所籌劃進行者凡三役，其一謀入北京炸載禮。是役爲本團最大之目的，經營籌備最久。兩次擬發動，均以故中止，迄未實行。其二、炸李準，是役實行，而李準不死。冠慈，敬岳兩烈士殉焉。其三、炸鳳山。是役已出發，由李沛基君成功。於是支那暗殺團之事蹟終矣。逾年而有朱述堂烈士爲龍濟光殺害之事。

編者按：團中人恥於求名，故文件均無在。亦不自白其事，以致內容如何，世人莫知。不料世竟有無恥如崩牙成者，殊可浩歎。

初，越南革命黨領袖潘是漢，（外號巢南子）黃仲謀。（後黃君死於越南。潘君於四年前，在上海爲法領事誘捕，逮解回越南）。暨其黨數人，台灣革命黨數人，（姓名不便錄出。從畧）知民國成立，先後來廣州。聞支那暗殺團之事，因來求助。英伯，述堂，熙斌，尤其請，復假館居之。是時廣東執政者皆吾黨中人，無須秘密，故頗爲官僚等注意。

編者按：是時英伯寓南關孔家花園。潘是漢等之來，初寄居於此

後徙他所。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起。龍濟光寇粵，入據之，忌同盟會及支那暗殺團人特甚，九月，誘執陳景華殺之。

編者按：龍賊入粵，同志多知其於黨人不利，見機遠引，龍賊爲一網打盡，按圖索驥計，尙貌若無事。欲得黨籍，嘗甘言誘黃時初。幸而時初不爲動，將黨籍焚之，陳景華恃與龍賊有舊，故遇害。其時爲夏曆八月十五。此云九月，以國曆計也。

於是黨人愈憤，述堂等密謀以待，事未發。龍濟光初以越南台灣同志爲粵中黨人，使人偵之不得兆，轉注意於述堂等。一日，述堂之戚馬某來訪。談數語，即叩叩門。馬某開門納之，則惡探賀文彪率數人，捕述堂去。賀文彪復至賦西家，適賦西外出，乃走以避免。

編者按：馬名祖培，嘗爲廣州南華報記者，與述堂共事。述堂被捕，同志頗有疑之者。或謂馬當不至是。言未幾馬且死矣。先一日，

史 地 門

五羊城故事與廣州語系民族

岑仲勉

大江以南漢族語系，其大別於普通語者有四種。吳語行於江，浙之一部，與隋，唐古音相差頗遠。行於五嶺已南者凡三，曰福潮語，前者收T與收K混而爲一，後者T音有時失落。曰客語，或將收K變作收T。曰廣州語，如泛讀N收聲，捷讀T收聲，固有與古音不合之處，但平均總視他三種爲較近，此高本漢分析字典所以特取廣州語與古音比較也。

由福潮、客族、廣州三語與古音之密近，可見其皆爲從北南徙之漢族

熙斌知消息緊，會約述堂往香港，屠龍事且暫緩。述堂不願，遂遇害。至西賦西在城裡設一映相點，以便行事。述堂被捕，賦西旋往南洋。述堂既被逮龍濟光親鞫之。嚴訊無所得，遂遇害。赴刑場時，猶沿途演說革命真理，聞者傷之。於是所謀又敗，述堂被逮後，其家人恐遭搜索，獲有証據，不利於述堂，乃將所存文件盡燬之。支那暗殺團所餘之文件，遂無牙遺。

編者按：述堂美豐儀，嫺詞令，初習藥物學，入黨後乃括去，專力革命功作。死於民國三年二月十五日。（夏曆正月廿一日）年三十二。有子女各二，長子習畫，善人物，次煒光，長子蘇亞，次倩霞，皆就學。又按：熙斌之記此文，頗有以支那二字爲未妥者，予謂此乃當時之名目，若易以中國二字，反爲失實，故仍之。又按語乃編者就記憶所及拉雜誌人。劉鐘源住在南勝里所設之機關，及趙壽君飾作工匠小販等等，俱未詳敘。頗多遺漏。有暇當再補註。

。福潮系比廣州系孰爲先來，現在尙難決定。客族則「主」「客」之名別，已昭示吾人，如曰客系先來而滯居山地，廣系後來而越過客系地帶，於事理頗難說通。

廣州語系係越聲，梧而上溯南寧，非由桂省沿江而下，此可由上流之移民遺跡見之。但此一支民族，究以何時及從何處南來，似尙未獲得決定性之結論，本文即擬對此試作猜測。

猶憶阿利安族發祥地所在，最初Max Müller氏提出中亞細亞說，極爲學者歡迎，但彼時中亞實

况，知者甚少，故在前世紀中葉即有人反對此說而別擬「歐洲某處」爲其原生地。此後意大利人種學家又決爲小亞細亞之高原。迨一九三六年，德國學者 Brandenstein 始從語言古生學用功，闡明此族祖家之性質，謂其地比較乾燥而多石，無真正之森林，祇生櫟櫟，柳，樺一類樹木，亦無果樹，野獸僅知麋、水獺、野豬、狼、狐、熊、兔、海狸、鼠等，家畜唯有牛、綿羊、山羊、馬、犬及豬，如此之環境，祇有點麥斯草原北部與烏拉山東南兩方，最爲適合，由是中亞之說，復得確立。（見一九四二年印度人 [35] 所著印度阿利安族及北印度語言人——一八頁。）我所以詳徵此一段經過，無非志在表示：（一）史前事實之探索，有時須從各方面着手，並不能專恃歷史，考古以求解決。（二）一種學說之成立，或時經過幾回辨駁而復反其初，如果未從各方而聯合考察，不可遽行蔑視某一說以爲再無討論餘地。余今對於廣州語系民族之所從來，即欲就極熟而尙未得人十分注意之故事，試求解釋。

羊城或穗城，早爲廣州之典語。羊城之詳文曰五羊城，故事見廣州記，其言已不傳。屈大均廣東新語五云。

周夷王時，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騎羊亦各一色，來集楚庭，各以穀糲一囊六出，留與州人，且祝曰，願此
闔閭，永無荒饑，言畢，騰空而去，羊化爲石。今坡山有五仙觀，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梗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變狀若抵觸者。此一段故事，無疑其輪廓是神話，然而神話之中，往往夾雜着史前事實之反映。

「漢陽諸姬，楚實蠶之」，乃春秋初期的口述。姬族向漢水伸展其勢力，當在商朝末葉以前，故孔子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說。復次，左傳之「盡」字，非必完全屠殺其人民之謂，亦許祇毀滅其立國根據，國本既滅，則姬族四處奔散，自在意中。我以爲楚人蠶食諸姬，可能

開始在西周末期，（註一）正與故事所指之周夷王時代相近，（註二）可注意者一。

前數月，我曾草「五行起自何時」一文，（因南京中央日報文史周刊停版，未刊出。）提出尙書及左傳以「五」冠稱之多種事物，係由古人「強五」觀念所造成，而此種觀念，甲骨文絕未之見，其胚胎最早不過西周初期。今故事之仙人五數，衣五色，羊亦五色，已含五行的意味，可注意者二。

羊爲家畜，始於西北，畧詳前文，（并參珠海學報一集一二六頁載著。○）至今廣州之羊，仍從北方輸入，（註三）故事說仙人騎羊，象徵其從北而來，可注意者三。

麥，黍，米字見於甲骨文，若葉玉森所認之「稻」字，陳邦懷所認之「稷」字，尙未可遽信。米，古人用以通稱禾實，與今廣州語專稱稻曰米亦不同。抑商人祭祀用牲之數，多至三百，四百，仍未脫犧牲畜牧時代，迄周始完全進入農耕，其發展是自北而南。故事所傳，蓋象徵嶺表農耕之開始，可注意者四。

少者將梗稻，老者持黍稷，似非無意義之分配。老稷（今高粱），黍北土常植，而不適於南方，（註四）先民南移，未必能豫審土宜，其輸入農作物，首以黍稷，迨試驗失敗，乃繼之梗稻，意中事也。如是，則少老之別爲象徵後先，可注意者五。

依上試釋，則此一段故事，係描寫西周末期，漢陽姬族不勝楚人壓迫，（故事揭出楚庭，（註五）明其與楚有關。）逐漸沿湘水流域，向南迁徙，同時携其家畜（以西北之羊爲代表）。農作物，傳播於南方，是爲吾粵踏入開明文化之第一步。（註六）換言之，五羊故事，乃史前殖殖故事，仙人云云，則後來炫飾之辭也。

抑所謂沿湘水流城南下，更可以交通，語言證之。東，西兩京，在古史上地位甚重要，故北方與粵之交接，首以湘水爲正途。語言證之，未能細舉，茲姑取一二爲例，如揚雄方言十云：

「是者子也，湖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是，若東齊言子矣」郭注，「崽聲如宰，」即現在廣州語最通用之「仔」也。（註士）由此，知「子」之讀法，在當日祇屬東齊方言非各地一樣。又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有「冏」，釋云：

冏或釋包。案宵增雜記，閩人呼子曰冏，正字通，閩音讀若宰，亦作崽楊時偉正韻箋，解韻迫字收崽，讀若灑。心源案今湖北蒲圻，通城，通山皆呼子如宰，即冏字，非獨閩也。

余按六朝人譯佛經，明，清人譯外語，凡音同或近而義異，者恆加口旁，周人之冏字，實用以表示同義異音之「子」，用子形示異，其來甚古。

崽廣韻山皆切，（Sai 舌面）北平呼「灑」同，祇調子小異。又宰之古音或北平音，與吾粵呼，「仔」音亦相同或甚近。由此觀之「仔」之叫法，沿湘沅以迄鄂境，與廣州語同。「有」似為吾粵特有之俗字，然其文固見於雍正陝西通志卷四五。（云「有無同」）「索老婆」（娶婦也。）為吾鄉附近之俗語然「索婦」一辭，屢見於敦煌掇瑣之姑媳相罵文，山西通志一百引舊誌云，「霍山以北，：要婦曰索妻，」三地懸隔若斯之遠，而俗語竟相同，此在上古或許有相互之聯系。言語固不是民族決定之唯一條件，但佐以別證則有異，歐洲學者，何嘗不據言語差別，定其與伊，印兩族之親疏耶。

尤可注意者，于闐稱子女子曰Sai（舌面）與「鬼」音無絲毫之異，關於即古之獵狃，在周初已入居關隴，具詳拙著華族西來說得到第一步考于賢。（接讀論叢創刊號）。則廣語系之源流，又別有一新線索。

張學娘氏以廣州人目深及鼻之特狀，疑雜阿剌伯種，此蓋緣回教徒記載有「黃巢亂後」秩序蕩然，苛斂益甚，嘗時居留外商之多至十萬者，至是傾少」。又「自世紀後，回教徒來華營商者漸多，廣州回教徒徒至以萬計」。○（見蒲壽庚考二三及一四六頁）。等說，故生是推測。然廣州大食間，往返約需兩年，大舶不過載數百人，（同前引書五零及九六頁，）十萬

之數，未必盡信，回教徒更未必盡屬大食。以少數居留之外商，謂能影響於整個語系之體態，其論殊難成立也，竊謂我國民族裔，周顯分兩支周既東遷，益與商族糅而為一，此後經五胡，沙陀，遼，金，元，清之迭侵，混雜愈甚，無容諱言。（世界人類，除原始蠻族外，直無純粹血統之可言，所別者程度深淺耳。）廣州系則不然，早自漢北分支，與商族當無大接觸，彼此僻處南服，外力侵入，比較微乎其微，據高本漢氏分析，廣州語在各種方言中，與切韻最為密近，而據舊同事周法高君之研究切韻直是長安方音，依此推求，廣州系祖先之所從來，可以思過半矣。

（卅七，九，廿三，廣州。）

附記，植物大全DE LANDOLLE 氏之，據古地理泰斗司泰波言，稻生於巴比倫等處，印度人用以供食及製造酒醴，……此等事實，可使吾人推測印度人用稻，在中國人之後，稍遲，再推廣於幼發拉底流域，但仍在阿利安族入侵印度之前。（作物原始三八六頁）。按印度人進入五河時代，普通相信為西元前十五六世紀但LANDOLLE 氏之論據出發點，係假定種稻始自神農，即西元前廿八世紀。由近年古史研究，神農似祇是理想之人又由本文所論，我國植稻，始自周初，最早不過西元前十二三世紀，若是，則中國之栽稻，未見其必在西方之前也。

梵文謂稻曰VRIHI 呂覽辨土，「後生者為批」，揚雄方言十注，「批，今淮楚間語呼聲如非也」，批，切韻PII，非，切韻PIWEI，而福州讀「非」為PII，可信漢語之批，與西方語有關。孟子，「苟為不熟，不如糲稷」，左傳，定公十年，「若其不具，用秕稷也」稷為秕稷之通轉異文，殆無可疑。今吾粵賦蕩如PII，稷稷之音，亦與梵文合。語本同原，用法畧異，乃比語言較尋常見之事，昔藤田豐八，曾証孟子之轉附朝儀是梵語，謂稻名相通，更非余好為奇論矣。

註一、史記楚世家，「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與兵伐庸，揚粵，至於郢」，謂楚之滅滅小國，在周夷王時，其說可互相發明。

註一，或引麥淵記云，「南海高固爲恭威王相時，我羊衛穀之祥」，恭威王當周顯王也，在夷王後五百許年，新語七復採此節，無所是正，頗嫌後先不照，新語六更有一段云，「晉吳修爲廣州刺史，乘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止州廳上，其後州廳梁上圖畫以爲瑞，號廣州日五仙城，城中坡山今有五仙人觀，爲五仙所遺」。此顯王再移後六七百年，維時粵地進入農耕已久，此皆雜採傳聞之過也。

註三。廣東新語二一云：「廣東綿羊，少有所產，……：東南少羊而多魚，邊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

註四。新語一四云：「玉膏黍稷，嶺南少以爲食，故見黍稷，往

往不辯。」

註五。新語一七云：「初周惠王賜楚子熊惲，命之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於是南海臣服於楚，作楚庭焉」。則楚庭不指楚都。

註六。新語七云：「自秦始皇發諸嘗通亡人贅婿，賈人畧取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而任黨，尉佗所將率樓船士十餘萬，其後皆家於越，生長子孫，故尊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今粵人大抵皆中國種，自秦，漢以來，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氣」，謂粵人中國種，是也，但溯始於秦則時代太後。

註七。水經註亦有「弱年崽子」之文。廣東新語一一既著崽字，復別出仔字，似未知後一字祇是俗寫。

中古時代阿剌伯民族在廣州活動情形

(中國民族學會西南分會年會論文)

鄭時得

一、詮題

中古時代一詞，向例史家以秦始皇統一至五代十國時期當之，惟現行中學歷史課程標準，則以秦始皇統一至明崇禎亡國時爲中古；現在本文所討論的，爲由前漢至宋初爲止，宋元之交，已有日人桑原氏謂壽康考一書詳爲考証，無不再贅。阿剌伯民族一詞，在中古時代有波斯大食兩國，其在廣州活動者亦以這兩國人爲多，今所討論，亦合這兩國言之，統稱爲阿剌伯民族。廣州舊稱廣府，蘇萊曼(Soleyman)東遊記則譯稱漢府(Hankou)。

二、隋唐以前廣州對外貿易雛型

廣州對外貿易及其交通，漢書地理志言之最早，亦言之最詳，所謂「蠻夷賈船，轉送致之」，這時有無阿剌伯商船活動，實難查考，據夏德(H. Hirth)諸人的意見，從二世紀中葉，至六世紀初葉，各種著作中，找不出一些記載，可以表示西方商人(例如希臘商人)曾經到過中國^①，但第一個關於中國的精確報告，則是在紀元八十年航海指南(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的作者所供給，原書第六四節已記載秦那(China 卽中國)，謂「海洋於此，不再展開」云云，其餘並沒有談到什麼。但到了六世紀初葉Cosmas的Jndico-Plan謂察尼士達(Tinista)之一東，環以大海」，關於中國的地理，才有了精確的記載。^②

其時安敦王(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使者東來中國，及大秦商人秦論東來，可以說是西方商人開始對中國的活動。吳孫權時遣宣化從

事朱應中郎將康泰使海南諸國。究竟那時曾經到了那幾個國，現在也不能詳細考證；據馮承鈞的意見，謂：「古時往來東西的海船，吾人知有中國舶大竺船，波斯船，茲據康泰吳時外國傳又知有扶南船，」①是則阿刺伯商人在三世紀時開始在南海上的活動，已有痕迹可見了。在五世紀以後，扶南國成爲傳播佛教一大站，師子國成爲東西貿易上一個商業重要地點；南阿刺伯商人已把師子國（即錫蘭）作爲了根據地。夏德謂：「在另外一部包括四世紀末尾以至七世紀開始的史書裏，（疑指南北史），我們可以看出，凡印度支那、錫蘭、印度、阿拉伯與阿非利加東岸的出產，都被轉入波斯貨品類中，其實波斯人不過僅是在帶些這貨物到中國的商人中佔大多數而已。」②可見波斯商在這時活動的情形。

三、隨唐時代阿刺伯商人的活躍

其後海上貿易，爲波斯人所掌握，七世紀末年以前，我國僧徒航行南海的，所乘多波斯船，觀於義淨南海寄歸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可以考見。又其後繼起者爲大食人。大食人與中國海上交通，蓋在東晉初期。七世紀時，大食王始遣使朝貢，③疑當時所乘者爲波斯人船，在八世紀的後半大食人始在印度沿岸成師子洲航行，其後更東越麻六甲海峽，爲大規模的商業貿易。其時波斯灣諸港極爲繁榮。至九世紀時，戶羅夫港（Srot唐書作夏臘）勃興，印度南端的故臨（Kaulan或稱古林）與蘇門答臘島的室利佛逝（Srivijaya或稱三佛齊），均爲大食至我國航行中最大的停泊站，傳說當時大船不適宜於波斯灣的航行，彼等乃以小船渡至故臨，然後換乘大型船（即中國船）以達中國云。又大食商人運輸東西在各地商品以室利佛逝爲中樞，嶺外代客卷二所謂：「三佛齊國在南海之中，諸番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閩粵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以入中國者」是也。因此蘇門答臘一島，遂形成大食人的殖民地。

其時大食人多數居留於各通商要地，居留中國者唐時以廣州爲最著，我國人稱之爲蕃客。彼等亦有一定的居留地，稱爲蕃港或蕃坊，宛然類似

今日的租界；又有蕃長④。即比後世的領事，得治外法權的絕大勢力。據阿拉伯商人蘇萊曼（Sulayman）所記載，唐末（回曆二六四，公曆八七八年）黃巢攻破廣州，城裡的居民悉被殺害，當時在城裡做買賣而被殺死的回教徒，猶大教徒，耶教徒，馬士德教徒（Magdeens），共有十二萬人⑤。中國人還不算在內。自黃巢亂後，至唐末五代間，大食商人東航者皆乘中國船，其事蓋確實不掩。甚至有謂盤據廣州，自稱南漢主之劉鋹父子，亦爲蕃胡，亦屬阿刺伯人⑥則其活動之盛可知。南宋至元，乘者愈衆。這是後話，已不在本文述說了。

四、港口與蕃坊的推測

本文最重要的一個節目就是那時阿刺伯商人登岸的港口，和那些蕃客所住的蕃坊，大概可能測定在現在廣州的那些地方。

可是這事確屬非常之難得在考了。文獻不足，沒書可翻，沒人可問，所以從來就沒人敢提到這個問題。約算在十七、八年前我爲了這個問題，曾經翻了些書如廣州府誌之類，寫了一篇關於廣州懷聖寺的短文，發表在國立中山大學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周刊裡，假定懷聖寺的光塔在當時是一種燈塔的作用，蕃船抵岸時，在白晝裏，則塔上敲鐘擊鼓，表示歡迎，夜間則燃燈照耀爲之指示，塔頂上的金鷄，迎風而叫，又是一種指示風向的意思；故敢斷定光塔就是燈塔，而且世界上航海用的燈塔，又是阿拉伯人創造最先的。大概懷聖寺初時是離海岸不遠的，故得有這種作用，後來偶然一翻廣州府志的記異文字數則，知道小市街一帶，前時尙是海道，曾經有船翻覆於其地。後又有人告以木排頭，水母灣蘆荻巷等等舊街名，知道從前市區內的地形與現在大異，我的假定，或不致大誤。日昨與懷聖寺小學的熊振宗校長談及，渠又舉出懷聖寺的光塔，向來沒有避雷的設備，而從未受過雷劈，這大概是因爲造在水源的地方的原故云云，這也可以作爲一個旁証。

惟是阿刺伯商人前來廣州的歷史，可能上溯至三國晚年，西晉初年，

而到南北朝時已漸發達；回教的成立則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年），懷聖寺的創建，因原碑尚未得見，今所見者最早爲元至元年（？）重修碑，確實年月，不易考知，據該寺主持人熊振宗的考定，以爲是唐太宗貞觀元年（六二七）。然則，即使懷聖寺在當時是靠近海岸，也不能認爲是初期登岸的碼頭。

本年（一九四八）三月十一日南海神廟誕辰，因該廟向有種種神話傳說，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研究所與廣東省文獻委員會等學術團體合組考察團前往作了一個初步的調查，發覺廟前的波羅江，舊名扶胥江，又名黃木灣，舊日江闊水深，確爲大船最宜的灣泊港口，浴日亭下又發見隋唐以前的碼頭，因又假定該廟所在地的扶胥鎮爲蕃客貿易之所，扶胥江爲蕃船灣泊的地方，宋治平四年（公元一〇六七）章望之重修南海廟碑云：「天下之國，蕃夷皆小，中國之九州爲大，然而海暈於九州，中國之民受天地中和之氣，故其爲與禮義同生死，亦智矣哉！天高矣而人窮其數，地厚矣而人探其變，航海之人不一，而莫能知其所濱，潮汐之往來有期，而莫能究其所發，以海外之不可名，是始與天地同其大，其生育秘異，無有竭然，則其神之所尸威靈，豈不盛哉！」又云，「南海神祠舊隸廣州之域，今扶胥鎮之西，曰東南道，水陸之行，里鈞八十，號其神曰洪聖廣利昭順王」。又云：「先時此民與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賈雜居焉」案扶胥鎮之名，在隋時已有；有最近發見人隋夫王墓誌一文可證。今云「先時此民與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賈雜居焉」其意蓋指隨之先時此民與海中蕃夷雜居，廣州在隋以前已是蕃雜處，可以論定，海中蕃夷即指蕃客無疑，其次波斯大食商人隱然包括在內。扶胥江爲最初的港口，扶胥鎮爲最初雜居的地方，大致可以論定。

該廟舊有達奚司空之肉身，相傳謂達奚爲達摩禪師的季弟，許得已南海廟達奚司空記云：「達奚司空不知其世次終始，或云，梁普通中（公元五二〇至五二六）菩提達摩由天竺國與其二弟航海而至，司空其季也，經扶胥之口，懺廟謁王，王留與共治，司空不可，起欲去，搏死坐間道

今其像猶故時所以見王之身，有欲去而不得免之狀，其傳宜若不謬。番禺，故都會也，控引海外，海外諸國買胡錢具大舶，賣重貨，涉巨浸以輸中國，當天地晦，鯨噴鼉擲，驚發傾刻，乘之以烈風雷雨之變，舟人危懼，顧無須臾死，以號於神，其聲未乾，倏已晴霽，舟行萬里，如過席上，人知王賜，出於神之輔贊蓋如此，故禱謝不絕。」今觀達奚司空塑像與記文所述相同，惟其面貌絕非印度人，或因達摩達奚中譯字音相近，後世誤以爲其昆季。其在梁普通時，年代又相若，其乘海舶而至，又似相同，因而傳說分化益混，不免訛誤。要其故事素地，絕不至憑空臆造；則所謂海外諸國買胡錢具大舶，賣重貨，涉巨浸以輸中國，必信而有徵，達奚特一賈胡客死異地而已。所以扶胥江爲當時港口，於此又得一旁証。又有鬼船火長之說，披髮擲錢米以厭勝，使波濤不興。④又謂長慶中僊士張無頤入資廣利王女。⑤諸故事疑亦與扶胥江對海外貿易有關。廟前植有最初傳入之波羅樹木棉樹數株，亦頗足証梁隋開闢胡來此的頻繁。⑥

蕃坊內的居留情形，蕃客與設學校，營造寺院，且得具備其他各種機關，已詳見夏氏趙汝道諸蕃志譯導言及桑原隲藏浦唐考兩書中，其詳可得而言，惟其究在現今廣州何地，則未考定，本文作者經兩月餘的調查考察，大致推定從今日南勝里中國回教協會廣州分會起，沿舊日城濠而至濠畔街清真寺止，北至瑪瑙巷光塔街西門口蘆荻巷，此一大段土地，舊日沙洲之上爲城濠所限。⑦不得入城貿易。傳說大新街白寶來玉器店，尙是初來阿剌伯商人的後裔，一脈相承，迄今未替；若能大規模審視其族譜，尋流究源，或亦得明真相。

五、贅語

作者尙係初步研究，特爲畧報告研究過程，尙望不吝指正。如因拋磚引玉，得海內同志，供給材料，俾得更臻於嚴密完備，更不勝其厚幸了。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匆匆寫於廣州四都書齋。

附 注

①②③均見夏得著十三世紀前中國海上阿拉伯商人之活動（見原著趙汝合諸蕃志譯註頁一至廿七安文卓譯登禹頁五卷十一期）

④見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二章

⑤見舊唐書卷四、卷一九八及冊府元龜卷九七〇、九七一、九七二、九七四、九七五、九七六等

⑥見唐國史補卷下及唐會要卷一百

⑦蘇萊曼東游記有劉半農譯本中華書局出版

太平天國外交史綱要

蘇憲章

一· 引言

太平天國革命之失敗，自有其內在外在諸因素，但外交之失策，無疑為太平天國滅亡重要原因之一。

晚近關於太平天國對外關係之文獻，如函札公文等，經研究者從國內國外搜集；或攝影，或回譯，或鈔錄，或編輯以公諸世者不少。此種工作實為近代歷史新闢一園地。但史料之真偽是一問題，作者能否以正確之理論來解釋史料又是一個問題。過去，不少學者以科學方法著述太平天國歷史，惟濫竽充數用作宣傳者亦大不乏人。結果，史料料真偽參雜，「內容毫無故實，跡有近於宣傳。」註一。不是「遷就事實，來完成他們空洞的理論。」註二。便是「削足適履，」，「全是非科學，甚至反科學的做法。」註三，對外交史實方面更有作整個連貫之記述。因此，不佞從事本題目研究之目的，希望能將有關太平天國外交之真實史料蒐集於此，作分階段，有系統之敘述，以備史家參考，本書係在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時寫成，得

①見藤田豐八南漢劉氏祖光考（載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中）

②見番禹嶺（弼）鼎來著波羅外紀卷一

③見太平廣記（波羅外紀卷一引）

④宋湘木棉花二百，其一云：「丹魂拍拍氣熊，佩張虬龍燭照空，人到海頭纔眼孔，花真漢後有英雄，越王臺畔春初日，廣利祠前夜半風知萬道紅光掣南斗，為誰名壓荔枝紅。」波羅外紀卷八引

⑤案余靖武溪集（見廣東叢書第一集，據明成化刊本景印）再免，廣州表云，且又越臺之境，胡賈雜居，占者城無外壘，「云云，賈雜居當，在城西一當，處帶另考證。

朱情牽（謙之），簡馭繁（又文）二先生指導之處甚多。全書十五萬言，商務版，此為提要，淺陋之處，敬希海內賢達賜予匡正。

二· 章節概要

第一章 太平軍金陵奠都後對外交觸

第一節 天國光輝

第二節 外國遊客記述中之太平軍

第三節 遠賓佳譽及英美中立

第四節 外人傳教通商失望

本章敘述太平軍由金田起義至金陵奠都期間；軍事進展之速，秩序之良好，外國遊客之佳譽，及英美之中立，末以外人在太平軍佔領地內通商失望為結。

太平軍行軍作戰紀律甚佳。清將周天爵謂：

「賊兇悍有力，非易合之衆，彼方紀律嚴明。」註四

太平軍入南京時，汪士鐸謂：

「隊伍甚肅。」註五

太平軍佔領金陵後，英國駐華海軍艦隊司令何伯（Admiral Sir Jam

es Hope）報告有謂：

「亂黨之秩序甚爲良好，而有給外人好感之期望。」註六

英教士洛勃斯克更謂：

「南京城外商務發達，秩序安謐。」註七

於是外國人士紛入太平軍佔領地區訪察。太平軍甚表歡迎，對待外人態度亦良好。太平軍之禁絕烟賭，姦淫，搶掠，更爲外國人稱贊。謂是「道德革命，現世之奇事。」註八。又謂「如果亂軍能有賢明的領導，無疑的可以改變中國歷史，推翻滿清。」註九。英教士楊篤信（Pen. Griffith John）認爲他們雖然有許多短處，但在各方面——宗教，政治，社會等是比滿清前進了許多世紀，祇希望他們進步。」註十

公私方面對新興之太平天國皆有良好觀感，於是外國對此次革命，採取中立態度，可於英國特使喬治漢亨（George Aon Bonham）的報告書中見之。

「叛黨若果成功，可預期的利益——宗教及通商事業可以開放（一），可以引入科學的改造。」

「現在我們所應取的適當政策，似宜置身事外，勿與任何一方發生正式關係。」註十一

外國人既希望太平軍成功後，「宗教及通商事業開放。」但事實並不如其理想之佳。蓋外人再經詳細訪問和觀察之後，甚感失望。

在宗教方面；覺得：

「其特異之教派，荒誕之信仰，與基督教教義交雜混合，眞人世所罕見罕聞者。」註十二

在通商方面；長江流域爲太平軍作戰範圍，貿易頗難進行，最重要者

爲太平軍禁止鴉片進口及貿易，此數者皆使外人感到失望。

第二章 外國使節天京聯誼失敗

第五節 英艦「何木斯」號初抵天京

第六節 天朝首次延見法國公使

第七節 美艦「色奎哈那」號長江之遊

外人對在平平軍地風傳教之熱望雖然減少，但仍然作進一步之直接交涉。原因：（一）外國對清政府修約無法進行。清政府仍自尊自大，不欲與外國發生直接關係。太平軍雖未盡符理想，但總遠勝於頑固之滿清，爲新興有希望之勢力。（二）外人通商地區皆屬太平軍佔地或作戰範圍，如果外人在事前進行協商，貿易進行將更困難。（三）太平軍有畧取下游的趨勢。上海爲外人之經濟命脈，外人在滬之財產總值二千五百萬金鎊，有在事前阻太平軍東下或與成立協定之必要。因此，英、法、美三國，皆於太平軍奠都南京後，分派節使赴天京考察，並進行交涉。本章紀述英、法、美三國使臣訪問天京情形，太平軍領袖，不重視外交，外使無結果失望而回之經過。

（一）英艦「何木斯」號初次訪問天京

一八五二年四月英國特使喬治漢亨（Sir George Bonham）乘坐軍艦「何木斯」號上溯長江。經蠟江時，一度被太平守軍砲擊，但守軍知英艦善意後，未再發砲。英艦安抵南京。英使派出密陀士（Medows）先入城交涉公使入城會見事宜。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接見。密氏說明公使此次來天京欲表示英國中立，作政治的協商，並想知道太平軍進迫上海對外人之態度。但北王縱較其奉行之教義，註十三，對密氏宣稱守中立事嘗稱：「你們幫助他們是錯的，而且沒有用處。我天父助我們，沒有人敵得過我們的。」註十四，對要求與最高首領會晤一節，謂明日即可舉行，但始終未有實行。註十五

英使久候不得妥領，又不能與天王會晤。惟軍艦停泊期間，太平軍大批官民每日到艦上參觀。英使遂對各王解釋來南京之動機，及完全中立之態度。又以書面致各王，謂「英人在上海有極重大之利益陷於危境，如彼等大舉東下，望對英僑之生命財產勿加侵犯，否則傷害所及，必事抵抗」。註十六

在其間，太平軍首領發出函件幾封，致艦上英使，大都宣傳教理，有輕視外人以之為藩屬之意。番治漢亨覺得無從進行外交協商，即作初書，通知太平軍。謂如侵犯英人五口通商之地，英人必予抵抗。並抄錄與清廷簽訂之南京條約送與太平軍。註十七遂折回上海。

此次英使始終未離艦登陸會見太平軍領袖。故此行可算絕無結果。

(二) 天朝延見法國公使

法國公使巴布倫（一作龐達龍，原名 De Bourbonlon）於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乘坐軍艦「加西尼」（Cassini）號，由上海動程，於十二月六日安抵南京。註十八

法艦艦長先派公使館翻譯員馬氏（Marques）上岸，通知太平軍。翌日，使館秘書賀西伯爵（Count de Courcy）往晤太平軍將領黃玉崑，賴漢英，約定公使會見日期。註十九

十二月十日，法國公使巴布倫官式拜訪天侯（？）之府。太平軍方面由秦日昌主持延見禮。因座位問題，法公使認為不合體統，不肯就座。旋即解決，改在他室會談。註二十

「他們密談逾一小時，其間內容如何，祇有參予的幾個人曉得詳情」。註二十一。公使說明締結條約後之中國情形，解釋法國之中立，並表示關懷太平軍內之天主教徒。註二十二

法使此行並無具體結果。其報告謂：太平軍中下級軍人對外國人頗和善真誠，太平軍領袖亦禮貌週全，惟接待法公使時，擺出一中國官吏一向的傲慢的架子和氣焰。」註二十三

「加西尼」號在南京停泊一星期之久，在十四日上午啓碇，返回上海。註二十四

(三) 美艦「色奎哈那」號長江之遊

美國公使麥克蘭（McLane）奉華政府派赴東京訪問。於一八五四年五月廿二日，乘坐軍艦「色奎哈那」號（Susquehanna）由上海動程。經鎮江時，為太平守將吳汝孝炮擊。旋即正式道歉，軍艦再上駛，於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到達南京。艦長卜漢南（Buchanan）致函太平軍。旋即得覆函，內容均未公佈。據一般了解：語氣和致英法使者的相同。註二十五

據謂：一文內仍有君臨天下之語，自尊自大的辭句，及荒謬的傲氣，比前致英國使者為尤甚焉。」註二十六

美艦在南京泊兩日，美公使以太平軍領袖無誠意接見，遂不作登陸之念，再上溯至蕪湖觀察。六月四日返抵上海。

總括以上太平軍與外國人之接觸，可得到下列結論：

- (一) 太平軍初期蓬勃之精神，對待外國人之友善，確給予外國人士以好感。
- (二) 外國官方為保護外僑之生命財產，尤其最想在中國得到更便利之通商環境，遂表示中立，且有意結好太平軍。
- (三) 太平軍在初期，不知外國人在此戰爭中之重要。又不知利用外交機會，運用政策，以博取外國進一步之援助。
- (四) 太平軍初期對外仍有王朝對藩屬之心理，不能採用完全平等的國際往來。

至是，外人失望之餘，對太平軍之期望逐漸放棄，別治文（Dr. Briegeman）：

「這班結為兄弟的王爺，與其國務大臣（？）等……如其將來成爲中國的統治者……將承認中國與英法美各國所訂立之條約嗎？可斷言必不承認的。除非在壓迫之下，或除非他們肯出高超的地位自行降低。」

註二十七

外人在太平軍方面既不能達到改善通商之目的，遂積極轉向清政府作修改南京條約之進行。

第三章 中外商業關係之奠基

第八節 英美和平交涉修改南京條約

第九節 美國繼續中立

第十節 英國再交涉修約

第十一節 清廷主和主戰派之爭持

第十二節 天津條約至北京條約

此章論述英美進行修改南京條約，以至北京條約之訂立。爲全書研究之樞紐，亦爲中外外交關係之轉捩點。北京條約給予中外局勢以劃時代的轉變。

中美望廈條約，三十四款規定第十二年後，雙方得派代表和平商討修改條約。英國因在華通商受滿清政府種種限制，商業不能如其理想而發展，遂於美國未屆期修約之前，（望廈條約在一八四四年即道光二十四年簽字，修約明當在一八五六年即咸豐六年），引用中英虎門條約第八條：英國得享有最惠國待遇之規定，而要求於咸豐四年（距離南京條約正十二年）修約。當時辦理外交之大臣葉名琛不明實情，不知南京條約係政治條約，非通商條約，係無年期限制，不循外交途徑商討，對外國使者採取不理會之態度。及後外使態度轉趨強硬，清廷始允許變通三點：①伸理民夷爭案，②免上海欠稅，③停廣東茶捐。其餘一概不准。外使交涉遂無結果。

英美和平交涉修約既失敗，美國政府仍主張中立。當來華修約之美使伯駕（Dr. Peter Parker）在廣州事件時，手持美國國旗，隨同外軍入城後，美國總統給與訓令：表示此事遺憾，並着以後「不得預聞中英糾紛，或造成任何嚴重妨礙本國與中國間親善邦交之事」。註二十八。謂美國「除擴充合法貿易，及保護美僑之生命及財產外，並無其他目的。」着美使不可

存侵佔領土及獲取政治上權力之企圖。註二十九

英國決心作進一步修改條約。首相畢柏司登（Lord Palmerston）任命額爾金（Lord Elgin）爲特使來華交涉。

由亞羅（Arrow's War）事件起，交涉，戰爭持續兩年。其中外使入京換約，大沽事件，天津條約，清帝忽戰忽和之態度時變。總之，避免與外使直接交涉，不欲進一步參加國際生活。但時勢無論如何不能閉關自守。結果，卒演成聯軍入京，清廷被迫作城下之盟，締結北京條約。

第四章 清改府外交改制

第十三節 轉捩點前之清廷外交

第十四節 北京條約後朝野心理改變

第十五節 聯外交內政策之確定

此章述清政府於北京條約締結後，改變外交政策。北京條約之締結，使清政府決定聯外交內政策。由於聯外交政策之決定，遂有後期之外人參加戰爭。

此章首先敘述一八六〇年以前之清政府外交。在道光時代對外是採羈縻政策，對外國人交涉，故意推延時日，以求僥倖和平解決。至咸豐帝時，鑒於前朝外交之怯懦，實行強硬外交，以圖挽回國權。拒絕外人要求入廣州城之事，爲強硬外交之最大表現。時英政府內閣變更，對外政策和緩，遂獲片面勝利，咸豐一朝，外交舉棋不定，清帝昧於外情，疆吏缺乏外交及國際知識，加以君臣相疑，卒作城下之盟，造成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最堪遺憾的一段。

一八六〇年聯軍之役，外國堅船利砲，儘量施展。清廷以磁劣武備，大受其虧。一般開明士大夫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於節巨痛深之餘，知非仿效西法，不足以禦侮圖強。清皇族恭親王奕訢爲簽訂和約之負責人，飽受詞國無外交之痛苦，知以前規避外人之非，於是朝野改變對外心理。

清廷外方針改變，首表現於聯外安內政策。本來結好外人以攻太平軍之議，早萌於北京條約之前，不過實行在條約之後而已。一八六零年五月，何桂清，王有齡之奏稿有云：

「……爲今之計，惟有亟爲安撫外人，堅其和議，俯如所請。使知大皇帝逾格天恩，動其感激之心，絕其勾結之念，乘勢勸其助順剿賊，於南北軍務或可稍挽危機。……」註三十

恭親王奕訢主和之奏稿亦謂：

「……髮捻交乘，心腹之害也……故滅髮捻爲光……」註三十一
清廷君臣既有聯外安內之決心，故於北京條約之後，即從事實行聯結外人。

第五章 英美對華新策

第十六節 外人對太平軍反感

第十七節 美國合作政策

第十八節 武力干涉太平軍之動議

本章首先敘述外人對太平軍發生反感。北京條約之後，外人在華通商已改善，太平軍之存在，不特對外人商業無補，且阻礙長江商業之發展。同時，太平軍本身之腐敗，亦給予外人以不良觀感。認爲「如果滿清傾覆了之後，中國祇有入於混亂狀態，太平軍是不能統治中國的。」註三十三。經過太平軍佔領區的外人亦謂：「太平軍除了急需購買槍械，火藥，輪船以外，絕對沒有獎進商業的表現。」

北京條約之後，美國入駐北京之第一任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提倡合作政策，維持均勢，調和各國使臣間感情，中外關係之好轉，給予清政府極大助力，使能得有利環境，以聯絡外國，應付太平軍戰事。

一八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布魯士（Mr. Bruce）致英國羅斯公爵（Lord Russell）函云：

「叛黨之進展，妨礙英國在華貿易……我們永久的利益是在商業，而它的繁盛是基於社會的寧靜與秩序。同時我們從賠款得到的利益是稅關的收入，這是和前者相連的。如果商業入於太平軍之手，我們的利潤從何而來呢？」註三十三

美國駐華公使馮沙蘭（Humphreys Marshall）給美國政府的報告書亦云：

「本人認爲美國若爲其本身在華之利益計，必須扶助中國。與其坐視中國陷於普遍之無政府狀態，而終爲歐洲野心國家之犧牲品，不若助其維持秩序，並使其政府日漸充實與健全之爲得計也。」註三十四

由於形勢之需要，以武力干涉太平軍實刻不容緩。當時在華之外人有以私人資格參加戰事者，外國政府亦並不加以阻止，認爲合理之行動，如英首相柏墨司登（Lord Palmerston）云：

「如果滿清得戈登之助，壓平叛亂，不祇對於他們有利，而且給予通商國家極大便利。」註三十五

從此之後，太平軍軍事已漸處於處處受制之境矣。

第六章 太平軍外交策畧之棄取

第十九節 一八六零年後之軍事形勢

第二十節 長江下游用兵在外交上之得失

第二十一節 黃皖之外交獻策

第二十二節 聯外策之不售

此章說明太平軍用兵長江上下游，在外交上之決定性。太平軍既決定用兵長江下游，便與在上海之外國人作正面衝突。常勝軍得施用從中間切斷之戰畧，外交更陷入危境。此爲研究後期太平天國外交最重要之一段。

李秀成攻破清軍江南大營後，軍威復振。太平朝廷集議商討今後進取之策。洪仁玕主張先取長江上游，然後乘勝下取。洪氏以長蛇喻長江云：

湖北爲首，安省爲中，江南爲尾，謂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中既折，其尾雖生不久。惟忠王李秀成因圖蘇杭之富庶，忘上海之大計，註三十六，蘇杭既克，上海相距不遠，又屬餉源富庶之區，勢所必取。其間，黃鵬之外交獻策最值得注意。

黃鵬主張結好外人，暫不加兵上海。強調必須先以全力爭取長江上游取得建甌之勢，則上海和局亦成。又力主取漢口，與甯王通問，長驅北進。不主張募師於上海，其獻策中有云：

「今洋人特知自守，決不遽出一步。曾郭（即國字避諱改）藩之國安慶乃真心腹之大患耳。……我苟姑置（上海）不問，用兵尙（即上字避上帝諱改）游，一二年間，蕩滌腥穢，奠安區宇，削平僭偽……」註三十七

黃鵬之策不爲太平軍領袖採納，李秀成決進攻上海，不惜與外人武力衝突，太平軍外交悲劇遂不可避免。

第七章 太平軍進攻上海前外交

第廿三節 睦鄰外交

第廿四節 英法強硬答覆

第廿五節 戰爭前奏

由此章起以後皆敘述太平軍後期之外交。本章說明李秀成在進攻上海前，運用種種政策以交好上海之外人。無如時移勢易，外人對太平軍人結納，採不理會態度，於是太平軍漸走上處處受制之命運。

在太平軍進攻上海前，李秀成發出兩封重要書函；一是致上海英使，註三十八，約其與各國使臣來蘇州（時李秀成駐蘇州）會議。但各國使臣皆未有赴約，並覆以異常強硬之通告：不准太平軍行近距離上海二日路程之地區。一是致英國教士艾約瑟（Edkins），楊篤信（Row Griffiths）書，註三十九，請彼等赴蘇州遊玩聯誼。書辭誠懇。艾、楊氏果如約赴蘇。據說：此行十分滿意。註四十

本章後一節述李秀成，洪仁玕決意進攻上海，但仍不欲與外人正面衝突，遂發出公告，並以書函分致英美當局，請外人於太平軍經過時，在住宅門前懸掛黃旗，太平軍必盡力保護。又發出告示通告全軍：不准侵犯外人的生命財產，並加以保護。此時太平軍對外人極委曲聯絡之能事。

第八章 上海寧波之悲劇

第廿六節 太平軍進攻前之上海

第廿七節 上海之戰

第廿八節 太平軍進駐寧波

第廿九節 寧波交涉及退出

此章敘述太平軍任上海，寧波與外人交涉及衝突之情形，是太平軍正面受扼於外人的開始。

一八六〇年六月，李秀成破松江後，乘勝率大軍直趨滬濱，進駐徐家匯。以天主教堂爲總司令部，控制青浦，寶山，蕪店，南翔，對上海作大包圍，前鋒距離上海僅十八里。上海兵力單薄，民團不能戰，人無鬥志。上海道吳煦商於外人，英法領事願助守城。遂折洋行巡捕，並邀得天津之外兵赴援。

是役李秀成攻城，被開花砲擊退。事前約定爲內應之外人，亦失去聯絡。李秀成供狀云：

「大風大雨……後未進兵，後洋兵及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後，即加銀請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地。」註四十一

太平軍再度攻城，李秀成爲砲擊傷。

上海守城記云：

「……是爲落地開花砲入中國之始，凡瘡賊目等數百人，僞忠王傷焉……」註四十二

中興別記云：

「夷兵以開花砲圍擊上海賊壘，六發皆中，創及偽忠王李秀成

。』註四十三

皖水迎師記云：

「……六發皆中，偽忠王傷焉。」註四十四

小滄桑記云：

「七月初七日，聞偽忠王李秀成，在上海經夷砲擊傷，眼蹙而

退。」註四十五

Historic Shanghai 云：

「……忠王爲砲彈破片擊傷面部……」註四十六

李秀成遂被迫退兵，在退兵時曾致函各領事，提出嚴重警告；謂如再有同樣事發生，將停止境內一切外人貿易。

太平軍之入駐寧波，係經外人同意，據李秀成供狀謂由於在寧波之外人勸引攻城，太平軍並等待外人之貨物運離後，始行入城。註四十七。在入城前與外人有函件往來，太平軍答允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外人已在寧波之太平軍阻礙其商業，決加干涉遂因太平軍在寧波演習流彈射人相界之事，要求太平軍退出寧波。經迭次公函往來交涉，太平軍答應嚴辦發砲之兵士，但外人堅要太平軍拆去砲壘退出寧波。太平軍不允，外兵進攻寧波，太平軍不得已退出。

李秀成供狀云：

「波寧府前是洋人引誘而得，後清將用銀煮動洋兵心，攻我寧城。洋兵砲火利害，百發百中，攻打城牆，我軍不能立足，是以退守。」註四十八

此次外兵首次施展威力，爲幫助清人之張本。清廷既知外兵及其武器可用，遂竭力爭取外援。

第九章 清人爭取外國援助

第三十節 江浙士紳倡議借助外兵

第三十一節 清帝大吏對外援之見解

第三十二節 配合外兵作戰前之準備

此章述江浙士紳呈請清廷借助外援之緣起及其經過。清廷大吏最初對借用外兵尙持反對，後見形勢日急，卒贊成之。本章說明外人在此次戰爭中之地位，對後面幾章有重要關連。

一八六一年，冬，太平軍攻陷杭州，慕王譚紹洸率衆十萬攻松江，華爾（F. T. Ward）堅守，太平軍不能下，遂趨浦東，且夕迫上海，清防軍四五萬人分佈金山、嘉定、青浦。敵至，不約同潰，上海大震。英軍參贊巴夏禮（Harry S. Parker）知清軍不能守，有協助其守意。於是江浙紳士潘曾瑋、顧文彬等上呈薛煥，請借外兵守上海。薛煥轉奏清廷，大臣多以爲不可，但上海日危，潘曾瑋等入京見恭親王奕訢，請即定議。時奉賢、南匯、川沙、金山衛等皆陷，清廷始下諭云：

「所有借師助剿，即着薛煥會同前次呈請各士紳，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尅日辦理，但於剿賊有裨，朕必不爲遙制。其事後有必須酬勞之說，亦可酌量定議，以資聯絡。」註四十九

借用外兵，而且事後酬勞，是爲常勝軍設立之導源。

在借助外援中，清人創辦二事，關係配合外兵作戰甚大：一爲會防局之創立，一爲以輪船迎李鴻章軍隊到滬。會防局設立後，協助上海防守，並供給作戰上之各種需求。李軍到滬後，極力整頓自強，在東南獨樹一幟，吸引太★軍大部份兵力，配合常勝軍作戰，使李秀成疲於奔命。此二事之經過及影響，在本章內有詳細之敘述。

第十章 太平軍外交進展

第三十三節 公私聯誼及買賣

第三十四節 秘密爭取外人援助

第三十五節 用兵上海再失敗

此章敘述後期太平軍外交，爲蘇付清人之借助外援而竭力爭取外人接

濟。初由太平軍外交之公私聯誼，而秘密爭取外人援助，卒至上海再度失敗，此後太平天國外交漸趨於日暮窮途之境。

太平軍對入境之外人甚為優待，送贈禮物及請宴等，惟每逢外國人請太平軍領袖赴宴則推辭，據謂大朝禮法甚嚴，官將不能輕出。上海英領事館館員富禮賜(R. T. Farhead)遊天京時，和太平軍領袖酬酢甚密。李秀成會贈以太平天國聖錢，銀錢及青錢等。富氏亦還贈以洋酒六瓶。洪仁玕亦會以聖書贈與富氏，天王洪秀全且親筆硃書黃綱賜之。註五十

外商常往來于太平軍地區作貿易，其販賣之物品有米糧，縐紗，洋酒，鐘錶，並大風琴亦有出售。註五十一

太平軍對協助其作戰之外國人待遇甚優。如白齊文(一作白齊文)(H. B. Brageline)之投李秀成，其部下常酌酒滋事，不聽號令，私自離營。太平軍皆聽之，李秀成覆戈登書有云：「……從前白齊文等來此相依，數月之間，賓禮款待，尚未立有功績，已經用銀五萬……」註五十二又「屢索鉅款，而每歸輒帶勒蘭地數百箱，終以酗酒敗事」。註五十三

戈登(G. G. Gordon)助清與太平軍作戰，但常與太平軍通訊及作軍火之運官。註五十四，此時太平軍正採用種種方法，以獲取外人接濟及援助，如招致印度兵作戰，給予外人銀款至香港，上海，採購輪船船砲，秘密偷運返防等，皆是證明太平軍努力爭取外援。註五十五

太平軍後期外交最大努力，同時亦得到最嚴重失敗者，實為第二次之進攻上海。

一八六二年，春，李鴻章率軍至上海後，與常勝軍四出攻剿，時李秀成駐蘇州，以大軍攻克嘉定，青浦，欲乘勝直下上海。分兵趨泗涇，及廣富林，對上海作鉗形攻勢。進攻前，致書上海領事謂：「倘各國能捨棄滿清，捐其前誦而協助王師，則功成之後，非特許各國通商，亦特許其滿載絲茶而去。」註五十六，又分函致上海，松江之外人及守軍，勸其棄清相助，極外交宣傳之能事。

上海，松江之役，太平軍與外洋武器作殊死戰，在松江：「華爾虛界

洋槍，洋炮列城上轟擊，兩晝夜不絕聲。」註五十七，上海之中外官兵，拚力作戰。常勝軍新成立，奮勇向前，太平軍不能佔優勢。天王洪秀全又屢忌李秀成，急召其返救天京之圍。秀成馳返天京，其部下勇將譚紹洸仍奮勇作戰，但卒不敵外洋炮火與淮軍之衆，遂有四江口之慘敗。紹洸走崑山，憤慨言曰：「清將固無恥，然太平軍未嘗啓釁於外人，何外兵之處處扼吾耶。」註五十八

虹橋之捷，為李鴻章東征第一大捷。此後太平軍在東南軍勢一落千丈，外交亦陷於絕境。

第十一章 清人募用外兵之結果

第三十六節 立功異國之外國

第三十七節 外兵腐化之過程

第三十八節 清軍之自強

此章從効力清廷之外將華爾，白齊文，戈登等之投効經過述起，繼以常勝軍之腐敗，而以李鴻章淮軍之自強，為外兵援清之成果。

本章首述華爾開始立功，在松江操練洋槍隊，以至常勝軍之成立及遞嬗，奧倫之混沌，白齊文之反覆，戈登之進身，常勝軍之立功經過，以及其他効力清廷之將官在華之實況。

外兵中不良份子之腐化，已積漸使然。如常勝軍之非法搶掠，私捕人民，兵頭任意在貨倉取物，甚至強索民間幼婦，統領官惟利是視，開支公款、濫報賬目，如白齊文之掠取餉銀，毆辱清吏，至會防局吏公開索賄，皆不以公事為重。註五十九，無怪李秀成謂：「洋兵把守城門，凡清朝官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計爾官兵職大小，亂打不饒。」註六十

李鴻章之用常勝軍亦有其苦衷

「常勝軍弁勇戰守，實未可靠，所恃者：英人借給戈登開花大小炮位甚多，軍火雜械，時肯濟助，臣故與之曲意聯絡，冀為我用，以

助中國兵力所不逮。」(六十一)

李鴻章知常勝軍之不可用，故一方面積極自強，訓練新軍，一方面控制常勝軍，准減不准增，俟機將之裁撤。首見於裁撤會防局。至常州之役，常勝軍已轟破城牆而不能爬進，已表現出強弩之末。李鴻章遂乘機將之遣散。而已夏禮、赫德等尙欲挾常勝軍以逞其特殊勢力，惹起戈登反對。但經李鴻章、丁日昌等之努力，卒全部遣散。註六十二

常勝軍解散後，李鴻章得其遺留之砲械，又留雇一部份外國教練，協助其新興之淮軍，予太平軍以最後之打擊。

第十二章 太平軍外交末運

第三十九節 太平軍最後努力

第四十節 清人封鎖太平軍接濟

第四十一節 日暮途遠之太平軍外交

此章爲全書之總結。太平軍失利於東南，天京合圍已成，李秀成徘徊於丹陽常川間，外交已無能爲力矣。

本章首述太平軍以最大努力爭取外國炮械船藥之接濟。侍王李世賢聯絡廈門之英領事，從閩南，漳南一帶向香港，澳門，上海購運物資接濟品，以外人押運，一次竟有載運洋砲五尊，洋槍六百三十桿，洋硝五包，火藥三桶，嗎鐵二箱，剗刀二十把之多。但卒爲清軍搜獲。註六十三

清軍知太平軍有從外人買入槍炮之事，遂聯合外人，在海陸各處封鎖，嚴密巡緝。清廷諭旨云：「至外人接濟金陵賊糧各情，着會國藩一面飭知附近金陵一帶水陸嚴防，一面由總理衙門設法曉諭阻止。」註六十四。又在港，澳，廈門一帶海面巡查截擊接濟太平軍之船隻。

天京既陷，幼主失踪，洪仁玕，李秀成等皆散失。侍王李世賢獨孤軍趨贛閩，轉戰至漳州，與廈門之外人時有來往。太平天國十四年十月一日，尙致書廈門各國領事，註六十五邀外國商人至漳城營業，並欲共謀再圖大舉。書中申述其革命之宗旨，希望外國給予助力。無如時移勢易，太平

軍之外交已臨日暮途遠之境矣。

白齊文在海外，聞李世賢在漳州，有衆二十萬，遂購備軍械，約同外國人格玲(李鴻章奏稿作英國人，太平天國野史作印度人)往投，至廈門海面，爲清軍會同駐廈外軍緝獲，解上海訊辦，至浙境，溺之，以覆舟聞。註六十六。

太平天國之外交，正如其革命，將一切遺留於後代，以待未來之志士努力矣。

三、結論

研究太平天國外交史之結果，可得結論，分述如下：

(A) 太平天國方面，在金陵初開國時，一種戰勝者氣概，頗有傲視一切之心理，對外國使者訪問，絕不重視。太平軍領袖且有以天朝自居，視外人爲藩屬之氣概。由於領袖們國際常識及外交知識之缺乏，不能採用平等之交際以應付外使，更不能把握時機以取得國際上之好感，以作進一步之爭取外力援助。但太平軍對外人友好態度，及初期軍隊精神及軍紀之良好，確給予外國人士好評，故能維持最初一二年間之中立。

至一八六零年，北京條約締結之後，太平軍已漸知外國人在此次戰爭中之重要，遂圖聯絡交好於外人，無如時勢轉變，外人爲實現北京條約以發展在華商業，已決定協助清軍平亂。雖太平軍曲意結好，亦不能改變已定政策。尤其是太平軍決定在長江下游用兵，徒戀東南之富庶，不惜與外人正面衝突，暴師上海城下，膠着大部份兵力，而忘爭取上游之大計，使會國藩能從容經營安慶，戈登能實現從橫而截斷東南太平軍與天京聯絡之計劃，此太平軍外交失策，亦是天朝之致命傷。

(B) 清政府方面 從太平軍起事至江南大營之第二次陷落，清廷始終對活躍之太平軍無法控制。在此幾年間，因修約問題而起之戰事有：咸豐六年之亞羅事件(Arrow War)，咸豐八年的天津之役，咸豐九年的大沽之役，清廷的在外憂內患交迫之下支持。至江南大營第二次被李秀成攻

陷，中央軍隊——綠營，整個崩潰，宣佈不能再戰。在國脈危如髮卵當中，竟來一個大轉變——北京條約的訂立。致北京條約之締結，除當時外艦威脅都門之外，其中有幾個重要原因：（一）由於連年內患所引起的經濟破產。當時桂良，花沙納上奏清廷，力言不能再戰之理由有：（A）「直隸庫儲細，運道各庫，皆皆空。」（B）「火藥有限，砲械無存。」（C）「因匪未盡，徵調服難，軍餉不易。」（D）「兩軍嗷嗷待哺，無從籌餉。」（註六十七）。（二）欲與外國和好，借外援以剿滅太平軍。」江南大剿軍事紀略謂何桂清於十年請借外援，言外人要求訂約五十餘條，而以助攻太平軍為交換條件。」（註六十八）清廷又為應付外人售賣他火與太平軍，故中英條約第十七條內載：「如非通商口岸，外國輪船私往買賣，即將船隻入官。」蓋當時局勢使清廷不能不求助於外力，於是北京條約之後，太平軍之外交日趨困境以至於亡。

（C）外國政府方面 南京條約締結之後，通商仍受種種限制，外人在各地來往貿易遭受許多障礙，與海廷交涉改善未獲結果，遂對新興之太平表示好感，頗希望其代替頑固之滿清，期望其成功後，能改善中外通商關係，故初期守中立。但不久太平軍在宗教及通商兩方面皆使彼等失望，宗教則宣傳渾雜不明之教義，破壞天主教聖像等，通商亦未如期，遂轉向政府積極交涉修約。北京條約締結之後，太平軍之存在不特無益而且有害，原因是在作戰時期，上海，寧波，長江流域及東南商業無法推行，貿易一落千丈，如在一八六二年，上海絲的出口減少到一萬四千包。註六十九。如太平軍成功，則條約上之通商權利更無法實現，為維護權益，祇有以武力助清消滅太平軍之一途，於是太平天國後期外交之失敗，實非人力所能挽回矣。

最後，引一個外國人批評太平天國初期外交之言論作結：

「在事起的初期，西方勢力對此探何種態度呢？有些外人對他表示好感，基督新教徒見到那似乎是基督教的外貌，便以為可以打開中國宣傳福音的門戶了。有些商人和官吏却是立於中立的地位。假如當

時天國的領袖們願意的話，他們是可以得到外助的，如開放佔領地與外人通商，找尋外交關係，獲取西方技術和軍事的援助，和鼓勵教士東來。這樣，大可以得到歐美人士團體和一些政府的援助的。外人是極不滿意滿清政府，故由中立態度而變為積極支持，是一件不難實現的事。這種西方力量的支持，或不足以立刻推翻清政府，給太平天國以統治權，但無論如何，是可以使天國保持南方沿海數省，和楊子江下流的地域，使有時間來控制這帝國。」七十

註一：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序：「最近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又多成爲一種理論的解釋，內容毫無故實，跡有近於宣傳。」

註二：朱謙之：太平天國史料及其研究方法：「在這樣貧乏的史料基礎上，試問怎樣能够建立科學的解釋，結果，還不是遷就事實，未完全他們空洞的理論。」載現代史學五卷一期

註三：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頁十六，「凡墨守先天的結論，而後一求事實的證明者，全是非科學，甚至反科學的做法。」

註四：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卷六，頁二二二，周天爵致鄂督函。

註五：汪士鐸：乙丙日記，卷一，記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太平軍入金陵城事。

註六：Lin Le-Ti Ping Tien Kwok, Page 414
Admiral Sir James Hope Report

註七：張香嘯：太平天國革命史，頁一九四，引英教士洛勃斯克致香港日俄函。

註八：W. H. Medhurst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廿六日，訪問太平軍後的上海通訊。

註九：Arthur Judson Brown: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註十：Lin Le-Ti Ping Tien Kwok, Page 70.

Rev. Griffith Johns report.

註十一：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五十九。

註十二：逸經，第七期，美國政府藍皮書之太平天國史料。喬治漢

亨上克拉蒲登伯爵第六函。曹鑿居譯，簡又文校訂，蕭一山

藏本。

註十三：同上註。

註十四：Meadows report

註十五：同上註。

註十六：喬治漢亨上克拉蒲登伯爵第五函。

註十七：同上，第六函之附件六。

註十八：大風，九十期，簡又文：太平軍之真象。法國公使天京訪問

記，軼名通訊，載華北先驅週報，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廿四日

，第一七八號。

註十九：同上註。

註二十：同上註。

註廿一：同上註。

註廿二：同上註。

註廿三：同上註。

註廿四：同上註。

註廿五：義公使長江遊記，載華北先驅週報，一八五四年六月十日。

第二號。

註廿六：美公使麥克蘭 McLane 東京訪問之報告，據謂太平軍覆函

「語氣及體裁均極怪異」。

註廿七：大風：九十二期，簡又文：太平軍之真象，別治文通訊，載

華北先驅週報，一八五四年七月廿二日。

註廿八：Jahb Po ter;americansDiplomacyin the Orient,Page 27

註廿九：Foreign Policy Page 65

註三十：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十二，頁十四，一八六〇年

六月二十六日，（咸豐十年五月初八日）兩江總督何桂清，署浙

江巡王撫育齡奏稿。

註卅一：前書，卷七十一，頁十七，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咸豐十

年二月初三日）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侍

郎文祥奏稿。

91

註卅二：C.G.Gordon Events In The Taeping Retellion Page

註卅三：Lin Le Ti Ping Tien Kwok Page 389

註卅四：Dennett Americans InThe Eystem Asia Page 115

註卅五：C.G.Gordon Events In The Taeping Retellion Pa

ge 91

註卅六：逸經，二十期，胡友錄：于王洪仁瑋親筆供詞。

註卅七：太平天國文書，宮博物院影印本。陳其元：康開齋筆記。

註卅八：李圭：金陵兵事彙畧，卷三，頁十八。

註卅九：國聞週報，四十一期，蕭一山：李秀成覆兵英國教士艾約瑟，

楊篤信書並跋。

註四十：蕭一山跋「李秀成覆英國教士艾約瑟，楊篤信書」中引：太平

叛黨誌，頁二四九。

註四十一：李秀成供狀。

註四十二：馮桂芬：顯志堂稿上海守城記。

註四十三：李瀛：中興別記卷四十九，頁二。

註四十四：馮桂芬：皖水迎師記。

註四十五：姚鐵梅：小滄桑記卷上，頁十二。

註四十六：C.A.Montalto de Jesrio Historie Shargha P109.

註四十七：李秀成供狀。

註四十八：李秀成供狀。

註四十九：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頁二。

- 註五十：據簡又文：太平天國雜誌，經世第一卷，第七期，第八期非字，太平天國新史料。
- 註五十一：據經世非字太平天國新史料五、六、七、八各期。
- 註五十二：經世，第一卷，第二期，蕭一山：李秀成譚紹洸覆大英會帶常勝軍戈登書并跋。
- 註五十三：Lin Lay Ti Ping Tion Kwop. XXII
- 註五十四：詳見李秀成，譚紹洸覆戈登書。
- 註五十五：據容闈，西學東漸記，左文襄公奏疏初編。
- 註五十六：上海市通志前期刊，第一年，第一期。
- 註五十七：馮桂芬：顯志堂稿，卷四，頁二十四。
- 註五十八：凌善清編：太平天國野史，帶紹洸傳。
- 註五十九：國聞週報：十四卷，十九至二十二期，戈登文書。
- 註六十：李秀成供狀。
- 註六十一：李文忠公奏稿駁西兵片。
- 註六十二：李文忠公奏稿，遣散常勝軍摺，東華續錄，同治朝。
- 註六十三：左文襄公奏疏初編。
- 註六十四：東華續錄，論軍機大臣等。
- 註六十五：羅邕：太平天國詩文鈔。
- 註六十六：據求闕齋弟子記，李文忠公奏稿，謂白齊文因大風覆舟斃在於水，太平天國野史，謂清吏溺之，C. A. Montalto 在 Hatoric Shanghai 謂在寧波附近村落，發現白齊之屍體，身上滿佈傷痕，頭上有一致命傷，顯係生前被人擊斃者。
- 註六十七：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二十七，頁一，桂良，花沙納奏稿。
- 註六十八：簡又文：金田之遊及其他，頁二一九。
- 註六十九：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Page: 123.
- 註七十：Kenneth Scott Latimer: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Chapter XVII The Tai Ping Rebellion, The Weakness and Failure of the Rebellion.

西沙羣島為我國原有領土之確證

王一璋

西沙羣島，位於南中國海之西北要衝，為海南島之衛星島嶼，在國防上殊為重要。羣島中，多有島嶼及磷酸石存在；附近淺海，豐產魚類蝦蟹

大蟹玳瑁等，其經濟價值甚巨。因南中國海每年有颶風發生，航行易遭危險，羣島為來往南洋航路多經之線，若有氣象觀測，及塔燈設備，對航行實為有利，故為航海者所注重。又因羣島可為海空軍補給站，足以制南中國海北境各地，曾為野心國家所竊據。戰後我國已於卅五年十一月將該羣島完全收復；駐守管理，但法國於我接收後曾又竊據西部之巴特爾島 (Pattie

)，並聲稱非侵佔我之領土。正在交涉中，爰致據事實，舉出証據，以明主權之屬我。分說如下：

一、關於土地領有方面

一、以羣島地理與海南島關係為證，西沙羣島去榆林港百四十哩，去安南約三百公里（即一六二哩強），距離以我為近。查羣島之地勢，為海南島之延長；蓋由甯州半島經海南島及西沙羣島，而成為向東南灣曲之一

大脈。故羣島爲珊瑚島，海南島南之三亞附近，亦有珊瑚島。是西沙羣島之水而水底，與海南島均有相當關係。

羣島與海南島之緯度，雖相差有數度；而年平均溫西沙南爲 26°C ，海南爲 25°C ，因海水調劑關係，彼此氣溫可謂相同。西沙全年雨量由 1000 至 1500 耗，與海南相差無幾。風系則西沙與海南，皆在東北及西南季節風支配之下。而安南沿岸之風力風向，多不相同。

因其地勢氣候距離等，與海南均有密切關係，故在古代已有海南人捕魚棲息移殖其間，而爲我原有領土，并非無主之地。海南人自古至今，繼續經營，並無間斷，中外共知。如一九三九年，台灣總督出版之報告書有云：海南島的漁船，每年往返兩次，春初來則夏初去，秋末來則冬末去，春季多捕海龜，秋季均捉蚌蛤。至安南人民之於西沙羣島則如何？據一九三一年法國船長石克斯Olivier A. Saix之論文云：時至今日，安南與西沙羣島，可謂已一無關係。沿岸漁人或船主，無人前往，且已不知有此羣島（見胡煥庸譯法人謀佔西沙羣島）。既云安南與西沙一無關係，法兵何爲來佔據巴特爾島？

二、以中法越南續議界務專條爲証 按一八八七年中法越南續議界務第三款所載：廣東界務，現經兩國勘界大臣勘定。邊界之外，芒街以東，及東北一帶，所有商議未定之處，均歸中國管轄。至於海中各島，照兩國勘界大臣所畫紅綫向南接畫，此綫正過茶古社東邊山頭（茶古社漢文名萬注在芒街以南竹山西南），即以該綫爲界，該綫以東，海中各島歸中國，該綫以西，海中九頭山（越名倍多）及各小島歸越南。依條文及其註解申說：廣東與越南交界之處，係以芒街爲起點，約在北緯廿一度餘，東經一百零八度左右（有以竹山爲起點實誤），越南海岸，且在芒街迤西。由芒街向南經茶古社直下之海中界綫，西沙羣島在該綫之東甚遠，並未劃歸越南界內，其主權屬於中國，至爲明顯。

二、關於主權行使方面

一地之領有而不加以管理，其主權自趨微弱。但西沙羣島自瓊崖漁民移殖後，在清末已依近代國際慣例，實行主權加強之處理。直到近年，我國常有種種設施。列証如下：

一、以清末官員查勘爲証 前清光緒三十三年，粵督張人駿，曾派補用道王秉恩率文武官員多人，於查勘東沙後，即至西沙羣島履勘，樹立國旗而歸。有查勘西沙羣島小紀報告。宣統元年，又派水師提督李巡，率乘伏波琛航兩艦自榆林港出發，歷十四島，各爲勒石命名，升旗鳴砲，公佈中外，曾耗國幣四十餘萬兩。有巡海記事一冊，及測繪之圖。假使此羣島主權不屬我國，何以當時並未聞有抗議？

二、以粵督派員調查準備開闢爲証 宣統元年，粵督張人駿建議開闢西沙羣島。遣員調查，取其所產之鳥糞與珊瑚狀肥料，及東沙島之磷礦，（同陳列於南京南洋勸業會，見地學雜誌第八卷八至九期）。此爲中國當清季已在該處行使主權之明証。

三、以我國商人承辦羣島鳥糞磷礦爲証 查民初商人承辦西沙羣島鳥糞，經廣東當局批准者，先後已達五次。第一次民十年十二月六日，第二次十二年四月七日，均由省署批准何瑞年承辦。第三次十二年十一月由股汝驥之墾牧公司從事墾植。第四次二十年四月三日，由西沙羣島鳥糞與磷礦國產田料公司嚴景枝承辦。第五次廿一年三月一日，由中國國產田料公司蘇子江承辦。均有案卷可攷。

四、以我國人員前往該羣島調查，接收及考察爲証 民十二年，何瑞年等呈准粵省署恢復西沙礦權。至十七年，以瓊崖人士攻訐甚力，由粵省府核明將該島磷礦撥歸中山大學保管，以爲製造肥料之用。中大接管後，旋會同南區特後公署組織西沙羣島調查委員會，以沈鵬飛爲主席，乘海瑞艦前往調查。事後會編調查西沙羣島報告書，及西沙羣島成案彙編，報告該羣島情形甚爲詳實。以後民國廿六年六月，政府建築觀察台及燈塔，派巡艦前往巡察。

抗戰勝利後，日本投降，失地收復，於民國卅五年冬，我中央將西南

羣島劃歸廣東省政府管轄，並派粵省政府委員譚次尹為接收西沙羣島專員，會同海軍艦隊指揮官姚汝率領永興建中兩艦前往接收於十一月廿八日完成進駐接收西沙羣島任務，並鑿立「固我南疆」接收紀念碑於林島（現改永興島）並派兵留駐各島保衛建立燈塔電台報告氣象為世界海洋航行而服務。

卅六年粵省府復派王光璋等偕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及中山大學等代表專家及吳奇偉等乘中基等艦前往考察，並在石島等處發現開元皇宋天元洪武永樂通寶等古錢，均有紀錄在致。

三、關於法方及第三國人之言論與請求者

一、以法國西貢海軍司令各覆日人之言詞為証 一切主權之成立，必先得國內人民之肯定，及各國政府之承認。法國近認西沙羣島為屬領，不但國際並無承認，即一九二〇年法國派守西貢海軍司令亦加否認。試觀法國一九三一年出版之地理雜誌，所載石克斯船長之論文（胡煥唐氏譯）有云：數年以前，林島及離羅說諸島，積有磷礦酸甚富，嗣為日本南興實業公司所探悉，乃於一九二〇年九月廿日，向西貢海軍司令函詢：西沙羣島是否為法國領地？法海軍司令答復謂：海軍檔案中，並無關於西沙羣島之材料。惟就個人所知，雖無案卷可稽，可敢負責担保西沙羣島並不屬於法國。日人接此答復後，大為滿意。據此復答，是在一九二〇年，正當第一次大戰後，法國為戰勝國，視屬地如掌珠，西沙羣島若真為安南領土，豈有日人担保不屬法國之理？至民國廿七年，法人通告英國佔領西沙，其理由亦祇以日本佔領海南島，對安南有威脅，故基於軍署上而為之佔領。其非主權所屬，更為顯然。

二、以安南觀象台台長法人物魯遜等之建議為証，民十九年四月間，香港召集遠東觀象台會議，安南觀象台台長法人物魯遜 E. Bruzon 及上海徐家滙觀象台主任法人勞績勤 L. Froc 亦參與該會。曾共同向我國代表建

議：在西沙羣島建設觀象台。該羣島主權若屬法國安南，可自由行使，何必向中國建議？

三、以宣統元年各國請求建設燈塔為証，因西沙羣島附近多暗礁，航行極多危險。宣統元年，關於西沙建設燈塔，以保航行安全一案，成為國際問題。嗣經海關轉據關係國之請求，呈請我國政府建設燈塔。是可證明國際間早已承認西沙羣島為我國領土。

四、關於歷史古物之發見者

一、以宋元人之發現千里長沙萬里石塘為証，自漢伏波將軍親征交趾，緣海而進，對南海諸島，早已得諸見聞，晉法顯由印度東歸，路經南海（竹可楨氏依季節風証明），亦已親歷諸島。宋元之際，南洋交通日繁，西沙羣島適當航路要衝，或為市舶停留，或為軍艦登陸，多有記載可考。南宋趙汝適諸蕃志海南條云：

貞元五年，以瓊為督府，今因之。至吉陽乃海之極，亡復陸塗，外有洲曰鳥里，曰蘇吉浪，南對占城，西望真臘，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床，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航來往，情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為謹，毫厘之差，生死繫焉。

按鳥里蘇吉浪二洲之方位，其西兩陸地為古城真臘，東則海洋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床，並非大陸形狀，而為海中沙洲島嶼，既以與陸地北之古城及其南之真臘對舉，則千里長沙為西沙羣島，萬里石床為南沙羣島（即西沙羣島），可無疑義。趙雷之作，當身為福建路市舶司時。四庫提要謂其得諸見聞，親為詢訪。李調元跋謂趙蓋從目視之餘，得其名狀，不徒作紙上談。僅此一條數十字，已將西沙羣島之自然環境，及交通狀況，描寫盡致！非詢諸身歷其地者，安能有此？是則宋人已發見西沙羣島，並有帆船指南針航行來往矣。

此後自元迄清，親到其地並有記載而稱為萬里石塘者。如元至正間、汪大淵嘗附賈舶浮海越數十國，記其所見聞成島夷志畧，對萬里石塘解釋頗

詳·其崑崙條云：「謠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按七洲今Paracel Reefs 崑崙今Palo Condore，為當時海船所必經之畏途，可為元人發見西沙羣島之證明，又清嘉慶間，有謝清高隨洋商船周歷海國餘年，以致雙目失明，將其所得，口授於楊炳南為「海錄」。亦以西沙羣島為七洲；並謂七洲浮於海面，順東北風約四五日，便過越南會安頓化界。此皆身到目觀，筆之於書，比大南一統志所載：一八一六年，安南王派人到過該處為早，是西沙羣島主權之屬我，不容法人置喙也。

二、以鄭和七下西洋親歷其地為証。中國近世對南洋交通，皆用帆船航行，常順風勢來往，必須經過西沙羣島。元至元間，史弼等南征爪哇，經過固不待言。明初鄭和七次下西洋，每次來往，對西沙羣島亦勢所必經。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為費信馬歡兩人隨使紀行之書，費書對第二次紀行有云：

永樂七年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到福建長樂太平港。

十二月自福建五虎門開洋，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

又馬國占城國條亦云：

其國在廣東海南大海之南，自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五虎門開船，往西南行，好風十日可到。

按費書，由蘇南沿岸而行至閩北，亦需一月之久。由五虎門至占城，比蘇開之間，遠約數倍，順風十日可達，則其不沿交廣海岸以行，而必順東北風，經西沙羣島，可想而知。馬書對其船行之方向，則云往西南行，亦可証其經過西沙羣島也。又黃省會更據據費馬二書，著有西洋朝貢典錄，其紀占城一條有云：南澳又四十更至獨緒之山。原註：六十里為一更。即由南澳至該山之距離，為二千四百里，約合六百餘哩，正當西沙羣島之地位。依三書記載，皆可証明鄭和親歷其地，鄭氏奉命七征，遠在西洋大國，皆畏威入貢，追近瓊崖之西沙羣島，當隸屬版圖。

三、以永樂通寶等古錢在西沙羣島發現為証。西沙羣島由南宋人發現，鄭和親征，隸屬中國版圖，已如上述。抑近年在該處出土，有永樂通寶

，及王莽古錢等，尤足以資証明。第二次戰前，馬廷英氏接到日人送來西沙羣島掘出之古錢及報告，即發表論文云：

民國九年，日本漁夫發見：在西沙羣島水中珊瑚礁上，包藏極多古錢。大部被珊瑚礁蓋住，他們用爆藥發掘出來一些。其中最少最古的是王莽錢，最新最多的為永樂通寶。按永樂通寶初鑄，為明成祖永樂六年（一四〇八）與永樂九年（一四一二）。假定此錢鑄於永樂末年（一四二二），已經過了五百多年的時光，據看錢的形樣，并沒有人手磨滅的形跡，可見此錢的沈沒，當在明成祖永樂年間，或稍後，算起來不能後於五百年前。

因此項古錢，是在珊瑚礁下，約五英尺深處發現；馬氏結論，以珊瑚礁之構成，其需要之時間，每一英尺為一百年。據此推算古錢之至西沙羣島，當在明初時期。究為何人帶到該處？據明史鄭和傳：永樂宣德間，和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餘人，多齎金帛，載大船數十艘，自福建五虎門提帆達占城，以次遍歷諸島。查永樂通寶，在西沙羣島發現甚多，似非一般人販得携帶；今傳云：和多齎金帛則為鄭使齎來者無疑；或因停留時久，以致落在此間。

我國領有南沙羣島之根據

王光璣

一、歷代統屬南沙羣島之考證

我國海洋交通，發端甚早。當魏晉之際，閩粵錫蘭間，已有巨舶往來，故法顯由獅子國歸來，不循中亞陸路，而由南中國海北返。查南中國海之航路，船行若由南而北，當西南季風盛行時，必經過南沙羣島之西，至東北季風時，則船行經過南沙羣島之東，在現代猶見其然，古代實少例外。南沙羣島之發見，當爲魏晉商人僧徒，來往南洋羣島，經過南中國海之時。此後中國與南洋羣島之關係日繁。宋史外國傳稱，勃泥前代末嘗朝貢，太平興國二年，遣使奉表。按勃泥即婆羅洲，是時旣奉表稱藩，則其西北之南沙羣島，其宗主權，自爲我有。南宋市舶，來往頻繁，目睹耳聞，較爲親切，常稱南沙羣島爲萬里石塘。（見趙汝适諸藩志海南條）元至元間，使亦黑迷失至李羅國，又派史弼等南征爪哇，其隨員征軍，亦曾登陸南沙羣島。明初鄭和七下西洋，一出而威行三佛齊，波羅國王且身自入貢，其附近之南沙羣島，隸我版圖，當無疑問。又攷在南沙羣島東境之蘇祿，於明永樂十五年，國王率其家屬來朝。至乾隆五年，蘇祿國王送回內地遭風商船，並爲朝貢。依此可見南沙羣島，是時爲我領有，內地商船，常有來往，即遇颶風，其藩屬就近援救之概畧也。

二、依南中國海名稱可推究南沙羣島之屬我

中國固有文化，由北而南，由陸而海。自有海洋交通，中國民族，已向南方海洋發展，其中重要島嶼，幾無不有中國人之足跡。故自閩粵以至馬來羣島之海洋，名爲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 簡稱南海）海既名爲中國，則其中島嶼，多爲中國島嶼，可想而知。是位於南中國海中間之南沙羣島，爲中國原有領土，誰亦不能加以否認。所以當南中國海沿岸各地爲中國藩屬時，固無人據爲己有，即近世西力東漸，西葡等國，侵及

南洋羣島，亦並未加以佔領。乃近年日法等國，因見其軍事形勢之優越，及海產鳥糞之豐富，先後強行佔領，並經我政府提出理由反對。及第二次戰後，中樞派艦前往接收，留兵駐守，實行開發，通告中外。

三、居住南沙羣島者爲海南漁民

南沙羣島屬於我國，已千數百年。向歸瓊崖管理，所以羣島上住有海南人從事漁業。每年春季用帆船載食物前往，及秋季則滿載漁產海參貝肉龜肉龜蛋及其他海產而歸。但非完全離開，乃係輪流性質，若干人乘船回去，若干人仍留居島上，建築茅屋神廟（如孤魂廟之類），鑿井飲用，並灌溉所種之穀類蔬菜，又種植椰樹木瓜香蕉菠蘿等物。日間往近海撈捕魚類，深夜則出海岸捉龜，日夜操勞，生活殊爲艱苦。據法人記載：當一九三三年，法艦前往之時，九島之中，惟有華人（即海南人）居住，華人以外，並無其他國人。當時西南島上，計有居民七人，中有孩童二人，帝都島上，計有居民五人，斯拍拉島上，計有居民四人，較一九三零年且增一人，羅灣島上，有華人所留之神座茅屋水井等，伊都阿巴島雖不見人跡，而發見中國字碑，大意謂運糧至此，覓不見人，因留藏於鐵皮之下。其他各島，亦到處可見漁人居住之遺跡（見 *Le Monde*；*Coloniale Illustré* Sept 1933 *Vivaille*；*Les Iles Des mers de chine*）又據 *China Sea Pilot* Vol. I I 1933 一書中所載：海南每歲有小船駛往島上，携米糧及其他必需品，與漁民交換參貝。North Danger 島，亦常爲海南人所蔽止，捕取海參及貝殼等物。依此而言，南沙羣島爲我國人所居住，中外皆知，是該羣島並非無人荒地，實爲我最南領土，其理甚明。

四、我國領有南沙羣島可爲緩衝地帶

南沙羣島主權在我已如上述，而由中國管領，所裨於世界者尤多，中國

現時，尚為農業化之國家，中國人民，為愛好和平之民族，在若干年內，中國不但無侵佔他人之土地，即自己之土地，亦恐為他人侵佔，故常兢兢業業，為法是守，以斯和平守法之精神，處於形勢錯綜複雜之南洋，其領有南沙羣島，不啻在海上構成一緩衝地帶，在國際貢獻甚大。因為南沙羣島，位於菲律賓羣島與安南之間，亦即英美法等國家，在南中國海之爭奪地點。若此地為法國攫取，建築水上飛機場，停泊潛水艇，與西貢羣島東西呼應，可獲得南中國海之制海權；由新加坡至香港之航線，可橫被切斷，而引起英法勢力之衝突。對於美國太平洋上之霸權，及菲律賓之安全，亦能予以威脅。若為英國佔領，則南與北婆羅洲，北與香港聯成一線，作包圍菲律賓之形勢，美在南 *avile* 之基地，自感不安。下部安島，更易遭遇危險，至為菲律賓佔有，與巴拉望島 (*Palawan*) 連在一起，英法均

為不利。惟有中國統治，可以緩和英法美等國之形勢，而使南中國海不易引起爭端。

五、我國對南沙羣島主權之行使

南沙羣島原為我國最南領土，當歐美人未至南洋以前，中國在東方實際上，殆常有唯我獨尊之形勢該羣島主權之屬我，尚無積極表示之必要。及列強勢力東漸，國際情形改變，領土觀念，與前此不同，我國對此疆土，不得不依現代國際條例處理。一八八三年，德國政府派員測量該羣島，經中國政府嚴重抗議而罷。是我國在南沙羣島行使主權之充分表示，亦即通告各國當運重在南沙羣島之主權，一九三二年，西南政委會對華南三年建設計劃，亦規定開發南沙羣島辦法。是又有實施統治權之表示，更為我國領土之明証。

西南沙羣島概況

李慶霖

(一) 西沙羣島

甲·地理環境

(一) 位置——西沙羣島乃一羣珊瑚礁等結成之低島，共有大小島嶼與沙洲二十餘個，全體島嶼沙洲位於北緯十五度四十六分至十七度五分東徑一百一十度十四分至一百一十二度四十五分，距海南島榆林港之東南約一百四十五里，羣島羅列海面約二百方里，約可分為東西兩羣，相距約四十餘里。

地勢——西沙羣島之地勢為海南島之延長，諸島多係珊瑚虫骨骼所構成，自海面隆起，多成環狀或橢圓形，高出海面由數尺至數十尺不等，島面較平坦，但外周則稍高，中間稍見低窪呈似盆地之地形，各島之邊緣，平時波浪可沖及之處，除石島外，均有白沙堆積。

(三) 形勢——西沙羣島北距榆林港一四五哩，西距越南一六五哩，為我國南海要衝，珍洲島南東為總港與南洋航行之孔道，金銀島西南為香港至西貢航行所必經，南海多颶風，此地為航途停風避浪之良好處所。

(四) 地質——諸島為珊瑚礁及其他海產之貝殼等所聚成，因昔日海面較高，珊瑚生長在水面下成環礁，礁內或原有石島早已沉沒，僅留空隙，作各種生物骨骼等沉積之所，及海面低落，礁乃露出水面，珊瑚虫離水即死，留其軀殼，乃成今日之島，島之中為白沙及貝殼等物所堆積，其未填滿者則為小澗，遂成今日之形狀，而一部珊瑚又向外生長，故又成今日所見之礁也，由是以觀，珊瑚類遺骸，為造成西沙羣島各島之主要物質，其他各種軟體動物如頭足類，腹足類，瓣鰓類等，棘皮動物如海胆類海百合類等，以及甲類殼之殼魚類之骨，均為造成各島物質之一，羣島中上述各種動物之軀殼，或尚完整，或已破碎與珊瑚遺骸相雜陳者在石島則以自

然之壓力及溶物之沉澱等結果，一部份遺積物已變成堅硬之石質，此實爲石灰岩之一種創造期焉，除堅硬之珊瑚遺骸及各種介殼外，島上尚有鳥糞與鳥糞化石堆積，細如粉末者作棕色，凝結成塊者面作灰色，擊開面亦作棕色，此即所謂磷酸鹽也。鈣質細砂係由介殼破碎而成，均作白色，海岸島上隨處均有存在，鈣質細砂之一部分能溶解於水，再行沉澱，動植物質腐爛後其少量之腐植質亦能與之混合而成島上之土壤，各島之土壤均含有石灰質及鹽分，土之表層積有鳥糞及鳥糞化石，腐植質分佈頗爲普遍且異常鬆軟，故一般土壤甚爲肥美。

乙·氣候及海流潮汐

(一) 氣候

西沙羣島位於北緯十五度四十六分至十七度五分之間，適在熱帶圈內，氣候終年炎熱，全年氣溫最低，亦達攝氏二二度（華氏七十度）以上，各月溫度高低差額頗少，惟日間晨昏較涼，午後陽光強烈，氣溫較高，終年風多南來，時見驟雨，高溫多雨，季風盛行，實一熱帶海洋性之氣候地區也。茲依據西沙羣島各項氣象紀錄數字分述其氣候如後：

氣溫和雨

西沙羣島位於熱帶圈內氣候終年炎熱，雖在最低溫度之正月或二月其最低溫度亦達二一，一度C或二一，。度C而正月份之平均溫度亦達二四，一五度C二月份平均溫度達二五，四度C最熱月份爲五月，其最高溫度達三四，三度C，其平均溫度爲三二，二度C年平均溫度爲二八，七度C，最冷與最熱月平均溫度之差僅九七度C，較之廣州最冷月與最熱月份平均溫度相差一四，九〇度C，及桂林最冷月份與最熱月份平均溫度相差二一，二度C者，其最冷最熱月平均溫度相差數實至微小，此因廣州緯度較高，離近海而背後爲大陸，受海洋氣候之調節程度較西沙羣島四面環海者甚少，故廣州雖夏不酷熱，冬較溫和，而最冷最熱月平均溫度之差，亦較

西沙羣島爲大也。桂林則緯度較高於廣州，距海亦較遠，冬季受寒潮（寒冷氣流）影響而溫度較低，夏季因處內陸而無海風調節，且輻射等作用較大，故氣溫亦更高也。

以極端溫度而言，西沙羣島最高最低溫度相差程度亦較廣州桂林等地爲小，例如桂林極端最高溫度爲三九，四度C（合華氏一〇三度F）較西沙羣島最高溫度之三四，三度C即九三，七五度F爲高。如此高溫可稱酷熱，極端最低溫度爲負五度C（合華氏二三度F）極端最高最低溫度相差四四，四度C，廣州極端溫度最高三七，七度C，極端最低溫度〇度C，極端最高最低溫度相差數三七，七〇，西沙羣島極端最高溫度三四，三度C，極端最低溫度爲二一度C，極端最高最低溫度相差僅一三，三度C，此因廣州較桂林距海爲近，故夏無酷暑而冬季寒潮濕下至廣州已成強弩之末，未能顯其作用，且受海洋影響，故冬季極端溫度亦不如桂林之嚴寒，而西沙羣島則位於南海，四季氣候均受海洋支配，又遠在桂林廣州以南隔離大陸，故冬季寒潮南下至廣州後即難再渡海洋而使西沙羣島氣候多降也。

將一年分爲四季普通有兩個法則：天文學家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爲四季劃分之界限，氣象學家則以三至五月爲春季六至八月爲夏季，九至十一月爲秋季，十二至翌年二月爲冬季此種分法雖屬便利，但仍未能普遍適用於世界各區域——熱帶——溫帶——寒帶，故有主張以氣溫爲劃分四季標準，而定平均溫度在一〇度C以下者爲冬季，二式度C以上者爲夏季在一〇度C至二式C之間者爲秋或春季若用此法以定季節，則西沙羣島全年各月平均最低溫度亦在二四，一五度C（即七五，四五度F）——全年最低之正月平均溫度）以上，年中無春季秋季及冬季之溫度，故西沙羣島之氣溫，可謂全年皆夏季，即時均炎熱。

西沙羣島以地處熱帶海洋之中，終年多雨，尤以每年十二月份及正月份降雨最多，以降雨日數言，由民國十三年十二月至十六年二月（中山十四年八月至十五年四月紀錄全缺）之紀錄觀之，各月份降雨數爲：正月十

三日，二月八日，三月六日，四月五日，五月四、五日六月一〇、五日，七月四日，八月九日，九月九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七日，十二月份則為全年降雨日數最多者，計共一三、五日。至西沙羣島之降雨量及每次降雨數量，以手頭缺乏紀錄，茲暫從畧。

氣 壓

西沙羣島氣壓變動頗為平穩：年平均氣壓為七五八，五六公釐，年中最高氣壓為二月份七六三，二七公釐，最低氣壓八月為七五三，九五公釐，最高最低氣壓相差僅九，三二公釐，

西伯利亞高氣壓，向係支配我國冬季天氣之主要因素，若高氣壓之中心向南移至蒙古，華北或竟至華中，則西沙羣島以距大陸匪遙，氣壓亦受其影響而增高，雖當此時海洋氣溫較內陸溫暖，太平洋上亦有產生低氣壓，惟低氣壓中心遠在西沙羣島之東南澳洲北岸附近而未足影響西沙羣島氣壓之低落，故西沙羣島十二月至二月份之氣壓一如國內各地，紀錄達最高值，且當時此地之氣溫亦為年中之最低者，空氣密度增大，因而氣壓亦增至最高數值也。待至五六月份西伯利亞之高氣壓勢力逐漸衰退，太平洋上之高氣壓中心又遠在澳洲以南，西沙羣島之氣壓遂受長江流域及其以南所發生之溫帶低氣壓所擾及，且時值夏季，印度低氣壓逐漸東進，故春夏之交（即五月六月）西沙羣島氣溫已漸漸呈衰弱，待至七八月間，印度低氣壓向東擴展之結果，西沙羣島氣之壓紀錄及減退至最低數值，至西沙羣

| 氣 壓 (公厘) | | | |
|----------|--------|--------|--------|
| 月份 | 最高 | 最低 | 平均 |
| 1 | 52.567 | 5.457 | 63.267 |
| 2 | 57.667 | 57.857 | 72.367 |
| 3 | 09.667 | 00.857 | 75.167 |
| 4 | 05.957 | 5.757 | 08.067 |
| 5 | 57.067 | 00.157 | 75.657 |
| 6 | 00.757 | 52.157 | 67.457 |
| 7 | 05.857 | 52.157 | 84.457 |
| 8 | 05.657 | 00.157 | 59.357 |
| 9 | 00.757 | 00.057 | 87.457 |
| 10 | 00.267 | 00.257 | 32.757 |
| 11 | 52.267 | 00.857 | 92.067 |
| 12 | 31.667 | 57.957 | 67.267 |

島年中各月之氣壓數值變化請參閱西沙羣島

氣壓紀錄統計表茲不多贅

西沙羣島氣壓紀錄統計表如上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至十六年二月內
缺十四年八月至十五年四月紀錄)

西沙羣島風力風向統計表

| 月份 | 向 風 | 強日 風數 | 烈日 風數 |
|----|-----------|----------|----------|
| 1 | N.N.E.D | 4 | 3 |
| 2 | N.NE | 1 | 5 |
| 3 | N.E.S.S.E | 5 | 1 |
| 4 | N.E.S.S.E | 1 | 1 |
| 5 | S.S.E | 0 | 0 |
| 6 | S.S.W. | 0 | 0 |
| 7 | S.S.E | 1 | 0 |
| 8 | W.S.E.S. | 2 | 0 |
| 9 | W.S.W.N. | 0 | 0 |
| 10 | S.W.N. | 0 | 0 |
| 11 | N.N.W | 0 | 0 |
| 12 | N.E.N | 6 | 6 |

風之方向係受氣壓波度及地球自轉之控制，受地形局部之影響亦甚大我國冬季高氣壓中心在西伯利亞，此時澳洲附近雖有低壓中心，惟距西沙羣島遙遠，故未足影響西沙羣島故西沙羣島以廣州海南等地冬季大陸季候風盛行其風向亦受大陸季候風之支配，夏季亦因海洋季候

風盛行，西沙羣島之風向亦與廣州等地相似，茲將西沙羣島風向風力紀錄列表如上，由上表觀之，西沙羣島之風向冬（即十二月至二月份）以北風及東北風為最多，春季（三月至五月）以東北風及南風為最多，東南風次之，夏季（六至八月份）以南風為最多，西南風東南風次之，秋季（九至十一月份）以北風及西北風為最多，西南風次之。

在冬季北風及東北風所以盛行者，因受亞熱帶通常流行之東北信風即貿易風影響所致，又因地球自轉之結果，在北半球有使風向偏右之趨勢，故冬季來自西北大陸之季候風待抵南廣州等地渡海時，已轉為北風或

東北風矣，夏季西沙羣島以南海洋氣壓較高而印度低氣壓範圍又逐漸東進至西沙羣島一帶，故此時西沙羣島之風向亦受氣壓坡度影響而多為南及西南風，東南風則次之，至春秋二季之風向則為冬夏季之過渡時期故較多之風向亦在兩者之間

西沙羣島平時風力尚稱和緩，年中強風烈風日數尚少，若以季節而言，則冬季風力較強，秋季風力最弱，此因冬季大陸高氣壓低盛故西沙羣島風亦受其支配也，至西沙羣島其餘之氣象因素如雲，濕度，日照與蒸發等等以缺乏紀錄暫不多贅。

(一) 海流及潮汐

西沙羣島之海流不甚規則，恆因風向而變化，由十月至四月間，因東北風而生之西南水流，較之由五月至十月因西南風而生之東北水流為大而有常十月至四月之水流以十二月及正月為最急其速度為一海里至一海里半。普通海流由交趾支那間南下向西沙羣島。波羅沙北得島及西沙羣島間，亦間有西北或北西北之水流，又西沙羣島中間之水流，與其東西兩側又自不同，東側林島及石島附近常有由西至西北之水流，其速度約為〇，二海里，亦有由東而來極緩之海流，西側甘泉島及金銀島附近亦常有西或西北之海流但其速度為二海里，而東北水流亦間有之。其速度則為〇，八海里。西沙諸島之潮汐，頗不規則，每二十四小時高潮二次或一次，低潮亦然，當高潮水來時，與珊瑚礁激成波浪，聲勢浩大高潮水位約四尺八寸低潮水位約二尺左右

丙·人 民

西沙羣島之人民概為海南島，文昌，瓊東，崖縣一帶，之漁民，以潭門港為最多，此等漁民，因風候關係多春去夏歸，秋去必窺冬始歸，漁民常於沿岸，蓋搭臨時小棚居住或在孤魂廟內暫棲，現尚無較久定居之民衆。

丁·交 通

我國近日已有運輸艦軍艦由榆林，三亞，海口，廣州等埠與西沙羣島相聯絡，且常有帆船與各地來往由潭門至西沙羣島，順風帆船二三日可達，逆風則四五日不等，此等帆船係漁民經營捕魚所用，載重由數十担至數百担。至各島航程距離由海口至樹島約二百四十里，樹島至林島約九里，林島至東南約二十四里，林島至琛航島約四十里，琛航島至金銀島約十三里，由金銀島至榆林港約一百四十五里。倘由榆林港三亞港多設海船與諸島時相往返，不難使此地變為交通便利之域，珍珠島遼東為穗港與南洋航行之孔道，金銀島迤西為香港至西貢航道所必徑，故此地區在交通上所佔地位極形重要也。

戊·歷 史

(一) 我國歷代領土自漢代西沙羣島已隸我版圖，歷唐宋元明及清，相繼治理，出使頻繁，鄭和且曾多携金錢布帛到西沙羣島慰勞，清朝管理時亦曾派員到西沙羣島巡察勒石紀念而歸。

(二) 此地在我國未接收前抗戰時期曾被日人佔據，勝利後台灣光復已派員觀察，卅五年十二月國民政府派艦載同廣東省政府人員前往接收。

己·資 源

西沙羣島物產豐富，確產有鳥糞與磷酸石等可作肥田料，植物有麻，風桐等可供燃料，動物有白鳥，堅鳥等，為島上鳥糞之來源，此等禽鳥並可供作食用，海產極富，如玳瑁、海龜、海參、鮑魚等隨地可捕。

(二) 南沙羣島

甲 地理環境

位置——南沙羣島位於北緯四度至十二度東經一百一十度至一百一十

七度之間，距台灣省高雄市南南西約八百里，距廣州約七百餘里，當南中國海之中央稍偏南處，航海圖上稱之爲危險區域。羣島共有大小島嶼九十六個，連礁灘則有二百餘處，其較大及可利用之島嶼約有十三處，南沙羣島之主島太平島（日人稱之爲長島或大島）之位置，北距西沙羣島三百五十里，距海南島之榆林港五百七十里，東距菲律賓濱之巴拉汪島二百里，西距安南二百五十里，南距婆羅洲、島百八十里。

（二）地勢——諸島地勢多屬平坦，超出高潮面約二至六公尺，四圍有珊瑚礁環繞，如防浪堤，島之下爲三十至六十公尺淺珊瑚洲，洲上爲內湖，風浪平靜有如港灣可船舶。

（三）形勢——羣島東出可拊菲島之腰背，西向扼越南之咽喉，南下控制南洋羣島，北上則牽衝閩粵瓊台，爲歐亞海運之樞紐，且位於著名之英國遠東三角防禦計劃——新嘉坡——香港——達爾文港之中央，形勢至爲重要。

（四）地質——島面下六十公尺，多係珊瑚礁所形成，島之面層，係珊瑚碎片及貝介遺骸所積成，其上則爲磷酸石及鳥糞，泥土份量極少，故面層土壤幾爲細沙質。

乙 氣候及海流潮汐

（一）氣候

南沙羣島位於赤道附近熱帶圈內，氣候終年炎熱，空氣對流作用旺盛，雨量豐沛，季風盛行，實熱帶海洋性之氣候地區也。

氣溫和雨

南沙羣島位於熱帶赤道附近，終年氣溫均高，室內溫度即一二月亦達攝氏二十二度以上，五月中旬最高溫度達攝氏三十四度，五度，室外溫度即一月份亦間有達四十三度者（日本昭和十七年元月）年平均溫度爲攝氏二十六度，較廣州年平均溫度攝氏二一，九度高超四二度，最高平均溫度

爲攝氏三十度，最低平均溫度爲攝氏二十二度，極端最高溫度與最低溫度僅差攝氏十二，五度，較之廣州最高最低溫度相差攝氏三七·七度者爲少，此因當地遠處南海之南密爾赤道，故多少受大陸寒冷氣流之侵襲而氣溫較高，夏亦有海洋之調節故溫度亦不致甚高也。以上溫度數字係根據日人施測報告者。筆者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曾在南沙羣島之太平島上實測三日間之氣溫其最高溫度係在十三日午後四時溫度高達攝氏三十度，三日間最低溫度爲攝氏二十六·七度其最低溫度之時間爲十二日下午九時，下午十一時至十三日上午六時，下午九時至十四日上午七時，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間一日內最高最低溫度相差攝氏三、三度，按十二月份廣州平均氣溫爲一五、八度、而此次在南沙羣島施測之最低溫度亦在二六、七度遠較廣州高出十度以上，因此次南沙羣島位近赤道故較我國各地冬季時之溫度爲高也。

南沙羣島屬熱帶高溫多雨之氣候，六至十月爲雨季，十一月至月爲旱季，雨量最多之時在八九月，全年雨量約二千公厘。

氣 壓

南沙羣島之氣壓年中多在七五七至七五八公厘左右，極少達七六〇公厘者，據科學的南洋一書所載各月份之等壓線圖觀之，南沙羣島一帶正月份等壓線爲七五九，〇公厘，二月份亦爲七五九，〇公厘，三月份則在七五八，〇公厘至七五九，〇公厘等壓線之間，四月份爲七五七、五公厘，五月份七五六、五至七五七、〇等壓線之間，六月份在七五六、〇至七五六、五公厘等壓線之間，七月份等壓線爲七五六、〇至七五六、五公厘，八月份爲七五六、〇至七五六、五公厘，九月份七五六、〇至七五六、五五厘，十月份七五七、〇公厘，十一月份七五七、五公厘，十二月份七五七、五至七五八、〇公厘。由上觀之，南沙羣島氣壓變動頗爲平穩，年中最高氣壓爲一二月份七五九、〇公厘，最低氣壓爲六月及八月爲七五六、〇公厘，高低氣壓相差僅三、〇公厘。

風

南沙羣島之風向每年十一月至翌年三月底以東北風為最多，北風次之。在每年四月至九月末風向以西南之季候風為最多，南風次之，至其他風向則以四月至十一月份之西風為較多，在十一月至三月東北或北風所以盛行者，因受通常之東化信風即貿易風影響所致，又因地球自轉之結果在北半球有使風向偏右之趨勢，故冬季或秋末春初時期來自西北大陸之季候風待吹至南海時已轉為北風或東北風矣，又四至十一月尤以六至八月低壓中心在西伯利亞，南海氣壓較高，故風向由南而北，然以北半球風向偏右之關係乃多轉為西南風或西風，南沙羣島平時風力最多在蒲氏風級五六級左右，若以月份而言，則以四月及十月份風力較強，而二三月五月及十一十二月份風力較弱。

至言南沙羣島風速之周年變化則以一月及二月之北東風為最大，一月份風速每秒達一二·〇厘 (m/s)，二月份風速每秒一一·七厘 (m/s) 計六至八月均以西南風為最多其風速畧同七月份風速每秒一五·八厘 (m/s)。全年中風速最少者為三月之東北風，風速每秒八·七厘 (m/s)。

關於南沙羣島其他氣象資料以紀錄數字缺乏，茲暫從畧。南沙羣島亦有受島風侵襲，惟次數甚少，至該風風向情形請參閱南中國海風向統計圖。

(二) 海流與潮汐

南沙羣島之海流均受季候風影響多為東北流向西南，最猛東北季候風時，海流時速約三海里，十月至十二月海流作旋渦形，與風向適相反。普通之海流時速約〇·四至一·〇海里，

南沙羣島之潮汐每年十月及四月因受季節變動而起之不定潮汐，日人稱之為「馬跑潮」，一日中盈滿之差少，而一年間則有二公尺之差，潮汐

複雜，漲退時間頗難預測，間有一日一潮。

丙·人 民

各島自戰後迄今尚未有固定居處之人民，其居民多係海南島之漁民經常往來于南沙羣島及瑤島捕魚為活者，至南沙各島之水井樹木則均係我國漁民居住島上所挖掘及種植。

丁·交 通

自廣州前赴南沙羣島之主島太平島海洋航線可分二線：一自廣州至海南島之榆林港再轉赴太平島，一則自廣州出珠江口，直向南駛經西沙羣島以迄太平島，前者約九百餘里後者約八百里，意若西沙羣島方面築有船舶所，即採用一航線較為省時省費蓋必要時可利用西沙羣島為中站停泊也，否則自先赴榆林港再圖南行為宜。

由榆林港至南沙羣島之太平島，分三航線一自榆林港運至太平島約五七零里，一出榆林港後，沿安南海岸南行，至北緯十五度左右折向東南行以迄太平島約六百零里，一則由榆林港旁安南海岸南行至北緯十一度左右，折向東行，約六三〇里。

自廣州或榆林港前往南沙羣島之最理想季節及航線自以選擇冬春二季較晴暖日期，順不甚強列之東北風出海，探直達航線為最佳，倘在西南風盛行季節前往，則因西南風每帶來雨霧，對無雷達之設備之漁船及藉風力推送之帆船實不適宜，至羣島對外交通情形，則所有歐亞海上航運尤其是香港，馬尼拉 西貢，新嘉坡等航線均集中於南沙羣島附近，故南沙羣島對外交通亦至方便也。

戊·歷 史

(一) 南沙羣島為我國歷朝領土，宋朝稱為十二子石，宋元以來，已為我國漁業據點，一八八六年英國測量艦來福號即見中國漁民在島居住，

民國六年，曾被日人窺探磷礦，十九年度爲法人將九島強佔，二十八年三月淪陷日人之手，歸入台灣統治。

(二)我國接收時期，在抗戰勝利以後，于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八時復歸我國版圖，並于太平島重立石碑及測量地圖。

己·資 源

南沙羣島資源豐富，陸上動物以海鳥爲最多，其鳥糞爲各島鳥糞層及磷酸石灰之來源，可作肥料之用，植物以椰子，檳榔，木瓜，香蕉及各種灌木，藤類草本植物及野生之鳥蕨等爲最多，其餘蕃薯，辣椒，蘇瓜，南瓜等，亦有出產，水產以堅魚，交魚，倉頭，昌魚，沙魚爲最多。其餘海龜，蝶壳，海參，海綿等亦甚多，海藻亦頗豐富。

人 物 門

薛 中 離 先 生 年 譜

饒宗頤稿

先生侃諱，字尚謙，姓薛氏，曾號鈍子，又號常思子。中離全書(下簡稱全書)知非記云有鈍子者性辟而比窘于病與物多忤仍於思中得懲忿去欲之幾題其齋曰思齋及往省子闔歷常思欲復覺其思之不常因師事陽明先生。先生以其質虛贈號中離。

後結茅虎山講學，遂稱其曰中離山。薛僑撰曾繫渠於東菁，人呼曰中離溪。全書開一世祖諱蘭，字文

磷礦，南沙諸島嶼均由珊瑚骸骨與細沙貝殼等堆積而成，本無礦藏可言，惟因千萬年以來，海鳥栖息於此，鳥糞層堆積甚厚，此種鳥糞富含磷質，用作肥料，最爲適宜，其蘊藏數量根據日人調查，僅太平島南二子島等已達廿五萬餘噸，其他島嶼尙待調查發見，故全部蘊藏量當遠超此數，極具開採價值。

南沙羣島之磷礦，就太平島所採集者攷察，可分乾鳥糞及糞化石二類，前者又分粉狀糞及塊狀糞二種，一般均以塊狀者質較純，粉狀者則混合沙粒及珊瑚碎。

日人經營時期曾山拉沙及南洋興業公司開採鳥糞計前後共運去鳥糞約二萬六千噸，可見南沙羣島蘊藏價值之重要矣。

芳，閩之廉村人。宋淳熙末始遷于潮卜居揭陽龍溪之鳳隴。薛氏按龍溪郡明初屬揭陽縣爲揭邑十三都之一至嘉靖三十四年析揭之鱗浦並江蓬洲置澄縣割龍溪一都隸海陽縣

故先生時爲揭陽人歿後十年爲海陽人。薛氏有子二洪績洪鼎。洪鼎

字汝器，通尚書三禮。薛氏宋甯宗嘉定四年辛未趙

建大榜進士。光緒海陽志洪鼎遺蹟今存白雲巖題字在桑浦山即梅

款寶慶三年三月日進士薛洪鼎書。洪鼎修白雲巖別號雲巖山人白四世雲洞有冠首聯云白雲滿門誰立足雲山深處有高僧未審出洪鼎手筆否

諱恬與恂者，伯仲俱志行高潔，子孫蕃衍。人因其姓名其居里曰薛隴。

羅萬傑薛氏。按中雖全書十一薛增軒傳遷廬摩祠記。云居隴上姓薛氏人稱爲薛隴亦曰隴里見先生行狀

田字用業號梅叟。大父諱志安字本仁號清易代有

隱德。父諱驥，字孔乘，號讓齋，以先生貴贈文

林郎行人司司正。繼以先生弟僑貴，加贈奉政大

夫，兵部郎中。母曾氏加贈太宜人。

行狀

先生昆季六人。長俊，字尚哲，一字尚節號靖軒

。弘治甲子亞魁任終國子監博士。以子宗鎧貴贈

刑科右給事中。次傑，字尚弼，恩授七品散官。

次即先生。次僕，字尚勉，恩授將仕郎。次偉，

字尚英，大學生，以詩名。又次僑，字尚遷，號

竹居嘉靖癸未進士，兵部郎中，改春坊司直兼檢

討。

先生配黃氏。生子三。長宗驛，字子化，號敬庵

，國子生。次宗釜，字子薦，號筆山，治尚書，

補邑庠生，與講一真，利行父書，爲士林所重。

娶楊驥女。季宗銳，字子漸，號月松，庠生。娶

翁萬達女弟。女一，適通判唐澤海陽縣志選舉表唐澤正德五年庚午科舉人與中隴同

科澤字東湖（見行狀）之男庠生唐虞夔。薛氏族譜

薛氏譜系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蘭 始入湖號文考子二

洪績 號德隱子一 基 字景元號紹子二恬恂 恂 字佳處號風崗子一

洪鼎 號雲巖進士（下畧）

五世 六世 七世

鑽 字曰籍號承庵子三可久可學可容 可久 字仲德號仁齋子二谷仁谷貞 谷貞 字幹之號東山子一恭

八世 九世 十世

恭 字時敬號松江子五成惠康長尾 良 字仕爲號萬岡子五禮武陽保田 田 字用業號梅叟子四志倍志類志樂志安

十一世

志安 字本仁 號清身 子一驥

十二世

驥 子六

十三世

俊 字三宗 銓宗鑑 (下畧) 子四宗 宗鑑宗鏡 (下畧)

僑 宗子 欽 (下畧) 倬 宗子 一 (下畧) 倬 宗子 一 (下畧)

十四世

侃 子三

宗鐸 字化庵 敬生

宗釜 字薦庠 生

宗銳 字漸松 月生

十五世

澍 字南時 庠生

海 字南觀

沈 字南端

渙 字南居

汶 字南齊

淦 字南巖

涑 字南懷

津 原名明南

濠 字南城 存中

十六世

茂林 字南儒 卿

茂李 字南郁 卿

茂杞 字南時 卿號 心敬 庠生

茂樛 字南晉 卿號 初日 庠生 遷揭陽刻圖書質疑

茂柏 字南節 卿

茂楨 字南儲 卿

茂樾 字南貴 卿

茂柱 字南石 卿

茂棕 字南衍 卿

茂摺 字南恒 卿

茂森 字南嚴 卿

茂樸 字南創 卿

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丙午(西元一四八六)一歲。

六月二十九日戌時，先生生。狀行

按先生長兄俊，生於成化十年甲午九月二十七日。二兄傑，生於成化十三年丁酉八月初五日。詳薛氏族譜。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西元一四八八)三歲。

弘治二年己酉(西元一四八九)四歲。

八月十三日，四弟僕生。薛氏族譜

八年乙卯(西元一四九五)十歲。

十月十八日，五弟偉生。薛氏族譜

十一年戊午(西元一四九八)十三歲。

三月初一日，姪宗鎰生。薛氏族譜

六月二十八日，翁萬達生。稽憲集卷首

十三年庚申(西元一五〇〇)十五歲。

生先自幼受學於兄俊天資穎邁行狀。性僻而狂。年

十五，就學，始知天地間有大人君子一等等業

，心竊慕之，得格言懿行，輒識於壁。全書十一知非記

按薛氏族譜懷齋公傳云，鄉有陳琨者，博學善士，公遺子從遊，文行使取則焉。而程督六子皆成名，則先生蒙父兄之教深矣。

七有初十日，六弟僑生。薛氏族譜

十四年辛酉(西元一五〇一)十六歲。

年十六，聞講中庸，心遂志聖賢之學。鄭三極研幾錄序

十七年甲子(西元一五〇四)十九歲。

先生補郡弟子員。狀行

兄俊領是科鄉薦海陽吳志選舉表中乙榜。全書十一薛增軒傳

九月十二日父讓齋公卒。薛氏族譜讓齋公遘疾，先生

嘗冀以驗，比棄祿養，哀毀盡禮，水漿不入口

者數日，事母益謹。狀行

讓齋公生于景泰三年壬申，九月二十二日申時，卒于弘治十七年甲子，九月十二日午時，享年五十三，見薛氏族譜。

弘治十八年乙丑(西元一五〇五)二十歲。

友人鄭一初成進士。

一初，字朝朔，揭陽人，讀書紫巖山，因號紫坡，乙丑登進士，後告歸，率子姓宗族事耕讀。(全書十一鄭紫坡傳)

武宗正德二年丁卯(西元一五〇七)二十二歲

十月二十六日，長子宗驛生。薛氏族譜

正德三年戊辰(西元一五〇八)二十三歲。

兄俊授連江訓導。薛譜家傳

正德五年庚午(西元一五一〇)二十五歲。

中亞魁薛譜海陽縣志選舉表云刻文以傳。主司爭欲先

生為首選，及見先生，曰，大才即宜北上。狀行

題齋曰思齋。知非記。

八月，劉瑾伏誅，鄭一初起為御史。紫坡傳。

六年辛未（西元一五一二）二十六歲。

冬陽明在銓司，鄭一初因陳世傑請受學。傳習錄外語日

與徐橫山，顧若溪，問質究竟，始聞聖人之學

紫坡傳。

傳習錄上有鄭勸朔問至善一條云，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簡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某學問思辨，惟有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按陽明年譜引同志考，壬申顧應祥鄭一初徐愛等同受業，潮人入王門者，當以一初為首，考陽明祭一初文云，辛未之冬，朝于京師，君為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鑿予是責，予辭不獲，抗顏以尸，是一初事陽明在辛未，不在壬申也。

八年癸酉（西元一五一三）二十八歲。

上春官，過南畿，見河經自洛，泗水出于邳，

秋風夜月，蓬斗清輝，瞿然而動，百度皆有自

新之意，因作知非記。文見全書十一

冬，先生友人楊驥創東津精舍，號曰玉林。

楊驥玉林詩樂記云，玉林津頭之一林，而黃田，帶韓江，為畝二十有奇，白沙詩曰，海上花開萬玉林，古詞有之，云是玉林人，人閑共此清，故因以為名。

九年甲戌（西元一五一四）二十九歲。

五月王陽明在南京陽明年譜，陽明於四月升南京鴻臚寺卿。先生往師之。

先生是歲赴南宮不第，聞陽明官南畿，講孔

孟周程之學，遂就南監師事焉，服良知之教

，行是為先生隸王門之始。時先生同門徐愛

，黃宗明，馬明衡，陸澄，李本等，皆來聚

，日夕漬礪不懈。南畿論學，重教學者存天

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陽明年譜

七月壬戌朔，鄭一初道卒於杭，陽明為文哭之

文云，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上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為之，將何如哉，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臧，隱辭與義，相與剖析，探本窮源，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執治就釋，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嫌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瘳，忍痛扶膝，精微日究，人或勸君，蓋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苦，我亦南行，君與世傑，防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

，天不與道，善類云傾（下畧）（見陽明全書二十五）
紫坡性善飲，能多而不亂，後知戒而內傷已積，以疾告歸，淑後進
以明正學，抵枋，疾遞不起（全書十一紫坡傳）

先生有祭鄭侍御文。全書十二

十年乙亥（西元一五一五）三十歲。

兄俊陞玉山教諭。海陽縣志列傳。北，以境有懷玉山故名。傳作丙

子升玉山教諭。

先生益篤於學。

按行狀云，三十守益定，舉業益精，累試監元大司成，汪公器重之，
委閣筆硯，惟篤志學問，若將終身焉。

楊思元來學於陽明。

陽明有書楊思元卷云，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
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
，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于矜高，是故充而不能下，警
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矜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
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
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益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
衡者，不知默者也，自益者吾必惡之，自衡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
吾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陽明全書八）

按，思元楊瑛子，興龍溪人，與弟璋俱師事陳白沙，正德戊辰進士
，官監察御史，著有庭訓錄，陽明爲之序。

十一年丙子（西元一五一六）三十一歲。

兄俊初事陽明。九月，陽明巡撫南贛汀漳陽明年譜

過玉山揭陽縣志賢俊能傳俊遂執弟子禮，問行己之要。陽

明曰，自尚謙與子游，知子篤行久矣，試自言之

。俊曰，俊未知學，但凡事依理而行，不敢出範

圍耳。陽明日，依理而行，是理與心猶二也，

當求無私行之，則一矣，自是所學日進。海陽縣志俊傳

秋，楊驥楊鸞兄弟領鄉薦海陽縣志選舉表拜湛甘泉於荷

塘全書楊復齋傳作蓮塘有忘歸意，鸞先歸理舊業於玉林。楊

樂記 驥則會試入京師，遇先生，聞陽明之教，

遂赴贛州。數月 有省

馳簡示知友云，古人致知工夫，自是直截易簡，觀後支離，茫無可
入，大徑庭矣，見全書十一毅齋傳，又有與弟士鳴書畧云，近處泉
石嘉趣，名師益友，此千載奇會，當知百年內，這等光陰不可多得
，務盡去平日舊習，直存一念，好善良心，真切發見，卓然立起，
不爲耳目玩好所播奪，使日切一日，必明表裏透徹而後已，來書謂
無定性，甚中今日之病，凡人臨事不能靜者，只務外爲人之心勝，
能於此持醒此心，將名貨聲色諸病一齊放下，無有悶心之意，當時
灑灑自在，復齋說議論自胸流出，立志之堅，向道之勇，服膺不
失，即不遠復，是亦顏子而已，來歸一事，非無是念，但以二十四
年之舊習，一日得聞先生至教，僅撥糝糠，未能脫然自立，遽舍而
歸，必爲流俗舊染所汨，成無日矣。

傳習錄上有士德問格物一則，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
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密，何也，先生曰，文公精
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

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官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十二年丁丑（西元一五一七）三十二歲。

先生登進士第。

海陽縣志選舉表云，由揭陽學。

王陽明在贛州，有與希元台仲明德尚謙原靜書云，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為諸友今日喜，為對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繫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如何，想平時工夫之須有得力處耳。（陽明全書四）又有與顧惟賢書云，聞寇雖平，而慶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尚未知所出，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講官上，書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尊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却地主矣。（賜明全書二十七）

又與黃誠甫書云，希節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陽明全書二十七）

旋告歸侍母于玉山。先生既登第，自諭曰，

仕以行道，吾斯未信，乃告歸，過懷玉，時太

宜人就養兄俊官邸。

行。全書八有書懷玉王翁本仁序云，丁狀。丑日南至，予就省懷玉官邸，庠友方子變季子殊徐子佑微言以壽。

先生將歸，陽明貽先生及楊驥書云，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符寄書化德云，破

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學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用此同致意，麻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明陽全書四）。按此書陽明全書註丁丑，而年譜繫於戊寅正月征三利時，考書中云，向在橫水，而陽明平橫水諸寇是在年十月，則當是冬杪，作書時，先生歸省在玉山也

楊鸞延陳明德講學玉林。

是年春，鸞及觀謝二友延致海滙先生於玉林，講明正學，復得劉

大章廖朝輔鄭大與交相翼澤，又得邱饒二友講學，王改齋輩亦往來各遺珠玉。（玉林尊榮記）

明德，字思準，號海滙，海陽關望（今隸澄海）人，聞白沙倡道東南，遂棄舉子業，苦心嚮行。（全書陳海滙傳）

十三年戊寅（西元一五一八）三十三歲。

春，明陽在贛征三泐諸寇，至四月，班師，

有與先生書三首。

其一云，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厥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強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又一云，得書，知日學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學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

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尖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盡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憶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運而起，重為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適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為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又一云，日來因戰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字停節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燠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剿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請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嘆可嘆，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使即除，亦自不能為心思也，小兒勞開教，驚駭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以上俱見陽明全書四）

先生偕兄俊，弟僑，及姪宗鎰輩來贛。先生居玉山數月，承顏順志，孝養彌純。一日太宜人曰，吾聞孝以養志為至，兒能盡孝致居，行道澤民，是吾志也，吾安汝兄養，亟再往虔，再陽侍明，以終汝所學。兄俊曰是，宜從命，乃

携僑暨諸姪往虔于虔者年餘。狀行

陽明有與陸元靜書云，尚謙至閩元靜志堅信等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焉行漳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驚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警之小歇田廛，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云云，繫於戊寅，即作于先生再回贛時。（陽明全書四）

時陽明出入賊壘，未暇寧居。先生與同門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黃弘綱，楊驥，郭治，周仲，周衝，周魁，郭持平，劉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黃鑿，吳倫，陳稷劉，魯扶掖，吳鶴，歐陽昱及兄俊，弟僑，姪宗鎰，相與講聚不散。陽明年譜陽明提督軍務，忘其冗劇，先生與友驥元享惟乾郭淺齋梁眾峯，復日進請益，發明以迪初學，風聲鼓動，四方者學遠集，泯泯乎，洙泗之遺，大有功於師門也。狀行

四月丙戌，陽明為先生題遙祝圖。族氏

七月，陽明刻苦大學，復刊朱子晚年定論。陽明年譜

按定論卷末有正德戊寅六月零都宸慶麟跋云，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尚志見之，至有不及鈔寫，袖之而去，衆皆憚于翻錄，乃謀而壽諸梓，云云，是陽明朱子定論，乃初為先生手錄也，錢德洪云，定論首刻于南贛，隆慶壬申，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

論附錄，今陽明全書朱子定論附刊傳習錄後，遠溯其源，蓋肇于此。

八月，先生刻傳習錄。

是年徐愛卒，先生得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

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陽明年譜

按陽明年譜云，傳習錄薛侃首刻于虔，凡三卷，至嘉靖三十年十月，

南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于越，考傳習錄明時前後凡數刻，計有：

薛本：即正德十三年，中離先生刻於虔州者，凡三卷，第一卷

徐愛錄，第二卷陸澄錄，第三卷為先生錄，編者徐愛，而付刻則為先生也，所錄為陽明中年語。

歐陽本：凡二卷，一百七十一面，司業歐陽德刻，見明南雍經籍考下，付刊年月未詳。

南本：嘉靖三年南大吉增刊，多陽明晚年語，（日本佐藤一齋傳習錄欄外書云，南元普兄弟校傳習錄二冊，嘉靖二十三年德安府重刊本，上冊分為四卷，第一徐日仁錄，第二陸原靜錄，第三薛尙謙錄，第四為答歐陽崇一書一首，答聶文蔚書三首，下書四卷，第二至第三為書札，第四為示弟立志說四則，訓蒙大意六則，上冊討論書係門弟子舊錄，下冊四卷則出于元善兄弟所云續而刻之是也，）此本嘉靖二十三年重刻于德安府。

錢本：錢緒山刻，以南本下卷宋城書遷入文錄，而別摘文錄問答語補之，附以陳維濬黃省會所述彙為續錄，初刻于剡，名曰遺言，後芝泐繁蕪，刻於甯國。

此外福州及桂之南寧亦有刻本，（見周弘祖古今書刻）要以先生所刻為最早，傳習錄僅有七卷，（見百川書志經志類）四卷（見綠雲

樓千頃堂書明史藝文志）今通行本分上中下三卷，（陽明全書及日本松山堂本同）先生所錄概在上卷，（當時先生所刻傳習錄三卷本即全在此上卷中）據松山堂本標明，右尙謙所錄者計三十五條，（陽明全書則不標明）

其第一條侃問持志如心痛，據佐藤云，南本無之，分後侃問條已下為上卷三，此條恐係緒山所補者，凡先生手迹各條備載傳習錄，茲但揭先生與陽問答七條于下，以見當日師弟討論問題，餘則摒不采云，

一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說，曾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一問專誠而不敢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為知學，曰，且道為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忿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一問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問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臆毅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運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

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會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惡作，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思，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所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纏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一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一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一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一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曾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此外先生所問見于陸元靜所錄者，又有一條云，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介鄉人余善及陽明之門。

善字崇一，號士齋，潮陽人，從白沙游，操履端確，正德戊寅應貢北上，遇先生於南監，因入見陽明，（全書十一余士齋傳）

十四年己卯（西元一五一九）三十四歲。

夏，仍在玉山，楊驥來共論學。

初，驥偕先生歸自贛，發明合一之旨，銳浣舊習，直培本根，以聖人為必可師，萬物皆吾一體，一時士友翕然興起。己卯，復往卒業，值洪都之變，冗攘不復追侍，適先生省親懷玉，同處庠舍，礪砥日進。全書十一楊毅齋傳

按宸濠之亂在六月，據傳則夏間，先生尚在玉山也，

先生北歸。全書十九鄉約序

按行狀云，先生親師取友，凡六年始歸，先生師事陽明在甲戌之歲，至是恰六年，

議行鄉約。

初，陽明於戊寅十月倡舉鄉約。陽明年譜先生北歸

，鄉族有久訟者，為解息之，告以行約之意

，約為十事，呈府給照。全書十九鄉約序立齒德者數

人為約長約正，勸善懲惡，鄉閭化之。行狀

兄俊聘典雲南考官。薛譜家傳

十五年庚辰(西元一五二〇)三十五歲。

先生居鄉，與楊氏兄弟講學金山之麓。

按全書陳海涯傳云，中離歸自虔，始開精一之旨，綴齋遯處北山精舍，三年，乃豁然，薛雁金山讀書記云，潮廓有金山，玉華書院在焉，有精舍，有玉華堂，有北山書屋，據楊鸞玉林記，楊氏有舊廬在金山下，而楊氏昆季三人，長鳳號北山，(見薛侃三賢墓誌)所謂北山書屋，其楊氏之居歟，光緒海陽縣志古蹟，玉華書院在金山，明天順中知府陳瑄建，延邑人陳明德講學於此，

結齋於梅林。

即梅林湖

率羣子姓而教之曰，德業進則舉業精。三年

間，遊其門者日益衆，大叩則大鳴，小叩則

小鳴，淬滌瑕垢，而甄陶乎德業，津津如也

狀行

友人揚驥卒。是春驥以疾馳歸，病革，猶講

學不輟，拱手正衾而逝，

全書楊毅齋傳年三十七。三賢墓志銘

陽明有貧丐仕德文云，嗚呼，士德之資，精一之志，篤信往勇，真足以任重致遠，亦既有聞矣，忽中道而奪之，天也，吾誰歸咎乎，士德素多病，得去冬懷玉書云，扶病還潮，謂亦常耳，秋初，士鳴過嶺，凶變適傳，且疑且愕，謂為不信，既而尚謙報至，而果然矣，嗚乎痛哉，斯之不幸，往歲曰仁之慟，吾已不忍其烈，今復慟吾士德，其何以堪之，昔尚謙為吾言，潮有二風，蓋指士德昆季也，後皆相繼為吾得，自以為斯文之瑞，而今失其一矣，嗚呼傷哉，士鳴歸，聊附一奠，痛哉士德，今日已矣，復何言，復何言，(見

歸平縣志二十藝文原書誤作龔少默陽明全書缺

驥弟鸞下第，見陽明，聞兄計，遂南歸。

全集復齋傳

十六年辛巳(西元一五二一)三十六歲。

先生還京

何維柏撰

授行人司行人。

禮部議議策，按明史本傳云，世

宗立，授行人，

是年陽明有與士鳴楊鸞書云，善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死，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為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質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為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雖此而說即謂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脊變幻於前，自當齷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雖有苟時有未盡，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講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個弄精魂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為病痛，一而已矣，特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覺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

破，瞞他些子不得也（陽明全書五）

冬，過越，聚同門於會稽書院，講學數月。狀行。

據陽明年譜，陽明於是年八月至越，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西元一五二二）三十七歲。

在京師。

王漸逵撰墓志

弟僑以尚書登是科第六名，姪宗鎰亦於是年領

鄉薦。

族民

兄俊聘典湖廣。

薛濬家傳

二年癸未（西元一五二三）三十八歲。

春，先生在越。時陽明丁外艱在越，先生與

同門鄒守益，黃宗明，馬明衡，王良等侍講，

為講鄉願一章。

陽明年譜

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污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彀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榮，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闕畧事情，而行常不揜，惟其不揜，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舉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吾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

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為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陽明全書三十四）

陽明又有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為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却恐無益而有損，（陽明全書三十四）

陽明又與先生書論輕傲及仕鳴海崖事云，承喻自咎罪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却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處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會悟到，故其說罕入於支離，仕鳴過處常與細說，不審開中會論及否，論及甘泉論士德處，始一時意有所向而云，抑亦未見其止之歎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為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髡，如錮，止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為誰氏，便中寄知之，

陽明又有與楊巖書二通，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工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無慮下手處，只恐客氣為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何生輩，亦頗有力量可據，只是客氣為害，亦不小行，時常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頗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為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

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勵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術自得，何以言為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為日後印証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辭語，時有未盡，病中不暇細為檢點，（右俱見陽明全書五）

兄俊陞國子監博士，薛氏族譜，全書薛靖軒傳，

弟僑及姪宗鎰聯登是科姚涑榜進士。潮州府志海陽縣志選舉表

僑改國子監助教，繼陞工部主事，宗鎰授貴溪

令。薛氏族譜

三年甲申（西元一五二四）三十九歲。

先生歸養。奉使湖廣，掌行遠恭王祀禮，事

竣便道入潮。薛譜家傳及行狀

母曾太夫人卒。

七月二十二日，兄俊卒，年五十一。薛氏族譜俊病，

聞母喪，葷漿不入口，奔走貴溪宗鎰官邸而卒

，全書薛靖軒傳葬海陽東廂都九郎山。

陽明有祭文云，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利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競，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于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畧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為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

講求於此，則亦如蠱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說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索篤學高行，為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自知己之為兄，尚謙之為弟，己之嘗為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己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為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籍毗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矣，其為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苦之所為長號涕瀆而不能自己者，為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離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陽明全書二十五）

服闋，結茅中離山，以正學接引，潮士為之一

變。薛譜家傳

黃佐中離山記云，中離山之名，古未有也，其得名于時，則自中離先生始，蓋天壤間物無常主，時焉而已矣，時至則名因主而始彰，是故濂溪之得名，以周濂溪主之，象山之得名，以陸象山主之，俱時道學，照映今古，由今觀昔，離山之得名，非以薛中離為之主乎，故曰，天地間物無常主，時焉而已矣，時至則名因主而始彰，且中離之說，防於誰乎，余嘗讀易至離卦，而知中離之義矣，夫中離一，中虛而外實，體柔而用剛，故易於離卦曰，離，利貞亨，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離明照乎四方，而程傳以為陰麗於

上下之陽，取其中虛則為明義，朱子本諺曰：陰匿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中離山之義，蓋本諺此，夫屬易至於不正，麗而正焉，則教澤之在離山，見於當時，垂於後世，與重明以麗乎正，乃化天下，大人以繼明照乎四方者何異哉，乘處四方生徒，講明正學，於時竹居子築東山之巖曰一真巖，東泓子築石門之麓曰大中巖，三山並峙，中通外直，有似於離，遂名曰中離山，述其形勝，登山則有迎仙橋步雲塔之異，入門則有中離洞會講堂之奇，以觀天文，雲中屋偃月窩可觀也，以察地理，觀海亭望陸壇可賞也，至於酌清泉以自潔，則活水流觴之亭建焉，茂對時以育物，則蓮塘釣磯之臺築焉，他如巖前巖後，奇峯粹秀，則有聯句十八景寓焉，此蓋離山之大觀也，余叨年誼，受中離先生教益不淺，今山離往矣，酒弟竹居命中離仲子宗釜來謁請記，余嘗思之，中離學有淵源，師靖軒，宗陽明，以忠信不欺為志，本以良知良能為實學，其有得於孔孟正傳之深者乎，蓋其學本至誠，未有誠而不動者，當時名宦若李彭山劉晴川諸君，日詣離山，互相講論，鄉士大夫若黃子國卿，成子子學，郭子維藩，林子光祖，楊子日贊，楊子維執，處士若陳明德，鄭萬化，罔不離山是遊，景行行止，而士之以文學顯，以德行稱者，彬彬多出其門，中離子孫，亦皆心學相傳，科第流芳，方興而未艾也，雖然，方今道學大朗，人心復古，中離一倡羣和，皆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獨能窮其秘，此所以擅巍科，擅芳譽，而名重於天下，回腕濂溪象山，至今耿耿不磨，殆異世而同符矣，余得離山形勢之奇，而又感於一時相與倡明道學之盛，故特詳為之說，以傳不朽焉，（揭陽縣志）

陽明去越，開稽山書院，先生姪宗鎰及楊鸞黃夢星皆來學。

陽明年譜云，開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樹仕

鳴薛宗鎰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衡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壯綱等來自南贛，鈞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官利卑階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

按復齋傳云，庚辰見陽明，遂領大憲，得毅齋計南歸，率徒百餘師事海涇於玉林，磨切汲引，至丙戌上春官，不載甲申從陽明於越事

陽明書黃夢星卷云，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陽明全書八）

鄉人林文亦來從學陽明。

文字載道，號希齋，揭陽人，曾掌教西安，以身率物，陽明居越，往來侍講，學日益明，（全書林希齋傳）

年四乙酉（西元一五二五）四十歲。

講學中離山。日與士友講習不輟，四省同志，聞風遠來，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會文考德，興發益多。
行。先生離山書院鐘銘云，晨昏二十四獻狀。鐘，聲徹前峯并後峯，試問岩前諸學士，已聞嘗與未聞同，（順治潮州府志）

五年丙戌（西元一五二六）四十一歲。

開中離洞。今中離洞三大字猶存，署欽皇明嘉靖五年進士薛侃書，洞位於梅林湖西石牛頭山對面之虎肚地，

山中有十八景之勝，季本有詩云：

覽彌離山好洞天，杖藜到處盡雲烟，中誰此日藏修地，應作人間勝迹傳。（藏修地）

九華三島客來頻，洞口雲氈作主人，論樂談元酬醉處，薛雲苔色共車巾。（迎仙橋）

上上雲階步步平，雲階百尺接蒼天，登臺且作栖雲客，入洞還爲出洞仙。（登雲階）

二寶中涵一太虛，乾坤萬古自如如，取將各洞緣天造，謂有真人向禪居。（中離洞）

一石兩石聳雲烟，千山萬山匝洞天，風月半籬懸太古，圖書滿榻對先賢。（石壁巖）

白雲堆裏一楹存，兩寶虛明日月奔，萬壑千峯渾脚底，老榮獨窟世稀倫。（雲中屋）

萬古乾坤此月明，人間何許夜迷人，高中終日蟾光照，誰識高中不夜春。（偃月窩）

濕渺連天自有津，日知多少往來人，在山亭子當洞立，直看滄溟欲變塵。（觀海亭）

中離洞裡中離老，仰離臺上仰離人，瞻依已遂依歸願，拂瑟應同舍瑟春。（仰離臺）

泗水涓涓一脉流，向來衰闕幾經秋，如今潛出源頭活，任派乾坤萬古流。（活水亭）

一泓疑是古蟠溪，水色天光漫石磯，月作鉤兒蓮作線，垂竿意不在夫魚。（釣魚磯）

龍臥離山睡欲吟，石牀天巧踏松陰，他年若際風雲會，起作蒼生四海霖。（龍睡岩）

井石峯頭八面飛，擎天石下見柴扉，書籤藥鼎披霜磴，瑩草瓊花映翠微。（後巖）

疊石東帶傲石研，琴書一榻自仙家，鶴翻老幹雞晴曙，花放幽香簇曉霞。（東巖）

丹煙翠壁舞巖屏，荒草疎風映夕暉，久住高人忘水石，相將鹿豕日同歸。（西巖）

白雲飛我北元天，中有談元不世人，住久渾忘寒與暑，四時風月四時春。（北元巖）

一徑千峯透白雲，往來都是臥雲人，野天亦欲穿雲去，一掬收回六合春。（連雲徑）

三分明品字函，上奇下偶自天緘，中開玉洞迎仙侶，此是離山第一巖。（疊石巖）（右俱見揭陽縣志）

先生同門友季本以御史謫揭陽主簿，時相過從。

行狀

季本字明德，浙江會稽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建寧府推官，擢河南道監察御史，以言事謫揭陽主簿，官至長沙知府，學者稱山先生，（揭陽縣志）

先先生言於知府王袍，重修南隄。

海陽縣志

又越

冬，先生撰修隄記。

記畧云，湖洑東南夾溪爲隄，一遇崩潰，巨浸百里，自侍御楊君典請以廣濟橋壩諱易石爲固，府主談公（倫）克襄其事，嘉靖丙戌，府主王公歸，自述實鄉達鄉王之賢予以告公曰，此予實也，遂率民修之，益崇三尺，廣一丈，明年颶風發，水陵衝隄三尺，其不沒者僅一尺耳，越冬會節推李公重修，益石崇其隄，

按王袍字子章，浙江山陰人，南隄起湖城南門城角，至庵埗許隄嶺澄海界止，計長八千四百五十一丈，袤七十餘里，

友人楊鸞上春官，卒於南雍。

全書楊復齋傳

甘泉之邸，

年三十五。三賢。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雙溪山左，遷北山墓於

稱曰三賢之墓先生為之銘，（全書三賢墓志）

陽明有祭少默文云，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大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容之資，一那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幸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挫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俟聚修散，而天亦畧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人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覩之為快，因而向風興山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積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齋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入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陽明全書二十五）

之說，易途之誠也，於乎，昔在夫子之門，稱好學者顏氏之子，魯日而愚，獨以默識，故曰萬言萬中，不如一默，於乎，爾舊字少默，宜默不默，而乃以鳴易爾字耶，多言傷氣，氣以動志，行往以談以歌，徹夜不寐，不寐固勵志也，以能養其身，將指為禍生之戒，夫然後知勿忘勿助者，絕無絲毫人力，乃為學之至也，於乎，海內同志者無幾，得爾兄弟，又五六年相逐而逝，此夫子所以慟喪予之慨，豈天果無意於斯文也耶，豈天無意於斯文也耶，予來觀光，死於師友，命也，義也，魂無不之，還爾故里，哀哉，（見鶴平縣志）

友人翁萬達陳思謙同登是科龔用卿榜進士。潮州府志選舉表

六年丁亥（西元一五二七）四十二歲。

秋，告季本重建龍頭橋。全書。橋宣德壬子僧惠慶修，弘

簿季本重修，并為記云，計費三百二十有奇，肇功嘉靖六年秋，期年告成。

冬，開中離溪，有記。

開溪記畧云，潮有二水。自西北來，東曰州溪，西曰西溪，東南繞郡治之南，二水迴流，相錯弗通，僅十里，可為渠為池，旱乾水溢，農者弗便也，其地出橘柚諸果，販鬻以脚，商者弗便也，人家一瓦一木，動費資運，居者弗便也，舟楫轉海而後達，風濤寇賊，民之死者無虛歲，行者弗便也，嘉靖丁亥冬，予過其處，察其可濬而通也，以告府主王公子章，公命經術涂子相之，具以事復，公曰，事爾矣，地理若何，曰，其鄉之官云，濬之風水且有益，是故水上不產溪物，是歲則為焉，地氣兆矣，曰，地兆則事基矣，天時若何，曰，東南無輕歲之旱，自秋徂春，溝渠皆涸，工易為力，天時應矣，曰，天應則事協矣，人力若何，曰，古之興事者必云從衆，然亦

有寡而弗顧者，今則異是，是故人力齊矣，曰：人齊則事集矣，遂依里甲分布，東莆鑿田百四十丈，濬渠百丈，造橋四所，上莆鑿田百二十丈，濬渠二百五十丈，水派百八十丈，龍潭溪池百尺，修溪三百丈，修橋七所，桃山濬渠二百六十丈，修橋四所，地美鑿田四十丈，修溪百丈，橋一所，登雲修溪四百丈，修橋三所，布訖赴功如歸市，梅岡以役至，輸工值弗受，以築修堤石亭，計鑿田一十餘畝，壓田二十餘畝，應償時金百兩，窪田受益者償之，計田二頃餘畝，畝出時金二錢，里之益尤者償之，東莆五十里，米千餘石，出時金四分，其新寡者弗償，濬渠不畝者弗償，出納有積有積，噫，是舉予與涂子泊林子字中，焦思涉泥，肇功正月二十四日，越三月哉生魄工畢，放舟試之，是夕乃雨，民喜呼其溪曰中離溪，呼其橋曰涂公橋，（全書十一）

按桑浦山華嚴前為宗山書院，中離溪在其前，溪上有二石亭，一鑿中離開溪記，一鑿林熙春續濬中離溪記兩碑今俱存，

是時，又建通濟橋，并修砌橋路三十餘所。狀行

薛氏族譜載先生遺鄉功績十二事，茲列於下，

一 濬海陽縣上莆等都溪三十餘里，上通潮城揭陽，下通鮑江粵浦等都，民舟楫往來由裡河，免航海劫溺之患，數其所為多有補天之功，

- 一 造中離橋路大小共一十五所，鄉民往來與耕田，牛畜利便，
- 一 設龍溪都里社祭壇引道三條，並石亭二柱，社廟一座，門樓一間，捨園一十二畝，帶租銀二兩六錢，坐落蓬州都土名覲港等處，
- 一 捨園一十五畝，帶租銀三兩二錢，坐落海陽縣南桂都土名磨枋洲等處，
- 一 架龍溪都鄉約所二處，與鄉都會約行約便利，
- 一 造龍溪都通濟橋九門，上通潮城，下達蓬州所潮陽縣等處，
- 一 造桃山都登崗橋五門，上通府城，下達潮陽惠來等縣，

- 一 造地美都龍頭橋七門，上通揭陽縣下達龍溪蓬州等都，
- 一 修地美都龍山徑路一十餘里，與民便利，
- 一 造龍溪都龍頭橋三門，並修石路至海陽縣，上莆等都二十餘里，與民便利，
- 一 築許驪子堤，并砌磯頭三座，禦鹹潮通淡水，海揭二縣，灌溉田苗利便，

姪宗鎰起補將樂令，調建陽。薛譜家傳

陽明南征來粵。時受命三廣征討蠻夷，過其鄉，先生起復曰：志存天下，毋專美於一方也，（行狀）

按陽明年譜，陽明十月至南昌，十一月至肇慶，不經潮州也，

七年戊子（西元一五二八）四十三歲。

先生入京師，薛氏族譜及行狀起故官。明史本傳

初，季本推行鄉約，以先生所定十事酌為三十四條，普行一邑。鄉約並上呈陽明，陽明批委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歷屬縣督令各縣勤習。陽明全書十

八批揭陽縣主簿委本鄉約呈

按潮有鄉約，始宣德間，知府王源時曾舉行，府治明時西湖山猶有舊約全址，

先生有慶彭山季子治成獎異序。見全書八

弟僑典試順天，於落卷中拔馬一龍為解元，卒成名臣，轉武選司郎中。

是歲，陽明在梧州，六月與南寧學校。

陽明年譜云，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陸合浦縣丞陳逅主教靈山

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場陽縣主簿李本主教敷文書院
按據此季末於是年六月已嘗揭陽任

吳繼喬來梧州，從學陽明。順治濠州府志，

繼喬字世達，號之溪，揭陽梅崗人，嘉靖戊子舉人，聞陽明講蒼梧，往從之游，（揭陽縣志本傳）

陳明德見陽明先生於羊城。陳海滙傳

按陽明年譜七月破斷藤峽，十月祀增城先廟，十一月廿五日歸梅嶺，是其來羊城應在十月十一月間，

冬，十一月乙卯，陽明先生卒于南安，陽明年譜

聞陽明訃，為位于興隆寺，率僑與四方同志歐

南野魏水洲輩數十人朝夕哭焉。狀行

八年己丑（西元一五二九）四十四歲。

二月庚午，陽明喪至越。陽明年譜

秋，先生求使山東趨王宅。時先生欲棄職奔

迎，或曰即選言官，宜少俟，先生弗聽。方西

樵（獻夫）時為冢宰，勸曰，重望輿論攸屬，亦

不聽，求使山東，公事暇，趨王氏家，事無大

小，咸為經理。狀行

有與諸同門輪年為陽明撫孤題單。陽明全書三十八，

撫孤題單云，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

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為先師，次守儉守

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為嗣，撫育

婚娶，嘉靖丙戌片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逾

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頓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

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與人

為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為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

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竄太夫人及宗族同

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參以律令，恤遺孤以

弘本，畿內外以別嫌，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拆，具有成

議，日後倘復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

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攪，為兄者務以總家

愛弟為心，以副恩育付託之重，為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為心，以盡繼

志述事之美，為旁親者皆亦願公心扶孤寡，以為家門之光，則先

九月登泰山。

條宜，開具於後，（陽明全書三十八）

遊泰山記云，是秋使魯，適叔謙張兄寓平原，乃申舊約，九月乙卯，偕楊生世祿十人自魯至，叔謙偕馬生珪十人自平原至，及登，雨雪濛濛，（全書十一）

又登嶧山。

有記示諸生云，扶輿之秀，自崑崙而東為岱，而南為嶧，二山之間，一鐘為吾夫子，再鐘為鍾會再鍾為恩孟，皆為萬世師，故岱曰岱宗，嶧曰絡繹，已兆名山之始矣，然則二山者，吾聖賢根本之地，當時遊衍授受之所也，今岱祀有典禮為琳宮梵宇所據，使登臨之士，

道懷景止之心亦微矣，余使魯來遊，見斯嚴通明中正，猶數楹之厦，命曰大通巖，謀諸守士，塑夫子小像于中，四子侍焉，俾遊者禮其容思履其道，是也世教之一助也。謀既集，或疑而問曰，學無方，其以遊與，曰，遊者學之方也，子不聞與點之意乎，曰，遊無方，其以山與，曰，山者遊之方也，子弗聞仁智之語乎，未遑，後誌之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物得一以生，故一者其本體也，無非同也，學問之道，復其本體而已矣，然山水無私，而人物有情，有情者變，無私者存，是故登其山，本體形焉，清者感之曠其情，渾者感之濼其處，鬱者感之散其懷，蔽者感之豁其意，忙者感之息而憚，閑者感之靜而益幽，或悟而起曰，有是哉遊之益也，然則亦有損乎，曰，有，曠其情而無主，其失則忘，濼其慮而無主，其失則蕩，散其懷而無主，其失則獨，豁其意而無主，其失則流，息而憚而無主，其失則驟，靜而以幽而無主，其失則僻，忘焉驟焉僻焉，離物者也，蕩焉逐焉流焉，著物者也，著物也者，俗之謂也，離物也者，禪之謂也，匪禪匪俗，其聖賢之道乎，其聖賢之學乎，傳曰，上下與天地同流，又曰，充之便是堯舜氣象，此之謂也，（全書十一）

過兗州，謁孔孟家廟，會諸士於大通巖，刻杏壇講授之議于石以記其感。

行有重修兗州學記。

文畧云，兗州吾夫子之鄉也，士生千載之下，猶思同堂共席，慰傾慕之懷，而况于其地者乎，仕於四方，雖遠在荒服，則亦俎豆周旋，曠乎如在，而况仕於其地者乎，然則生斯地者必求其道而學焉，斯無愧夫子之鄉人也，仕斯地者亦必求夫子之道而行之，以勉是邦之人，然後爲能以其出夫子者而反事夫子也，永新劉君子正，自守邊邦，刑清訟理，既模其城，壯其郡治，公宇之外，煥然改觀，則曰，斯夫子之區域也，而政弗在是也，乃輒其篋，平其賦，益和輯

其民，既而曰，斯政也，而學弗在是是也，乃修殿廡，修明倫堂，經閣，新龕扉門，新齋堂一十二楹，號舍三十楹，又闢地爲門爲射圃，爨宮之內，煥然改觀，則曰，斯學也，而夫子之道弗在是也，方勉諸多士而禮諸道，侃適有事於魯，從而質之曰，道有異於學乎，曰，無以異也，而今之學則異乎道矣，居庠序者知訓誥，則謂之學，能文章則謂之學，博聞強記則謂之學，外身心而驚聲利，得則盈焉，失則餒焉，夫子之道，寧若是耶，然則學有異於政乎，曰，無以異也，而今之政則異乎學矣，法制以馴于民，簿書以成其務，責人之善不必其已勉，夫子之政，寧若是耶，故道一而已，一則實，實則一，一者何，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王道之本，學之體也，動直則公，公則溥，天德之發，學之用也，此精一之傳，聖門之宗要也，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病弗爲耳，世學不明，舍心而求之外，是故知行二矣，人已二矣，知行二，宜其有外道以爲學者，人於記誦辭章而弗反矣，人已二，宜其有外學，以從政者流於刑名功利術數而弗知矣，間有知之而弗反之者，則又非拘滯於儀容格式之粗，則沉淪於玄虛空寂之謬，是皆不知一即實也，實即一也，實而弗一，其動雖直，是義襲也，是多學而識也，忘其體者也，一而弗實，其靜雖虛，是遺物也，是以己性爲有外也，廢其用者也，然則愛明夫子之道，亦惟一貫而已矣，欲爲一貫之學，亦惟無欲而已矣，諸士聞之，亦幸生於夫子之鄉，而以獲修其道是慶，侃歸訓導陳子煒聲與合庠之士，德劉君之惠，徵言爲之記，予喜明夫子之道，自吾夫子之鄉始，故不辭而爲之記，（全書十一）

十一月至越城，奠陽明先生。仲冬癸卯，陽明先生窆於越城南三十里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先生與弟僑姪宗鎰及同鄉主事翁萬達，各就

位哭奠。

陽明全書三十
七程輝喪記，

有與翁萬達合祭陽明先生文云：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已者容，而勝已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爲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此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畧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尙同者疑其立異，然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若蒼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晏嬰之知，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感，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十莞之詆，用是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湊勵，夫子逝矣，慨依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於茲矣，方將矢謫同志，胡奉遺訓，尙賴在天之靈，昭鑒啓牖，使斯道大明於天下，俾之來世，以永迄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陽明全書三十七）

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陽明全書三十七）

陽明全書三十八載陳惟濬引先生語云：早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

能，即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令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眞肯知在良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眞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

弟僑主試武閣。

薛氏族譜

九年庚寅（西元一五三〇）四十五歲。

先生轉官行人司右司副。

陽明年譜
未詳，在使山東後，

五月，建精舍於天真山，祀陽明先生。

陽明年譜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石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愛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忠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輩漢，侯孫應奎程尙宰范引年柴園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菴湏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馨，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陽明全書三十五）

舍成，先生有勒石文，并告天真土神及豎柱二

文。全書
十二

勒石文云：嘉靖庚寅秋，天真精舍成，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爲載書室，又爲望海亭，左爲嘉會堂，左前爲遊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爲日新館，餘爲齋舍，週以石垣，界則東止淨明，西界夫龍，北暨天真，南抵龜田路，是學也，成夫子遺意，四方同志，協而

告天真土神文云，維年月日，侃等謹致告于天真山土地之神，伏以先師陽明夫子倡道千載之下，海內同志，得其歸依，黃鐘一宣，羣夢咸覺，鳳莫大焉，追維夫子嘗圖卜築此山，以便講學，二詩可以識其志矣，將命南征，生還無日，誦其遺教，能不痛心，今以是日興事作室，朝夕講肄，承事夫子之靈，以免於離居，以終永圖，維神含德無疆，發祥有侍，文明之象實惟其時，尙賴潛扶默佑永觀大成。俾夫子未盡之意，已明之學，日博以行，同於無疆，實惟神之所錫類也，敢告，（右俱見全書十二）

十月二十四日，上正祀典以敦化理疏，陳七事

請以象山白沙從祀。

月日據薛氏族譜以下各疏同，

疏文畧云：

一宋儒陸九淵生而清明，學術純正，四歲侍父，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不能答，及長，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吾分內事，吾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西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蓋實見人心之妙，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自孟子沒而心學晦，至宋兩教斷程頤追尋其緒，九淵繼之，心學復明，故所至從游雲集，雖鄉曲老長，俯首聽誨，嘗時呂祖謙張栻莫不敬服，今諸子皆以從祀，而九淵獨未從祀，蓋以早歲嘗與朱熹論說不合，故其徒遂擯之爲禪，臣考九淵赴荆門時，朱熹延入白鹿洞講論義利之旨，僚屬諸生，聽者爲之流涕，熹亦曠服以爲不及，且請筆之書，又自爲之跋，以爲不迷於人德之方，則其非禪明矣，夫禪空寂其心，遺人倫，棄物理，要之不可以壽天下國家者也，使九淵之學而果若是，則誠禪矣，然其書具在，可考如曰，惟天上之至

一爲能處天下之至變，曰先立乎其大者，曰學莫先義利之辨，則皆孔子孟子之旨也，此豈空寂其心者，或曰，某何嘗不即會文字，但理會與人別耳，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用功，曰已德明然後可推其明以及天下，此豈遺棄倫理者哉，况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効，則見於賢相之稱，超然獨契乎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則見於名儒之贊，而宋朝議證文安，亦極尊美之詞，及先儒吳澄許衡，國朝名臣程敏政席書，皆有撰述，每稱其學之純，獨陷于記誦詞章而莫自覺者，乃以躬行實踐爲近禪，則世學之悞也，不然，則天下皆鮮文學之士，而爲臣未必皆忠，爲子未必皆孝，士習未必皆正，民風未必皆淳者，何哉，正以求諸心，不能實踐之過也，仰惟皇上復古，正人心，變士習，如九淵者，乞賜贈從祀，風示四方，使學反諸心，以精義利之辨，篤於行以成淳厚之風，則善人多而天下治矣，謹將程敏政席書所撰之書，隨本進覽，伏惟聖明裁擇，

人才國家之盛而從廟庭，尤見人才之盛也，我朝造士百六十年，未嘗有從祀者，誠無其人，則作養無徵，國家之耻也，苟有其人，而莫之行豈非蓬崇好尚，未以是爲先乎，臣考當代文行名節，忠勤之士固多，而潛心理學者，數人而已，然究其所造，又皆未足以人性爲仁義，其於所謂一以貫之旨，則時出時入，而未或自得也，惟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有萬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觀其答人論學數書，已啓聖學之局輪矣，其言曰，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又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又曰，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在人深思而自得也，又曰，含養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酬應，如焉之有衝動也，體認物理，稽之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且能養俗藏修，默回士氣，又善淑人

成物，則其造詣可知矣，數十年來，四方士子於文字功利之外，而知有所謂學山林興恬退之風，仕官勵廉節之志，良由我憲宗純皇帝，徵聘憲章，特受館職，故風動若此，觀宋淳祐元年，即詔以周程張朱四子從祀，士習為之丕變，仰惟皇上以道化天下，伏乞將憲章賜諡從祀，以彰我皇明之盛德，鼓舞人心，當有不疾而速者矣，伏惟聖明裁擇，（全書七）

按正祀典以教化理疏陳七事、今謹節摘二事，

十二月遷司正。族譜載勅命在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追贈先生父驥為文

林郎行人司司正如官，母曾氏為太孺人。勅命，月日同

十年辛卯（西元一五三一）四十六歲。

在司正任。

二月初二日，上明正學以安聖躬疏。

疏云，臣伏惟陛下勤精以來，聖躬日強，臣民胥慶，頃者，愆和難已，陛下仰瞻天顏，猶御清燿，意者積勞所致，非特感冒而然也，陛下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不遜聲色，不殖貨利，自朝至夕，不遑暇豫，惟以問學政事為念，可謂有聖人之資，聖人之志矣，獨未臻聖人之治，是以聖心焦勞而致此也，臣謹因問安之誠，推明聖學，倘蒙採納，則聖志清定，聖躬安矣，古稱大有為之君，必曰無為而治，非有為自有為，無為自無為也，亦非有為而後無為也，蓋為乎無為而無為也，無為者道，有為者人也，道者天理也，天理者吾心之全體也，即陛下所謂一者也，人者自用功而言也，用功者吾心之存，主應用者也，即陛下所謂敬者也，主一之為敬，敬則一矣，有為為公，非一也，先事而迎，後事而將，非一也，物而不化，行而有息，外內體用有間，非一也，故主一者聖賢之學，主則一，一則真矣，弗主則二，二則雜而昏矣，故曰，聰明睿

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鑿帝，是故用功非道，則愈求愈遠，勞而無功，用功合道，則雖弗勞，是謂深造自得，居安資深，是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曰無為，或曰，如此何以能了天下之事，而成天下之治乎，曰，學慮其弗一，胡患乎弗貫，夫天下之道，敬天也，勤民也，用入行政也，一而已矣，故曰，天得一以清，人得一以靈，敬天者，非獨蒼蒼之表，天也由太虛，有天之名，自中心之虛，以達前後左右，莫非虛也，莫非非天也，莫非天，則無適而非事，天之地矣，故主一則無欲，無欲則靜，虛而動直，是故戒慎恐懼，不愧屋漏，所以事天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弗嚴，所以事天也，以此事天，天人一矣，之所以為人，以其有善也，非以其有生也，故治民者於錢穀兵刑，治生之務，雖非可缺，然不過足食已矣，足兵已矣，富強已矣，非王道之重，孔門不得已而可去者也，故稱唐虞之治，必曰百姓昭明，黎民皞皞，稱三代之治，必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而逸居飽暖不與焉，故惟主一則能以善養民，而民興於善，夫然後君民一矣，人皆可能者善也，有能而不能者才也，以才用人，人求之外而不足，以善取人，人求諸內而有餘，是故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此為入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秦誓論大臣之道，亦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蓋善者一也，休休者亦一也，主一則上以是求之，下以是應之，而九德咸事矣，書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如此，則君臣一矣，為政必有紀綱制度，然非有意而為之也，因之革之，與時宜之，由周而來，虛文日繁，其弊未之有救也，為今之治，莫若導民務實，返樸還淳，此復古急務也，如以紀綱制度已焉，則三皇之制，不如五帝之備，五帝之制，不如

三王之備也，然而論治，王不及帝，帝不及皇，何也，且禹嗣皋，典章由舊，九官十二牧由舊也，乃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何也。蓋禹入聖域，米優精一之純異，故感孚之機殊，此禹所以泣也，由是言之，爲政之道，不在文爲之間明矣，故曰，篤恭而天下平，篤者純而不已也，恭者敬也，主一也，故君子不勤而敬，不言而信，夫然後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愈純愈化，此聖帝明王之事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則亦必賞而後勸，怒而後威，英君臨辟之事，若夫動而不敬，言而不信，則雖賞弗勸，雖怒弗威，後世庸君之君也，陛下不由師傳默契敬一之旨，此天啓貞元之會，欲使斯民蒙至治之澤也，臣願陛下無假外求，無親細務，無事詞藻，惟純之又純，內外一，上下一，君民一，天人一，無爲而治矣，陛下時時主一，則自安靜以養和平，聖慮不煩，精神凝固，聖躬安矣，聖躬安，則臣安天下安矣，臣無任懇惓隕越之至。（全書七）

六月二十六日，上復古制以新士習疏。

閏六月初九日，上倣古更化疏。

同月二十六日，上復古更化以光聖德疏，韓氏乞擇族譜

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

嗣之生。帝方祈嗣，諱言之，震怒，立下先生

獄鞠廷，究交通主使者。明史本傳

疏云，臣聞聖帝明王之道，必有遠猷，陛下踐祚以來，明大禮以事親，大節以事祖，皆品節古人，以垂萬世，而惟舊典一事，係關宗社，未及舉行者，臣仰稽祖宗分封宗室，猶留最親殿下人在京，原藩爲宗人令四字，俗呼爲守城王，有事或爲居守，或代行禮，其

獨國處，至探遠也，列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三年，逆瑾懷異，密井出封，瑾敗，廷臣但俟宗廟繁衍，心因循未之讓復，今者陛下入繼，十年於茲矣，未有以爲陛下告者，臣知陛下之心，天下之至公也，於事未嘗有所諱避，惟其是而已，伏願查復舊典，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掄選姻人正士，爲之輔導，他日東宮生長，其爲輔王，亦非可缺焉者也，如有以次皇子，則仍出封大國，彼得以自郡王而爲親王，亦足以展其親矣，萬一不然，則保陛下躬親誨育，自於太后有恩，世廟有恩，其與倉卒之間，雖然無情不伴矣，陛下聰明，首出庶物，弗慮及此乎，帝王圖事，動出萬全，譬之奕棋，由前以俟，特一着耳，由今以處，是有二三着，四五着矣，多算者勝，少算者負，此防微慮遠之道，當如是也，矧此處人之所難處，行人之所難行，誠帝王之所盛節也，陛下何憚而弗爲乎，且陛下出而臨朝，有君臣之樂，入而在宮，有母子之樂，有夫婦之樂，獨自藩邸，及今未嘗有兄弟叔姪之樂也，聖衷淵曲，機事遼密，有臣下不得聞而可與聽者，有官闈不得預而可與言者，時節高會，優游德義，才人間之至情，天倫之奧樂也，陛下亦何憚而不爲乎，其視深居孤立，上無以繫九廟之安，下無以慰四方之望，相去一何遠哉，臣備員下僚，區區憂愛，敢爲陛下陳者，知陛下有純孝之心，有忘我之仁，有天下無疆之圖也，伏惟陛下，深思遠顧，憫臣之愚，留臣之奏，特降手敕，下廷臣會議施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懇惓隕越之至。（全書七）

初南海彭澤爲吏部郎，無行，因議禮附張孚敬，遂與爲腹心，後京察被黜，孚敬奏留之，復引爲諭德，至太常卿，先生以疏草示澤，澤與先生及少詹事夏言同年生而言，是時數忤孚敬，澤默計備副事，編帝書，必與大獄，輕言同謀，可禍也，給先生稿示孚敬，因報先生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乃先錄先生業以進，謂廷臣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先生猶

豫，澤潁縣之乃出，（明史本傳）

自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四日，連鞠八次，具得其實。初六日諭革先生為民，謫戍構陷者彭澤。

二十八日，先生被提，次日廷鞠，（廷鞠實錄）持掠備至，先生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先生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曾何豫，給事中孫應奎曹汴傅學敏，避爭敬怒，應奎等疏聞，詔竄下，言應奎汴詔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鞠，具得其實，帝乃釋曾等，出學敏密疏二示廷臣，斥其伎罔，令致仕，先生為民，澤戍大同，（明史本傳）

先生免歸，翁萬達時為地官郎，寄書乃父曰，薛為彭愚，彭為張愚，語直而心不動，兩京士夫咸壯之，千載而下，名照汗青，吾鄉為有人矣，（行狀）

至潞河，遇聖節，焚香叩祝甚謹。

先生至潞河，遇聖節，焚香叩祝甚謹，或報參政項喬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聖者，喬曰，必薛中離也，跡之果然，（明史本傳）

復至越。狀行

按行狀云，先生歸至越，建天真精舍，以萃同志，善類學助，不月而成，繫於是年，陽明年譜作九年五月異，

姪宗鎰召拜禮科給事中，遷戶科。薛贈

十一年壬辰（西元一五三二）四十七歲。

先生還鄉，明農講學，狀行

築書院於宗山，中建祠祀陽明先生，旁為精舍，延陳明德居之。全書陳海

鄒守益復惠祠記云，懷惠祠者，何湖土若民懷陽明先生之惠而祠之者也，先是小靖石骨寨尤壘，行旅懼其害，先生征漳寇至杭，親臨墟土，撫諭平定，害斯已，厥後總制四省，班師五羊，多士赴講，故政教沾被，士民思之，乃鄉書洪騰生員王璽輩，請於大巡吳君鍊允建宗山書院，尸而祝之，中為祠堂，左為講堂，右為經樓，為宴會廳，翼而環之以書舍，萃生儒肄業，可居百人，誠一方之勝也，然景僻烟遠，風高易圯，直冬固寂，非二三人可守，中離薛子自出租五十，募人看守香燈，繼而貳守劉君魁置租九十，大巡洪君垣撥殿寺租三百石，贖正祀典，徭編門役，令府縣佐貳官致祭，中離收同原租，頃因率例鬻寺田，顧守混取其寺租而鬻之民，竹居子克成厥事，入直於官，仍以百租歸宗山，歲延有學行一人主教，給租四十石，增募守看二十差，輸十有五，春秋遣官主祭，服從約二十人，鄉紳及鄉書生儒陪祭約百，或五六十人，官租九十，歲徵海陽縣給方里，按二祭授為香燈募役修葺之費。（海陽縣志建置畧）按宗山書院在今潮安東浦都塔下鄉南，在內桑浦山之中部，石坊猶存，面臨巖山坊，正面題宗山書院，背書仰止二字，後改建於城北

友人林大欽登是科一甲一名。

大欽字敬夫，世居東浦，嘉靖辛卯就試，督學王公奇其文，為薦於按巡御史吳公，更試李綱十事，考擬詳核，詞旨凜烈，讀之突突有生氣，相與嘆賞曰，此蘇公筆墨，胡公對事也，必然大魁天下，明年上春官，連舉進士，狀元及第，如二公言。（中離獨林東浦本傳）

十二年癸巳（西元一五三三）四十八歲。

十三年甲午(西元一五三四)四十九歲。

先生鄉居。

十四年乙未(西元一五三五)五十歲。

詔復冠帶。行狀

二月陽明文錄刻成姑蘇。

陽明年譜云，洪畿奔陽明之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畿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銓等購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遺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先生與王汝中萃陽明文詞之簡切者，集為則言二卷。

先生有則言序云，先生之言，始鏡自難曰傳習錄，紀其答問語也，于廣德曰文錄，紀其文辭者也，鏡于姑蘇益之曰別錄，紀其政畧者也，錄既備，行者不易挾，遠者不易得，侃與汝中萃其簡切為二帙，曰則言，蓋先生之教，貴知本也，大本立而達道行，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乃天則也，學者患無志焉爾，能志乎此，則戒慎恐懼而致其中和，自不容已矣，孰戒慎，孰恐懼，此良知也，孰云為中，良知廓然而非倚者也，孰云為和，良知順應而無滯者也，是故天曰太虛，聖曰通明，虛明者良知之謂也，致也者去其蔽全其本體之謂也，去其蔽者，非謂有滅也，蔽去則知行一，人已一，本體復矣，本體復，非有增也，吾之性本無方，體無窮盡者也，能復其性則可以撫世，可以酬物矣，夫是之謂學，然胡為而誣其至也，考

之書得已矣，實諸聖焉已矣，資諸師友焉已矣，夫是之謂問學，問學之道無他，致其良知而已矣，此則言之意也，或曰：先生之學，不厭不倦，其道蕩蕩，其思淵淵，土堯禱而民尸祝矣，爾其遺言，皆可則也，譬之樹焉，芽甲花實，皆生意也，子獨摘其實而遺餘焉，無乃不可乎，道之在我，人也孰彼此焉，而其見於言也，孰衆寡焉，惟其切於吾之用也，則一言一藥矣，而况於金乎，如其弗用也，則六籍亦粕蠹耳，而况於一言乎，且夫樹之生也，居者玩焉，繪者象焉，有國有家者，操焉棟焉，今子之愛樹也，則將若是焉已乎，抑亦摘而藝之，俾復生生已乎。或質諸周子文規，曰然，遂命鏡之。(全書九)

按內閣書目五云，陽明則言二冊，明王守仁語錄，門人潮州薛侃等輯，臚望館書目載則言有二冊，學海類編有王守仁傳習則言一卷，所採語錄共二十條，見于傳習錄者九條，其餘不知是否采自則言，考先生與蘭北江書有云，文錄別錄之多，士友不易得，即采諸友雜記再刻一本，又摘後錄中要言別為二冊，庶自便覽，所謂摘要二冊，當即則言也，惟編集年月未詳，以其書采及文錄觀之，當在文錄刊行之後，姑附繫於此。

構竹屋于東津，高士陸竹溪時相往還。

潮州耆舊集，薛御史集

，陸竹溪傳，

竹溪諱大策，字一士，海陽人，隱居東臯，郡守蔣元玉聞其名，召見，辭以詩，有野心甘老碧山雲、義笠如何可出村之句，(海陽縣吳志)所居門首有石聯云，白社重開三徑竹，紅塵隔斷一條溪，(韓江記)翠竹清流，會絕塵境，

按竹溪傳言歲中離養病，構竹屋東津池上，竹溪臨終之歲，住宿離齋，旬月不忍去，不明言係何年之事，考竹溪墓有盛端明題字，署嘉靖丙申季冬，則竹溪之歿，應在丙申之際，姑附其事於此，

原书空白页

先生游江浙，會羅念庵于青原書院。明儒學案

是歲浙江諸友數出期一會，先生命駕往，至

吉安，為鄒東廓羅念庵輩留處青原書院者旬

月，四方同志聽講數百人。薛氏族譜

按錢穆念庵年譜引驚溪彭君墓表，甲午鄒東廓大會士友於青原，之會起於甲午也，

往天真修陽明祠，薛氏族譜錢緒山，王龍溪，王漸遠

皆來會。王漸遠撰墓銘，

晉學少湖徐公聞之，檄吉安臨江各郡之士赴講授，郡心翕然歸依，先生語諸同志曰，不可，遂辭而避之，往天真修葺祠宇，訪靈明

孤，聞遺教以維同志，常曰，學須見萬物一體，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沾沾自足，不能成乎物，碌碌自是，不能通乎衆者，去道遠矣，

(薛氏族譜)

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友人林大欽有祭東(宗鑑)

泓文。東莆集，

閏十二月，湛若水為東泓撰墓誌銘。

十六年丁酉(西元一五三七)五十二歲。

五月初六日，先生仲兄傑卒。薛氏族譜

友人翁萬達為廣西副使，畧定諸夷。王錫爵撰襄敏神道碑，

萬達有與先生書云，赤臂行邊，經畧諸務，會入交近地龍憑二州部酋殺官相踵為亂，交人伺變，境內震駭，某出萬死擒草應，械李賁

，幾趨播，皆巨魁也，又格殺其餘黨百十八，二州始帖帖歸息，史亦陳服，(禮報集)

十七年戊戌(西元一五三八)五十三歲。

春，先生與王汝中登天目山，懋金山，門人陸

南卿與俱。全書祭陸尚卿文，

湛甘泉答王汝中書云，前此聞與薛子諸賢為天台雁蕩之游，此心固然，若相與徜徉於兩山之巔，(甘泉文集七)

弟僑分考春闈，尋連東宮右春坊右司直，兼翰

林院檢討。

僑分考在是歲，至遷東宮官年月無考，姑繫于是年，後僑告歸，集湖士立一真會所，發明良知之學，先生五弟偉亦聚講一真會，填露

唱和，見薛氏族譜，湛若水有代簡寄薛竹居詩云，八十六年懷竹扇，一真會後定何如，若知真處元無事，連此空名上破除，作於辛亥，即嘉靖三十年，附載于此，

二十一年壬寅(西元一五四二)五十七歲。

三月上己，與林東藩(大欽)翁東涯(萬達)謝前

山遊桑浦之寶雲巖。林東藩集三，

寶雲巖記寶雲巖與老居甘露二巖俱有名，甘露岩洞虛敞，可千人坐，陪玉簡峯之勝，而寶雲則由桑浦徑口南入西山，夾道逶迤曲折，

前有宋時先四世祖秘書潛峯公與郡人翁慶撰紀，普甫蔡勃講學于此，時知軍州事，高壽卿題額曰聚奎閣，歲壬寅，屆修葺之辰，余偕

同人薛中離翁東涯謝前山三君入山，作踏曹游，三君詢及往蹟，遂同質於郡侯郭以享明府，山僧光惠置其役，因遺址架木集工，越十

月工滿。

按郭以享名萬震，江西萬安人，周府志職官稱春震二十四年任知府，據此記二十一年春震已在任。

夏·游羅浮朱明洞。

是歲夏先生入羅浮朱明洞，湖士三人從，題壁間曰，張弩非極力弗開，磨鏡非得藥弗明，定水非去渾脚，撓之必濁，襟壞非足火力，遇雨終碎，蓋目擊時事，因以自箴，未幾風瘴損一人，（明本廷輔實錄附識葉尊客揚復所詢先師萬惠事作郡志傳書）

十二月過惠州，居半運之尋樂堂。

季冬遺襖還潮，過惠州，葉惠江謝惕齋劉古狂留先生居半運之尋樂堂，（楊尊答書）

按全書十二祭陸生南卿文云，予與藍生入羅浮，藍生遂故於山，所謂損一人者，即藍生也。

二十二年癸卯（西元一五四三）五十八歲。

春，還豐山永福寺。

先生居尋樂堂三閱月，避濕遷豐山永福寺，從游數十人，李鵬舉葉尊日侍講席，雅見川以河圖洛書太極圖來問，於是著圖書質疑粹之，惠初未聞陽明先生之學，士多見毒于魏莊渠，歸育學，然天真衣鉢來孰無翹慕，既而鋪寶潭林艾陵盧廣衡自東莞極江張白野胡曙峯車鶴岑自博羅，劉象龍自江右，陳舜夫沈希周自閩，何古林王青蘿龐弼塘自五羊，魏立峰自蒲陽，周鶴峯周曉山行部聞之，道舊竟日，談四方之士負笈接武至，公日與遊衍西湖論學，作西湖記，惠人於是廣見聞，知法門自有真矣，矢不入城，刺不投縉紳，居常靜坐，少觀書，時盼湖山，洒然物外，歌詠則左右二三子，因事點化來調教，問翻翻曲引，不作經傳見解，有時而不答，惟請托者接人嬉嬉，不見纖毫眇域，和沖蒸人，腹屢浮躁，爲之奪魄，供具雖孤葉二簋，與其徒或對客啖之亡厭，出口非世道則古今學脈，亡一

刺語，見人寡言曰，此不見底，轉入真境，人寡語曰，此路徑太窄

，未知一體，人高談曰，此渡頭腦，大肆迷妄，人執泥曰，小家相，未識其大者，於圓響以疎動，其人雖閉塞之甚，一聞忽開，雖膠園之深，一聞遂活，嘗曰，人非萬物一體，便失孔門命脈，非學也，以無欲爲事，其爲言曰，吾學以無欲爲主，然無欲亦精之不盡也，目前見其無矣，精之不幾時，又見其無者，未嘗無也，一生精神，若未希天知命，不已也，此外更亡所事。（楊尊答書）

按豐山一名懸壘，鑿豐湖邊，山左豐塔，山爲歸雲洞，先生有豐山步月用周鶴峯韻詩云，野寺湖中景，月上綠楊隄，矯矯鳴陽鳥，飛過倍參差，別去惠錦裝，落我白雲居，呼童沽香釀，詞雄湖海委，往事已陳迹，逢辰正憂危，行行凌霄漢，維屏壯猷爲，寂寂臥烟，虛庭花影移，元靈嗟久塞，探蹟誰端倪，魯陽戈入手，甯訝夕陽時，悠悠無窮思，抱蜀守其離，（惠州西湖志）永福寺在豐山前，宋時爲無量壽院，入清先後爲萬壽宮，爲惠陽書院，爲豐湖書院。又按葉尊廷鞠實錄序云，先師居羅浮，還西湖之永福寺，時嘉靖甲辰歲也，與其答揚復所稱癸卯春暑異。

二十三年甲辰（西元一五四四）五十九歲。

東莞奇石人劉頤齋迎先生居玉壺洞，

經傳論義。

是歲龐弼塘以東莞翁士劉頤齋迎居玉壺洞，同門日質經傳著經傳論義，更請疏二論全書，謂論在不精不粗之間，易雜邪說，正學明，則支離之說自破，著魯論真詮，每書疏數十，令鵬專侍坐，師同萬聖誦，歡賞則止。（葉尊答書）

王漸遠訪先生于奇石。

王漸遠先生墓誌云，及來奇石，余往訪焉，聯床數宵，始克合一，羣

公涵養日深，大本融逸，所見益明，沛然無所抵礙，（王漸遠撰墓誌）

夏，刊圖書質疑，惠生八問。

先生日作質疑小引云，有象斯有象，有象斯有數，皆理也，數以盡象，象以盡理，理以盡物者，圖書也，予少聞弗領，考覈衆說，祇見蕪蔓，竟莫釋然，頃忽開悟，似甚昭晰，人皆可知可也，而非玄且遠也，蓋道本一不可二也，本完成不可拆也，本具足不可補也，二則難，拆則難，補則難，後奮動裂而二之，拆而補之，道喪其真，學失其樞紐矣，故圖書者，心性之源，文字之祖，政治之基，本一差則百差，不可以弗明者也，乃即數爲圖，即圖成卦，皆造化自然，無俟拆補訓釋，而天地易簡之理，聖人精一之義彰矣，諸生聞之，恍然有省，請次圖解，并錄答問，用質諸君子，然與未然，必有以教我者，寓羅浮西湖，中離薛侃謹識，（圖書質疑卷首）

林大欽有與先生書云，近蒙寄惠生八問錄，雖辨問周明，莫非實學，然覺毀譽之心未忘，而精察之功少慢，若顧形迹聲色之末，非吾廓然無形之體，勢將已約，而望人周矣，夫人各有見，是非豈能同，君子尊德性，道問學，非必人人之信已也，同我者欣，異我者矜，故曰，以善養人，伊尹以天下爲己任，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古至誠懇怛，以萬物爲一體如此，此乃生人之根，從此養習充達，方爲無上實際，故不見人非，不見己是，物我無間，廓然同春，此吾儕平昔講究之旨，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夫匡章孟氏與遊，而通國以爲不孝，尹伯奇至順，而其父以爲不義，人心不同，至親尚隔，况人人乎，夫子溫良和易，至爲無忤，而之陳之楚，每至不容，或謂德修務興，名高毀來，此猶常談，夫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人之忘於內外如此，故樂天而無憂，聖人之事也，希望而敦仁，學者之職也，今不致致於道之所當務，而徇衆人之所知見

，則慢易鄙吝之心易生，而精緻神化之體難入，此吾與文之所共難也，幸相與戮力勉之，（見東菴集）據此則惠生八問錄者，又會別狀單行，

門人葉孝撰廷鞠實錄。

尊序云，夏桂州居首相修實錄，素此入選，故備述之，

門人成子學，郭維藩同登是科春鳴雷榜進士。

潮州府志選舉表，

先生長子宗鐸聞崇光巖于揭陽。

今石翹題字猶存，

友人翁萬達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明史翁萬達傳，

二十四年乙巳（西元一五四五）六十歲。

秋，七月返揭陽。

葉孝答書，

邑令王鳳輯揭陽縣志成，先生爲之序。

鳳江西吉水人，舉人，創修縣志凡五卷，先生序云，王公窮陬博采，委重鄕君峻甫，再月而告成，峻甫蓋甘泉門人，名大崙，號仙橋，揭陽官溪人，嘉靖壬午舉人，德清教諭，

八月十九日弟誤卒。

薛氏族譜

十一月十九日配黃孺人卒。

孺人生於弘治戊申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是年十一月是日，年五十八私諡敦濟（薛氏族譜）

十二月二十四日酉時先生卒，行年六十，葬揭

陽地美都之洮源洞鳳鳴山。

薛氏族譜

譜後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二月，廣東按察司僉事施致兩祭。

同月，揭陽縣知縣王鳳，縣丞蔡楠，主簿喻利，典史蔡伯實，儒學訓導黃元厚，梁世冊亦來奠祭。

四月，惠陽東莞劉常，葉時來奠。

祭文俱載薛氏族譜不備錄，下同。

同月，惠陽東莞門人姚淮，鄭一雅，姚澗，陳沛，姚銓，劉文洽，姚深，李佳，李鵬舉，葉萬達，胡世祥，陳守經，劉文嶽，廖見曾，龔卿，張文道，石俊，劉以成，姚濂，任九河，葉萼，劉彥珣，劉夢奎，李經，劉紹稷，鍾嶽，楊彥璋，羅烈，嚴延壽，歐應選，羅宗學，莫如齒，盧存禮，同致奠。

祭文云，於乎，傷哉，夫子，吾復何言矣，良知之教，猶在吾耳，樂易之容，日猶在吾，作聖之志，猶在吾心也。傷痛可如何哉，追思去歲洪石泉之來玉壺也，云離翁脈理至八月我當疾作，今欲奉迎東歸，淮等竊謂夫子之攝疾彌浮也，不顯聲色，不殖貨利，疾從安作，每致於疑石泉子之言，夫子亦不忍棄二三人而遽歸也，惟欲適觀二三人之學有所就，而經傳之訓直底於成也然後歸，二三人依依之志，亦不忍遽違夫子之側也，惟欲夫子久居於此，得以領教於無窮，其於石泉子之言，若罔聞也，而子化諸兄，屢以四師叔之恙來報而後歸，二三人時各繫於庠序，不能遐隨於離山之巖，臨別極爲丁未武夷白鹿之約，擬與龍溪諸君打歸一而後歸，於乎，相期之志

，可謂遠且毅矣，詎知仲秋過旬之後，臍患重作，而春冬書來，則云，瘡已漸愈，是爲再世之人，當復無患矣，淮等又幸石泉子之曾無徵也，而依歸之願，何慰如之，今春聞夫子奄逝，淮等且疑且駭，遍訪潮，言人人殊，然猶未敢以爲然也，不數日計音繼至，於乎，天乎，胡奪吾夫子之速乎，吾夫子之靈仕也，志未大行於天下，而與當世之士，講求陽明夫子良知之學，其成已成物之志，亦可謂遠且大矣，而竟不獲以踐期頤之域，於乎，傷哉，天之不相斯道也固如此矣，吾復何言哉，雖然，朝聞夕死，夫子固已無憾，而淮未有成，曠也，誰其解之，同也誰其釋之，成章也誰其化裁之，於乎，天胡奪我夫子之速，而俾淮等學問之無所成也，於乎，痛哉，聞訃之下，未能即哭於潮，不勝傷悼，乃率二三人就夫子所遊之館，制服懸像，對泣竟日而還，淮等不得親供環殮，罪莫無極，所幸幼嗣皆能，必誠必信，當勿使有悔矣，淮等學未有成，而秋陽之思，奚啻會子，夫子有知，其尙默相於冥冥之中，知也啓之，行也翼之，庶幾不至昏而且怠，而二三人者，質雖不敏，敢不互相鞭策，以承我夫子之教乎，試期漸邁，不能奔哀於謹具菲儀屬洽先往奠焉，惟夫子有靈，其尙來鑒之也，於乎，傷哉。（薛氏族譜）

是月弟僑撰先生行狀。

文載薛氏族譜。

五月同門再約，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光，陳大綸致奠。

祭文云，嗚呼，聖學涸竭，降自周程，天啓先師，以覺我人，兄聞風而崛起，昆季隨其斐矣，始僦居於南都，繼仰高於虔城，曰，大道其不遠，惟寡欲以養心，察良知而燭洞，見天性之孔神，晝日乾而夕惕，若臨履於淵冰，剪康衢之榛棘，塞多岐之紛紜，慨任重而道遠，剛邁遠而選征，履巖壑於若一，何得喪之能嬰，既遭厭以林臥，益鈞極於情深，謂困苦與靈仰，殆天意之可浪，胡六十而攜化

，曾不假以遐齡，約別兄八載，恍如暮與今晨，讀研幾質疑之錄，若而命而耳聆，得伏枕之環函，惠逸修之好音，矢靈樞其備載，酬雅志於平生，此緘未啓，計音先承，諒渺末之在念，取近響以相箴，敬服膺而勿墮，敢忘垂絕之殷勤，知靈爽之不昧，隨斯語於冥冥。（薛氏族譜）

九月乙卯，應天府通判龐嵩遣門人劉文嶽致奠。

十二月，巡撫都御史張岳遣揭陽縣儒學訓導黃元厚來奠。

同月，門人徽州府同知楊日贊遙奠。

二十六年丁未正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燧，潮州府知府郭春震，具致奠。

二月庚子，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朱統，右布政使龔輝，左參政張鑿，右參政張烜，左參議顧中孚，朱憲章，右參議方民悅，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屠大山，副使陳愷，袁載，張瑤，周宗鎬，僉事何元述，陳捷，施雨，陳崇慶來祭。

三月，門人成子學過天真精舍，謁陽明先祠。見先生神位在左，亦為文致奠。

九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賦詞束帛，託總督大中丞靜學，遣官致奠，

吳鵬，柯喬，韓桂來祭。日月未詳

二十七年戊申正月，潮州知府郭春震，同知王貴，推官趙祉，海陽縣知縣褚宗錄，潮州府儒學黃仲陽，訓導江用柏，陳伯容，吳全，王茂，海陽縣教諭宋楫，訓導楊樞，黃儀，致祭。

七月，漳浦門人林成綱，林一新，林楚，哭奠。八月朔，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如桂，遣揭陽縣儒學教諭黃啓初致祭。

同月朔，廣東按察司按察使李遂來奠。

二十八年己酉二月，揭陽教諭黃啓初，訓導黃元厚，請崇祀典。奉巡撫張批，入祀府學鄉賢祠，提學蔡批，入祀縣學鄉賢祠。薛氏族譜

八月，潮州府通判黃懋允，涂渠，推官趙祉，奉奠。

同月，揭陽縣知縣鄭用賓，縣丞蔡楠，主簿楊

繼嘉，典史蔡伯實來奠。

九月，先生仲子宗釜往謁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為之撰中離山記。

又謁南海何維柏，乞為先生傳。文載薛氏族譜

同月十九日，湛若水撰宗山祠堂記。薛氏族譜

文云，新建伯陽明王先生其豪傑之必為聖人者乎，中離子薛子其陽明先生之入室弟子乎，陽明公道義在人心，勳業在朝廷，然而君子必以教言焉，中離子行義在鄉里，名節在朝野，然而君子必以學言焉，何居重道教也，陽明子之教，良知之教也，正德丙寅，與甘泉子初定於京師，兵曹清黃語人曰，吾從官三十年，未見此人，其時共尊明道，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學是矣，讀去龍場，歸而教人也，一變而為正念頭之說亦是矣，再變而為致良知之說亦是矣，皆是也，然而致良知者，陽明之定教，其說出於孟子，夫豈有差別哉，或曰，新建公於孟子良知良能章，獨舉良知為教何居，或者有深意存焉否也，欲人知之貫乎行，知行為不貳也乎否也，甘泉子亦嘗有言，學問思辨開其知也，篤行恒其知也，學至恒知焉盡之矣，天包乎地，知通乎行，通乎行而知者，聖學之始終也，其與陽明公舉良知之說，不約而同矣乎否也，雖然，學必會其全，問之曰，良知何知矣，則應之曰，無不知愛親，無不知敬兄可也，愛敬之真心，即天理也，是其同也，問之曰，良知能為親親敬長，何以為仁義矣，則應之曰，達之天下可也，擴愛敬之心以達之天下，通天下以為知焉，伊尹之先知先覺乎，斯道可也亦是矣，或曰，如斯而已乎未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

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天下之道皆原於愛敬焉，發之曰，如斯而已乎未也，曰，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以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此孟子之大全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繼，而孟子發之也，或問曰，說良知者則曰常知，曰常覺，不曰愛敬，不曰達之天下，豈陽明公之意異於孟子固如是乎，甘泉子曰，吾為俱往往為之明辨以閉陽明之道，豈得已哉，閉陽明之道以閉孔孟周公文武禹湯堯舜之大道，豈得已哉，中離子入室弟子，所著研幾錄圖書質疑，皆以發明師之的指，無後來毫厘之差也，然則其所得必不可量矣，惜我與之離索之久，未得聞其詳耳，曰，然則薛子之忠義在朝野也云何，曰，行人尚謙，遭大獄於朝，明目張胆於天子之廷，義氣衝空，百折不撓，若有之死而不可回者，則其中之所存，與平素之所養，一念真切，浩然剛大之氣，無愧於天地，無愧於日月，無愧於鬼神，是宜其在潮感潮，在惠感惠，聞于諸司感諸司，諸司可其白，立祠宗山精舍，上祀陽明公，下以中離子配焉，凡若干楹，有田凡若干畝，以永住守焉，以其德之所感若此，可以知師傳之學哉，其弟竹居子尙遷能世其學，復置田貳百畝于祠，以贖學者，乃令中離次子來居學天關精舍，請予記，予老且病，焉能文哉，苟力疾捉筆述其始末之說，以剖學者之藩籬，以不貳于陽明雖授受之的指云。（薛氏族譜）

二十九年庚戌六月，吏部稽勳司行取金谿黃直來奠。

三十三年甲寅九月十一日，先生長子宗鐸卒。

薛氏族譜

三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二，門人饒平縣教諭津浦林成綱，生員張時翀來奠。

四十三年甲子四月十五日，先生六弟僑卒，年六十有五。薛氏族譜

隆慶元年十二月，有詔贈先生承事郎河南道監

察御史。明史本傳，薛氏族譜，

二年冬，先生姪孫洪，集其父宗鎰前後奏疏并行狀墓誌諸祭奠文，輯為光裕錄。南京通政使

司右通政瓊山海瑞為之序。薛氏族譜

萬曆十二年甲申，大學士申時行請從祀陽明。明史

明傳。先是有從祀之議，澄海唐伯元獨排之，并議

及先生，疏下，為南京給事中鍾宇醇所駁，伯

元坐謫海州。明史儒林傳，

附唐氏疏云，正德嘉靖間，乃有新建伯王守仁者，始倡為致良知之說，行於江南，而其旨頗異，彼其初意，非欲有異於眾也，但以謙太敏，才太高，任道太勇，立言太易，當其談鋒溢出，前無古人，故往往不見其抵牾於眾，而為之徒者，推波助瀾，爭高門戶，益以震天下之心，而遂為敵國，往該浙江撫臣題請祠額，伏蒙皇上賜以勳賢之號，夫守仁以道學自名矣，不與儒者之稱，而只曰勳賢，天之人，有以知我皇上厚恤勳臣之意，而惟恐其學之有戾於道，或以駭見聞也，又近該臺省諸臣，復先疏請從祀，經時累月而不遽定，乃者雖蒙俞允，然伏讀御批有曰，操修經濟，都是學問，夫祀典之所重可知已，必以經濟與端楷並言者，天下之人，又有以知我皇上念

守仁有殊功，則當有殊報，不必其學問之有異同也，大哉皇帝，一勳功，一以正學，所以立天下當世庶民之標準至矣，但祀典既新，人情輿望，學術歧路，從此益分，故祭酒樂位爭華以今禮從祀布衣胡居仁為首，而洗滌陳于陸少詹事沈一貫又欲並祀祭酒蔡清，無非欲全朱熹以安守仁，皆委曲以明不得已之意，觀其言曰，恐學者過於信守仁而輕於低朱子，則守仁豈第一日安於廟廡之間哉，又曰，其言曰，恐學者兩儀廷尊王氏，此輩輩，則今之趨王，乃所以斥朱，而遺棄於從此，祖繼章章朱學，以爲制考之意，亦從此蠱惑甚矣，諸臣之愛深而禮薄也，不知我皇上以諸臣之見，是耶非耶，夫祭之也未詳，則其虛之也不周，見之也未審，則其防之也不預，當此祀典初頒之時，正觀禮移易之始，如其虛之不測，防之不預，使諸臣之憂，險於異時，是我皇上崇賢報功之殊典，適以遠正學明道之盛心，豈惟諸臣之憂，亦皇上他日之所必悔也，何也，其祭之也未詳，而見之者未審也，皇上深居九重，萬幾之暇，所稽者祖宗訓典，所對者聖賢詩書，所探討者古今帝王治亂興衰之跡，若欲考真儒，上自魯鄒，下迨濼洛關雎止矣，何暇詳於守仁之學，而辨其是與非，及天下之疑守仁者，皇上亦從何而聞且見也，臣是以不避煩瑣，敬為皇上陳之，世之贊守仁者有六，而守仁之可與者不與焉，贊守仁者，一日道不行於闕門也，臣以為守仁少負不羈，長多機譎，一旦去而學道，遽離見信於妻子，亦事之常，人見其妻朱氏抗顏而構門生詬守仁也，遂執以盡其生平，此未足為守仁病也，一日，鄉人不信也，臣以為鄉曲之譽，必其人無子弟之過者，而守仁固不能也，夫老而無述，聖人蓋稱，士能聞道，一日千里，况以守仁之才之識，而可量乎，人見其議論過高，而實動氣象，未見有異於常人，其一二為之徒者，又多變不潔，以冒天下之大不韙也，益以舉其短也，而臣以為歸末也，一日廢讓之功狀擬似者，臣以為廢讓之不備有也，不特守仁而辨也，說者謂其未發說無先事之防，既發又有張皇之

狀，蹤跡詭秘，行止支吾，使非吉州忠義伍守方畧，江藩之變，未可知也，道途訛傳，至今不解，其徒又嗷嗷而爲之辨，故令聽者愈疑，夫朝廷之勳功也，但考其成，君子之論人也，貴成其美，如守仁之功，報之以伯爵誠當，即進而配享於功臣之廟，亦無不可，故曰：宸濠之功狀，不必疑也。一曰：守仁之學，禪學也，臣以爲守仁非禪也，夫禪者泊然一空寂於內，澹然絕慕嗜於其外，彼其道亦有可以治心養性者，使能屏倫理而自爲一家，君子猶有取焉，若守仁者，機多而智巧，神勞而形疾，儻所謂禪者，亦呵佛罵祖之流，竊無修無証之糟粕者耳，而守仁非禪也。一曰：守仁之儒，霸儒也，臣以爲聖人之道，得王而信，得霸而尊，夫聖人未嘗不與霸也，一匡九合，春秋著之特詳，何者，彼固竊聖人形跡之似，而非敢曰我聖人也，若守人之自處，則已斷然自爲爲聖人，其徒亦推崇之，躋之顏曾思孟之上矣，是故守仁非霸也。一曰：守仁良知之旨，非精神也，夫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也，是故大學言誠意正心矣，而必以修身爲本，孟子言存心盡心矣，而歸於修身以俟君子，引而不發，但言工夫，不說本體，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則臣平日之論也，雖然，弊也久矣，苟不至六九淵經皆我註脚之猖狂，皆有可恕者，此不宜以獨班守仁，而守仁之可疑，亦不在於弄精神之失也，夫立於不禪不霸之間，而習爲多疑多似之行，功已成而講不休，骨已朽而忿者愈熾，吁，可以觀守仁矣，臣未暇論其良知是否，且就其說之自相矛盾者論之，守仁之言曰：心即性也，心即理也，心即道也，心之良知，是謂聖也，心之良知，即天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可謂自其言矣，然又曰：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又曰：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然則良知與天理爲一乎，爲二乎，曰：佛氏本來面目，即聖門良知，曰：良知即學道，曰：至善者心之本體，似乎知性矣，又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又曰：無善無不善，

性原是如此，然則人之有性，果善耶，果惡耶，曰：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矣，曰：天地無良知不可以爲天地，草木瓦石無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然又曰：良知本體，原來無有，人心本體，亦復如是，然則良知之在人，果無果有耶，駁朱註曰：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也，功夫在窮，實落在理，若上截窮字，下截理字，俱曰至事則其說難通是矣，彼其自爲解則曰：致我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致良知者，致知也，事物得其理者，格物也，然則致知與格物，孰先乎，孰後乎，守仁之言，後先矛盾而不顧，大率類此，又有問爲奇險之論以反經者，如謂曾孟非孔顏之傳，則是顏曾異學也，謂知即爲行，則是目足齊到也，謂明德在於親民，則是本末先後倒施也，謂冬可以爲春，則是晝夜陰陽易位也，又有故爲混互之論以運藏者，如曰：無善無惡心之有體，有善有惡意之動，不知心體本無，則善惡之名，從何生也，曰：不親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親不聞是工夫，不知本體功夫從何別也，曰：有心是實，無心是幻，又曰：無心是實，有心是幻，不知實與幻，有與無，從何定也，蘇察張儀縉紳之所不道也，守仁則曰：秦檜得良知妙用，聖人之資也，孔子之聖，生民之所未有也，守仁則曰：聖人猶金，堯舜萬論，孔子九千證也，又曰：求之吾心而非，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爲是也，大發千古所無之異論，欲爲千古所無之異人，彼謂不忍揅戈而入朱熹之室，不知其揅戈而入於孔氏之室也，彼謂不忍揅戈而入歐陽，不知其自陷于洪水猛獸也，當時尙書湛若水與守仁至契，亦嘗答呂懷曰：邇來橫議，湯沸火燎，胸中已無毫髮異湯文武周孔矣，尙書張邦奇答唐順之曰：今之講學者，至於狎侮天地，秤碎諸大聖人分兩輕重之類，開闢以來，未有無忌憚若此者，太常卿魏校答崔鏡曰：自守仁說行，而儒簡絕天無聖人之書出於天下，其邪說甚於無父無君，提學林希元作四書存疑曰：天地間自來有此妖怪，如許

行邪說，至爲無謂，猶有從之者，無怪良知之說感人也，夫此輩人者，皆世所謂賢人君子，且素重守仁者也，而力詆之若此，是必有大不得已者，奪其情也，且自國朝以來，眞儒如薛瑄，已從祀無幾矣，從祀之道自任者，莫如今准從祀檢討陳獻章，守仁之徒所推服者，亦莫如獻章，今獻章之書具存也，有無忌憚如此者乎，彼爲之徒者，往往推守仁於獻章，而不知其不類也，何以明其然也，彼說朱熹寫物理之說曰，如求孝之理於親之身，如憫憫之理於孺子之身，不知熹是無教也，又曰亭前竹子，寫物不通，七日成疾，以爲格物誤人，不知熹無易學也，以一心好酒，一心好色爲主，一之功德，居敬之失，不如好酒好色，不可以爲敬，亦未有敬而好酒好色者也，如此之類，欲以病朱熹而撼天下，至指之爲神姦所伏，考獻章之言有如此者乎，觀其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又曰，一編不遺無極老，十年心無倦考亭翁，吁，何其尊之至也，守仁之獎備其徒，人人聞道，處處顏會，如哀主事徐愛之亡曰，汝與顏子同德，則是顏子在門也，別山人黃深之序曰，進於化也無難，則是自處已化也，指王畿心意知物善惡俱無之見，爲明道顏子不敢當，則是王畿過於明道顏子也，臣之郡人楊氏兄弟僅及門，而一皆稱之爲問道，此外又有薛氏兄弟子姪之盛，又有毅然任道數十人之多，則是鄒魯諸賢，不足以當臣一郡也，獎人以所無之善，誘人以僞成之名，枉其心之公，賊夫人之子，惑世誣民，莫此爲甚，考獻章之言，有如此者乎，觀其語李承箕曰，世聊以歐蘇人物自期，安能達到，其論張詠曰，廷實是禪矣，但其人氣高，且不可攻，吁，何其嚴之主也，夫朱註之行久，學士遂爲短燧，而求其體驗於身心者實少，自獻章以靜入誠，養見大無欲之旨通人，而學者始知反求諸內，可謂有啓佑之力，然其補偏救弊之言，亦不無時有稍過者，昔程顥有言，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當時皆謂發前聖所未發，而朱熹獨謂其太賤而難入，獻章之言曰，吾能掘其機，何必識

隱微，又曰，此道苟能明，何必參禪，雖出於救末學之弊，而區索其語意尙須善會，又曰，鄙竊謂出處當謹，不把金錢度與人，則無害理與物同體之說，或者病之，又謂金錢之語不當喻學，人臣則以程類獻章各就己所至而言，朱熹之意，則爲聖教而發，若乃所引禪語，時家借用，似無嫌於同辭者，要之，聖人無是也，夫運中而已矣，教中道而立屬已矣，事之不可，高之不可，賢者立言，往往不能如聖人大中而無弊也，此聖賢之分也，雖然，不意守仁之好異一至於此也，考胡居仁與獻章同時，同受業於吳興弱者，然尙以獻章之學爲禪，使養生於守人之旨，將不知其指守仁爲何如人也，守仁之學，實從湛若水而與，若水獻章之徒也，所謂良知，豈能出獻章造悟之內，而生平論著滿車，曾不掛口獻章一語，嗚呼，彼固上薄孔子，下掩會孟者，固宜其不屑爲獻章也，或者比而同之，過矣，惟守仁之意，生不欲與獻章齊名，段豈欲與獻章並祀，儻如守仁者，而欲躋祀典，則必巍然獨當南面，而孔子爲之佐享，如顏曾思孟周程，猶得列之廊廡之間，彼程頤朱熹而下，當進棄之，不與同中國矣，豈能一日同堂而居也，嗚呼，此皆由守仁自任之太過，雖守仁或亦不自知其至於此也，臣少年讀其書竊喜，蓋嘗盡棄其學而學焉，臣之里人，亦有以臣將爲他日守仁者，賴天之靈，久而悔悟，始知其自奇智解者，乃工於短短之謀也，其藉口一體者，乃巧於盜名之術也，終日招朋聚黨，好爲人師，而忘其身之可賤也，稍知廉恥之士，所不肯爲，於是顏性惛而心悅畏者累月，是以寧謝交息遊，不敢事錄約之會以獎進人物，寧其中一無所有，不敢高調其談以駭人驚世，何者，自顧其才非其才，其道不敢道也，昔馬援戒其子嚴曰，杜季良愛人之憂，樂人之樂，吾愛之重之，不願爾曹效之，事而不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里婦效擊於西施，其姑見之曰，此吾婦也，胡飾化而爲鬼也，故守仁之學，有守仁之才則可，無其才而效之，不爲狗成則從鬼化，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別於

鬼魅者，以其平正明實，守經守體，雖愚夫愚婦，可望而知也，今若此，則又何貴焉，然以臣昔日之誤，則天下之爲臣者，宜不少也，以臣之迷而後悔，則天下之迷於其說者，皆可原也，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夫寧學中庸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君子之所以戒慎恐懼也，負三者之行，索隱行怪以爲中庸，而欲以凌駕古今，小人之所以無忌憚，雖然，中庸之難能久矣，如獻章之與居仁，皆學中庸者也，苟求其至，即獻章之誠篤光輝，臣猶未敢輕許，况居仁乎，而又何責於守仁也，若舍中庸而論，則守仁者，亦一世之雄，而人中之豪傑也，乞有言官一疏，其氣節足尚，江西廣右之功，其勳名足尚，傳習錄雖多謬戾，拔本塞源之論，亦不免借一體以行其私，獨訓蒙大意一篇，能道先生之舊，而象山祠文山祠二記，與客座論俗數語，有可以警發人心，其文章足尚，三者有其一，已得祀於其鄉，合之以祀於孔廟，似亦不爲甚過，乃臣之所爲過慮者，亦竊比諸臣之憂耳，諸臣之憂，實天下之人之所同憂，不可不爲之防也，書朕聖說殄行，靈歸朕師，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惡利口之覆家邦者，其論爲邦曰，遠佞人，佞人殆是以共工之流，兩觀之誅，自後世觀之，皆若大遠於人情，而不知聖帝明王，皆念念以正人心爲第一義觀也，今守仁執秦儀之術，濶孔孟之教，張皇告子佛氏楊簡之論，而自謂千古一人，舉世皆知其利口巧言，而擬於讒佞，是大舜孔子之所畏惡也，我皇上方隆唐虞之治，崇孔氏之學，而又以祀典寵守仁之功，事雖若可以並行，義不可以不明辨。（下畧見醉經樓集）

三十七年己酉，林熙春跋研幾錄。

文畧云，余少從家大人受書，則有中離先生研幾錄，曰，先生爲陽明首座，讀此有裨聖學，時有事帖括，解者十七，所未解者十三，比杖斥家食，搜此書無有，始就先生裔孫諸生，士彥茂樛，得抄本

讀之，見其精密恢擴，直發前人未發，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近來姚江標柄，人間疑其支離，先生之學有入門歸宿，而一生氣魄，百折不回，實爲姚江功臣，第此書闕，祇存千百什，姑綴數語簡端，俟獲全書，當叙付剞劂，爲先生傳神，歲己酉，鄉人後學林熙春識。（研幾錄）

四十二年甲寅，都察院准禮部咨請謚先生。文獻質疑未，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文集刊行。曾彭年撰全書題記，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曾孫茂祀，重刻圖書質疑及研幾錄。見圖書質疑卷末，

崇禎六年癸酉四月，揭陽縣知縣陳鼎新撰中離集序。文獻薛氏族譜，

十年丁丑，邑人爲先生姪東泓建祠于金山，海陽縣志

十一年戊寅，先生曾孫茂樛，刻廷鞠實錄，

十二月，張明弼撰先生文集序，文獻薛氏族譜，

十三年庚辰，張明弼撰東泓祠堂記，文獻薛氏族譜，

清順治十八年辛丑，潮州府知府吳穎建理學名賢祠，祀先生，海陽縣志建置畧，

記畧云，郡之金山，有周濂溪先生祠，由來舊矣，廡椽溪以紫陽高弟判郡事，今從祀孔廟，王陽明撫虔，潮人士多從之遊，爲建祠城

四，獨紫陽先生曾遊於揚，主同年鄭氏家，題詩石壁去，而缺焉無嗣，後之官遊於潮者，郡丞劉晴川，揭陽李彭山，位 道伸，潮人以爲師，而此邦所稱助道好學之人，如三薛立朝，不愧名節，二楊兄弟，自相琢磨，陳海雅篤實躬行，林龍淵陳員揆博學不倦，皆盡賢之徒也，嗚呼，濂溪祠改而貯火燭矣，陽明祠窮爲馬廐矣，典廢之故，可勝感矣，歲辛丑元且，謁廟，見郡學備有書樓三楹，故爲復禮祠，今據置就居，因譖新之，以祀理學諸先生十有四人，首濂溪，次紫陽，又次槎溪，從平濂園之傳者也，於明則首陽明，晴川以下，或遊宦，或授業，或私淑，皆衍王氏之學者也，發一堂之間學，化三古之異同，予竊於合祠有深幸焉，鈔曰理學名賢合祠，並次第其事，以永之無窮。（海陽縣志建禮亭）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惠潮嘉道諸城李漳煜，委

教授順德馮奉初，刻潮州者舊集，香齋集馮奉初序，選先

生文編爲薛御史集，列于香齋集第四卷，

民國四年乙卯，揭陽曾彭年編印中雜書，

題記云，先生書存者凡三種，曰研幾錄，刊於嘉靖乙未，曰圖書質疑，有先生自序，不言付刊，曰文集，刊於萬曆丙辰，今乙未丙辰二板久無存，文集尙有舊家藏本，研幾錄圖書質疑則皆輾轉傳抄本也，三書各爲卷數，懼其散而易佚也，用陸文安王文成二書例，合而刻之，另加編次，訂爲二十卷，先之以研幾錄，圖書質疑次之，文集又次之，而附以先生姪東 給諫疏草終焉，道光朝，馮氏率初輯書齋文集，於先生作具見搜羅，恨非足本，當日校讐尙稀，抄本訛脫，往往難以尋正，其校無可校者，則姑仍之，不敢輕易更易，示慎也，又案楊文愷公起元廣州高賢記，稱先生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經傳正義，中說，西湖記諸作，魯論真詮未成，稿藏

李蘭泉家，又十餘年，葉尊得之，其數簡中，遺憶續成之，王氏漸遠蓋謫，何氏維柏傳，均稱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經傳正義，濂溪東氏宗山祠堂記則僅稱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以上四家所藏先生著述，互有不同，然考文愷所稱三書與王氏何氏同，其中說經傳正義，已見文集中，西湖記無存，至魯論真詮，則明言葉氏續成，非盡出先生手著，且葉氏讀書時，在先生既沒十餘年之後，則爲遺傳與墓墓之文所不及見，亦自有說，惟經傳正義爲甘氏祠堂記所不載，則一異策耳，馮君書齋集，亦不及正義真詮二書隻字，馮氏去今近百年，搜輯較易爲力，乃亦僅此，則此二書之亡，蓋亦久矣，附者於此，以誌後之讀先生書者。（全書卷首）

附錄 廷鞠實錄

編善葉尊原著潮安饒宗顯校錄

是錄記中雜先生，廷鞠事甚悉，蓋出其門人歸香集專所記，海內向鮮傳佚，今從明本圖書質疑（薛氏族譜）錄出，公諸同好，想亦留心鄉獻者所樂說也。

序

揭陽薛侃先生，麗冥中虛之質，體受懷嚙之性，有陳寧信道之篤，兼屠嘉守節之貞，立脚聖門，飲手權路，信明目思謙，披心尙隱，大明際運，理懷異之日，城王出封，先生當儲事歸官之秋，獨讓復典，一疏懇幅，早具折覆之忱，九天蔽職，終卻犯錮之諫，乃由大奸在位，虞並肩之奮，爰構機害，與錦衣之大戮，先生七次被鞠，一詞弗易，屹若泰山，硬如鍛鐵，胸有鬼神，明有君父，立首可斷，赤志無欺，浩然之氣，亦云偉矣，於是賦者爲屈，謫者自白，嘖嘖交歎，有饒漢之稱，明明吾君，豈良知之旨，小舟濶河，黎民叩祝，大旱京師，甘霖洗竟，桂洲有言，先生學力今乃大驗，誠至論矣，先生之沒，距今五百年，剛大之節，久燦于史編，師切之旨，難傳乎閭里，獨是廷鞠之况，載者未盡其詳，述者寡道其實，

歸善葉夢者，先生寓惠州西湖時侍講席者也，躬聞師說，曾次其事，謾爲廷翰實錄，是嘗啓禎之際，尙有刊本，康熙而後，遂等淪邱，歸善舊乘，焉而無徵，芸臺通志，闕而未錄，佳製闕沒，良可慨唏，蒐討表彰，好文者與有責焉，歲維玄默，覓書城南，偶檢明本圖書寶笈，赫然葉書存焉，刊自崇禎戊寅，刻者先生曾孫茂樛，並有附識，繫在末簡，都二十餘頁，被卷摩挲，如獲瓊璧，奪指諷覽，恍接忠誠，輒爲旁采他書，細心鑿覈，著其同異，附據史牒，廣厥殊聞，校集粗竟，旋復輟置，藏篋二載，重加點勘，聊付殺青詒之來葉，用表往哲睿正之操，藉匡末世狂簡之習，庶幾置笏躡履，能立懦夫，儼論危言，或爲廢疾云爾，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饒宗頤

葉夢題語

先師居羅浮，遷西湖之永福寺，時嘉靖甲辰歲也，（顯按甲辰爲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時中離年五十九矣，中離自嘉靖廿一年壬寅夏，入羅浮，其年十二月，過惠州，遂觀光西湖，論學，有西湖記之作）夏桂州居首相，修實錄，索此入纂，故備述之。

是難也，兆於字敬，胎於夏言，而成於彭澤乎，先是先師疏上，明正，復古制，倣古更化，儒臣從祀，（按卽正祀典以教化理疏，明正學以安聖躬疏，復古制以新士習疏，倣古更化疏四篇，並見潮州香齋集卷四，薛御史集及中離先生全書卷七）辦世主學術，悉見納，字敬讓新造之分其寵也，迨少宰缺，上意用言，（按夏言時爲少詹）又處並肩之奪其寵也，冀以澤易言，縮以黨而可固矣，澤迎字敬意，謀傾言而沮侃，假字敬風旨，促師上復舊典疏，又捏言交通王府，乃草此本付侃，僞寫一通，作侃本稿送字敬，及梁戶部諸臣翰字，與所上本不類，令寫本許四認非已字，澤語塞，乃曰：「澤將侃稿寫過送覽」，與前所誣相矛盾矣，難以此解。

實錄本文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上讀復舊典疏，被旨拿午門前會問，二十

九日三次，初一日二次，初三二次，初四日一次。（此日獨問澤）

今記其首末詞跡之概于左：

時右都御史汪鉉，刑部尙書許讚，繕事未結，少傅張學敬以二人附己，且素勇攻讐，特奏起之，冀成此舉。

二十九日早，侃拿至，文武大臣六科十三道左右立定，缺奉旨讀畢，少傅與尙書提祖訓一冊。

首問「舊典出在何處」

侃曰「宗人令卽是舊典」

曰「守城王何據」

侃曰「鄭王，榮王，皆可爲據」

曰「未嘗守城之稱，如何以俗呼爲證」

侃曰「古人皆緣俗爲治」

又問「如何舉郡王」

侃曰「擇及郡王，乃得其賢」

少傅曰「汝奉此本，係何人主使」。

曰「侃自草自奏，安得有人主使」。

少傅再三追問。

侃曰「主使卽無，商議嘗與太常卿彭澤講來」。

少傅曰「怎生議」。

侃曰「他道是老先生知汝有此本，要汝上去」。

少傅愕然曰「汝嘗見我來」。

侃曰「不曾見」。

少傅曰「這等怎說我要汝上」。

侃曰「彭澤係老先生親信之人，他說便是，侃怎生不信」。

少傅語塞

乃曰「汝要上本，如何不來見我，如何不拿來我看」。

侃曰「公事不講私虛，若要先拿老先生看，便上不成」。

少傅曰「怎麼」。

曰「侃素性是如此」。

諸老曰「汝不要胡說，細細老實說」。

侃從頭細說一遍，東廡及錦衣各錄口詞進。

諸老又曰「是誰主使」。

侃曰「若定要求主使，即是彭澤」。

少傅餘曰「如此，彭澤用奏提來封」。

侃恐口詞傳訛，或不達，請紙筆親寫曰「侃憂病家居，自甘廢棄久矣，聞朝廷勵精求治，乃起復前來，到京，水土不服，時時有病，近病稍愈，感激聖明在上，恐負平生生意，以參駁者給舍之責，彈劾者，御史之責所獨也，建白獻納，羣臣諸人之事所同者也，是以心有所見，輒陳于上，閏六月中，彭澤來望臣，侃與譚及時政之大在儲貳，但不知廟堂之上，意思如何，澤曰「此事聞不容變，向見羅峰言，嘗有人上此疏發，閣下仍封上，不敢稟旨，此事小臣猶可言之，大臣自四品而上，避嫌不敢與也」。侃曰「陳言者小臣之事，行其言者，君相之事也，如此，這本不可上矣」。至本月廿五日，在衙門散值，澤又來望，不遇，說與家人；諸汝老爺，晚到我家說話，及晚，侃往亦不遇，道「在東邊吃酒」，乃與他家人說「汝老爺有話，晚歸可順過我家一請，我有病，後不得來」。澤就晚至侃家，首問「汝前本可上否」？侃曰：「向說過已思必不上矣」。澤曰「近見羅峰」。我說「聞官中有喜，有諧」？羅峰曰「此語得之誰」？澤曰「聽精街市」。曰「未有」。我說「有人要上此疏者」，羅峰追問爲誰，我道「是年兄」。羅峰再三稱羨，且道「朝廷方亦以宗廟爲憂，欲汝上去」，乃取本看，看畢曰「好，即可上」。侃曰「要上亦須擇日，古人兼戒沐浴以告君」，澤曰「不必擇日，此皆忠愛之旨也，庸何傷」，澤袖本而去曰「俟夜再觀」，次早，遣取，道不在家，乃將舊稿謄寫，次日進，侃謹具口詞」。

侃又曰，「昔司馬溫公被召見宋仁宗，奏云「臣在并州會就三事，陛

下可憐愴否？仁宗仰而思曰，「莫不欲遺宗室爲儲貳者乎」，溫公曰，「臣發此言，自謂必死，不意朝廷開納」，仁宗曰，「此忠臣之旨，但人不敢言耳」，今臣亦願朝廷開納」？

許尚書曰，「仁宗四十二年天下，汝今如何說此話」？

二次澤纔到曰，「汝上本，汝好漢自當，怎麼撞我」尙有許多忿言之言。

侃曰，「我說是實事實話怎麼說。」

澤曰，「他拿本汝看怎麼說」。

澤曰，「他拿本到我家，再三要我與羅峯老先生說，我說「這是殺身

亡家之事，我不與汝說」，後是催要上，于我甚事」。

諸老曰，「他拿本汝看怎麼說」。

澤曰，「我問這本誰見來，他說「夏言見，歐陽德見，朝中士大夫多

見」，俱勸他上」。

夏言即出罵之，澤亦贊之。

少傅曰，「汝交通王府，這情有之」，

夏言曰，「汝取潘氏，交通王府」，

給事中孫應奎曰，「羅峯老先生，汝既有子，當題避」。

少傅曰，「這事問不得，請朝廷親問」。

三次，上命司禮監太監張佐出會問，衆情稍定。

張問，「汝甚麼人主使？汝細細從頭說」，侃細說如前。

問畢，澤又更獻見，又道，「見者尙多，如黃光燾亦見」，光錄

張問侃從實見否？

侃曰，「此本去年，差在途所草，十月間，嘗與見，他這一朝廷將有

紀錄之選，此本不宜上」，侃乃止。

又問，「夏言曾見此本否」。

侃曰，「曾不曾見」。

問，「歐陽見否」，

侃曰，「原不曾見，上本後，晚間乃携此符質之」，德曰，「此不言亦罷」，侃曰，「正懼見罪」。

德曰，「朝廷顧名思義，想不罪」。

少傅曰，「未肯實說，明日還再問」。

是晚與澤下錦衣獄，夏·歐·孫·曹亦被旨下獄。

四次早吊，盛陳刑具。

少傅曰「今日有旨，專問一事，郡王係何人？主使同謀何人？不說便用刑」。

侃曰「侃狂妄之罪有矣，願朝廷鑒宥」！

諸老曰「汝說郡王，必有其人」。

侃曰「小臣建言，斟酌施行在朝廷，安得先定其人」。

諸老命用刑抄。

侃曰「抄死只是沒有」。

許尙書汪都御史從旁戰曰「好道學，好道學」。

侃曰「我沒有甚麼道學，我平生只是不欺心」。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汝何苦如此」。

侃曰「君命怎說此話」。

問誰主使。

侃曰「主使並無，只見此本尙有一人，請開抄言之」。

釋侃。

曰「嘗寺丞陸鰲看來」鰲說：「此本未宜上，可封起」只此，再無他與人。

少傅曰「郡王爲誰？說來不問汝交通罷」。

侃曰「心中原無所指，憑何得說」。

命挾。

侃曰「挾死只是沒有」。

張曰「沒有，如何復命」。

侃曰「有曰有，無曰無，曰無，如何不可復」。

張曰「汝定用說」。

侃曰「如此請玉牒出來，就上指一位」。

張曰「豈有此理」。

命敲挾，侃忍不傳。

曰「這等嘗記大禮書有一位，當時科道言之必出於公」。

張司禮命依此寫進，原道沒有，再三命用刑，乃引大禮書所載。

釋挾。

問「夏官嘗與同謀否」

侃曰「數月並不相面如何同謀」。

命復抄

侃號呼曰「聖明在上，諸老得君，亦幹些順人心得人情的事，如何爲此陷人殺人之事」。

命敲挾

侃呼「九天九廟之靈，昭鑒此沒天理事，侃決不招」。

張司禮乃顧少傅曰「如此想無此情」。

乃釋挾，又問澤，問夏等，回奏。

五次吊問。

侃曰「侃與夏官原無相干，亦少往來」。

少傅曰「與汝同年，何無往來，汝與陸鰲看，難道不與夏官商量」。

侃曰「同年自有厚薄」。

問歐等。

侃曰「歐陽德委係遠後見本，其孫應奎未曾識面，曹汴雖識面未曾往來，諸人委與此無干」。

汪銜忿其不招，罵以「李仕實」。

侃曰「汝擬人必於其倫」。

少傅曰「朝士大夫必多預此事，可逐一說來」。

侃曰「如此汝欲空人之國乎」。

少傅恍然無語，乃出二本稿，認奏字同異，莫知所謂，侃驢看說同，細看說不同，諸老俱說同，惟梁戶部道，「一」字骨格不類，侃疑有他端，乃曰「侃本乃家人所寫」。

張問「家人名甚」。

曰「名許四」。

六次

問「汝與夏官事可實說」。

侃曰「今乃知此事全爲夏官」。

諸老默然。

張司禮問「彭澤如何供他」。

侃曰「澤與嫌隙，去歲，升太常時嘗勸他來」。

張司禮點首。

少傅曰「朝中士夫，勸汝上本的，還逐一說來」。

追問不已。

侃曰「如此等拜過天地，乃敢言之」

諸老曰「是誰」。

侃曰「諸老親戚子弟皆嘗預此」。

少傅作色曰「汝說此話嚇誰」。

侃曰「我已說過拜了天地，乃可欺心，不然情胸已竭，更何可說」。

自此乃不復究。

汪忿怒曰「夏官必有此事，汝不說，與他拜城隍」。

侃曰「老先生此言何據，這等只從老先生口中說出，便是」。

汪默然少頃。

又曰「汝有弟薛備，兄弟豈不商量」。

曰「兄弟豈有不商量，上此本時舍弟已差出」

曰「何差」，

曰「差西山勸地」。

又曰「汝廣東有」大學問大名聲，亦預此事」。

侃曰「老先生何以知之」。

又默然，（大學問者暗指湛若水）。

七次

張司禮云「汝事，朝廷已知道了，再將實情說來」。

侃僞驢說「編請書之」。

末云「此說只侃自拿自上，千罪萬罪，侃甘自受，與諸臣無干，編織

報帳，非盛世美事，願賜開釋」。

張司禮云「真是好漢，到這裡還不自願，只爲人解釋」。

隨品許四。

「汝寫字來看」。

許四云「寫甚字」。

曰「寫汝老爺官銜來看」。

去「不嫌，取紙筆與他通錄來進」。

許四是本稿不是已字，不肯寫，監者勒抑。

許四打桌曰「不是我寫的稿，就砍了頭亦不寫」。

乃吊彭澤問。

「如何不是他原稿」。

澤曰「我險過送寬」。

少傅失色曰「彭澤汝不是爲國，乃誤國也」。

復命旨意令用刑，

張司禮云「少傅在，難用刑」。

旨云「如何，難教去」，司禮出，至左順門，少傅迎候。

司禮云「朝廷有旨，令先生勿出」。

少傅變得失色宣旨：「彭澤薛侃供詞不一，好用刑，問歸一來」。

侃曰「盡明盡明，才寫羅織數字，恐觸天威，有百機之責，今如此可

見天日」。

汪即讀澤口詞曰「薛侃送此奏稿，與夏晉看，言脫最好，我亦欲上本，汝進去，我相成其事」。又與歐陽德看，亦稱善，又與朝中士大夫看，亦多稱善。

侃曰「一段無一字真實」。

汪曰「難說無一字」。

曰「真無一字」。

曰「如此用上刑」。

侃曰「必須上刑，方見明白」。

上移，澤耐不得。

乃曰「是不嘗說」。

釋穆，又讀一段，謂「往候幾次」，一日乃見，稱「夏晉送一風鑑到侃家，算朝廷貴造，在今歲，故急急上此本」。

一開骨髮俱聳。

曰「彭澤彭澤，汝受朝廷恩不淺，縱欲害我，何忍出此言」。

乃向諸老說「這一段脫命事，有，但不是這等，侃六月內曾往拜他留飯，飯畢，坐庭上，澤嘆聲，侃曰「何嘆」，澤曰「命不好」，侃曰「汝命係羅峯，羅峯係朝廷，命孰與爾」。因問聖造，澤云「一作子時，一作亥時，亥時是一日，子時便是兩日，然皆大貴造也。只此止，再無他語，汝今稱夏晉送算命人」，這人姓甚名誰，拿得出認，侃甘罪」。

澤無語，乃上挾。

澤曰「是沒有，是沒有」。

回奏朝廷，知侃始終一詞，澤言變幻不一，乃將夏·歐·孫·曹釋放大雨，旱久輒雨，人稱洗冤水。

八次，

此日獨吊彭澤出，少傳揭帖稱「夏晉草奏付侃上」。

彭澤云「澤原無此語」。

後方知餘糧西去，缺少宰，聖意在旨、少傳以旨有難，不得自操銜權，竟在用澤、謀借侃之疏以傾之，又欲因逐異己，各隨計發意，侃多病軟弱，一輪隨聲認受，一網打去，不期侃愚不動，大禮大獄，二次，忠有守之臣，舉去大盡，培植數年，遠與不附，賴以復存，國家元氣不至蕭索，廷鞠之力也。

時若下法司嚴扭成獄，雖死無補，况聖斷至精，明而且決，三代而下，未有如此獄者也，奉勅，張孚敬回籍省改，彭澤歸戍，薛侃為民，餘被逮諸臣俱復職。

跋

中離先生為王門高弟，首鈔朱子晚年定論，刻傳習錄於師門宗旨，多所敷發。陽明居贛州，先生偕兄俊及羣子弟往問業。由是楊驥、鳴兄弟，黃夢星，林文，余善，楊思元，陳明德，翁萬達，吳繼喬輩，聞風興起。王學盛行於嶺南，論者咸推功於先生焉。先生之學，有入門，有歸宿，一生氣魄，百折不回，其節概具見明史及縣府志本傳。而弟僑所撰行狀，全文尤詳，載鈔本薛氏族譜。予曾錄刊方志旬刊。僻在嶺東，流布未廣。比者廣東文獻館將刊行廣東文物特輯，葉玉虎簡馭繁兩先生，徵文於余。以中離思想事蹟為題。乃於風隴薛家假得薛氏族譜，參先生文集，誤次為譜，著其行事，繫年紀要。至其學說，全書具在，故不詳及。附載王門潮籍諸君子。其誼兼師友

者，有鄭初一，事陽明蓋在先生生前，亦并列焉。先生廷鞠經過，向有葉蕓實錄，遂殿於此，不復觀縷。至若先生著述考學侶考，以徵稿限迫，未及寫定，茲暫從闕。是稿以半月之力，倉促成篇，疏漏知所不免。容俟異日，再行直正。戊子冬十月初日，饒宗頤附載。

明代廣東民族大英雄陳璘的事蹟

簡又文

弁言

今世所稱民族英雄，在粵於宋有熊飛，於明有何真、陳璘、袁崇煥、蘇觀生，陳子壯、陳邦彥、張家玉諸賢。熊陳兩公、武功尤號魁奇，心儀者久之。丙子歲秋，余自皖滌羣移韶州督察行政。韶向爲產名巨驍將地也。熊將軍璘非韶產，而自東莞舉義，屢殲元兵，進克廣州韶州，兵疲援絕，殉難於韶。陳太保爲韶翁源產，自弱冠從戎，馳騁中原，尤以援朝鮮禦海倭一役戰功彪炳。論者以霍嫫媧馬伏波比之。是則熊陳兩公勛名，有關於韶，如此其巨也。顧年代溷遠，至有弗能舉其名者，余守斯土，忍令斯邦之賢哲湮沒弗彰可乎？爰有倡建熊將軍紀念碑亭之議，方遣從事赴莞搜集將軍佚史，俾攷覽有資，七七倭禍遽發，以軍興作罷。既而巡視翁源，舉行太保祭典，申呈內部准在翁城建祠崇祀。事方經始，乃屢遭敵炸，祠址盡燬，又告中輟。斯二舉也，均格於兵燹，志弗能償，旋余亦解組去矣。去歲暮春，簡子又文從香江脫險到韶，相見握手言歡。詢及韶古文獻，因舉熊陳兩公事以告，相顧歎歎。別後，簡子來書屬將太保事迹鈔寄，余雖礙將所憶大畧授之，猶未卜簡子果志篤於編纂也。未幾，簡子以所編太保事蹟長篇寄示，囑代勸校。簡子固雄於文，是篇志在通俗，不取艱深，不夸誕，不流靡，旁徵博引，情理晰情，誠所謂篤於揚善而敏於教言，

能不驚喜健羨，以視余之律托空言，爲何如耶？熊將軍故事，亦亟待公於世，得毋賴於簡子之兼力搜編歟！余固日期待簡子之有彌補吾之闕憾者，於是乎言。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茂名林友松

三百多年前，廣東出了一位民族大英雄。論他的功業，對於本省，對於全國，對於民族，甚至在國際上對於鄰邦，都立下不少特殊的勳勞。論他的戰蹟，則南征北伐，東討西蕩，一生戎馬，其英勇的行事與制勝的智謀，奇妙驚人，富有戲劇性，宛似小說中之鋪敘，而幾乎令人難于置信的。然而這一個廣代的軍事天才，到如今不特在全國，甚至在廣東，竟然沒有幾個人記得他的姓名和認識他的功績。這是他的不幸，抑是國人之善忘呢？發揚民族精神，表彰先烈偉績，正是今日的要務，也是我們的責任。爰稽考史籍，把這位對鄰邦對國家對民族對鄰國有特大貢獻的英雄之一生事績，重新編述出來，其目的不僅是發潛德而闡幽光，抑所以使一般爲保種衛國而努力而犧牲者，知所感奮興起，代有繼人，則國家之崇德報功，也不致徒勞了。

這位民族大英雄姓陳，名璘，字朝辭，號龍崖。（按：喻傳及他書多以其字作「朝玉」。上據明史列傳）因爲他死後得追贈太子太保的官銜，所以向來有「陳太保」之稱。他在明代嘉靜年間生于廣東韶州府的翁源縣。（在十六世紀的中葉）。喻政本傳稱其「少儻有大志，不事家人生產業

。臂力絕倫，好任俠，結交多賢豪，相與談劍術，講韜畧，盡得其秘」。由他的事蹟看來，我們可以想見他是爛于武藝，富有智謀，而本性則感情熱烈，肝胆照人，尤其是勇敢無匹，忠義生成的。當時，地方不靖，遍地蕪荊，加以吏治腐敗，軍事廢弛。以他那樣的出身，復具那樣的好身手，很容易隨波逐流，挺身行險，而流為一個魚肉人民毒害社會的奸賊或強盜，然而他却具有忠心報國的大志和沖天不凡的抱負，竟然把他的勇力智謀與他的一生完全獻給他的國家和民族，自弱冠投軍以至老年去世，四十餘年間，戰功彪炳，戰亂熾倭，卒至受朝廷的封典，國人的尊敬，和鄰邦的崇拜，以迄今日，我們追念其勳勞，仍不能不奉以民族大英雄的尊號。

綜觀陳太保一生建功立業的過程，可以順着年代劃分為四大時期。在每一期間，他建立一種性質特殊的勳績。第一是初期在廣東本省剿蕩土匪。第二期是在兩粵平定叛亂。第三期是在朝鮮熾倭救韓。第四是末期在川楚討逆平苗。如今依次表述于後。

剿蕩土匪之功

時在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一五六二），廣東潮州的土匪張璉結黨數萬，僥倖造反，勢連江閩，粵中大震。生長于翁源素抱大志的那個任俠少年——陳璉，正在弱冠壯年，聞此消息，義憤填膺，誓滅此朝食，以安閭閻。他把握這難得的機會，脫穎而出，挾平寇策，走獻當局。粵中大吏總督張臬，奇其人而納其言，即委署把總，使領兵助剿，立殲巨寇，綏撫流氓。是為其出身立功之始，嗣後奇功迭建，蔚為國家的干城，民族的柱石了。

（按：「張璉」韶州府志陳璉本傳與「石旃一徵」征撫篇同作「璉」。饒宗頤在「南洋研究」第二期「張璉考」引明書及明史俞大猷傳均作「璉」。饒氏又引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亦作「璉」。他如毛奇齡「後鑿錄」，道光「廣東通志」引用「劉顯傳」皆作「璉」。上據此。）

張璉既伏誅，餘黨叛匪林朝曦林朝敬勢仍甚熾。這箇不知生死不顧利害祇為民衆，為國家之英勇把總，單騎入賊寨，說其降。諸賊黨多感其誠

，紛紛解體。惟二林仍執迷不悟，遂設計擒而殺之，論功行賞又得首功。（上據噫傳）

無何，南韶賊李富，卓文昌構亂，執分巡馮會事索贖，粵吏束手無策應付。璉又馳入賊巢，脫賊羅網，願以身代，謂馮會生無用，已為都護，可勒贖萬金。賊中計璉，果釋馮而囚。越數日，璉誘賊與賭博，曉防守稍懈，中夜脫歸，在被囚間，彼已察知賊巢空虛，遂急率兵直搗之，生擒李富與卓文昌，並誅其黨羽。

是年六月，他的本邑——翁源，有賊首凌珠，官祖政等相結作亂。璉復往剿，計斬凌珠而連敗祖政。祖政勢蹙，糾合河源賊譚昂等復為亂，號稱數萬人。璉奮勇拒戰，大破之。

未幾，英德賊陳倫，李自政，河源賊胡琛等又作亂，稱紅頭將軍，皆與祖政勾結，勢震南韶。璉定計，釋獄中賊首，令立功贖罪，縱入賊巢，使為間諜。及其歸來報告，則已偵得諸賊散居各村，大寨虛空。竟與其深入賊巢，手擒胡琛兄弟而斬之。餘賊膽喪潰竄。

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一五六四），陳璉復屢奏奇功。璉擒斬陳村賊吳志高等。七月，殺殺翁源的漏網賊官祖政，又擒斬黃仁顯等。九月，英德賊李自政等亦被獲伏誅。十月，乳源賊首數人一併就擒，至是翁源，乳源兩縣土匪悉平，璉積功得陞授韶州所指禦僉事，繼續剿匪工作。翌年，又擒斬沙羅賊梁忠等。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一五六六）正月，璉奉令守黃岡哨，連擒七賊巢，俘獲無算。八月，轉赴西座擒著匪潘廷貴等。

是年多，陳璉立了一宗比前尤為英勇奇特而富有戲劇性的戰功。十月，他率隊往始興與土匪張韶南及黃士良大戰，以兵寡被執。賊繫以鐵練，幽之室中兩閱月。璉密令其隨從逃出，購鋼剪及利刃，隨從如命，夜行墮穴，果擄歸授璉，乘便用計，勸防守賊飲酒，使醉，乃以利刃，刺其死之，亟斬鎖鍊，賊是逃亡，狂奔三十餘里，卒奪得乘馬馳歸。連賊首有赴城中觀者，方置酒高會，璉即席手擒之。隨督兵往剿，生擒張黃匪首，餘

賊悉降。事聞于上峯，無不驚服其神勇。于是兩臺會奏，得邀首功，第一次請欽賞白金。

隆慶元年丁卯（一五六七）二月，璘調守英德，往剿清遠賊賴惟清等，七月，剿西山賊吳子和等。八月，剿卓朝喜等。九月，剿大小羅山諸賊。十一月，大戰河源賊黃祖等于西座。諸役皆獲勝仗，擒斬渠魁，翌年九月，又大擄羅山賊鋒于焦岡。

隆慶三年己巳（一五六九）四月，璘果改從化賊萬尚欽于會坑。是年，以兩源前功，陞實授一級。翌年，超擢柘林守備，圍剿潮州陸兵，自是有事于嶺東。

五年辛未（一五七一）九月，璘剿揭陽賊田心。十一月，剿普甯南股賊。翌年二月，剿揭陽官崙賊。閏二月，討饒平海賊田十等于黃世。十二月，從征歸善。璘無役不勝，末一役擒斬獨多，功聞于朝，旋有之文綺賜。

萬曆元年癸酉（一五七三），朝廷要其前功，晉官廣東都司，再賞白金，是年，璘仍在本省征寇，而建立一宗更大更奇的戰功。其時，劇盜諸良實，（按：明史列傳及股正幾傳均作姓諸噓傳作朱糾黨數萬，橫行嶺東，且竊據要害之地，建築了一座五丈多高的堅城以自衛。城外皆湖洋淤泥，（按：潮州方言稱低窪湖邊地曰「哥哥洋」）人不能下足，宛如金城湯池。賊又長于火攻，當者辟易，官軍屢敗，無奈其何。璘自告奮勇，向軍門申請，願得三千人蕩平賊穴，總督股正茂壯之，璘以百金，假以參將名義，使自將一軍，並許以一切機宜，毫不中制。璘乃築壘于山上，高六丈有奇，以規賊城虛實，布置既畢，即令兵士各備生芻燒芻各一束，生者以填壘，燥者以燃火。又自製燕尾鐵牌以蔽矢石。總攻之日，先分隊向西南佯攻，而以精銳襲其東北。燥芻，石榴根，神機箭，同時並發。賊悉力赴東北救火禦敵。璘忽率諸兵復從西南進攻。時，生芻已填平壘溝，大軍遂直入城內。朱良實及妻子俱斃死，各賊西潰。璘乘勝追迫，手斬二百餘人，餘賊悉降。是役也，璘夜不解甲，露宿風餐者一月，髮變為白，卒成奇功。事平，得特薦，第三次欽賞白金。這一役恰好結東陳木保第一期

的功業。

平定叛僑之功

萬曆三年丁亥（一五七五）五月，璘以剿匪功高，獲陞參將。翌年，調高州，得四寶白金。自是而後，其建功立業的範圍日益擴大。由潮由廣東全省而擴至那廣西！由剿匪土匪而進而平定叛僑，是為與前幾項戰功更偉大的工作。

是年（西曆一五七六）總督嚴嵩大征廣東粵山的叛僑，調兵遣將，分十路進攻，璘奉命調營備宜。璘先發俘獲三千餘人，攻破九十餘寨，其他諸路無堵者，兩山告平，政府乃創建一州兩縣，即臨定州，東安，西南二縣。（即今之雲浮，鬱南），凌峯以荒野新闢，山林初辟，宜舟備世守其地，以資鎮壓，亦所以圖動，遂具奏擬設東山副總兵仍管東安參將事，璘既入山，即戮力經營善後，招集流亡，屯守城垣公署，營盤，橋樑，道路，躬親畝，為將士先，披荆棘，開草萊，撫恤僑族，無不長成感德，於是兩山之開闢工作完竣，迄今雲鬱兩縣之有今日，皆璘之遺賜也，其為鄉邦，為人民造福，可謂卓矣，事聞於朝，五寶白金。

其後數年間，兩山區內屢有事故發生，皆賴璘處理得宜，迅速解決，如在七年（一五七九）六月，有特御傳檄出巡，乃為惡僑所尋。璘以片紙責之，即完檄以歸。又有潮水學吏蕭印繼司，為江賊所掠。璘率兵以補之，獲原印還。

十一年（一五八三）二月，兵備日久，流于驕恣。璘總以軍法，即有悍卒百餘人叛去，將圖聯合廣西僑人為亂，璘聞變，慮其必由官軍而行，到時天當曙，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敏捷手段，率部從從圍捕先擒該匪，令居民盡殺叛僑，又令舉梓者毋報五更。俄而叛卒果至，盡被伏兵殲燬無遺。

又有朱魁，被賊奸僑者，糾合僑人，結寨四圍屏蔽，勢迫蒼梧，璘

奉檄往剿，一鼓擒其渠魁，餘黨悉散。

陳璘戎馬半生，自少年從戎以至是時，已歷二十年了，其間，政必克，戰必勝，隨而功愈高，名愈顯，時運可謂順遂之極，然而功高招忌，位尊招謗，古今一轍，璘莫能免，日蝕的陰影忽於其時掩至，使這蓋世的英雄竟屢遭蹙跌，幾為一生身名之累，良可慨矣。方叛兵之變起，有巡按御史稽勸之，朝旨奪其官，既而事平乃除其罪，此陳璘受謗之始也。十二年（一五八四）十二月，朝命改璘狼山副總兵，粵督特薦于朝，才傑大用，乃又有忌者流言於粵，追論舊事。璘素性耿介，聞而作忿洩勇退計，浩然掛冠歸，朝內外知者雖惜其才，第恐招物議，無敢為其申辯，亦無敢再薦者。這陳璘代英雄，於是如老驥之伏櫪矣。（謹按：關於陳璘受謗事，列傳謂其「所至貪黷」，又謂前此戍卒之變叛，乃由其大興土木，營寺廟，役部卒，且勒其出資，以故士卒咸怨而倡亂云云。至是又謂其因貪黷復被劾罷官。而「中國人名大辭典」之「陳璘」條即引以為據，逕以貪黷被劾傳之，而盡畧其殊功，亦甚冤矣。惟喻政本傳始終未言其貪黷事，只稱為「忌者流言」而已，洗冤之意，溢諸言外。陳璘之光榮的紀錄，雖蒙此不潔之污點，但既有正史為之洗刷淨盡，而其一生為國家為民族的功勳亦足掩瑕蓋愆而有餘，則吾人今日于此大英雄又何尤焉。）

陳璘下野七八年，方謂憂讒畏譏，韶光養晦，將至老死關下了。但英雄造時勢，時勢亦造英雄！一旦國家有事，干城之選，舍彼其誰？這大英雄終不能長久優遊林下的。時在萬曆二十年壬辰（一五九二），日本關白（宰相）豐臣秀吉突以重兵寇朝鮮，將謀侵中國。朝議出師援之，諸大史乘時咸為璘推轂，明廷乃起璘神機七營練勇參將。而粵督則以本省惠潮方面，亦有倭警，亟留之。已而朝鮮略倭，潘陽岌岌可危，于是召璘赴京之劑接踵至。璘聞命大喜，準備率部出發効命。未及北上，即晉神機六營右副將署都督僉事，未幾，復以原官協守蘇鐵。次年正月，改授蘇遼保定山東等處海防禦倭副總兵。迨封賞之議興，兵部尚書石星等妥協一派佔優勢，堅主以封事和倭，謂兵不可用，一時朝中當局以為可以休兵，乃調璘回粵，

任遼湖副總兵。其憤懣可想見了。緊張的時勢繼續過去，璘又遭謗，罷官而歸。最為其一生第三次大的蹙跌，幸而年猶未老，憂鬱如恆，儘可解嚴立功報國的大機會。（按：列傳云，此次罷官亦因生賄，而喻傳亦無提及，只言「回衛」耳。）

萬曆廿四年丙申（一五九六），廣西岑溪的苗族謀叛，兩粵震動。緊急的時勢又來要求這位骨勝將軍再度出山。當局檄璘于其家。一聽到為民族為國家而服務的宜召，璘毫不躊躇，奮起應命，盡傾家產，自募驍勇，率其子九經，慷慨赴敵。果然馬到成功！他躬率健兒，深入不毛，連破饒頭孔亮等山，俘斬一百五十八人，亂悉平。當風聲有曰：「不吝素封之貲，家散金錢以養士；常存豐饒之志，躬率子弟以從戎」云云，皆政錄也。至廿六年，以覆覈岑溪平徭功，陞授都督僉事，遇大將員缺推用，欽賞金帛有差，經是役之後，沛言自息，蓋自有毀家紓難之舉，心跡已明，操行大白，且百戰功高，名震朝野，已將忌者之口塞了。重以是時丁國家多難之秋，正英雄報國之日，陳璘行將以名將作戰海外而立功國際矣。

倭倭救韓之功

太保一生貢獻國族，彪炳史冊的不朽功勳，要以其在朝鮮殲滅倭寇一役為最偉大，亦最有價值。但欲明其此期勳業之重要性，當先要了解倭寇侵襲中國進攻朝鮮的歷史背景。

溯自元人東征日本，鍛羽而歸，即啓倭奴輕視華夏之心，至明代，倭寇乃分股犯我東南海岸諸地，終洪武永樂之世，我武不揚，國威不逞，且朝廷不謀根本殲滅之方，由是寇患滋深，為害日甚。嘉靖間，海內承平已久，武備廢弛，倭寇為禍益烈，在我蘇浙閩粵沿海數千里國土履行無忌，數省人民備受蹂躪之苦，朝廷猶虛與委蛇，互釋和好。倭奴於是假借朝貢之名而實行恣淫擄掠，迨嘉靖三十五六年間（一五五六、五七），巡撫胡宗憲，提督趙文華，總兵官俞大猷，暨參將劉綎，戚繼光等，屢大敗倭奴於蘇浙，兩省難患乃平，倭寇轉而南犯閩粵。四十二年（一五六三），衛

官兵劉顯，俞大猷，殲倭於緬清。繼而副總兵戚繼光，又大敗之于平海。次年，繼光復擊破其主力于仙遊，而閩患又平。同年，俞大猷再平粵患。其後雖仍有零星小股，出沒南海，遊擾粵南各邑，然不足爲大患矣，自是以後數十年間，倭患已息。東南沿海諸省乃得太平無事。

至萬曆間，日本大野心家豐臣秀吉執政，亟謀大舉寇華，併吞中國。自茲以後，倭患乃有特殊的意義，與前迥異矣。蓋前此來犯之倭寇，僅海賊性質，無非爲劫掠財貨，擄掠子女，以償默怨，及一飽所欲即揚帆離去而去，固未嘗有領土之野心或政治的意味。而且其來也，大股以千以萬，小股僅百十之數，並無軍事組織與計劃。况歷來日本皇室，在名義上，仍稱臣朝貢，從未敢正式破裂藩屬關係。及秀吉之出兵，竟完全是帝國主義之軍事的和政治的侵略。

秀吉，本姓平，私生子也，出身微賤，初爲丐，繼爲僧，後食祿入僧長幕府爲吏，漸以戰功及謀畧得邀寵信。信長死，遂領其衆，廢假而降伏六十餘州，廢假而躋位關白，權勢顯赫，舉國無兩，雖得賜新姓曰豐臣。先是，當信長未死時，已有倭華之動機，以秀吉爲西征大將，許以中國爲酬。秀吉則以朝鮮固請，謂以朝鮮入華，可合兩國爲一。此其進攻朝鮮以亡我中國之野心之開端也。

及秀吉大權獨攬，前事重提，亡華企圖，亟謀實現，一以遂其併吞隣國之帝國主義的野心，亦所以藉此驅遣各州雄長健兒于國外擴張以免爲患肘腋，其爲自固權位之計固甚得也。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彼乃大會諸將，決議興師，造大艦數千，備糧三年，築行營於名古屋，徵諸鎮重兵。一時，被調之陸師八軍，別置水師一軍，全部員兵共十五萬人，另有游軍六萬，自衛軍十萬，翌年（一五九二）二月，大軍出發，號稱五十萬人，秀吉親至名古屋大營，而別遣浮田秀家爲帥，率師入朝鮮，並以第一軍加藤清正，第二軍小西行長，選爲先鋒，又以九鬼嘉隆等統水軍，水陸並進。觀其致朝鮮王李昫書曰：「吾欲道貴國，經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四

南之野心，固已自行暴露于天下後世矣。

時，朝鮮久享昇平，不修武備，民不知戰，莫不飽暖，雖至望風披靡。倭軍潰散，應陽釜山郡城。李昫棄國東出亡。秀家入韓之，執王子，遣大將，毀城寨，襲府庫，復分兵圍攻，穴地道斷，行刺，開海江而長驅直入中國境矣。明廷以遼陽被圍，遣使勸降，命李昫遣使，明廷遊擊史魯一戰，朝鮮亡于平壤。副總兵沈承宗，副總兵江漢，復步。明廷乃以宋應昌爲經略，李如松爲東京提督。廿二年（一五九三）正月，如松一戰而定復平壤，乃窮追逼伏，被圍于汪京外之露梁島，我功敗壞成。然各路仍遣兵，盡圍露梁，旬月，倭酋棄汪京而遁。露梁戰，倭將敗于露州，欲推不可，欲擁護爾兵員不充，乃嘆曰：「吾不啻生于小國，兵力不足，使我不克，軍紀日壞如爾先鋒又爭功不休，秀吉遂決與明講和罷兵。倭軍第一次入寇之結果如此。是即陳璘被征出山廣任神機營將官而未及入京即改調他職之時也。

廿三年乙未（一五九五）正月，明遣使冊封秀吉爲順化王（按：史籍多載秀吉不受王封者。但此冊封今仍存于伊勢龜山城主石川子爵家中，而且當時還有歐洲的牧師參加受封的典禮而紀錄其事，近年又透有新史料發現，人爵物證具在，足證實其確實受明封。參看「大風」半月刊卅五期李毓田「豐臣秀吉受大明冊封問題辨正」）無何，秀吉收盟動兵，乘我撤兵之機，再發陸兵四十萬，分爲八軍，巡攻朝鮮，而以其經秀秋爲元帥，清正及行長仍充先鋒，身爲倭寇第二次的入寇，其勢洶洶，殆不遜於初次也。時，明以楊鶴經畧軍事，兵部尙書邢昺出任總督，而以麻貴爲備倭總兵官。

廿五年（一五九七）正月，清正行長再陷釜山。翌年正月，明師大敗于蔚山，楊鶴奔王京。總督邢昺以水兵無功，亟宜另募江南水師，請究海運，以爲持久抗戰計。二月，劉綎以川兵，鄭子龍以樹園兵至，而陳璘亦于是時率廣東兵來加入作戰。

先是，方朝鮮第二次被寇，軍事危急，警報頻仍，北京震動，臺省交章薦陳璘可獨當一面。廿五年，封事敗時，璘才平岑溪叛賊，即奉命以原官由粵統帶精兵五千北上。翌年二月，以前功陞授都督僉事，及出山海關遠征，即以原官充禦倭總兵官，改領水兵。

璘等援師既開到，邢玠乃部署水陸全師，分爲四路：以李如梅任中路，麻貴任東路，劉綎任西路，而陳璘則提督水軍，獨任水路，自鴨綠江以南皆受節制，部兵萬三千餘人，戰艦數百艘。副將陳璘，鄧子龍，遊擊馬文煥，季金等，皆隸其麾下，另有粵人吳廣，亦一時驍將，以副總兵從劉綎出師，領水軍，與璘相犄角。（按：廣亦翁源人，以武生從軍，累著戰功）璘慷慨擊楫，高懸「忠心報國」的大旗于所指揮的各戰船上，以勵士氣，其生平矢志愛國的大志現在到了實現的時候了。

初，倭賊出沒洋海，欺我軍乏舟師，故揚帆鼓棹，橫行水面。及璘統水師，軍容甚盛，倭舟乃不敢出。布置既畢，大戰開始，璘乃揚言曰：「大海無邊，若非倚險附扼，那能成功？」這無異是當時中國海軍抗日決戰的誓師詞。璘遂揮軍進攻，奮勇先登，一戰而奪其鹿島竹島，據之，俘斬百餘級。倭奴失險，復列營順天曳橋等處，堅壁以老我師。璘乃用計，以小船敵卒誘敵，倭酋果爭道出敵。璘于是督精銳力戰。倭軍三戰三北，遂遁去，我軍斬獲無算。（按：上言兩役海戰，列傳所未載，獨見諸喻傳）

是時，秀吉已知中國水陸師大至，勢不可侮，乃改取守勢，重新部署全軍。四月，留行長，清正，平正成，平正秀，石曼子等十餘將于朝鮮，分爲四軍，營一巢三窟以爲堅守之計。布置如下：（一）秀秋居釜山爲老巢；（二）清正守蔚山爲東窟，居右；（三）竹長守順天爲西窟，居左；（四）島津義宏石曼子守泗州爲中窟，居前，以爲各處聲援。兵力共有十餘萬人，至我軍方面則共有水陸兵十萬人。時，楊鶴以蔚山之敗被斥革，明廷改以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署朝鮮，邢玠軍仍總督水陸全軍。四路兵將均仍舊，惟中路因李如梅調赴遼陽，改以董一元爲代。此兩軍在決戰前之陣容也。

是年九月，決定戰開始了，我軍採攻勢，分路進兵，四路劉一軍，進攻順天，逼行長營，頗有新獲，水路陳璘的舟師亦出動協堵，擊沉倭船百餘，乃行長突然帶出千餘騎扼璘軍，逼其撤兵，而璘亦以不利退，中路董一元軍攻晉州，連毀二寨，倭退盤泗州大營，一元督兵四面攻城，用火器擊碎寨門，諸兵競前拔柵入，忽營中火藥爆發，又中敵奸計，倭乘勢圍擊，我兵遂潰，退晉州，此是初期四路敗北的戰況。

兩軍仍在相持間，豐臣秀吉的死耗忽然傳至前方，戰局乃急轉直下了，原來秀吉已于是年八月死了，疾篤時，遺命遣使收回朝鮮遠征軍，並留沉痛之言曰：「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而前綫兩軍初皆未之知，及倭軍聞訊，兵無鬥志，將懷歸心，十一月，守東路的清正先棄蔚山發舟遁歸，麻貴遂入島山，西浦，我軍西路劉綎軍乘勢夜襲倭營，連奪曳橋，石曼子引舟師來救，陳璘急揮水師邀擊，敗之，倭軍揚帆欲歸，璘下令諸將卒列陳璘樂作總攻擊，五鼓進兵，遇敵則舉燈籠爲號，炮响則戰，副將鄧子龍居左，朝鮮大將李舜臣居右，璘自居中，所乘戰艦最巨，帆高順風，轉眼即抵敵營，倭酋稍覺，萬艘並前，矢炮交集，「子龍素慷慨，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攜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輾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見明史鄧子龍列傳）吁，可謂壯烈矣！

璘聞二將陣亡不動聲色，指揮若定，鎗以火發續擊倭。倭舟衝退數舍，覆溺過半，始不敢從正面對擊。有旁擊欲登舟者，璘揮刀亂斬，舟中之指可掬，俄而陳璘等軍開到，舟師回至，我軍胆益壯，併力攻擊。一時，烟焰蔽空，滄波騰沸，倭軍大敗，急退。璘又揮軍窮追，再敗之于昆陽昌浦等處，賊舟千艘，燬化灰燼，戰死溺死者無數。得俸脫身而登岸者又爲陸師掩殺殆盡。我軍遂獲全勝，倭賊死于水陸兩路者以萬計。

時，劉綎一軍進攻行長，甚得手，繼之入順天大城。璘復以舟師夾擊，攻破南海倭巢，焚其舟百餘。石曼子急以陸軍四援行長。璘於半洋激戰之。這一個宿以強得無敵稱之倭酋——石曼子，竟于此役爲其所擊殺，同

時其徒被殲海上者三百餘衆。(按明史董一元列傳亦云：「石昂下爲陳璘所殲」)

這幾大海軍大捷還未竟陳璘的全功，最後一次的勝仗，也是他自來的命打打的。當時殘餘的倭寇退保錦山。我軍挑之不出。既而，倭復渡匿乙山，崖深道險，將士皆不敢進。璘復冒勇冒險，率死士乘夜潛入山，圍其巖洞。比天明，炮發，倭大驚，亟奔後山，憑藉高峯，爲負綱抵抗計。於揮將士殊死攻，倭遁走，璘分道窮追，生擒倭帥平正成，平正秀而歸，餘倭盡殲焉。故明史神宗本紀大書特書曰(萬歷二十六年)「十二月，總兵官陳璘破倭于乙山，朝鮮平」。

綜觀援韓抗倭之役，倭軍水陸師全部覆滅，我國告全勝。史家論功，以陳璘爲首，劉綎次之，麻貴又次之。(見列傳)噫政本傳曰：「是役也，將者不一，公後他將至、獨當水路，乃俘滅孽戰，表表稱最，他將無與類頡者」。哉科楊氏亦叙璘功第一，其辭畧曰：「陳然報國，誓捐七天，摧鋒力敵萬人。自攻打倭巢及蕩滅援倭，血戰無慮數十番，而露梁，昆陽，昌善之役，從昏速明，連晝復夜，毀舟七八百隻，斬溺二萬餘名，石曼罔首，正成等就俘，天日爲昏，海波盡赤，史冊所載，未能或加」，皆實錄也。自經此次大捷之後，亘三百年，倭寇不敢再萌侵畧我國之念，而朝鮮亦得復國。嗚呼！若陳璘者，對本國則保種救亡轉危爲之，對隣邦則扶弱勸強與滅繼絕，這一期功業之偉大，求諸史冊，在最近抗日之戰以前，能幾見有如斯之特特色哉？

討逆平苗之功

萬歷廿七年己亥(一五九九)年，陳璘以原官任廣西總兵。未至督鎮改以原官鎮湖廣偏橋等處提督漢土官兵。本年以提覆朝鮮功，實授都督同知，蔭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欽賞金帛有差。璘屢建奇勳，自應得膺懋賞，然自是之後，他的功業便進入最末一期了。雖在英雄垂暮之年，仍續爲國家爲民族再做幾宗大事業。

當璘調鎮湖廣時，播州楊應龍謀叛，即奉令申討。改播州即今貴州。遵義，明代屬四川治。楊氏據其地，自唐至明已歷八百年，殆世襲的土司也，應龍于萬曆間襲播州宣慰使職。其人，性雄猜，阻兵嗜殺。以其次子被竊死，不得歸去，遂山怨而謀叛。彼置關據險，糾結苗人爲亂，四出滋擾，焚諸屯衛，犯重慶，侵黃平，陷蔘江，到處恣行殺戮，西南大勢危如累卵。璘奉命後，以楚中兵餉戰具俱乏，乃先行瘴心籌劃，迅已具備遂即進攻。

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二月，璘督兵由白泥進，楊酋爲其先聲所奪，早已胆喪，乃以金錢大賄羣苗，令死力抗拒王師。璘先用政治手腕，馴服九股以卸其黨羽。應龍乃令其子朝棟率衆渡烏江迎敵。璘一戰勝之，追擊至龍溪山，隨分兵三路，一爲正，二爲左右翼，抄出烏江以臨楊逆之後。時督隊進兵，躬冒矢石，備歷艱險，連攻下江外四牌，江內七牌要寨諸山諸屯衛及關隘。楊酋見勢已失，亟挈妻子奔海龍屯，負隅死守，此三月十五日以後事也。

是屯，怪石嶙峋，絕頂拂漢，四壁若削。一道如繩，莫能飛渡，探察形勢，見屯後一山差與屯埒，遂決施用其在廿七年前剿平嶺東賊首朱良寶的策畧，先將後山一鼓奪之，建敵臺其上，用作攻屯之根據，並編木柵以防襲擊，楊酋以勁弩樂矢力拒，璘則以鐵牌格之，逐步進取，漸近賊屯，相持四十餘日之後，璘軍已佔得優越地勢，而楊逆之長技亦爲之屈矣，當此之時，三省之師聯合會攻，四川總督李化龍駐節重慶，分兵八路進討。平橋宿將劉綎，吳廣等皆與其役。化龍命諸將分日輪班進攻，如當偵然。六月初六日爲陳璘與老同鄉吳廣之進兵期。璘又挺身作英勇冒險之舉，潛師蓐食，令士卒備竹梯柴草，爲登屯計也。乃先發兵律屯之前面，放炮喊哨，以誘其集中兵力于前方。楊酋中計，果備前而忽後。璘乃令衆兵于五鼓响枚疾趨山後，躡攀以進，用竹梯柴草衆勢登屯，璘身先士卒，手刃守關者，衝入屯內，則更易小白旗，徧樹諸山，復舉砲驚之。楊酋喪胆，以勢迫路絕，憤妻妾閹宦自焚死。吳廣軍亦至，璘乃盡械楊逆部屬，斬賊

六百餘級，拓地二千餘里，應龍子朝棟亦伏誅。其亂救平。是役也，遺將雖多，論者亦以璘功居首。

播州之亂甫平！而楚境皮休之苗人又以變叛聞。時，苗酋吳嗣佐自稱吳天皇，殺官佔地，且陷永從縣。廿九年辛丑（一六〇一）春，璘奉命移師討之。逆苗設險固守諸穴。璘決先奪其心腹險固之潘老寨。在落葉坡之戰，璘奮勇拔刀，率衆衝鋒，賊衆披靡，一舉而佔是寨。隨攻擒鬼坡，乃以火器翼我兵而克之，山上復有屯，形勢奇險。璘遣精兵懸附而上，別遣支隊從其後猿垂而下，前後夾擊，逆苗不能支，紛紛奔潰或墜崖而死。險要既克，聲威大振，羣兇倒戈，由是取皮休，復永從，勢如破竹，苗酋吳國佐，楊永祿，相繼就擒，並斬獲千餘級。

翌年（一六〇二）璘以原官鎮守貴州。時，又有冒官勸其營求，朝廷不聽焉。璘既抵境，復平羅海苗亂，乃於布置防務，改革軍政，乃鎮撫餘孽諸事，無不悉心處理，于是苗人帖然受勸而全省安靖矣。這一次都是陳璘最後的盡忠報國的戰役。

萬曆卅二年甲辰（一六〇四），明廷以播楚功并敘，擢璘左都督，特晉光祿大夫，大王父而下加贈如其官，蔭一子世襲本衛指揮使，欽賞金帛有差。越二年（一六〇六），陞調廣東都督官，由是復回鄉邦服務以至殞世，蓋自其弱冠從戎至是已歷四十五年，亦垂垂老矣。

回粵僅一載，于萬曆卅五年丁未（一六〇七）五月，這位劃蕩土匪，平定叛瑤，殲倭救韓，及討逆平苗，功蓋當代的民族大英雄——陳璘，以疾終于廣東都督官任次。將星驟殞，朝野悲悼，而國祚賴以恢復的朝鮮，尤舉國哀痛，如喪考妣。九月，明廷下詔飭終，追贈太子太保，蔭一子本衛世襲百戶。（見喻政本傳崇禎八年入祀東安名宦祠。至今羅旁東士民，率爲陳太保，廟祀甲子嶺西。（見羅香林撰陳璘傳。）（謹按：所參考各史傳無載璘出生之年期及享壽之年齡者。但以其少年從軍及歷年功業計，逝世時當在六十五歲以上。）

定論與詩碑

明喻政所撰之「陳太保傳」，贊曰：「陳將軍豈時將嗎？當于古人中求之：——訓練士卒比孫武，擊庭掃穴比霍顯，驅起羣傑比馬伏波，威名震疊比長孫晟，而紀律嚴明司馬穰宜不能過，至標立鴻駿富貴鼎盛則又豚郭紛陽最肖焉」。這雖是官式的頌辭，但綜核名實則又非尋常虛泛或誇大的阿諛奉承語，信爲蓋棺定論也。

我們今日重新估計陳太保一生的功業，若謂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誠未免誇張。但平心而論，姑不計其前後剿匪征瑤討逆平苗諸種卓著的戰績，即以殲倭援韓一役之功與當代名將相較，則確非時將劉顯，俞大猷，戚繼光等所可比擬的。理由有三。一則以若輩雖平靖東南匪患，而所敵者僅無組織，無計劃，散漫烏合的倭寇耳，固非同太保所戰者爲倭奴十餘萬分八路入寇的水陸大軍也。二則時將等之平倭，其功在保境安民亦等于蕩寇闖匪耳，若太保之遠征，乃爲抵抗帝國主義軍事政治的侵畧，竟能拯國運于危亡，張國威于海外，戰功赫赫，戰果豐豐，誠當代其他諸將莫能與京者。三則以其救援慘被倭奴蹂躪的弱小民族，致使亡國者復其國，功在國際間，尤能契合我們今日的三民主義。我們每一展讀當時朝鮮陪臣的奉祀詩，輒感到彼親受其厚惠的鄰邦感激之深，哀思之切，足稱詩碑，特曰：

前身楊僕將舟師。 綠嶽黃金哭出奇。

此日謳歌窮海沸。 當時誓白滿車輪。

丹青彷彿遺多事。 文字揄揚亦一時。

惟有終南與江漢。 千秋不盡海邦思。

嗚呼！詩碑不磨，豐功偉績與河山同壽，陳太保真不朽矣。（原時附錄喻政本傳之末）

這位民族大英雄英死後三百餘年，其榮譽，其功業，竟然泯沒不傳，此非由國人之負恩忘本也。殆因自明季失德以至胡清入主華夏，民族意識

由是消沉不振；國人所崇拜的理想人物，只是以其個人所佔有，所奉護的多量為標準，而不是以凡人之為社會，為人民，為國家為民族，甚至為國際，為人類而犧牲努力的服務及貢獻為標準。陳太保之被歷史所埋沒，又何足為異？雖然，太保之功之名，不傳而自露永傳，湮沒而不能常湮。今日，我們自會從歷史的墳墓中發掘遺蹟而重新表揚這個殘廢帝國的大英雄出來，好作我們為國族服務者靈感之源泉和努力的模範。這樣的人物，才能適合我們今日所崇拜的民族英雄之標準的。

友人林如松君前在粵任一區行政專員時，曾力事開揚太保之功績，舉行公祭，並悼以古風一首，是乃最近的詩碑也。爰錄其詞于后，以結吾黨

翁源太保陳。金戈鏖馬鏖甲銀，奇謀驍勇稱絕倫，慕寇靖難卅餘春，粵村湘黔垂助頻，蠢蠢倭夷起東鄰，狼奔虎踞渤海濱，北門鎮鎗東柱根，搖搖轉瞬入圍淪，前軍敗績氣難振，致廷計蹙感艱屯，台省存公出行巡，總攬帥干作兒臣，鴨綠以南凌河管，咸歸節調泯軀軫，統率艦艘三千餘，鼓泄而前無後殿，醜虜摧崩驚若兔，海波盡赤血燐燐，瘴渠無伴報稟宸，光昭日月正氣伸，功隆成俞原有真，如何易世名埋沒，辜負遼海百戰身，三百年後揚劫塵，倭氛重震通天鈞，汚我神州遭履新，餘燄烽火燎京津，安得公再生及辰，一振旗鼓捷如神，黃龍痛飲

廣東順德抗日雙忠廖平子馮鏡堯合傳

馮自由

抗戰九年，廣東文化界忠勇壯烈為國捐軀之民族英雄有二人焉，皆順德縣人也。一為報界革命前輩，世稱革命詩人之老同盟會員廖平子。一為曲江仲元中學校長新青年梁鏡堯，二人雖老少相差，死狀各異，而慷慨赴義，則無不同，二人雖屬同邑，而相知未久，願乃交相莫逆，情同臂助，當民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平子以貧病在曲江逝世時，身後蕭條，僅遺孤

兒寡婦，鏡堯乃以獨力營葬，高義可風，誠為難能可貴，不圖平子逝世兩年，而鏡堯亦以抗敵沉血聞，不獨為苦學生色，且足與宋末三忠媲美，爰述二人忠勇事跡如次：

一、廖平子

仗義疏，掃絕天驕護我民，思公不見淚漣漣，使我夢魂纏雨申，率屬祭拜為城隍，年年俎豆崇明裡，誓將傳記勒貞珉，永教人海識風麟。
冊二、一、七、說稿于桂林疊嶺山麓之簡居

參考書

- 明喻政撰：陳太保傳——載「韶州府志」
- 「明史」：陳彙列傳
- 「中國人名大辭典」陳璘吳廣編應龍諸條
- 吳董翰著：「明代倭寇紀事史畧」（商務印書館）
- 王鏡揚編：「歷代征倭文獻叢」（中正書局）
- 饒宗頤著：張璉考——載「南洋研究」第二期
- 李毓田著：豐臣秀吉受大明冊封問題辨正——載「大夏」半月刊冊五期
- 編香林著：明粵廣東援韓援倭將軍陳璘傳——載「更生評論」二卷二期
- 「明史」：神宗本紀
- 「明史」：鄧子龍列傳
- 「明史」：董一元列傳
- 范端昂著：粵中見聞一（人部）

廖平子字蘋菴一號任肩。廣東順德縣勸業縣人，少聰穎好學，善屬文，尤工詩古文詞，民國前九年壬寅癸丑間與邑人黃節盧信等同提倡民族主義，時人稱爲順德文界三傑，民前八年甲辰任香港中國日報記者，以詩歌及小品文字蜚聲于時，民前七年乙巳香港同盟會成立，與鄭貫公、盧信、黃世仲、陳樹人等率先締盟，民前五年丁未東渡日本留學，旋與夏重民、盧信等發刊大江雜誌，宣揚革命抨擊君憲甚力，民前三年己酉歸國，先後任中國日報及廣州平民日報、美洲大漢日報等副刊編輯，著作甚富，民國建元，臨時稽勸局局長馮自由延充審議員，與湖北鄧玉麟查光佛蔡大輔江蘇李鏡寰四川雷昭桂陝西井勿幕湖南張通典江西彭素民廣東胡子駿易廷蕙諸人同任修纂，深資得力，民二年七月黨雷粵討袁軍起，是月廿二日袁世凱派警逮捕馮自由于稽勸局，平子次晨憤然獨詣警察廳大鬧，謂警察不能非法捕人，要求釋放，警吏弗恤，於是棄職僕被歸粵，自是絕意仕進，專心社會慈善事業，先後主持花球孤兒院及精武體育會，成績卓著，民十八年胡漢民長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首聘爲採訪員，歸漢氏辭職，平子以繼任者資歷太淺，遂以病辭，厥後息影家園，除躬治園藝外，日以詩文繪畫自娛，其畫品清高絕俗，非至好不能得其片紙，民二十七年廣州陷敵，乃歸順德隱其桑田數十畝，號召鄉鄰，組織抗戰敢死隊，以械劣而敗，倉皇走澳門，自發刊一種半月刊，名曰：「淹留」，以振發國民之敵愾精神爲宗旨，所有詩文繪畫抄寫訂裝郵遞諸事皆一身任之，絲毫假人手，每期僅能寫作十數冊，任讀者隨意給資，藉以糊口，此種辛苦卓絕之工作，實爲中外古今古人所未聞，時蔡元培居香港，聞其事，乃約知交多人盡購所有，得者莫不珍同拱璧，而日用賴以不絕，「淹留」刊至四十四期，改名天風，復出至四十期爲止，民三十年冬，日寇佔香港，澳門生活大受影響，平子乃決計歸粵，以故鄉重罹日蹂躪于倭寇鐵蹄之下。遂偕同志周之貞冒險入順德淪陷區掙紮難童四百餘人，終以無資給養而歸，三十一年春挈眷開闢至曲江，其至友梁鏡堯時任仲元中學校長，地居城外二十餘里之蓮花山鶴浦，乃特闢一室以居之，平子以家用乏絕，不欲以口腹累故

人，于是師昔年在澳門故智，重發行一種抗戰詩文之半月刊，名曰：「予心」，一切詩文繪畫訂裝郵包諸事，亦一身任之如前，其第一號于三月十六日出世，卷首冠以山水畫一小幀，饒有宋元人筆意，自序云：「倭陷吾鄉，曾與戰，因器械懸殊而敗，走馬交，（澳門西名）草「淹留」四十期「天風」四十期，皆以詩歌爲抗戰工作，槍放下，筆可操也，今歸矣，山居寂寂，而精神則在戰場，遂乃再草此集，屈盡均云，雖解體其猶未變，豈予心之可憊，此意也，杜子美云，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亦此意也，畫再接再而又再，以毋負此生也」，又與友人書云，「抗戰以來，弟素持吞口水養命之法，手寫詩稿，靠些筆墨渡日，因口水是自己的，自己吃自己口水，勝似求人多多，「予心」之作，擬出兩期，每期十五本，共得三百元，一家偕口可供米食，餘則另行設法，後二月又與友人書云「弟近有一種志願，擬將書畫將所收入購滑翔機一架獻諸政府，以爲戰抗之用，此事若成，當可爲一般書獃子吐氣，機價一萬元，現已賣得書畫約四千元，寫畫之資用以救國，寫「予心」之資用以救己，如此公私兩得一云云，其處世之高潔，愛國之熱誠，可於字裏行間得之矣，是年九月一日又致書友人云，「弟日來患病，時發時愈，纏綿匝月，第六期「予心」尙未執筆，曲江月來時疫大作，死亡枕籍，弟所患祇是傷暑，本來日夕可愈，亦因求醫吃藥皆成問題，遂乃纏綿如此，直覺可嘆」等語，由是病態漸劇，以貧甚不能延醫，至十八日，益沈重，鏡堯乃毅然護送至西河醫院療治，並分電諭都諸友馮自由陳樹人梁寒操等呼籲，十九日遂溘然逝世，遺孀盧氏及十餘幼子附一人，鏡堯復函電各地好友爲其舉喪營葬，並措資卹其遺族，國民黨中央第二四七次常會念平子前功，除由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外，特給卹金三萬元，並按年撫卹遺族教養費。

平子爲人清高孤僻，有管寧陶潛之風，渠與信同邑同硯，初入香港中國日報充任筆政，亦山信之推引，民國後信兩任總長，平子與之隻字不通音問，民卅年趙冠寇江，李主席伯豪知其貧乏，饋以千金，平子却之不受，且賦詩見志，生平遺作等身，在香港中國日報副刊，著有歷代從軍樂詩

文彙輯，宋末遺恨脫部，尺素書說部，帝女花劇本等等，皆倡導民族主義之作，詩詞汗牛充棟，情多不存，除抗戰時代所刊「淹留」「天風」「予心」諸集外，畫品尤不多觀，容整理彙輯行世，茲擇錄「予心」第四期集中數章刊出，以饜同嗜，就中「焦林」七古一篇，大可康頤立備，方之少陵北征，其凌厲無前，殆過之矣。

歸國

壬午八月初，歸于返家國。雖無佳意境，却有好顏色。朋友送我行，恐我難喘息。或憂寇未已，沿途施鬼域。機簧入魔手，一彈撲胸肋。或恐家未復，羣衆無衣食。驟添酸醋茶，比屋求不得。况此霧氣森，風起閭闔黑。單衣蒙霧露，倍感虫唧唧。不如留須臾，免使神魂憊。愈情對客言，此語實揣測。應思血氣去，未有甘羈勒。五年困夷境，實爲胡兒逼。朝遭碧眼賊，暮受紅頭抑。知余值倭難，片語尖酸極！不自知識小，遂欲伸羽翼。令人氣愈結，令人愁愈織。奈無肘下劍，殲此四方棘。只恨形勢殊，田旱自嗚嗚。迄今機已熟，滯留難頃刻。歸哉復歸哉！舊途我尙憶。

焦林

飛安撐天大爲鳥，赤血流地地不枯，泱泱神州有如此，爲問倭奴胆何無。寇機初來使人恐，寇機再來使人勇，草木驚蕭有戰聲，枝枝葉葉丹心捧，粵北山來齊健兒，屢戰屢捷何會疲，倭奴自慰誠無力，欲語又怕旁人嗤，寇機去年有打寫，不能傷人只傷馬，今年傷馬亦不能，只向森林炸一下。原來村木亦英雄，漫言曠代皆洪濤，槎枒別具支撐態，蒼翠無忘鍛煉功，果然落羽聲如吼，炸遍樹前兼樹後，雖然不使人驚駭，也許森林盡枯朽，誰知樹木亦猶人，愈戰愈勇誠無倫，身軀縱使夷一部，生命未盡遺屈伸，遠觀俱見全林黑，翻騎一天渾似墨，都道傷哉植物叢，一朝拚命扶家國，此林外面雖全焦，此林心性不會凋，春來又作蔥蘢色，茁茁新枝幾萬條，此林借問更何似，極似盈盈一江水，但見前流續後流，何曾有日甘停。

止，此林又似古英豪，獨立乾坤邁等曹，知心斷腹何曾惜，壯志森森山月高，我來曲江爲題首，鳥不驚飛獸不走，精神無日不焦林，焦林誠足爲吾友，焦林新茁萬千枝，每枝綽約春風吹，但覺胸懷更豁勃，亦如勇士揚鬚眉，中原本有好顏色，自女一焦始悟真能力，誰爲志士誰仁人，願將氣味交相繼。

微雨

雨長餘響敲角樓，壯麗變作一斛灰，柳絲若欠支愁力，燕子應爲出世才，慣與參杉聊耐冷，乍聞羌笛已生哀，杜鵑且莫輕輕去，留汝枝頭守綠苔。

南華寺

流盡脚跟塵，屏息來此地，從前幾個佛，思念不能置，入地與生天，那算一回事，守得佛前燈，雙眼掛同爐，禪心有維繫，何必頻頻記，風雨滿牆頭，旛影吹不二。

蘿落

幾同寂寂守春苔，風雨無情客不來，乍暖乍寒梅子熟，非烟非霧豆花開，村荒幾日聞鼻鳥，地僻終宵嘆鬼謀，貴極野膠求未得，只應搔首對空杯。

清明感賦

幾家樵火門時新，腰有藤囊急暮春，半榻軟憐羅帳夢，一抔偏惹亂離人，愁生陌上聞聞笛，瓜熟籬邊豈厭貧，閱盡迢迢楊柳色，不因送別已沾巾。

初夏

初夏山中萬事幽，睡餘搔首聽鳴鳩，瘦田已下三四種，病馬難馱一片

愁，風定綠楊還動盪，雨餘芳草更夷猶，山花佔盡天涯色，何不多情託塞修。

下 茅

滌滌下茅村。誰人安磨瘵？倘非家國恨。我亦不得至。舟行值嚴冬。水涸如平地。舟人力已盡。一身欲獨棄。却又不能休。分與天同醉！我早窺其微。捨舟行亦易。忽然值疎雨，使我不敢試。初即只浙灑，繼乃益奔恣。遠望竹林中，生意一時遽。雨點究何為？嗟莫傷心淚。轉灣復轉灣。咳聲問斷續。上水與下水。舟舷相接觸。彼此兩舟入，亦曉談時局。都云食不飽。境遇真慘酷！費去百斛汗，乃得半升粟。身上肉何有？骨皮相粘束！言時各苦笑，笑聲類鴻鵠。

二、梁鏡堯

梁鏡堯，廣東順德縣人，少有大志，於鄉塾讀書時已學冠儕輩，稍長北上，肄業天津南開大學，成績優異，畢業後返粵，專心國民教育，深得循循善誘之效，士子多樂從之遊，民二十七年廣州陷敵，鏡堯避地澳門，獲識民黨先覺廖平子，敬其道德文章，以師禮事之，因得詳審清季革命黨人仁言俠行，油然而往，二十九年日寇勢張，澳門將為香港之續，鏡堯乃挈眷之曲江謀生，當局耳其名，特延充省立仲元中學校長，是校原為紀念先烈鄧鏗而設，校址建于曲江城外蓮花山側之鶴涌，為馬壩至韶關之必經路，生徒四百餘人，規模壯偉，鏡堯在此設教三年，日以三民主義及中外聖哲之學說誨人不倦，諸生成為振奮，是冬特致書平子，勸其速離澳門，以避免寇兇，平子從之，三十一年抵鶴涌，鏡堯優禮備至，平子怡然安之，及是年九月平子患病漸劇，鏡堯親侍湯藥，惟恐不力，迨逝世後，復為措資營葬，安撫孤寡，古人所謂刎頸之交，不是過也，三十四年一月，日寇進犯粵北，軍民長官皆聞風撤退，各學校有師生分途零亂撤退者，亦有退走不及，臨時為敵軍蹂躪者，慘痛情形，聞者酸鼻，鏡堯初聞日寇進犯

消息，乃于是月二十三日入城親謁軍事長官及城防司令部諸將領，力主派兵扼守要害以拒敵之策，諸將咸贊為書生之見，無恤之者，鏡堯目視軍民兩長不戰而逃，義憤填膺，即回校召集員生大會報告經過，衆皆認為民族上之奇恥大辱，僉主誓死抗戰，以全國脈，鏡堯謂諸君同具熱忱，無敢後人，但衆寡懸殊，有勝無敗，余以為凡父母年老及有家室者均無庸參加，報國有日，何必急在此時，應即趕緊撤退，於是聞而散走者四百餘人，皆涕不成聲，慷慨話鏡堯數員生中留而願拚命者四十人，其二子鐵及宏博願焉，遂偕教員梁冠球許家博等檢點學校及附近鄉民所藏平民防盜之洋槍土槍數十具，各種子彈不滿二百發，遂預派人扼守蓮花山口，以遏敵攻勢，二十四日晨日寇突至，預悉城中文武官吏早已奔遁，旁若無人，及抵山脚，鏡堯等各鎗齊發，日寇事出意外，猝然倒仆者十餘人，遂不敢輕進，由是雙方互擊，相持半日，梁鐵首中敵機槍殉難，教員梁冠球學生鄧煥熹張國常先後中彈陣亡，終以彈盡援絕，遂為寇進據山頭，鏡堯死焉，此外教員許家寶，學生高澤先梁宏博尹炳南等十三人負傷，餘衆擄傷者退走，有學生雷立家因傷重被俘，罵賊不屈，在曲江橋頭被敵以刺刀刺斃，於是蓮花山頭遍染忠烈之血，仲元中學校師徒之忠肝義胆，洵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矣，事後梁子宏博及負傷學生得鄉民救護不死，惟宏博被刺傷脊部，勢將殘廢，卅四年二月廿五日中央通訊社記者曾據實分電全國各報，次晨各報紛紛載之，粵北居民既僮將各忠骸分別埋葬，復建議為梁氏師生父子提請旌表，以慰忠魂，時流亡之粵中軍民兩長竟不聞對中央有何陳報，可怪也，茲錄民二十四年二月中央通訊社廣東前綫電訊如下。

粵省仲元中學校師生抗敵殉難

校長梁鏡堯一門忠烈

(中央社廣東前綫某地二十四日電)韶關攻守戰中，省立仲元中學校(紀念鄧故上將仲元)校長梁鏡堯首率領中學學生四十人于一月二十四

日晨與敵對戰於該校校址之蓮花山，（馬場至關必經路）相持半日，敵無法渡過，惟後以砲轟投砲為敵衝至山上，梁氏長子梁鏡，十七歲，首中敵機槍殉難，梁氏及教員梁冠球學生鄧煥潔張國楨亦先後中彈陣亡，學生雷立家被俘不屈，在曲江橋頭為敵以刺刀刺斃，其他學生高澤光等十三人受傷，蓮花山頭遍染貞烈之血，與英勇報國之忱，寔足以驚天泣鬼神，梁氏早歲卒業南開大學，曾受業于張伯苓先生之門，剛長仲元中學校，三年以來，對於校務之整飭，學生之管教，深得循循善誘之效，一月二十三日記者於撤退前，曾見梁氏猶奔走於長官部及城防司令部調治商軍務，不意竟成最後一跌，此間居民已為梁氏請旌，梁氏次子宏博亦為敵刺傷脊部，刻留某地就醫，恐將殘廢。

馮自由曰，余與梁烈士之師廖平子為四十年老友，惟於烈士則無一面之識，僅於民三十一年夏秋間，從平子往來書札中，畧知其人能念公好義，屬朱家郭解一流耳，及是歲九月，平子以會病世逝，鏡堯為之通電告哀，有身後蕭條無以為殮孤兒寡婦無以為生等語，越年一月，鏡堯於營葬平子事竣後，乃報余一長函，詳述平子抵曲江前後情事及染病經過，凄涼感慨，令人不忍卒讀，古人云，一死一生，交情乃見，余今於鏡堯函中視之矣，自後鏡堯三次來書，除附還平子遺族捐款收據外，實無片言，不圖三十四年一月曲江陷敵時，鏡堯乃率全校師徒數十人英勇抗戰，為國犧牲。夫守土禦侮，原為有司職責，而鏡堯竟以一書生取而代之，其忠勇壯烈，方之唐之張巡許遠，宋之陳東文天祥，何多讓耶，茲錄三十三年一月鏡堯致余長函如後，讀者於此可知二賢之肝胆論交，有非常人所及矣，原書現由余保存，不日當獻諸國史館，用垂不朽。

附錄梁鏡堯致馮自由書

自由先生惠鑒，迭奉來示，均已拜收，祇錄自平子先生逝世後，弟臥病月餘，未能執筆，蓋病瀕及黃疸之病，遊醫生囑須休息靜養，始能痊愈也，有勞挂念，心殊歉仄，特此道歉，

平子先生生前實道及先生在北京為袁世凱拘禁時，平子先生大鬧醫館部之情形，及今譯已三十餘年矣，嘗聞先生榮膺國委時，曾有詩致平子先生，尙憶有句「李廣居然數不奇」，讀畢不禁為先生清風亮節欽佩也。

弟在報章雜誌時常拜讀大作「革命逸史」。亦有述及平子先生之事迹，弟以為自平子先生逝世後，黨史完成，捨先生其誰能任之。

平子先生來函後即居於仲元中學，課餘作畫賦詩，怡然自樂，所以「予心」第三期「山中」第四首有「牛平常脫好山居，今日當然願不虛」，又第十首「左抱山光到小窗，右携水色入書齋，更須運掉丹青筆，此際方知我獨忙」等句。

平子先生對於重慶舊雨亦常常道及，假若有緣相見，他是很願意的，猶憶他有一首詩是題畫的，「十畝秧田第一畦，况聞修竹與籬齊，故人倘有黃花約，便道輕雲出淪西」，可惜老友們，尙無黃花之約耳。

平子先生向不顯老及體衰，但無意中亦會流露一些，如他的題畫（因他在翻譯時作畫的題詩向不存稿故弟代錄出）有「秋後衣裳緩已多，斷橋西去有清波，偶然照見衰頹影，此際應知沒奈何」。又如「一片荒江一片秋，可堪雲樹更悠悠，連年笳鼓吹人老，隔岸蘆花也白頭」。

平子先生的「予心」寫至第六期，想先生已收到第五期矣，（容將第六期寄上存念）第六期並未寄與任何故舊，因時已在病中，平子先生於此期中有一首「初吃南雜李云」，「李子陰中坐幾時，尙聽風鶴與支持，森森綠玉勝瀟水，（曲江為瀟武兩水匯合）何必紅雲漲荔枝，風雨幾回休再問，江山無恙亦權宜，生平慣作傷懷語，薄薄酸甜豈自知」，可知平子先生於世情酸甜久已嘗遍矣。

平子先生對於舊日黨員滿載而歸者甚多，淪落天涯如平子先生者亦有所感，有句云，秋來幾日晝陰陰，薄酒何曾掛客心，昏鴉野鶴都啼去，曠有寒蟬抱葉吟。」

以上節錄平子先生的近作。可以知他到曲江後的生活與心情。（參看

予心)他除種花種瓜種豆種菜養雞外，最近他還種蠶，雖是試驗之作，也可見先生想以努力卜解決他的貧窮生活，另外寄上先生手寫的蠶幅，凡已裱的都是他的手澤。

弟與平子先生本是國難後始相識，初於蔡子民先生宅中見及平子先生之畫，弟曾詢問蔡先生曰，中西名畫固多，何客室中獨懸此幅，蔡先生指其畫而告弟曰，此老清高孤介，一如其字畫，余喜其人，神交三十年而未嘗見其人也，弟默誌之，次年(廿八年)晤平子先生於澳門，一見如舊，先生到曲江後即到仲元中學居住，朝夕過從，嘗謂與子民先生神交三十年，直至蔡先生逝前一年始得一晤云，弟舉蔡先生之言以告，平子先生感之，謂將設美術院，提倡中國固有之藝術，以紀念蔡先生云，不圖所志未得實現，而其人已逝矣。

平子先生貌貌王侯，李伯豪主席屢請其一談，始勉強一晤，致送千金，却之不顧，而弟於其「山中」十首之第三首云，「新燕來時柳已齊，何人小築慰輪蹄，梁園自有奇花朵，豈特包容容寸草窳」，其謙抑出乎意外，然再讀其為弟作畫題辭，曰「黯黯秋山策蹇行，此等荒涼寂寞之境，誰人願寫，誰人能寫，寫了，有何人能領畧，鏡堯先生庶幾語此」其傲岸自負之態，有非常人所可了解者。

平子先生對學生授課時，以中庸大學之道，貫以歐西學說，同學多喜就之，

次小兒元博年十一，頗聰慧，讀平子先生之詩能過目成誦，先生喜之，曰：「余之詩畫將有其人而傳之矣」，授之以古詩十九首至二十首，並親筆楷書其詩以課之，其詞曰「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覆棺黃泉下，千載永不瘳，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至此，因病不能續授，此始是識語乎。

夏間平子先生已屬病矣，至中秋前十日，病加重，但仍可行動，九月九日他還扶病到仲元中學大禮堂，弟集全體員生，聽其講述鄧仲元

將軍的遺言逸事及被刺的內幕，此後即不能上課，病更加重，延請中西醫生都不見效，先生亦不許西醫驗血及驗痰，及至最後兩三日，反覺精神清醒，但似非吉兆，弟與廖嫂夫人商定強其入河西醫院，並即發電與先生及樹人先生等報告，延至九月十九日下午即溘然逝世，臨終時並無他語及其妻兒，祇說了一句「唉！捱了六年，在抗戰勝利聲中不能見到最後勝利，真不值得」弟於其逝前一小時，向妻兒看他於病榻前，小兒元博叫了一聲「廖伯」，他答「哦」，見弟時，下頰震動，欲語無聲。

平子先生逝後，身無長物，檢其行篋，無一件衣袴不加補綴者，即於市中代購殮衣，發電報告各方親友，衣衾棺木，殮埋追悼，均由弟手經辦，其費均由弟處墊支，會同何守中先生選購，出殯之日，由仲元中學全體員生五百餘人送葬，奏哀樂，直送至墳場，(墓在仲元中學之側湖軍墳場內)致祭時，師生中多潸然涕下者，追悼會之日，弟于靈前開親友救濟大會，報告平子先生逝後情形及善後辦法，即席捐得贖儀約五千元，及紀念週時，復對各員生報告先生情況，又得四千餘元，後更得滄桂廣州曲江澳門各地親友贈贈，約萬六千餘元，截至今日止，弟經手代收合共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一元三角六分，(附油印表三紙)除歸還醫藥喪葬各費八千四百二十元外，尚存一萬八千餘元為廖嫂夫人生活之資，自弟為平子先生發出呼籲一電後，得先生等在渝高呼，及此間同鄉同志響應，始得此些微結果，此皆平子先生生平言行感人之深有以致之也。(弟於平子先生墓碑上題其自作「清明感賦」之句(載于予心第五期中)「牛棚孰憐孺旅夢，一抔初葬亂離人」蓋紀實也)。

廖鼎世兄於平子先生逝後三星期，已送往中央兒童保育第三院，畢業後可送國立中學肄業，似此情形，亦可告慰平子先生於地下矣，現時所尚未完全解決者，即廖嫂夫人及其孤女阿千之生活問題，雖尚有萬餘元生活之資，但恐難長久維持，現廖夫人擬在外經營小本生意，藉

補不足。

先生撰平子先生傳，弟尚未得見，能賜寄一份否，承先生許以「高義俠屬」愧不敢當，特奉長函，以報知遇，又承先生等向中央請恤獲准，此間親友及嫂嫂夫人等均感高義，茲附上平子先生訃聞及報載追悼會記事，統祈察收為禱，專此敬候

黨安

弟梁鏡堯拜啓

三十三年一月十四日早

自由按鏡堯函內言將以所存平子遺著「予心」第六期稿惠寄存念，然荏苒年餘，終未見諸事實，諒亦已隨仲元中學校內書物同燬于敵軍炮火之下，滋可惜也。

鏡堯父子師生殉義後一年，余因憂恤忠義事，嘗於粵省光復後致函羅主席卓英等有所商榷，旋得復書二通，錄之如下。

一 羅主席卓英復馮自由書。

自由先生有道，辱惠書，殷殷以省立仲元中學梁故校長鏡堯率領員生抗敵事為念，先生培植民族正氣之深意，敢不拜嘉，查本案經由本府核定梁故校長鏡堯給卹金二萬元，殉職教員梁冠球給卹金一萬元，殉難學生梁鐵張國常鄧煥燎各給卹金五千元，受傷學生許家實雷立家高澤光梁元博何寶永尹炳南等各給醫藥費二千元，并經撥由教廳領轉該校現任校長黃人榮轉發，是次參加抗敵教員均予以晉級，學生則予以

公費特賜，以昭激勵，復經飭由教廳專案報請中央從優褒卹，茲將教

廳呈報原文抄奉督閱，敬請就近關照此案，使此壯烈事蹟得以永垂不朽，幸甚幸甚，專此奉復，乞鑒區注，敬候公報 弟羅卓英拜啓 卅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二 廣東教育廳長黃煥書呈教育部文

現據省立仲元中學校呈稱，「案奉鈞廳廳字第四十八號訓令節開，詳查該校此次在原校址抗敵傷亡之梁故校長等員生抗敵事蹟填具戰地守土人民請卹事實表，候核轉請卹等因，遵經轉飭各該員生或家屬依式填具，除殉職教員梁冠球家屬在案門，學生張國常鄧煥燎二名家屬地址不詳，無法轉知填報，容另案辦理外，其餘梁故校長，殉難學生梁鐵，受傷教員許家實，學生梁元博高澤光尹炳南雷立家何寶永等八員請卹表業經彙內，理合備文呈請核示遵」等情，附請請卹事實表，據此查該故校長梁鏡堯等於敵寇曲江時參加翻牆城防指揮部仲元中學戰地級各隊，抗敵殉難負傷，義烈可風，似應分別酌予獎卹，以彰勳節，而資矜式，據呈前情，除分呈暨指復外，理合轉報察核，請予褒卹，謹呈 教育部

廣東省政府教育廳廳長黃煥書

卅四年八月卅一日

人文門

清代廣東中醫藥文獻

朱壽祺

西洋醫學之輸入中國，在中世紀時傳教徒從印度，波斯及西域等地方來華，一方面傳教，有時旁及為人治病，以博取人民好感，故其學說當時並未有大規模之輸入中土也。且其學說，亦非今日之新醫學前身也。遲及嘉慶十年，（一八〇五）由小呂宋將種痘之法，傳至澳門，有鄭崇謙者，繙譯其法，為中國正式接受西洋醫學之始。其後英美人士，相繼在澳門、香港、廣州各地，設立醫院醫會，及譯著書說，教授生徒。嘉慶廿二年，南海邱煊，將種痘之法，演繹為「引痘卷」一卷。故謂本省為西醫學流入中國之策源地，亦無不可也。

近二十年來，國人對於中醫藥學，均認為非衷中參西，不足以發揚光大，羣推蜀都唐容川之中兩瀆通醫書五種為最得風氣之先。不知我粵在光緒元年，新會陳定泰，即有「醫談傳真」一書行世，書中採用西說，附有解剖圖體，較之唐著「血證論」，尙先十年。其孫珍閣，又著「醫綱總樞」，刊於光緒十六年，與唐著「醫經精義」，「本草問答」，為同一時期之著述。而相比較，自以陳著更能融會貫通。至光緒卅二年，香山卓岐山之「衛生至寶圖說」，其精湛之處，不下於合信氏諸書。

廣東中醫藥文獻，除上列各種外，尙有純用舊說之著述不少。惟十之七八，如非版本不佳，即為編排不善，故流傳甚鮮。普通人所共知者，不過十餘種耳，豈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耶。予對於本省人士所著醫籍，頗肯留心，數十年來所見者，不下百種，以為如能翻印成嶺南醫學叢書，則嘉惠於本省人民之健康者至大。蓋疾病與地理有連帶關係，採本省醫界前哲之寶貴臨床經驗，以治療本省之病者，當較勝採用其他書本多矣。然茲事體大，非個人之財力所能成，因念此次抗戰，文獻之毀於敵者，不可勝計，且最近新醫學說盛行，若不設法廣為介紹流傳，則前哲心血，從此泯沒。用特將所見各書，畧列簡表，以供同好之參攷，並使研究本省文獻者亦知國醫藥尙有如許書籍在也。

醫學概論類

書名

著作人 著作人 冊數 出版年代

醫學易知

黃瑞圃 南海 二冊 光緒七年

醫學芻言

黃熾華 花縣 一冊 宣統元年

醫林彙要

黃霄鵬 南海 一冊 宣統三年

生理衛生類

華洋臟象約纂

朱沛文 南海 四冊 光緒癸巳

中外衛生要旨

鄭官應 香山 五冊 光緒癸巳

衛生至寶圖說

卓岐山 香山 一冊 光緒丙午

傷寒類

傷寒近言

何夢琦 南海 二冊 乾隆己卯

傷寒論

郭元峯 南海 一冊 乾隆十八年

傷寒傳真

陳煥堂 東莞 四冊 道光己酉

傷寒法眼

麥乃求 香山 二冊 光緒乙亥

本草類

食物本草

何克謙 番禺 二冊 雍正壬子

生草藥性

何克謙 番禺 一冊

本草求原

趙黃谷 新會 八冊 道光廿八年

藥性實錄

何斌 開平 一冊 光緒卅二年

全科類

醫談傳真

陳定泰 新會 四冊 光緒元年

醫綱總樞

陳珍閣 新會 四冊 光緒十六年

內科類

附記

談醫學綱要下冊為西醫書編 醫政

溝通中西生藥 衛生

生理衛生藥方

內科專著類

醫 編 何夢瑤 南海 八冊 乾隆十六年
 醫學彙要 劉淵 惠陽 六冊 道光壬午
 脈經藥性思想集 謝治庵 二冊 道光廿二年
 醫宗鐵綱 彭尙志 番禺 一冊 咸豐辛酉
 評琴書屋醫畧 潘蘭坪 番禺 一冊 同治戊辰
 南醫辨論 陳耀辰 南海 一冊 光緒十八年
 醫學便覽 陳懿齋 南海 二冊 光緒十八年
 提携便覽 陳彞 順德 一冊 光緒十九年

秋經指南

林德臣 潮州 一冊

神效脚氣秘方

何夢瑤 南海 二冊

脚氣症方

楊侶三 香山 一冊 光緒甲申

脚氣芻言

會超 南海 一冊 光緒丁亥

附增訂脚氣芻言

孫鳳翔 一冊 光緒戊申

寒溫條辨治疫彙編

李石樵 南海 一冊 光緒廿年

悍燥症辯

黃應均 順德 一冊 光緒廿二年

鼠疫彙編

羅芝園 廉江 一冊 光緒己亥

鼠疫良方釋疑

黎佩蘭 高要 一冊 光緒辛丑

時疔彙編

符慶生 南海 一冊 光緒辛丑

時疫辨

區德森 新會 一冊 光緒廿七年

鼠疫非疫六經條辨

黃仲賢 羊城 一冊 宣統元年

時疫核標蛇症治法

高超愚 順德 一冊 宣統元年

癘疫活命靈膏

李天池 南海 一冊 宣統元年

霍亂經驗良方 林梓祥 香山 一冊 光緒戊子
 虛癆立卓 鄧友鳳 實安 七冊 咸豐元年
 虛癆辨症 歐陽杏農 一冊 光緒丁亥

外科專著類

采艾編實 葉茶山 三冊 嘉慶乙丑
 跌打新書 邵勳俊 南海 一冊 光緒十六年
 喉症圖說 陳紹枚 新會 一冊 光緒廿五年
 瘰癧科全書 梁希曾 嘉應州 一冊 宣統元年
 經驗癰毒瘰癧症 麥會儀 順德 二冊 宣統辛亥

兒科類

幼幼集成 陳飛渡 羅浮 九冊 乾隆十五年
 醫學精要 黃巖 嘉應 九冊 同治六年
 保赤新編 任贊 新會 二冊 光緒壬辰
 小兒科家傳秘錄 程德恒 高明 一冊 光緒癸巳
 小兒幼科 葉桐 順德 二冊 光緒癸卯
 小兒痘科 一冊 光緒癸卯

痘疹類

引痘畧 邱禱 南海 一冊 同治壬戌
 小兒痘症備方 任壽昌 番禺 一冊 光緒戊寅
 增補痘疹玉璽金鏡錄 周滋生 番禺 二冊 光緒辛卯
 三科輯要 何夢瑤 南海 二冊 光緒卅一年
 疹痘心法 周賢宰 新會 三冊 光緒癸卯
 天花精言 郭鐵崖 羊城 一冊 光緒廿九年
 癘痘撮要 馬中岳 南海 一冊 光緒卅一年

原著人不詳此為續參本

痘科

痘科

痘科

兒科痘科編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痘科

廣東文物特輯

廣濟新編 醫誠齋 大埔 一冊 光緒丙午
 治守歌訣 關履端 順德 一冊 光緒卅四年 疹科

兒科專著類

慢驚條辨 黃仲賢 羊城 一冊 光緒丁未
 小兒疳眼黃膜論 張思濟 南海 一冊

婦科類

婦科秘方 陳起榮 番禺 一冊 同治癸酉
 保坤金丹 雲隱山人 一冊 光緒十六年
 廣嗣金丹 何守愚 南海 四冊 光緒廿三年 胎產癩痘
 即竹林女科之增訂本

雜治藥方類

羣方便覽 周維新堂 順德 一冊 道光廿一年
 經陽良方 梁次留 順德 一冊 咸豐乙卯
 便世方 山月道人 番禺 一冊 咸豐庚申
 經驗良方 佚名 一冊 同治甲戌
 醫餘偶竹 李一廉 南海 二冊 光緒九年
 壽生記要 關景文 南海 一冊 光緒九年
 集驗救急良方 羅能光 南海 二冊 光緒九年
 應驗良方 張熙垣 一冊 光緒七年
 修安集新編 馮元英 南海 一冊 光緒八年
 奇方備檢 呂獻堂 南海 一冊 光緒十年
 符樂善堂經驗良方 符露光 南海 四冊 光緒己丑
 應驗良方 黃瀛洲 鶴山 一冊 光緒庚寅
 梁公佛驗方 六吉軒同人 四會 二冊 光緒十六年
 福蔭錄 李煥賢 新會 一冊 光緒十九年

陳氏秘方 陳珍閣 新會 一冊 光緒乙未

臨症類編 羅松駿 南海 三冊 光緒丙申

無價寶方 李世昌 南海 一冊 光緒己亥

活人鑑 謝德仁 南海 一冊 光緒廿八年

經驗難方 勞守慎 南海 一冊 光緒廿九年

新增經驗良方 符舜光 南海 六冊 光緒卅年

退修廣校訂驗方 談澤文 順德 一冊 光緒癸卯

濟世經驗方 服膺氏 順德 一冊 光緒卅三年

應驗良方 潘震雲 順德 一冊 光緒廿九年

享海慈航醫方 黃兆鸞 南海 一冊 宣統三年

簡便經驗濟世良方 羅廣同濟 一冊

良方撮要 羅廣同濟 一冊

診斷類

脈如 郭元峯 南海 二冊 乾隆十八年 脈訣
 臨症外辨 曾覺軒 南海 一冊 光緒十七年 診斷

醫方歌訣類

經穴撮要歌括 梁大川 南海 一冊 經穴歌訣
 人子須知 何夢瑤 南海 二冊 同治十一年 學醫應熟讀之方歌

醫方歌訣 林樹紅 南海 一冊 光緒乙未 時方歌訣

陳吳方歌 黃霄鵬 南海 一冊 宣統三年 陳修園吳鞠通方歌

經驗方歌 談敬香堂 順德 一冊 光緒卅三年 救急方歌

醫案類

葉案括要 潘蘭坪 番禺 四冊 同治甲戌
 醫藥因緣錄 潘陸仙 南海 一冊

此為石灣愛育
 祠品方編者為
 浙人張朝紳

(說明)

一、清代以前出版各醫籍，在「醫籍考」及各書說雖有記載，惟因著者未見原書，不便引用，以免以訛傳訛，故暫論邁清一代個人所見之著述，至若民國以後出版者，亦概不列入。

二、清末本省已有中醫學校性質之組織，亦有購義印行，惟購義為搜徒之著述，而非行世性質，故不列入。

三、表列各書，一部份為著者所搜藏，一部則為方為所藏。各書均經目睹，並非鑿虛造。

四、表列各書（在雜治藥方類）有附錄於善書之內者，因善書所附藥方，多切實用，故並予收載。（治驗卓著之玉曆良方亦屬善書附方之一）

五、凡方似涉神怪，然前哲在神權時代，不過假神道以增加人民之信仰。

唐相國房在粵筆授首楞嚴經翻譯考

羅香林

廣州光孝寺有譯經臺及筆授軒，宋元祐間知府蔣之奇為唐相國房融建，考乾隆顧光修《孝寺志卷二建置》：「則天神龍元年，西域般刺羅羅三藏，于此譯楞嚴經，中國之有楞嚴，自嶺南始。烏菴國法師彌伽，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譯語，相國房融筆授」。是譯經臺筆授軒所由建立，皆因房融會筆授首楞嚴經翻譯也。首楞嚴經者，佛徒所謂諸佛之壽命，衆生之蓮道，教網之宏綱，禪門之要關也。自趙宋以來，為之注釋疏解者無慮十餘家，其與中印佛教傳播之關係可知矣。

房融事跡，新舊唐書無傳，僅散見於本紀及其他零星記述，故不為世人所重。其筆授首楞嚴經翻譯，關係於唐代政治與中印文化者頗巨，不容

觀其立方謹嚴，治療合法，實不應棄。〔治療靈亂名方之呂祖仙方亦屬此方之一〕。

六、內製藥書類搜症各書，共合於現時事理者少。然讀其著述，可見前賢研究傳染病之熱心，及當時疫症之流行狀態。

七、各書之著作人，或有姓名不明，而經考見其為本省之著作人，因有文或文字上之標識，倘有錯誤，請為指正。

八、各書所列出版年份，係指著者所見之版本而言，前於此者，已有若干次發行世，無從攷證。因各書多為稀本，坊間已不易見，亦不易購，無可比較也。

九、各書冊數，有與海內藏家收藏之本數目不同者。此因原著人續有增補，及後人將其分訂或合訂關係。

十、本省醫藥典籍當不祇此數，深望大雅指示，俾廣見聞，而便訪購。如蒙割愛轉讓或交換，均所歡迎。

總說。新唐書卷四則天本紀，長安四年十月：「壬午，懷州長史房融，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按鳳閣為武則天自中書省所改稱，鸞臺為尚書門下省所改稱，同三省平章事即任相職。又神龍元年：「二月甲寅，復國號唐，貶韋承慶為高要尉，流房融於高州。」按則天於神龍元年十一月崩，惟先已老病，政權既移。是年正月，張柬之以神林軍討亂，殺則天傳臣張易之張昌宗等，收丞相承慶及房融繫獄，舉太子復位，是即中宗，是房融被流、當在繫獄之後，其任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僅四月耳。

房融在廣州光孝寺筆授首楞嚴經翻譯之年代，諸書所記，殊有出入。宋沙門感傳首楞嚴經疏卷一總文前題云：

「大唐神龍元年龍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中天竺沙門般刺密諦於廣州制止道場譯，菩薩戒弟子前正諫大夫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授，烏菴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

又注文前論十門分別之八云：

「八，傳譯時年，……先是三藏將梵本汎海達廣州制止寺，遇宰相房融，知南銓，聞有此經，遂請對譯，房融筆授烏菴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翻經纔竟，三藏被本國來取，奉王嚴制，先不許出，三藏得來，邊境被責，爲解此難，遂即去廻。房融入奏，又遇中宗初嗣，未暇宣布。」

又顧光修光孝寺志卷二亦云：

「考通志，唐房融河南人，聰慧好佛，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平章事。長安末，嘗至南銓。在廣州時，值天竺僧般刺密諦三藏，持楞嚴梵本，浮海而至，融龍光考寺譯出而筆授之。今寺中有筆授軒云。神龍元年五月，經成人奏，適武后崩，融長流欽州，徙高州死。後僧神秀，入內道場，見所奏經本，錄傳於世。山是楞嚴大顯，遂爲佛學之宗。」

是融於未遭流前，曾以南銓，先至廣州，因參加譯經，至神龍元年五月，始譯成入奏。考融山懷州長史拜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懷州在河北道，如其人曾主南銓，則似不在長安末年。又唐代考銓制度，自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爲補選使，謂之南選，即南銓也。融於長安末爲相後，既非郎官御史之比，決無主南銓理。可知融於未遭流前，參與譯經一說，未必可信。若另據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五，則謂融於遭流後始爲譯經。其文云：

「正月（按是神龍元年二月）沈房融於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梵僧般刺密諦筆授楞嚴梵夾至，刺史請就制止道場宣譯，融筆授，及譯經十卷畢，般刺復換梵本歸於天竺。」

按制止道場，即光孝寺，以此寺原稱制止王園寺也。房融筆授首楞嚴

經翻譯之時間，當以後一說爲較近。

房融曾參與首楞嚴經之翻譯，自五季以來，歷爲方內外人士所詭稱，雖首楞嚴經之本身，容有人竊其出於僞作，然無論爲真譯與僞作，似皆與房融有關。梁庭柵南漢春秋卷九藝文，載五代林衡題廣州光孝寺一詩，中云：

「開池曾記處翻苑，列樹今存建德門。無客不觀丞相視，有人曾悟祖師幡；舊煎訶子泉猶冽，新種菩提葉又繁。無耐益州經卷好，千絲絲縷未消痕。」

按此所云丞相視，即指房融筆授時所用大硯。此硯至今猶存，元吳萊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載融筆授時會刻銘於大硯。文云：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吳處翻移交州時有園池。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相國融，譯楞嚴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按首楞嚴經義海題作五月）天竺僧般刺密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可愛，藏殿內。有屈陶西天衣，榜內相，大如兩指。」（信古閣叢書輯本）。

可知融筆授首楞嚴經之翻譯，在光孝寺曾留甚深印象。考光孝寺在唐會一度改置大雲寺，而當時各地大雲寺之建置則與武則天之帝制自爲有關。融在光孝寺筆授首楞嚴經翻譯時，武后既以老病垂危，被迫還政，意者融被流後，仍欲爲之祈福乎。日僧元開唐大和尚東征傳，曾記廣州大雲寺事。其文云：

「……端州大守引迎，送至廣州，盧都督率諸道俗，出迎城外，恭敬承事，其事無量，引入大雲寺，四事供養，登壇受戒。此寺有呵梨勒樹二株，子大如棗。」

按廣州光孝寺以有訶梨勒樹著稱，故稱訶林，其他各寺，無訶子樹也。大和尚鑑真，所至大雲寺，即光孝寺，無可疑者。按大雲寺之所由建置，實因武則天頒布大雲經而起。舊唐書則天本紀，天授元年七月：

「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

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

資治通鑑天授元年七月亦云：

「太后領大雲經於天下，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以人世為閻浮提制領天下，尊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又新唐書后妃傳高宗則天順聖皇后傳云：

「拜薛懷義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令與羣浮圖在作大雲經，言神為受命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受皇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圖革命。」

可知大雲經為武后命臣下與沙門等所偽造，為一種政治運用之作品，蓋武氏本出自篤信佛教之家庭，而李唐各帝，除武宗外，曷亦提倡佛教，然因其本身與道教所推尊之老子同姓，每為道士所依傍，常故有意抑佛，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下，故佛教中人，早思別為抵抗，嗣見武后臨朝，遂願奉為宏法人王。其偽造大雲經，即變相之勸進表也。武后敕置各地大雲寺，即示國人以將奉天帝制也。自大雲經頒佈後兩月，武后即改國號曰周，立武氏七廟，以豫王日為阜嗣，改姓武氏，并下詔列釋教於道法之上，其制曰：

「朕先蒙命口之記，又承寶偈之文，歷表於當今，本願標於曩劫。人雲闕與，明王國之禎符，方等發揚，曷自在之丕業。駭一境而教化，宏五成以訓人，爰開革命之階，方啓維新之運。言叶隨時之義，以申自我之規。雖實際如如，理亡於先後，翹心懇懇，畏展於勤誠。自今已後，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緇服處黃冠之前，庶得道有識於皈依，極羣生於廻向，布造遐邇，知朕意焉。」（全唐文卷九十五）。

此為佛教地位提升之表現，亦即武則天時佛教與政變關係之內幕。廣州光孝寺，唐太宗時，稱乾明法性寺，為廣州唯一大寺，其會受命改置大雲寺，自無可疑。房融之參加光孝寺譯經，似亦為祈求維持武后地位，或為武后解說之表現，以首楞嚴經以「先悟本心，建立三觀，修此三觀，還歸本心」，為思想骨幹，然語言以阿耨耨身量經為世尊說法出發。賢如

佛大弟子之阿耨，尙會身量經望而為佛說法出發，則其反應於世人對武后可能之觀感者，可知矣。

按房融富有文學，素喜與佛徒往來，首楞嚴經於筆授者題銜，直著菩薩戒弟子，固無論矣。而宋會二百冊遺經二三四亦謂：「唐世翻譯有筆授官，以朝臣為之，佛佗多難之譯圖覺經也，房融為筆授是矣。」可知房融筆授首楞嚴經前，且會筆授圖覺經之翻譯。而全唐詩第二函第六冊會載房融贈南海通始興廣勝寺果上人房詩一首，亦可窺見其人之信佛關係。其詩云：

「零落殘魂命，蕭條託勝因。方禪三界火，遽淨六塵情；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令鄉國夢，悉此學分身？」

房融以懷州長史，一躍為相，長史為外官，從五品上，職級非高，其遽躋相位，實為殊典。意者亦以先會參與帝制，或與佛徒勸進關係，始為逾格升擢乎。蓋房融本衣冠舊族，而有一家信佛，故與武后時政治易發生關係。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知融家上世原與折騰關係甚深，非其先原自東胡所改姓，即為齊梁胡風之漢人。世系表云：

「河南房氏，晉初有房乾，本出清河，使北虜，留而不遣。虜俗謂房為房引，因改為房引氏。乾子孫隨魏南遷，復為房氏，而河南猶有房引氏。」

按融即自房引氏所改稱之後裔，曾祖讓，北齊侍中，史部尚書，祖恭懿，隋海州刺史，父彥雲，生玄基及融與文靜。融子瑄，字次律，相繼宗，孫宗儻，御史中丞，樂秘書郎，覆復，容州刺史。曾孫時，容管經畧使，門庭頗盛，別書有稱融為清河籍者，以清河為房氏郡望所自出，非至融仍稱清河也。融子瑄，并篤信佛法，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九瑄傳云：

「房瑄，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瑄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瑄有遺孀，好談老子浮圖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篡攻取，帝以史事繩下，而瑄為相，遽欲從容

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收捷，故功名墮損云。」

可知融父子并耽志佛法，慕其家風如是也。瑄雖并好談老子，然觀其處多串之秋，而不急於謀畧攻取，惟從容鎮靜以輔治，意其但取老子自然無爲之說，非益信道教也。房融雖授首楞嚴經，及其有關事蹟，可考者如此。當時梵夾東來之西僧般刺密譯及譯語之彌伽法師，其事蹟今難詳考。其同仁翻譯之沙門懷迪，則見贊寧宋高僧傳卷三，及宋廣業羅浮山志卷五仙釋。要皆一時龍象也。

二、

房融於神龍元年被流後，於光孝寺筆授首楞嚴經，事蹟既如上述，茲更進言首楞嚴經之真偽問題。梁任公先生啓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二章偽書的種類及其作偽的來歷。曾別論首楞嚴經偽迹。文云：「佛教本身，偽書亦復不少。佛經從域外收入，辭義艱深晦澀，不易理會，釋書比自己作書還難，大家都有這種經驗的。六朝隋唐之間，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確翻譯過來，一般人看不懂，於是投機的人，東拚西湊，用佛家的話，雜以周秦諸子的，看時易解，人人都喜歡誦，但不是佛經原樣了。……如楞嚴經，直到現在大家還以為佛教入門寶籍，就是因爲其中思想，與我國思想接近，然而楞嚴經便不可靠。」

又云：

「十大弟子有一個叫做優波離，和波羅門教的哲學書備波尼沙只差一字。現在有一部楞嚴經起首就說：『如是我聞……優波尼沙說』，竟把反對佛教的書名，當做佛弟子的人名了。這種人名書名的分別，只要稍諳佛經者，便可知，而偽造楞嚴經者，竟混而爲一，豈非笑話？」

又云：

「楞嚴經可笑的思想更多，充滿了長生神仙的說謊話頭，顯然是受了道教的暗示，剽竊佛教的皮毛而成。……直正佛經，并沒有楞嚴經一

類的話。可知楞嚴經是假書。」

是首楞嚴經確否自梵本譯出，頗成問題，然無論其爲真譯與偽造，似皆爲盛唐以前所發見。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九云：

「沙門釋懷迪，循州人也，住本州羅浮山南樓寺，其山乃仙聖遊居之處，迪久習經論，多所該博，九流七藝，粗亦討尋，但以居近海隅，數有梵僧遊止，迪就學書語，復皆通悉，往者三藏菩提流志譯寶積經，遠召迪來，以充義證，所爲事畢，還歸故鄉，後因遊廣府，遇一梵僧，齋梵經一夾，請共譯之，勒成十卷，即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是也。迪筆受經旨，兼詳綴文理，其梵僧傳經事畢，莫知所之。省因南使，經流至此。」

是首楞嚴經開元時，已頗流行，智昇所以未嘗言房融者，以融本止筆授非素語梵本，曾任譯語，故可不爲題名，不能以其未與題名，遂謂與房融無涉也。至云未詳迪所遇梵僧之名，則疑智昇所本爲未載般刺密名字耳。

若謂首楞嚴經爲用佛家語氣而雜以周秦學說或思想之偽作，亦似與首楞嚴經中心思想不符，蓋首楞嚴經雖外表似極複雜，且由戒煙出發，然實際則如上述，以使信徒「先悟一心，依之建立三觀，修此三觀，還証一心，」爲思想骨幹。明釋德清（即憨山大師）首楞嚴經懸鏡云：

「而此經者，蓋以十味清淨法界如來藏真心爲體，依此一心，建立三觀，修此三觀，還証一心。故曰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以阿難示同未悟，不達此心。故一向多聞，未得無漏，不能頓拔生死之根，遂溺塵昏昏舍之難。由是殷勤啓請三觀妙門。故我世尊先示一心，照明萬法，而首告之曰：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又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觀此二語，足見全經之旨……洎乎一往所答雖多方抉擇，委曲搜揚，無非顯示一心之源，密陳三觀之體，（從初卷至四卷中）因之起行修造，勾引二十五聖，旁通悟入之方，敕選耳根，正是最初方便。（從四卷半至六卷初，）是使初心創志，則知觀

相分明，然後任運一心，法爾淺深，具有斷惑証真高下之用。（從七卷初至八卷中），修斷已極，故結指觀門，使始終一源，不出楞嚴大定，故以經名，而繫之卷焉。」

此種「先悟一心，建立三觀，修此三觀，還証一心」之佛法，宋人嘗稱之曰觀心說，雖宋明理學家間受其影響，然實與周秦心性思想有別，非唐時佛教徒竊取先秦思想為之也，朱熹觀心說曾為辨別。其文云：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返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各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子之旨，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熹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當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唯精唯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細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有者亡耳。然「打之也，亦曰不使自費之所存得以精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瞭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矣，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大，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待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動也

。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適，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齧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勢逆，蓋其旨雖有若相似者，而其不同，蓋如此也。」（朱子全集卷六十八）（同治庚申紫霞洲祠堂刻本）。

朱氏於佛說之評議，雖未躋極則，然謂觀心說與先秦心性思想，本有歧異，則甚為平實，可知所謂楞嚴經與中國思想較接近，是以必為偽書一說，未必能成立也。

若謂楞嚴經充滿神仙荒誕謬說，是以必為偽書，此論雖較為有力，然亦不無可議，按楞嚴經，未嘗直言神仙，特頗載秘密神咒，有類道教咒術，然說法而雜以神咒，本佛教密宗特色，非竊自道教，首楞嚴經全書，言灌頂者，凡三四處，故舊日沙門有判此經屬灌頂部者，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亦列此經於密教部，其中消息蓋可知矣。唯未虛照原序釋淨清首楞嚴經風鏡謂：

「首楞嚴者，大定之總名也。而世之受此經者、有不定之疑二焉。二曰判經不定，五時四教之目，攝一切經，無不各從其判者，而獨此經最為難判，環師判入般若，淨師判入方等，智圓諸師判入法華涅槃之間，夫不天慧命，未獲法身，非般若矣，楞伽山上，破外自然，非方等矣，匿壬父子，生不逢受記之年，非法華涅槃間矣。非頓非漸，非秘密，非不定，非藏通別圓，如真覺百問所列，始終前後，恍惚難逢，其判經不定，起後世之疑二也。……乃今四乘之信慈師，如二師，則判以為非一時頓說也者，顯不足信哉！蓋羅筏城之說，一時也，迦毗羅城之說，又一時也。結集者直欲顯一心三觀之指，即十世古今不離當念，而何例足以拘之？昔者阿難與摩登伽，乘此咒心，一念薰修，超有漏而証無學。世尊將欲敷演大陀羅尼，先顯其多聞之習，種種開示，復剝落其所聞於佛，如諸四乘文殊大慧比丘等，種種變法

，使之泰然蕩然，皎然了然，而終則快然，於此金剛三昧聞薰開修之秘，此唯能說神咒，若觀世音始為當機，故歷選圓通，取其梵音潮音，一形一咒，可從中修証者為法耳。……所師判為天竺灌頂部，誠有見於三藏所傳，必為密宗，此之圓圓果海，詎有時量，而可以一時一教收之耶？或謂五密部中無此顯說，殊不知彼云夜哪，即如是我聞，我已聞佛金口誠言，曰灌頂章句矣。而難信受奉行，豈不謬哉！……

是首楞嚴經為總錄佛各時各地所說法之結集，不能以他經擬之。今觀此經第七卷所載大眾仰觀，一時聽佛宣說神咒，咒文皆梵語譯音。

可遂原復按，非與房融同時傳譯諸僧，所能杜撰。故謂首楞嚴經多可笑思和而致疑其為偽書者，亦非公充之論也。

至謂首楞嚴經起首即誤以反對佛教之書名當為佛弟子名，而認之為偽作明証，亦迹近神斷。今按首楞嚴經開卷乃云：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寶羅筏城，祇桓精舍，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無漏大阿羅漢。……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此云忒子摩訶目犍連，此云采菽氏摩訶拘鞠羅，此云大膝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此云滿慈子，須菩提，此云空生優婆塞尼沙陀此云塵性空等，而為上首。……」

廣州光孝寺唐代大悲心陀羅尼經幢考

羅香林

廣州光孝寺大雄寶殿臺階下右邊，有李唐寶曆二年造大悲心陀羅尼經幢。陀羅尼者譯言總持，謂總攝一切諸法，執持無上妙義也。幢身為八面圓柱體，高三尺許，青石刻成，上有寶蓋，高一尺許，蓋底作栴檀式，與別處所見經幢畧異。下有跌座，高二尺度。幢八面，刻千首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神妙章句，文字直行，自左而右。幢之北面，首刻文云：

蓋非如梁先生所云「如是我聞，……優婆塞尼沙說」也。此「優婆塞尼沙」與佛十大弟子中之「優婆塞」是否同為一人，實成問題，以此經開卷所列諸大阿羅漢具名者不足十人。且如「摩訶拘鞠羅」等，亦不在十大弟子之列言之，當是二人。考宋釋法雲編翻譯名義卷一，十大弟子篇：「耶婆離，有翻化生，或翻上首，……或翻近執，……訛云優婆離。」與「優婆塞尼沙陀，此云塵性空」之高僧，絕不相混，且與「優婆塞尼沙」一名，多一「陀」音，不能謂其即為自反對佛教之書名所誤用。若據此片面之詞，遂謂首楞嚴經為偽書，說雖新穎，究未能成立也。

自房融於光孝寺筆授首楞嚴經翻譯，至開元後，遂大行於中國。歷宋至明，厥風未歇。而會居住光孝寺諸大德，曾為此經解說者，則有釋德清與天然和尚等。釋德清為明代學術最富之高僧，嘗著首楞嚴經懸鏡，及通議，最為扼要詳實。萬曆二十六年，嘗入光孝寺講四十二章經，於光孝寺中興，頗有關係。天然和尚，則本姓會，世為番禺望族，崇禎癸酉嘗應鄉試中式，旋出家為僧，值明亡，乃日與志士往來，思為民族復興。嘗於光孝寺演法，緇素禮足，凡數千人，有叩則鳴，無挹不注，所著首楞嚴經直指，甚有聲譽，門人釋濟歸，嘗為較閱，是首楞嚴經與光孝寺之關係，殆始終無間焉。

完！

「同經畧副使將仕郎前守辰州都督府醫博士，隴江那何有則敬為（一行）亡兄節度隨軍文林郎守廣州司馬有卿造此大悲心陀羅尼幢。（二行）」。

次東一面，刻神妙章句，文曰：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神妙章句，（一行），南無喝囉怛那多羅夜那，南無阿利那，娑路羯帝嚩鉢鉢那，

菩提薩陲××，(二行)×訶薩多婆邪，摩訶迦路尼迦邪，怛姪他，唵，薩嚩嚩伐曳，數怛那，怛寫，南×××(三行)利垂伊蒙阿利邪，婆路吉帝室佛羅邪，楞駄婆，南無都羅薩埵，羅×××××，(四行)

又東一面，文曰：

「咩，羊鳴之音薩婆阿他豆輸朋，阿由孕，薩婆薩多邪，摩婆薩多邪，摩婆伽，摩伐特豆，怛(一行)姪他，阿婆路羅，路迦帝，迦羅帝，夷羅利，摩訶菩提薩埵，薩婆薩婆，摩羅摩羅，摩(二行)羅利駄孕，俱路俱路羯囉，度路度路伐闍邪帝，摩訶伐闍邪帝，駄羅駄羅，地利(三行)尼，室佛羅邪，遮羅遮羅，摩摩，某甲受持，伐摩羅，穆帝禮，伊羅××，××阿(四行)

又南一面，文曰：

「羅多佛羅舍利，伐沙伐參，佛維舍都，呼路呼路摩羅，呼路呼路羅利，羅羅摩羅，(一行)悉利悉利，素路素路，菩提邪菩提邪，菩提邪菩提邪，彌帝利邪，都羅謹遍，地利(二行)瑟尼那，婆夜摩那，那婆訶，望婆訶悉隨邪，婆婆訶，摩訶悉隨邪，婆婆訶，×××，××(三行)羅邪，莎婆訶，都羅謹遍，莎婆訶，摩羅那邪，×××悉隨僧阿日佉邪，莎婆訶，×(四行)

又次南一面，文云：

「婆摩訶悉隨邪，莎婆訶，者吉羅阿×××，莎婆訶，婆隨摩羯悉多邪，莎×××，×(一行)×××××××，×婆訶，摩婆利勝，××××××××，喝羅恒那，多×××(二行)×××××××××××，×羅×××莎婆×(以下刻落)(三行)，(四行全刻落)」。○

按今本大悲心陀羅尼經神妙章句，文字無多，經幢此面，當可看完，惟尚餘三面，均有文字，其接上又次一面，文字全歸刻落，其第七面第一第四各行，雖畧可辨識，然首尾不具，不知接寫大悲心陀羅尼經內何文，其第

八面，即觀西一面，文字尚備，文云：

「底薩縛多他伽多莎莎摩羅婆莎×都×××地利，×菩駄邪尼，菩駄邪，莎多，××(一行)×提薩縛多，他伽多，履菩多邪，地悉叉那，地悉耻多，摩訶母底體莎，×訶×××××××(二行)都摩拖羅泥莎磨八多伊底，(三行)

寶曆二年歲次景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大德兼蒲澗寺大德僧

欽造書，欽造開川人，(四行)」。○

按此幢立於唐敬宗寶曆二年丙午歲，(西元八二六)，其稱景午者，以避李嗣諱也，距今已一千一百餘年矣。雖書法非為極品，然亦饒茂可觀。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陀羅尼經，為唐時天竺沙門伽梵達摩自梵本譯出。雖世多傳本，最通行者為日本新修大正大藏經第二十卷密教部三印本，及民國八年廣州覺微堂石印本，然皆不如此經幢文字保存本來面目。蓋神妙章句，本為譯音，故書字隨時代轉變。此經幢與通行本同音異字者勿論矣，即較通行本多出數字或省去數字者，亦不一而足。其多出數字者，如次東一面，多「怛姪他」三字，又東一面多「羊鳴之音」與「摩婆薩多邪」，及「某甲受持」等字，是其例也。其省去文字者，如又東一面，第二行「怛姪他」下省去「唵」字，三行「利駄孕」上省去「摩羅」重文，是其例也。斯則此經幢足資校勘通行本大悲心陀羅尼經之證也。至立此經幢所表示之事實，則首為廣州何有則為亡兄有卿造此大悲心陀羅尼幢一事。何有卿事蹟，不見於正史，唐之廣州，在今廣東德慶一帶武德六年析端州之端溪置。何有卿於何時署廣州司馬，未能詳考，然以其弟於寶曆二年十二月於廣州造經幢為之追悼，似即因任廣州司馬病歿，殆在寶曆二年，可補地方志職官不足。何有則事，亦不見於史唐之辰州，在今湖南沅陵一帶，何有則於何時任辰州都督，雖博士，未能詳考，新唐書百官志，都督府有大中下三府，各有都督一人，驛博士一人，大府驛博士從八品上，中府下府正九品上，辰州為中都督府，則何有則實官正九品上也，官品雖低，然可補方志之不足，且觀其造立大悲心陀羅尼經幢，而此經

屬密教部，似非與密宗稍有關係者不至是，意當日辰州地方或何氏本人，或信仰密宗也。

又書寫經幢之沙門欽造，習銜法性寺住持大德，兼蒲潤寺大德，法性寺爲光孝寺唐時名稱，蒲潤寺在白雲山腰，舊志以爲創於宋滿化元年，據此經幢，則肇自唐代，且與光孝寺有同一風尚之關係，欽造自署閩川人，即古川字，故阮元修廣東通志金石畧五，作閩川，唐代福州長樂郡，雖屬縣有閩，無閩川，然唐時似泛稱福建或閩江爲閩川，陳陶上建溪詩有「雲樹杳冥通上界，峯巒廻合下閩川」句。韋莊送省上人遊福建詩有「遠自稽山遊楚澤，又從廬岳去閩川」句，可知閩川不限於閩縣，欽造自署閩川人，意其亦漸染文人習氣也。欽造行誼，不見於光孝寺志，觀其擅長書法，且兼爲二寺大德，意非俗僧可比，安得鳩集有關資料爲補作小傳乎！

抑於此重有所證明者，爲佛教密宗唐時會盛行於廣州之事實。按密宗以秘密之真言爲宗，在佛教屬灌頂部，唐中宗神龍元年，房融在光孝寺筆授首楞嚴經之翻譯，是爲中國有譯本密宗經典之始，然當時實未依經典傳授密法，至開元中，印僧善無量金剛智等入華，傳譯大日經等，不空和尚復繼其後，中國始大行其法。而廣州則爲金剛智最先傳授密法之地。贊寧宋高僧傳金剛智傳畧云：

「跋日羅菩提，此云金剛智，南印度摩竭國人也，曾遊師子國，登楞伽山，泛海東行，歷佛誓律人等二十餘國，開元七年，達於廣州，開元二十年卒於洛陽，壽七十一」

釋迦常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六亦云：

「(開元二十年壬申)八月朔，三藏金剛智……跏趺而逝……智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從龍智阿闍黎傳密教，乃來東土，初達南海，廣州節度使聞於朝，有旨譯馳赴闕人見，帝大悅，節於大慈恩寺，未幾夏旱，召智祈雨……所至必結灌頂道場，弟子不空傳其教」

金剛智所至必結灌頂道場，則其初抵廣州時，自必宏揚密教。廣州密教之推行，意者實先於西京也。而不空和尚赴印度求法，亦曾率弟子多人，經

行廣州，必有相當影響，宋高僧傳不空金剛傳畧云：

「阿目鉢跋折羅，此云不空金剛，北印度人也。初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智歿，空奉遺旨，令往五天竺並師子國，天寶元年冬至南海郡，及將登舟，採訪使召誠番禺果蕃客大首領伊習賓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師子國，宜約束船主，好將三藏並弟子舍光慧賢等二十七人國信等達彼，無令疎失，乃附崑崙船離南海，經珂陵而達師子國」。

不空率弟子二十七人在廣州候船，而廣州爲金剛智最先傳佈密法之地，則其隨緣演法，亦事所必至焉。今得光孝寺寶曆二年大悲心陀羅尼經幢實物爲證，益知密宗在廣州，實有其深厚之歷史。世第知光孝寺爲禪宗演法之所，及房融曾在是筆授首楞嚴經之翻譯，豈知亦並與密宗傳播有相當關係耶！

密宗於唐時會流行廣州，信如上述。傳至五代南漢，則東至博羅一帶，並亦盛行。阮元修廣東通志金石畧六載羅浮山寶積寺門外有尊勝陀羅尼石幢，幢署「××乾和三年大歲乙巳，三月八日，丙寅，××陳十八郎敬贈造加×佛×尊×陀羅尼幢一座，追薦幽途胡煥物，並乞×××××長於羅浮××禪院供養，設齋慶讚訖」。註云：「存，經文不錄」。是道光初經幢尙存。按此，即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大正新修大藏經密教部二，有佛頂尊勝陀羅尼注義一卷，不空和尚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真言一卷，不注譯述人名，又佛頂尊勝陀羅尼別法一卷，唐若那譯。寶積寺經幢所刻究爲何種，今無拓本，未能詳考，然其爲密教經咒，則無可疑。乾和爲南漢中宗劉晟年號，乾和三年乙巳，即後晉出帝開運二年，時爲西元九四五年，距今亦一千零二年矣，斯亦可證唐時廣東密教流傳情形也。

又唐時廣東北江清遠峽山寺，似亦頗流行密教，滑孫繩祖修馮峽山志卷一仙釋：「金剛僧，木門城人，唐開成中，來居峽山，能梵音，彈舌搖錫，咒物無不應。又善困鬼魅，縛蚊蟻，勸錫召雲，後歸天竺，事見聖僧傳。」此類胡僧，觀其能梵音彈舌，咒物召雲，當是密教中人。果爾，則唐時廣州密宗，並曾湖北江各縣而傳播也。

唐代廣州懷聖寺塔考

韓振華

懷聖寺番塔之創建「據方信孺南海百詠（見琳瑯秘室叢書第三集第十冊）番塔條云：「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困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類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率以五鼓登其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轉拜堂，」其詩曰：「半天標渺認飛登，一柱輪困幾十圍，絕頂五更鈴共語，金雞風轉片帆歸」原註：歷代沿革載，懷聖將軍所建，故今稱懷聖塔」。由此可知番塔建於唐時，其來有自，及後曾及番塔建置之年代者，一以南海百詠所載為據，茲將南海百詠以後有關番塔建置之記述列述於下：

元至正十年（西歷一三五〇年）重建懷聖寺記碑文云：（寺塔）世傳自李唐訖今，「歷唐宋五代」。

廣東通志（甲子重刊本）卷二二九云：「懷聖寺，在府城內西二里，唐時番奔所創，明成化四年（西歷一四六八年），都御史韓雍重建，留達官指揮阿都刺等十七家居之，黃志：番塔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困直上，凡六百十五丈，黃志作，高一十六丈五尺，絕無等級，其類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夸（夷）人率以五鼓登其頂，呼佛號以祈風信，下有轉拜堂，歷代沿革載懷聖將軍所建，故今稱懷聖塔，南海百詠。明洪武二十年（西歷一三八七年），金雞墜於颶風，金志。謹按：塔在南海縣之番塔街呼光塔街，今有回回寺，在其左，即轉拜堂之故址也。程史海嶽事別見」。廣州府志（同治九年重修本）卷八八云：「懷聖寺在府城（內）西二里，唐時番夷所創（……），寺有番塔，始於唐時，輪困直上，凡一十六丈（五）尺，絕無等級，其類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呼佛號，以祈風信，下有轉（拜）堂，歷代沿革載，懷聖將軍所建，故今

稱懷聖塔」。

乾隆南海縣志卷十三云：「懷聖寺在縣治東南，唐時番人所建，內建番塔，輪困（直上）凡十六丈五尺，唐人呼為光塔」。

屈大鈞廣東新語（木天閣編板本）卷十九云：「光塔，在懷聖寺，唐時番人所建，高十六丈五尺，其形圓，輪困直上，至肩轉而小，四周無槓欄，無層級，頂上有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月，番人望海船至，以五鼓登頂，呼號以祈風信」。

仇池羊城古鈔（大齊堂藏板本）卷三云：「懷聖寺在廣州府城內西二里，唐時番人所創，內建番塔，輪困（直上）凡十有六丈五尺，唐人呼為光塔」。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云：「懷聖寺，在城西光塔街，唐時回國人轉拜堂也（……），寺有番塔，形如酒瓶焉，唐時回人之望海表也」。

張心泰粵遊小志云：城西別有二塔，一梁建，梁建者，俗名花塔，一唐建，唐建者，俗稱光塔，在懷聖寺」。

此外，約與方信孺同時代之岳珂，亦曾述及番塔，惟其所言，出自一已昔日之見聞，非據古轡之言，有如南海百詠然，是以歷來說及番塔者，少取其說。茲引其文於下：

岳珂程史卷十一云：「蒲姓宅」後有窠塔波梵語（STUPA）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雲鳥大址，曇而增之，外圍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圓轉焉，如螺旋，外不復見，其梯級每數十級，啓一竅，歲四五月，舶將來，數猴入於塔，出於竅，啣喇號，以祈雨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

岳珂所云，雖未言及番塔建築之年代，但由其所謂「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之語，可知番塔既「以代相輪」，則其歷時頗久明矣。南海百詠據「歷代沿革」所載乃謂懷聖寺塔，建於唐代，藤田豐八氏謂「歷代沿革」此書，似是「回人所傳」註一，但南海百詠淨德寺千佛塔（今花塔）係於詠詩之後，其注文亦引「歷代沿革」此書，是以「歷代沿革」之書，決非「回人所傳」，竊疑「歷代沿革」殆非書名，蓋宋史藝文志不載（因歷代沿革言及花塔重建於北宋時之情形，故知其必為宋時之著作），假如其書確名曰歷代沿革，而所云盡是南海古蹟（如花塔，番塔等），豈非名不實乎？竊以「歷代沿革」，殆即南海地方志中之一篇，故名雖曰歷代沿革，而所云方可盡是南海古蹟，如是名實乃得相符。考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地理類中，有「陳峴南海志十三卷」，據廣州府志卷十七職官表七，謂陳峴於宋嘉定元年（西歷一二〇八年），為官廣東經畧，又據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九廣州條謂陳峴有南海志序，可知南海志確為陳峴為官廣東時所作，南海百詠所引之歷代沿革，疑即陳峴南海志之一篇，吾人可於南海百詠中，獲得該書已有引用南海地方志之証據，南海百詠百蛟山條云「郡邑志乘，多不載，究不知山名所自來也」，由此可知方信孺作百詠時，已有南海「郡邑志乘」（即後之所謂地方志）可供參攷，是南海之地方志，以陳峴南海志恰已完成不久，故方信孺似有可能參閱南海地方志書，方氏所謂「郡邑志乘」與「歷代沿革」，當指「南海志」之「南海歷代沿革」。或謂吳蘭修南海百詠書後，謂方信孺南海百詠此書，成於南宋開禧三年（西歷一二〇七年）以前，方氏為官南海縣尉時之所作也，據此，則方氏之書，先於陳峴南海志，竊謂吳蘭修氏所云，未必可靠，據廣東通志卷十六職官表七，謂方直儒「莆田人，嘉定十年（西歷一二一七年）任縣尉，莆田方直儒，乃莆田方信孺之製，方氏為縣尉時，實是嘉定十年（西歷一二一七年），故吳蘭修氏謂方氏於開禧三年（西歷一二一〇七年）以前任縣尉，誤。應作方氏於嘉定十年（西歷一二一七年）任縣尉以後，作南海百詠。如是，則方氏之書，實成於陳峴南海志之後，如謂

方氏書中引用陳峴「南海志」之南海「歷代沿革」，非無可能也。陳峴南海志此書，今已失，否則當可檢觀之也。

關於唐代懷聖寺塔建立之確實年代，亟需考定方是。據上引南海百詠番塔條注，謂「懷聖將軍所建，故今稱懷聖塔」考諸史籍，唐代冊封外國使臣或國君，未見有懷聖將軍之名，樊封南海百詠續編謂「嘗考唐六典，當時只有懷化將軍，別無懷聖之號，疑（歷代）沿革志記載錯誤」，樊氏詠懷聖寺塔詩云：「望海須登最上層，金雞鸞轉夜燒燈，誰將懷聖託懷化，豈有豐碑信可憑」，但回教徒之大食人，在唐代之受冊封者，實無懷化將軍，故不能謂「懷聖託懷化也」。「懷聖」之名，歷代相傳，當無錯誤，「懷化」之名，史書俱載，亦不能謂其有誤，（參閱冊府元龜卷九六四，東天竺烏荼國受封為懷化將軍），二者本無相闕，故樊氏謂「懷聖託懷化」，實難信從。竊謂唐代番塔之建築人「懷聖將軍」，問題不在「懷聖」，而在「將軍」，考冊府元龜卷九七五，謂開元二十九年（西歷七四一年）十二月「丙申，大食首領和羅來朝，授左金吾衛「將軍」，賜紫袍金鈿帶，放還蕃」，回教徒之大食人，在唐代僅有此受封為「將軍」，故歷代沿革所載之懷聖將軍，當指開元二十九年受封為左金吾衛「將軍」之和羅；「懷聖」二字，乃稱「懷聖」人（獸罕獸德）之謂，元至正十年（西歷一三五〇年）重建懷聖寺記碑文云：「匾額懷聖，其所以尊其法，篤信其師教，為何如哉」，樊封南海百詠續編云：「回教之祖，名貴聖穆罕默德，寺號懷聖者，懷念貴聖也」。由上所云，可知懷聖二字，實與官名無闕，恐因年代相隔久遠，乃將昔日創建「懷聖」寺塔之「將軍」，合而稱其為「懷聖」，「將軍」所建，故懷聖寺塔之建立，實始於開元二十九年（西歷七四一年），如今再自其他有關方面，搜羅証據，証明唐代懷聖寺塔有可能建於開元二十九年，哥特真嗣（Gothel）氏謂番塔建築之規制，創自叙利亞籍米亞（Omeyya）王朝之高力特第（Walid I），時在西歷七〇五——七一五年之間，註二，誠如上云，則若謂番塔之規制，於開元二十九年（西歷七四一年），傳入中國，建於廣州，非無可能，此其一。錄葉曼東遊記（

第九世紀中之作品)會謂「中國商埠爲阿刺伯商人聚集者，曰廣府，其處有回教牧師一人「教堂一所」，註三，張星娘氏謂「廣府既有回教堂一所，必即舊懷聖寺」註四，由是可知懷聖寺已於西歷第九世紀中葉以前業已存在，如謂其寺與塔，成於開元二十九年(西歷七四一年)，非無可能，此其二。阿蒲賽特阿爾哈珊(Abu asyd Al-hasan)之書(西歷第十世紀初之作品)，謂黃巢入廣府時，「當時在城內做買賣而被殺死的回教徒，猶太教徒耶教徒，馬士德教徒(Maslems)，共有十二萬人」註五，西歷第九世紀末年以前(黃巢作亂陷廣之前)，廣州已有回教徒如是衆多(由其被殺死人數之衆，與回教徒之列首名，則知回教徒在廣州之數目，必甚可觀)，若謂廣州既有聚集回教徒如是衆多，則據其必有頂禮之寺塔在焉，於理亦宜，故其寺塔如早在開元二十九年(西歷七四一年)業已創建，非無可能，此其三。刻耳(Eier)氏之廣東指南，謂番塔爲西歷九百年間之建築物註六，藤田豐八氏謂「至少在唐宋，廣州已有回(教)寺矣」註七，如今吾人却謂早在唐宋之前，或西歷九百年以前，懷聖寺塔，早於開元二十九年(西歷七四一年)已創建之矣。

或謂懷聖寺塔，建於唐太宗之世，如藍煦天方正學卷七，旺各師大人墓誌云：(唐)太宗(西歷六二七——六四九年)後敕江寧廣州亦建清真寺分駐，厥後大人期頤之年，由粵海乘海輪，放西洋去，「但唐代之南京，尚無回教徒之居住焉，所云訛謬，自不待言。或謂建於貞觀元年，現今懷聖寺額上，有一匾，曰：「唐貞觀元年，(西歷六二七年)丁亥鼎建。大明成化三年(西歷一四六七年)丁亥三月二十日重建，大清康熙三十四年(西歷一六九五年)乙亥臘月十七日重建」，此乃清初之物，其實未必可靠，至多僅使吾人獲悉清初之際，已流行懷聖寺始建於貞觀元年(西歷六二七年)之傳說，又况大食人來華之記載，或謂始於永徽二年(西歷六五〇年)，此乃正史所載，或謂始於貞觀二年(西歷六二八年)，此乃「回回原來」據回教中傳說之所載(參閱拙作回教入華年代考畧)，如今寺額謂爲貞觀元年(西歷六二七年)所建，則回教已於貞觀元年或其以前，已

來中國，然是時回教尙未入華，故寺額所云，未可致信也。或謂建於穆聖母舅來華之時，廣州府志卷一六〇云：「(唐)廣州開海舶，西城回教歐德那王讓聖默德，遣其母舅番僧蘇哈白賽來中土貿易，建光塔及懷聖寺，寺塔成，粵沒，遂葬此」。(番禺縣志卷五三所載同)。所謂母舅蘇哈白賽者，恐即出自明史卷三三二默德那傳，曰：「隨開皇中(西歷五八一——六〇〇年)，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蘇哈白賽」即「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之省譯，張星娘氏謂撒哈八即Sahar，阿拉伯語大宗師也，撒阿的，即Sahar之譯音，阿拉伯人普通人名也」註八，誠如是，則蘇哈白賽殆是Sahar之對音，意謂「賽」大宗師；幹葛思即幹葛思之誤，旺各師之別譯，Wahar之對音註九，穆聖有母舅曰Sahar，唯未嘗離開阿刺伯而飛臨中國，註十，此種傳說，其來有自，元至正十年(西歷一三五〇年)重建懷聖寺記碑文云：「至者乃弟子撒哈八以師命來東，數與歲計殆八百，製三塔，此其一爾」，此處所謂撒哈八，即上引明史之撒哈八，與上引府志之蘇哈白賽Sahar之對音，意爲大宗師，如是，則在元朝之時，此種傳說，謹謂番塔創建於某一大宗師，是亦一般傳說上之普通意見，及後，乃附會於穆聖母舅幹葛思者，謂其即爲傳說上來華於廣州創建番塔之大宗師(即撒哈八)，此種傳說，當難置信，蓋幹葛思Sahar未嘗飛臨中土也。熊秉宗氏謂「撒哈八幹葛思爲聖門弟子，常隨穆氏左右，信仰甚篤，或許在這個時期，同若干友好，爲了商業關係，航海來來到廣州」，熊氏究係根據何種史實，加謂幹葛思曾抵廣州？抑或亦爲一己臆測已耳？註十一，馮以愚氏謂「貞觀元年，(貞)幹葛思建廣州寺」(舊懷聖寺)，又謂懷聖寺建於唐貞觀之時「註十二，突爾恩(John J. Owen)氏與張立志氏謂「穆聖默德未死以前(即西歷六三二年前)，即已立回教寺於廣東」註十三。穆如讓主謂「懷聖寺與塔皆唐太宗貞觀元年(西歷六二七年)丁亥回教弟子撒哈八承師命渡海東來所創建，註十四。貞觀元年，回教尙未入華其誤自明，不過僅以傳說上之「撒哈八」(大宗師)，附會於寺額之貞觀元年，但以訛傳訛，結果自應獲信於世，又况回

教徒番塔之規制，始於西歷七〇五——七一五年間，（參同上文），如今却謂廣州番塔，成於貞觀元年（西歷六二七年），則早於番塔規制未創立之前，中國已知建造此種番塔，此則毋乃前後顛倒，不顧史實者乎！凡以傳聞訛合之說，往往常與史實衝突，此其一例也。

或謂懷聖寺建於隋開皇七年（西歷五八七年），如金天柱天方聖教序（見清真釋疑補輯）云：「隋開皇七年（西歷五八七年）聖命其臣賽一德幹敏士，齎天經三十冊，傳入中國，首建懷聖寺，以示天下。」賽一德幹敏士，即 Saad wal-Kari 之譯音，亦即「撒柯的幹（幹）葛思」，見明史卷三三二之別譯，開皇七年時，穆聖尚在幼年，更無天經可言，凡言回教於隋代入中國，其言皆訛，是故上引之文，謂懷聖寺塔，創建於隋開皇年間，誤。

或謂懷聖寺塔，非建於唐，乃建於宋，此自桑原隲藏氏創說斯議以來，從者日衆。桑原氏所持之理由，為「認南海百詠為差誤」，因「中國最古伊斯蘭教徒寺院（Mosque）之一之泉州清淨寺，既為宋代（據吳鑒之言，則為南宋時代）所創建。於是使吾人不得不想像廣州之懷聖寺塔，或亦為宋時代之建築物乎？又泉州清淨寺，為當時來泉通商之富豪蕃客所手建，於是更使吾人不想像廣州之懷聖寺塔，或亦為當時來寓廣州之富豪蕃商如蒲姓其人者，所手建者乎？岳珂所記蒲姓之事，雖多為西歷十二世紀末之事，然蒲姓之定居廣州城內，當遠在其前，故吾人揣測蒲姓建築窰塔波之時期，雖遙指其在南宋初期，或更以前亦無不可也。南海百詠之著者，謂創自唐代，其非誤傳歟？」註十五，中國學者，信從此說者，（以爲懷聖寺塔，建於宋代），如白壽彝氏註十六，傳統先氏註十七等是也。竊以桑原氏所持之理由，殆有未是。桑原氏為泉州之清淨寺，乃為中國最古之回教寺，蓋據泉州清淨寺中之元代阿剌伯碑文，乃作斯語，但桑原氏對於廣州懷聖寺之元代至正十年碑文實有所忽畧，據元至正十年（西歷一三〇〇年）重建懷聖寺記碑文云：「（寺塔）相傳自李唐訖今一，「歷唐宋五代」矣。二者同為元代碑文，何以致信程度，厚彼薄此？竊疑泉州

清淨寺之元代阿剌伯文碑銘，所云有誤，蓋泉州之清淨寺，非中國最古之回教寺，吾人觀諸上引第九世時之蘇萊曼東遊記，則知當時在廣州，已有回教寺一所，反之，九世紀時，在泉州未有回教寺之創立。泉州清淨寺創建之年代，據其寺內之元朝阿剌伯文碑銘所云，謂在西歷四百年時（即西歷一〇〇九——一〇一〇年）「另據其寺內之元朝漢文碑銘（即元三山吳鑒清淨寺記碑文）所云，則謂南「宋紹興元年（西歷一一三一年），有納只卜穆茲喜魯丁者，自撒那威從商舶來泉，創茲寺於泉州之南城」，又何喬遠閩書亦謂宋紹興元年，有納只卜穆茲喜魯丁者，自撒那威從商舶來泉創此（清淨寺）於泉州之南城，」據上所載，則阿剌伯碑文中之所云，與漢文碑中所云，二者所言該寺創造之年代，相差幾近一百三十年，其中必有一誤，當可斷言，竊以吳鑒之漢文碑中所云，較為可靠，漢文碑中謂創造該寺之番商，曰撒那（那）威，此名亦嘗見於趙汝適之記錄，諸蕃志卷上大食國條云：「有蕃商曰施那韓，大食人也，僑寓泉州，輒財樂施有西士習氣，作叢家於城外之東南隅，以掩胡賈之遺骸，提船林之奇記其事」，施那韓即撒那威，亦則岳珂程史所謂「泉有船獵曰「尸羅圍」」，馮承鈞氏謂尸羅圍即施那韓，「應是同名異譯，蓋此二人，皆 Ghilani 城人，原名應作 Ghilani」註十八，桑原隲藏氏謂「尸羅圍者，Ghilani 之音譯也，蓋指柄拉甫（Ghilani）產之商人之謂。按伊斯蘭教國之風習，常以產地之名，移作其人通稱」註十九。張星娘氏謂「撒那威即 Ghilani 之譯音，鄙人嘗譯為西拉甫者也」註二十，又桑原氏亦同意以撒那威即 Ghilani 註二十一。竊謂趙汝適之所謂施那韓，岳珂之所謂尸羅圍，與吳鑒之謂撒那威，既知其皆為 Ghilani 之對音，如謂三者所云，同指一人之事，殆其庶幾，馮承鈞氏以為二人之事，恐有未是（理由見後），施那韓或尸羅圍，原為地名，但亦可作人名之通稱，若謂其人之原名，應為吳鑒所作之「納只穆茲喜魯丁」，而施那韓與尸羅圍之名，乃伊斯蘭教徒對此人之一種人名通稱，則於時間上言之，三者所云此事之年代亦極為接近。岳珂所云之尸羅圍，未有確指其為何時之事，要之，殆指西歷十二世紀時之事，可以斷言，蓋岳珂所記述

當時外商之事蹟，多屬於西歷十二世紀，註二十二。因此可以獲悉戶羅國之事，殆亦在十二世紀中發生，趙汝适謂「提舶林之奇嘗記載番商「施那韓」之事，宋史卷四三三林之奇傳，則謂林之奇，於「淳熙三年（西歷一一七六年）卒，年六十有五」，如是，則紹興元年（西歷一一三一年），撤那威商人納只卜穆蓋喜魯丁，興建泉州清淨寺時，林氏已年二十，當有可獲悉其事。又據趙汝适所云，番商施那韓嘗為回教徒造家於泉州，如謂其人亦能為回教徒創建清淨寺，供使回教徒中同人之頂禮，此亦為意中之事，蓋於南宋紹興年間，不應有如是衆多之栖拉甫（*Qatay*）商人，同時一齊揚名於世，且其為人所歌詠者，同為有益於回教同人之善舉，設非所載同指一人，殆難如是。基於以上所列之旁証，可以知悉栖拉甫商人之揚名於中國，實僅見於南宋紹興年間，故可佐証吳鑒之碑文所云，確是可靠。反之，阿刺伯碑文中所載，缺乏旁証，故其言殆非信語，曷其所謂泉州清淨寺建於回歷四百年者，乃是年代推算之誤。桑原隲藏氏又謂泉州之清淨寺，乃為僑居該地之番商所建，因而以為「廣州之懷聖寺，亦為當時（宋）來寓廣州之富豪番商，如蒲姓其人者，所手建者乎？但據南海百詠却謂該番塔建於唐時，又其引歷代沿革所載，明謂懷聖寺塔，乃「懷聖將軍」所建，今權以「年代之不同」，不言，則宋代雖有番商受冊封，但番商之受封者，僅有「郎將」，而無「將軍」（參閱宋會要稿蕃夷四三頁九二），並參閱宋史卷四九〇大食傳）註二十三。是故桑原氏之所謂廣州懷聖寺塔亦為宋時番商所建，殆是空想之談，無所根據。桑原氏又謂岳珂所云可信，方信播所載為誤，但岳珂並未明言蒲姓宅後之壘塔波（塔），即為宋時所建之物，謂岳珂所載之壘塔波，乃指宋時之所建者，出於桑原氏一己之揣測也。岳珂與方信播，約畧同時，方氏明謂其塔建於唐，岳氏則未言及，而桑原氏硬欲以岳氏所未言及者，另私予一年代，私自謂其始建於宋，其言豈其然耶？又况方氏所云，非無所據，蓋另有歷代沿革，為其所云之出處也，如今桑原氏竊變明顯之史實不談，反而另作其想，以為岳珂所載之事，其建塔之年，是指宋時而言，似此歪曲史實之事，感應矯正是，

否則日後受其惑者，恐不止僅為白壽彝氏與傳統先氏等也。

中國最古之回教寺，應是廣州懷聖寺，建於唐開元二十九年（西曆七四一年）。泉州之清淨寺，建於南宋紹興元年（西曆一一三一年）至於西安之清真寺，此乃元代以後之遺物，據足立喜六氏之考証，謂「回教徒居住於現今西安城內者，乃起於元代以後，因元代廣擴領土，使西域之回教徒自由移居中國內地者多，而現居西安城內者，無疑即其後裔，且西安城內清真寺境內之石碑，俱為明清所建，亦是間接證明其發生於元朝以後也」註二十四。是以廣州之懷聖寺，實為中國最早之回教寺，回教寺在中國名稱，代有不同，唐曰懷聖寺，宋曰清淨寺，註二十五。及後乃曰清真寺，創建年代不同，故其名稱互異。

註一：見藤田豐八宋代市舶司與市舶條例（何健民譯本）頁二五二（文載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攷）。

註二：E. Gottheil: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minaret, process dings of A. O. S. 1907, P. 185 (引自桑原隲藏蒲壽庚及馮攸譯本改名曰唐宋元明時代中西通商史頁一四四)。

註三：見張明煥中西交通史料叢編第三冊下頁一二三引。

註四：見張明煥同上引書頁一二七。

註五：見劉復劉小惠合譯蘇萊曼東遊記頁五七。

註六：參閱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P. 116 Kerr. Canton Guide

註七：見藤田豐八氏同上引書頁二五一。

註八：見張犀煥氏同上引書第三冊下頁七四。

註九：見張犀煥氏同上引書第三冊下頁七九註一。

註十：參閱傳新先中國回教史頁一九

註十一：見熊振宗懷聖寺與光塔在文化的貢獻文載於廣東文獻館主編文獻叢譯第三期（見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廣州越華報）

註十二：見馬以愚中國回教史鑑頁一三一與頁一一七

註十三：見奚燾恩張立志合著遼東東土冊頁一二七

註十四：見穆如樓主懷聖寺與光塔巡禮記，文載廣東文獻館主編文獻叢譚第三期

註十五：見桑原隲藏氏同上引書頁一四八

註十六：見白壽彝中國伊斯蘭史綱要頁一六與一七註三

註十七：見傳統先氏同上引書頁五〇

註十八：見馮承鈞諸蕃志校注頁五四註一六

註十九：見桑原隲藏氏同上引書頁一四一

註二十：見張昇娘氏同上引書第三冊下頁八六註七

註二十一：見桑原隲藏氏同上引書一四六

註二十二：參閱桑原隲藏氏同上引書頁一四八

廣東物語

食物第一

一·魚生

嶺南人在冬天喜歡食魚生，雖然自己是嶺南人，這地道的故鄉鮮味，只嘗過一次。廣州有魚生粥的店子，許多店也兼做魚生的生意。我們常常去吃魚生粥，看見牆壁上貼着大書署名「鳳城魚滑」的紅綠紙，是十分誘人的。那魚生配料架上，一碟高高的薑絲，細黃的一條一條堆成小饅頭般，一盤雪白的蘿蔔絲，幼嫩得似玻璃絲極細，也是堆成一座積雪小丘兒，還有一盆糖饒木瓜絲兒的錦菜，染得殷紅的糖薑絲，碧綠似翠的糖黃瓜絲，白色的酸蒜頭絲，那個廚子是眼手並到的，這兒一撥一捻，那兒一撥一捻，預放在一個碟，用快薄刀切鮮鮫魚片片，一片片薄如透明紙，以芝麻油

註二十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云：「（開寶四年，西曆九七一年，以）其使（大食）李燾詞為懷化將軍」，（并見宋史卷四九〇大食傳），此處所云，乃為大食買受封為將軍，并非大食蕃商受封為將軍。歷代沿革所載者，乃指唐時之「懷聖將軍」，否則此處之懷化將軍，亦可給予（懷聖寺塔創建於宋時說）者之一種好之藉口

註二十四：見尼立善六長安古蹟考（楊鍊譯本）頁一九九

註二十五：竊以清淨寺之名，清淨二字，原出道教中語，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七道釋條云：「開室五年閏二月，詔曰，沖妙之門，清淨為本

……」

譯彼岸

和勻魚生片，加些胡椒粉拌勻，拌得魚生片油滑滑的樣子，而後把混合的配料拌勻魚生片，加些白糖，炒之。我吃過一次著名「鳳城魚滑」的魚生，甜酸香滑都一齊嘗到。那油拌熱的魚生片，確是脆滑美味，因為心理上仍覺得這鮮味有一種腥氣，所以口味上還不習慣。

嶺南人好吃魚生，不知始於何時？我翻過許多廣東人的詩文集，據我所見，詠魚生詩有三首，最早的是道光的南海譚登「樂志堂詩集」卷八有首「魚生」五古，其中描寫魚生云：「翠網遍剔鱗，飛刀碎切肉，登盤絲或紅，下筋縷如玉，似鸞飛亭亭，學蝶化簇簇。鱗脂光可燃，蟬翼薄能燭，未濕紙全白，相環鏡轉綠，厥配唯蘆菱，所主乃蘆葦，芽析老蘆漬，汁糝新橙滴，瑣屑到扶留，芳馨又離菊。」他一面吃，一面欣賞魚生的藝術，「蘭指與桂樽，萬丈忍停口，五色端耀目。」道光番禺馮子良，在「子良詩存」卷二十一「食魚生」七律詩云：「灑刺登盤片片輕，絕清風味衆香成。氣無烟火知誰食，胸有江湖快此生，老圃菊花名士會，故鄉蘆菜宜

游情。漚騰大嚼饌休怪，彈缺長歌只爲卿。」番禺史穆堂退思軒詩存卷一（稿本）詠魚生五古詩云：

「後聖脩火利，烹飪自茲始，漸隨潔饗餐，敲核湘釜錡，未聞圍爐候，反作禁烟擬，江鄉厭芻豢，澤國紛鱸鯉。作之欲其生，美哉多且旨，烹鮮命庖人，斫鱠屬羈婢，狼藉羅杯盤，封割繁刀匕，乙夫先剝膚，丁解必絕理，轟切薄片勻，雜揉衆材庇，磨蕪堆銀絲，治齏糝玉蔬，薑桂屑以陳，葱蘢集而俟，品物各從族，餛飩忽盈几，苦辛甘酸鹹，青白紅黃紫，衆味既調和，五色亦妍靡，乍觀悅饌目，先期動食指，芳馨快口腹，爽脆響舌齒，稜稜春冰泮，片片秋雲起，曬花蝶翎薄，食葉鸞聲駛，大嚼竟乃快，式蕪心且喜，初無骨鯁虞，差異肉食鄙，巨觥酌紅螺，新芻泛綠蟻，敵寒過三爵，陳饋謝八簋，養無大烹勞，費不下簞修，娶隅豈語澀，茹飲古風儼如歌操土音，風味南邦紀。」

光緒香山黃鯨文梅廬吟卷首「谷孫姪招食魚生醉歸作」，全詩是借醉抒情，並無提到食魚生的滋味，只在末了有一句，夢裡如嗅梅花香，是把食魚生味比作嗅梅花香了。

日本人也喜歡魚生片，叫做西西米（Sashimi）「刺身」，是把魚去骨去皮，切成薄片，配之以海苔蘿蔔絲染之以醬辣，這種食法與現今嶺南人吃魚生相同。所用醬醋薑汁，魚生潮州人叫做「三滲」，發音是「殺西卑」（Sai-sen），這一殺西卑據說即日語「西西米」的字源，可見日本人吃魚生的方法是從廣東潮州傳過去的。

二、魚生粥

魚生粥是廣東特有的食品，稀飯煮成粥，切鮮鯪魚片，透明光滑，薄似玻璃紙，食法有二：一種是先將鯪魚片加少許醬油蔥花薑絲放入碗內，沖粥水傾入，熱粥熱了魚片，片片白色捲起，食之脆甜味鮮，一種是將鯪魚片放在碟裏注一些熟花生油，薑絲蔥花都有，沸粥一碗，而後二三片隨隨用筷子拈起浸入沸粥內燙熟，這樣吃起來較前一種更脆滑鮮美，且不會

像前一種，因魚片浸在粥內過久，致鬆斷了不成片。

廣東人的習慣，晨早多到粥店去吃一碗早粥，好像西人晨早飲牛奶喫啡的習慣一般，鮮鯪魚粥確是脆甜，廣東人吃海鮮，要講求味，味鮮而後能甜，魚片太熟了，反而失了鮮甜味，必須火候適當，僅僅够熟，就可以保持鮮味。

魚生粥之人詩集，也是廣東詩人的風物詩之一特色，我們共得七首，茲錄出來給愛吃魚生粥的人們欣賞吧：

南海羅廷琛（道光人）誦芬堂詩草「魚生粥」詩云：
紅肌疊殼淨于摺，動桂鳴蓋取次排，莫羨純鱸風味好，桃花煮粥薛薛鮭。

南海伍元葵（光緒人）月波樓詩錄卷四「魚生粥和鶴舟四首」詩云：
「微醒卯酒罷辰壯，潑刺翻波網解忙，張翰銀絲休作鱸，王維玉液漫誇獎，桃花共煮情偏艷，梅蕊同熬味轉長，鮮甲幾層疑欲動，齒牙七日尚餘香」。胥桂鏤蓋又一時，咬同野鶴亦稱宜，他朝暑雨應急渴，此日秋風更有思，赤鯉堆盤餐最妙。白虹入室飲何奇，咬來漫笑雙弓米，玉尺金梳作意炊。休嗤咄嗟辦雞工，欲向盧敖借釣筒，鱗蟹何堪談夜月，蛤蜊空自笑春風，鮮調香稻霜鱗白，艷趁銀花雪粒紅，井吸盧陵四味美，花來蝴蝶莫忽忽。平常三種漫相誇，沙綠偏驚味莫加，紅樹半江秋欲買，黃糧一飯夢全差，書來枉寄相思字，飲去猶輕絕品搽，風味淞江都入妙，何須仙子煮胡麻」。

南海何秀棣（光緒人）度園詩草卷下「魚生粥限九佳韻」詩云：

「張翰思歸意未諧，尊羹空復動秋懷，會知細脰調香糝，味比桃花粥更佳。玉樓銀絲品自佳，功調水火味偏諧，何須寒食餽蕭齋，早起香風遍六街。」

三人的詩可供我們考察清代廣東魚生粥的特色，伍詩「桃花共煮情偏艷」，羅詩「桃花煮粥薦鮮鮭」，何詩「味比桃花粥更佳」，可知從前的魚生粥有用桃花共煮的，現在已失了這雅艷了，而且詩人要抬高魚生粥的

詩意，有「風味涇江都入妙」「莫羨純鱸風味好，「尊羹空復動秋懷」，他們把魚生粥來作嶺南的蓴鱸之思了。詩人對於吃魚生粥的藝術，更從味感上去體會，「鮮調香稻霜鱗白」，「紅肌疊殼淨干槽」，「曾知細脰調香糍」那香味食過牙齒七日留香，早晨行街過香風遍吃撲鼻。

三、禾蟲

廣東人吃禾蟲，由來已久，而產禾蟲以珠江三角洲各縣臨海地區為限，攷諸文獻，志書及詩集均有記載，茲鈎出叙錄於後。

清初屈翁山「廣東新語」云：禾虫狀如蚕，一二寸，無種類。夏秋間早晚稻將熟，禾虫自稻根出，潮長浸田，因乘潮入海，日浮夜沉，浮則水面皆紫。采者以巨口狹尾之網繫於棹，溯流迎之，網凡有囊，囊重則傾瀉於舟，棹之所在江兩岸其名曰阜，阜有主，爭者輒訟，與督門白蜆塘皆土豪所私以為利者也。論者謂國家漁課達於山谷溪澗之水，芥為之舟，課亦不免，故皆敷於里甲，然漁業有浮蟹，乘潮撥取，若棹艇往來浮業也，繪門禾虫阜之類實業也。廣州邊海諸邑，其漁而實業者，盡入豪宗，利役貧民，而不佐公家之賦，所在皆然。「禾虫滋生於海，而漁戶不能弋獲，為強豪所奪，亦為政者放任之結果。」

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二輿地「禾虫」條：禾虫——禾中蒸鬱所生，有埠，豪強者或私以為利，此道光香山縣禾虫故實，錄自採訪冊者，道光新會縣志卷二「物產」：禾虫條，禾虫從禾根出，中秋後，逢水旬起處蜿蜒而出，有埠，人爭市之。道光陳際清「二山合志」：禾虫——潮田稻根所化，長二寸許多，足黃，腹中有漿，頗甘。蓋得稻之精華者也。出以五月八月，每出不過兩三日間，多時滿田皆是，取之不盡，土人嗜之，番東香新等縣皆有禾虫埠，貧者醃以為脯或醃，以為醬可饋遠人。古時禾虫製漿今已不行，唯禾虫乾尚見有。又東莞縣志引吳方震嶺南雜記去：「禾虫」身軟如蚕細如箸，青黃色，中有白漿，海濱田中，禾根長數尺或至數許，縷縷如血絲，隨水而出，漾至海濱，寸寸自斷，土人網取之，置器中，

滴鹽醋一小盃其漿自吐盡，以蒸鷄子最鮮。

順德羅天尺五山志林一辨物一卷一：「禾虫，順德雜志云，禾虫如蚕微紫，間以綠絲，長丈餘，斷為一二寸，無種類，夏秋間禾稻熟時，每乘潮長或雨夜，由田中下海，浮則水面皆紫綠相間，交成五色，然不能久，日出即化漿，採者各有埠主，為網巨口狹尾，樹於海兩旁，迎流取之，張口束囊，囊重則深于舟，多至百盃，活者製之作醬，或醃或鹹，晒為乾，味皆美，蓋禾虫萃百穀之精英，故多食煖氣益人」。

詠禾虫詩，詩集中常見數首，茲錄於後。

乾隆順德張錦芳逃虛閣詩集卷四有禾虫七古一首，摘其中佳句如下：

沮洳自孕異種，窳阨蚯蚓尤深扁。

水田蕃滋陸田少，于叢生內為濕生。

年年首夏及秋仲，嘉禾未熟漿充成。

潛藏有時出有節，朔望潮長連鴨汀。

平疇又值驟猛雨，戢戢競上彌溝塍。

蜿蜒隴底尺有咫，出帆寸斷無全形。

諦觀斷處又生口，拍浮溶漾多于萍。

湧波微帶石髮綠，映日又類魚尾頰。

張氏吃禾虫亦有癮，他說：「甘滑又是供調烹，掛頭曉出食指動」，一見禾虫食指就動矣。

嘉慶南海黃廷彪，惜陰軒吟草卷一一見食禾虫有感」：

一截一截又一截，生於田隴長於禾。

秋風釀醞尋常美，暑月鱗魚亦遊他。

魚製味甘真上品，調來火候貴中和。

五侯佳饌何曾識，讓與農家鼓腹歌。

道光南海蔡士堯荆花書屋詩鈔有「禾虫」七律一首：

白雨時週魯氣繁，蜿蜒隴底小虹生。

分來節節能成口，斷處蠕蠕似有聲。

映日午同魚尾頰，湧波微帶柳條青。
由來南食何須託，鑿眼蠔山一例烹。

蔡士堯熟讀張錦芳禾蟲詩，引用張詩如「蜿蜒隨底小虹生」即「蜿蜒隨底尺有咫」，「分來節節能成口，斷處蠕蠕似有聲」即由「諦觀斷處又生口」中拆出來，而「映日午同魚尾頰，湧波微帶柳條青」，即「湧波微帶石髮綠，映日又類魚尾頰」倒置。

順德梁麟生藥房集「江行竹枝」云：「蜆妹魚姑穩繫船，紅紅天色變魚天，黃花黃頰無人買，無數禾蟲出水田」。順德人常見傍晚天氣通紅，半作霞色，呼為禾蟲天，乾隆時已有著錄。

長洲陳璋竹枝詞云：「粵人生性嗜魚生，作脍無勞刮鱗鳴，此土向來多怪味，禾蟲今亦列南烹。」

四、荷葉飯

六月廿四日（卅七年）前鋒日報有一則新聞：「荷葉飯好賣，兩小販「成仇」，有一個小販叫胡祥，賣荷葉飯為活，那晚在清水濠一帶挑貨販賣，因與同行賣荷葉飯的阮妹，爭生意，發生衝突，阮妹取出較剪，將胡祥猛刺重傷，阮妹棄荷葉飯担子潛逃。」

荷葉飯的夜市叫賣，是職業中最冷門的一種，致其源流是自古有之，南史卷九陳本紀：

甲寅少霖，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為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這是陳霸先在廣東時，以荷葉裹麥飯做軍糧的，為以後東廣荷葉飯的濫觴，唐柳宗元在柳州作的洞賦詩：

青苔裹鹽歸啣客，綠荷包飯趁墟人。
廣東人談荷葉飯的，總不會忘記柳侯風味吧，自從荷葉飯入了柳詩，風味更有詩意，錢以「憑嶺海見開卷三」：

柳子原詩云：綠荷包飯趁墟人，蓋言柳州土風也。東莞亦類是，但所用微異耳，法用選米或雜浮香田香梗更佳，雜以珍蔬。熟時用荷葉包裹

，其氣馥烈，荷之香盡入飯中矣。登臨遊玩，携行頗便，余詩「羅浮峯頂有嘉禾，炊。將來裹綠荷，解帶臨風頰鼓腹，興來還嚼摸魚歌」。

荷葉在清朝以東莞的為地道，清李調元粵東筆記卷十六：

東莞以香梗雜肉魚諸味包荷葉蒸之，表裏香透曰荷包。

東莞的荷葉飯是著名，有詩為證。道光東莞賴洪禧紅棉詩鈔卷二荷包飯：

林下居常笑裹糧，柳州風味最殷芳，
綠團爭出抄雲手，青鮓新傳服玉方，
一七刀圭輕解籜，五侯鯖鮮共搏香，
雅宜作配碧筒飲，紅藕花深泊晚涼，

荷葉飯以東莞最地道，而現在是廣州茶樓酒館的日常食品，夜晚街市上的叫賣荷葉飯，那是古已有之的食品。

佳菓第二

一、荔枝

嶺南的佳菓，最著名的要首推荔枝了，荔枝樹高五六丈餘，綠葉蓬蓬，惟黑葉荔枝，其葉皆黑，夏天結果，赤紅色，品類很多，有三月熟的叫三月青，夏至熟的叫金釵子，又有犀角子，玉荷包，阿娘鞋，大造，塘墘，進奉正，掛絲，桂味，糯米糍，田岩，孛孛子，尙書懷，黑葉，妃子笑，都是上品，雖然書上記載有這許多品種，市上賣的祇有習見的幾種；如桂味，玉荷包，糯米糍，黑葉，妃子笑等，其餘的或者市上有貨，而一般荔枝農與菓店都不細致它的名稱了，詩集荔枝品種的，有道光漢軍徐榮懷古田舍詩鈔卷之二「嶺南荔枝詞二十首」，逐品詠吟，茲摘舉幾首如下：

犀角金釵又一時，水枝膏罷到山枝。紅繡銀蠟渾閒事，新種爭傳糯米糍。

蟬鳴熟者爲金釵子，是水枝。紅羅荔枝大蠟小蠟各種載鄭熊廣中荔枝譜。糯米糍似是嘉道時新種。又詠香荔云：

新興新剖小珠胎，淺碧單衫妙剪裁，道是有心羞不應，一星檀暈上香腮。

新興的香荔是用接木方法栽成無核的小菓，近帶一點檀暈微作核痕。據傳說，新興香荔以六祖法堂一株最佳，傳是慧能手種的，後枯再發。

香荔雖爲實荔，而珍貴不如增城的掛綠，出產地爲新塘，康熙八年偶然生樹一株，初認爲雜樹，欲伐去，及花，知爲荔枝，其實大於常荔，堅瑩似玉，脆如霜梨，津液內斂，剝而懷之，三日不變，色微紅帶綠，因名掛綠，味之香美，冠于羣荔（見錢以燧嶺海見卷三）掛綠自舊家始博接其本，得十多株，惟新塘土宜爲佳，若移他處則味變，吳應達嶺南荔枝譜云：

掛綠出增城沙貝，荔文中第一品也，蒂旁一邊突起稍高，謂之龍頭，一邊突起稍低謂之鳳尾，熟時紅紫相間，一綠轉直貫到底，故名，其接樹成實者香味或同，龍頭鳳尾亦同，而綠線則無矣。

講到掛綠的價格，也很高貴，道光時官家于二三月持百金散布於有荔的人家，到六月中或收十斤五斤，作算代價，掛綠真如玉蘭金井如夜光無價，不是普通人用金錢可以吃得到的，在帝王時代，掛綠早就給大官包辦了，作爲買荔的上品，饋遺的珍菓，普通人是不易見的，崔弼有首頌掛綠詩云：

詔命封泥第一枝，綠袍新掛色如絲。龍頭鳳尾長相憶，正是增江夜泊時。

嶺南實荔，是一個聚訟紛紛的考據問題，發端于杜牧「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吳應達嶺南荔枝譜云：「妃子笑產佛山，色如琥珀，皮光大如鶯卵，其甘如蜜，其臭如蘭，皮薄而肉厚，核小如豆，漿滑如乳，啖之能除口氣，使齒牙香經宿，宜乎妃子之破顏也」，唐妃子吃的荔枝是否即妃子笑？是否這荔枝經杜詩而得名？而妃子笑的名，恐怕是

後人好事者的附會，未必即杜詩所詠的實荔。

杜詩所記的實荔，有人謂來自四川，有人又說來自嶺南，貴妃傳云「妃生於蜀，好荔枝，南海荔枝勝蜀，故每歲飛騎以進」。又云：「貴妃生日令南海進荔枝，因製新曲名荔枝香」，此可爲廣荔之美證（見陳際清白雲越秀二山台志）唐鮑防（天寶末進士）詩云：

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鮑防去杜牧不遠，他所見殆係事實，吳應達在嶺南荔枝板譜考證最詳，最近經濟又文先生的「嶺南實荔小考證」更作精細底攷據，杜詩實荔來自嶺南已成定論，這是妃子笑的因緣典故，使之吃起妃子笑時，聯想到唐代貴妃吃實荔的韻事，而妃子笑的一段考據，亦足資啖荔時的佳話插曲吧。

荔枝詩還有一名句，那是宋蘇東坡說的，「日啖荔枝三百顆，不防長作嶺南人」。蘇東坡與楊貴妃同出四川，都知道「南海荔枝勝蜀」，貴妃能從飛騎帶來荔枝，而東坡被謫嶺南，日啖荔枝，大加讚許，有詩爲證：

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吳應達食荔枝量，每日啖荔比東坡多幾倍，他自命荔枝第一知己，「能日啖一二千顆，值熟時，自初盛至中晚，腹中無慮減十餘萬」。嘉慶時吳氏與馮魚山同遊荔支園，兩人啖荔最多，有楹帖爲證：

熟讀白華爲孝子，飽餐丹荔即神仙。光緒張公度在山草堂燈餘詩（卷四）有「食荔支讀東坡詩」，他「且吟且啖冷沁骨，一字一顆皆殊珍」，「行當夢裡遇坡老，日啖三百何足云」，張氏大約亦日破三百顆的紀錄，似有意賽過坡老之意。

至於描寫荔枝的詩文，亦有可取的，白樂天荔枝圖序云「殼似紅繪，膜如紫綉，臚肉瑩白如冰雪」，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膚」二語似本於此。而崔弼詩「有客能來扣竹扉，香吹殼綉錫羅衣。和盤托出冰丸小，手褪紅綉似汝肥」。頗得白蘇二家之妙鍊。

二·羊桃

嶺南菓品種類繁多，有的廣東人的胃口食得下，有的外省人不合口味，其中有一種為魯迅所歌頌表揚的，那便是楊桃，三閒集云：廣東的花菓，在「外江佬」的眼裡，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最卓著的成績。

道光南海人羅廷琛誦芬堂詩草詠「羊桃」云：「澄瑩水蒼颯，照鼎光瀟瀟，快比削玉藕，甘勝饕餮餽。詎傳隸龍眼，直恐兒離支，維南富什植，果蔬常隨時，楊梅與盧橘，屢辱詞人詞，詩非尙蒙錄，殊尤終見遺，石湖志草木，品次臨盧梨，東坡賦南食，收漬煩密脾，坐使塵埃中，沒此冰玉姿。」

楊桃之名，在羣芳譜也不見著錄，較古的記載，恐怕要算宋陶去非輯外代笈了，卷八花木門「五稜子形甚脆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碌狀，皮黃甚薄味酸，久則微甘朴，切之或以蜜漬始可食，園中謂之羊桃。」石洲詩話云：廣東有羊桃，一日洋桃，其樹高五六丈，花紅色，一帶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日三斂，亦曰山斂，俗語詭稜為斂也。有五稜者名五稜，以糯米亦澆之則甜，名糯羊桃。

「外江佬」的魯迅，把三稜的羊桃據晉書之為「三廉」，在廣東俗音詭稜為斂，叫「三斂」，又有外江音叫「三廉」。廣東的羊桃以花地最著名，唯不易買得正種。羊桃以年齡越老，所產的菓愈脆而甜，有「老樹菓」的封號。戰前花地的名園，各有老株二三棵，淪陷時給人砍斷了許多，所餘無幾。我是嶺南人，當然也喜歡吃羊桃。我有個朋友蘇臥農先生，他七代守耕着花地那畝林，去年我去訪他，他叫我們在樹上摘幾個羊桃吃，確是短肥稜鈍水分充足的佳菓，滑甜解渴，古人說：「望梅止渴」。不見得有望羊桃止渴來得實際，因為梅是酸的，酸素生津雖能止渴，沒有羊桃

那樣充滿了水分，又滑甜，為止渴的上品，蘇先生指着園林中的一棵高可丈餘的老樹羊桃給我解說道：這棵樹是花地碩果僅存的百年羊桃，是我祖父所植的，戰前有三數株，現僅餘這一株了，我們望那老英雄歷大劫後仍能傳存，雖幹則脆，而小枝復茁壯，雲叢的羊桃懸在枝端。魯迅先生有歲有吃過花地羊桃，不可考了。普通市上的多是賣牌的花地羊桃，都是把立德羊桃來魚目混珠。水菓商人唯利是圖，無論何地出產的羊桃，一律標着「花地老樹紅葉」，識者自然不信他，而一般人也受廣告欺騙了。至於潮梅一帶的羊桃，也不盡如魯迅說的不中吃，梅縣松口所產的，也別有風味，不過沒有花地的這地福了。

三稜羊桃，色青稜較，酸澀不可入口，勉強入口，也酸到牙齒軟不受力，鄉人每用鹽酸三稜的橫斷片，半點鐘後取出，則酸味稍殺，較易下咽。我小的時候母親有時買些三稜來切成橫斷片，用水煮滾，去水分以冷水過一次則酸味大退，然後放在碟裡，中間拌一塊片糖，置鍋裡蒸之，則甜酸頗利於口，且可佐膳。廣東的羊桃有了文豪賞色，又義務的替羊桃宣傳功德，可算是羊桃的知己。從前四川眉山的蘇軾來嶺南，就猛吃荔枝，那膾炙人口的名句——「日啜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東坡是荔枝的歌頌者，與魯迅發見羊桃的美味，便成為嶺南菓品的雙孿了。

游藝第三

一、舞獅子

廣東的鄉村與城市，每逢農曆元旦，壯丁們所最關心的是舞獅子，小孩們對於舞獅子是最喜歡看的遊戲，鼓聲冬冬，孩子們就跳着叫媽媽和他一同去看舞獅子，一堆一堆的人羣擠在一起，武夫們雄糾糾的銅筋鐵臂，鼓聲與運動一上一下的合奏，獅頭的飛舞，獅尾的擺動，似生非生，而跳動的神姿，真教孩子們快活了，廣東的鄉村，每每因舞獅而發生鬪狠的，前年台山李姓舞獅與伍姓舞獅，爲了在四九墟發生採青的紛爭，兩姓初時口角

，繼而動武，彼此不相讓，而準備格鬥，後來由雙方家長，極力勸導，才避免械鬥，平息爭端，所謂「採青」就是舞獅子的人們的一筆生意經，每至散戶，那家必用港紙或美鈔用紅紙包封連同一扎生菜繫在樹枝上，高高的懸掛在樓上，那採青的獅子來了，就疊成人架三層，而青葉也下垂，以導獅子來採青，採了青葉枝頭那封繫有生菜鈔票，就是採完了青。採青是富戶在新年裡賞心樂事的一個玩意兒，四邑人旅居美國，在抗戰時的頭一年的九一八紀念，華僑也會舞獅紀念，那長長的絲綢製的獅身，特製的富有東方藝術神秘的獅頭，使西洋人站觀如蟻，欣賞這奇特的東方街頭藝術，這是廣東人舞獅傳去美國的花絮。

後來我到重慶，有次在儲奇門下的江邊，看見一隊送喪的人站着，棺材停放在沙灘上，兩個人在鑼鼓聲裡舞着黑獅，這是廣東所無的，廣東人舞黑獅是象徵勇猛，而紅獅象徵和祥，不過四川人送喪舞黑獅，有什麼其他的意義却不得而知，豈非鬼魂給這勇猛的黑獅趕跑，使那新鬼好好的去陰司，抑因有許多的魑魅魍魎在路上要與新鬼為難，故用黑獅子來開路嗎？這都是我的臆測，算不得有根據的。

根究起來，舞獅子也非中國本位文化吧，甚至也非廣東與四川所特有，這還是西涼傳過來的，鄧之誠骨董續記「舞獅子」樂天西涼傳云：「西涼傳假而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絳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奮迅毛吹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翠髯深目，兩胡兒歌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人世有舞獅子者，其製與樂天所詠者同，予在蜀學屢見之。」樂府雜錄：「韻藻樂……戲有五常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可知我們廣東的舞獅子風俗，是西涼傳過來的。即此一端可見廣東人並非土著，而是從中原遷來的。他們還保存了中原所被西涼文化的遺痕，現在中原已經失傳了，而韶粵仍然流傳着，從一種風尚去考察一個地方的文化所受的外來影響，可以推知那個地方人的由來，是很有趣的。

廣東詩人有兩首詩獅子的詩，一個是道光譚福，在安事一室吟草卷三

「獅子」：「目所未見，耳所未聞，是獅非獅，誰能分曉，天金鼓聲，鼓腹鐵額，銅頭張吾軍，如虎出柙，龍從雲，但有騰蹄無粉黛」，又光緒龍全憲五山草堂乙編卷上「舞獅」云：「鼓聲多西街東，轉光輝日朝霞紅伏如溝剎飛如龍，圓睛閃閃紅重瞳，沸騰海濤呼天風，百獸之長差稱雄，神歡神喜獅通，拔除不祥有驅從。」

大約西涼人舞獅子也是一種驅邪除惡的風俗，唐代的長安，還有西涼舞獅的遺留，現在僅四川廣東有留存了，而廣東人又把舞獅子帶到美國去給西洋人看熱鬧。

二、鬥蟋蟀

廣州人好鬥蟋蟀，大人和小孩們都喜歡這個玩藝，小學生每在課餘到草叢中翻瓦挖牆跟，找蟋蟀，星期日或到附郭的山墳去找，孩子們有經驗的，看見一個蟋蟀也會判別出善鬥與否來，他們傳說着蛇頭蟋蟀最善戰，是從蛇穴中爬出來的，而白雲山蟋蟀身碩腿肥，是懦夫的徽名，為人所不取。

請起鬥蟋蟀的出來，是古已有之，宋朝最流行，而廣州以近代為盛，西關的富豪家每以養蟋蟀為樂，普通畜三五十個，分別盛在各種盆內，百戰百勝的健特，主人也特別看重它，食飼料要上選，一切的生活有一定，的規則，一方面訓練它善鬥，一方面保養它的精力充滿，而出入用綢緞，包裹蟋蟀盆，打開時動作輕靜，以不驚擾「英雄」為主。

屈翁山廣東新語卷二十四「蟋蟀」云：「蟋蟀於草中出者少力，於石隙竹根生者堅老善鬥，然多以東莞熊公塲所產為最，其地名花溪銀塘，熊公飛曾與元人大戰之所也。其產於東莞伯何公真籍中丞亭信彭中丞誼陳少仔策上者皆最。廣人喜蟋蟀，歲於此間抽取，往往無敵，其大於蛇頭上者，身紅而大尤顯，五公勇烈絕人，皆多戰功，精氣盡及於昆蟲也。」

東莞蟋蟀善鬥，是由於種性的關係，說由於民族的正氣感於其地的昆蟲，那是地方的傳說附會而已，不可信，現在選蟋蟀者，亦知草蟋蟀不成

！石蟋蟀占戰。

捕蟋蟀以聽聲爲主，聲發出雄壯而滑越的爲佳種。清道光的時候來「門蟋蟀歌」寫捕蟋蟀的情形很詳，他說：「五六月間暑雨歇，千聲萬聲蟋蟀發，松明篝火夜滿山，古墓荒祠窮挖掘。織竹作罩鑿作牌，編牌作房籠其魁，裏飯入山露草宿，得之擬作千金堆，宜瑤雅盤灣其裡，象窠桃笙靜排比」。

鬥蟋蟀是一個緊張的鏡頭，鼎來寫得如觀戰，詩云：「小草微拖生死決，喊聲直震昆明城，挖作花團滾如雪……陽爲收快俟而避，食進備作逐北勢，鼓鼙而回墮五計，陡翻自腹觀其空，磨牙仰攻厲精銳，拔鬚落爪擊左股，垂死猶能奮蟲臂」，王利亨韓山詩鈔卷二「鬥蟋蟀」一詩云：

「養精信無前，蓄銳不可待。雕籠露英特，餞盆閃光彩，抗顏命自高，縱心往無殆，一朝勁敵逢，滿腔雄氣在，月額倖緊盤，霜牙勝鏖鏖，穿穴競爭營，負隅得勝場，臂翅愈愈剛，鋤頭怒尤磊，掉頸拘難回，櫻爪扭不致，拖背驚威赫，曳白翎羽確（蟋蟀經白爲下青爲上），力較氣偏豪，每轉勢必倍，豈有不共誓，願得甘心醢，動股飽老拳，決勝訝淨碎，許敗詫欺給，一戰霸橫庚，兩臂縛王亥，距離搶呼冤，指髮擻數罪，希騰逆類敢激，俄低首伴晚，翼博一喙贏，笑擲千金助……」

用具第四

一、木屐

廣東人習於穿木屐，這是由於廣東雨水多，地方潮濕，木屐的由來是相當古的，道光陳際清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四十七云：

晉延嘉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鞋履五色彩爲系。汝南先賢傳載良嫁女，布裳木屐。……今粵中婢媵多著紅皮木屐。士夫之家亦多尚屐，沐浴乘涼時散足著之，名曰散屐。或以拖木爲之，或以黃桑苦揀亦良。

太平御覽：廣州賓從牧守初到任皆有油漆抱木屐。刺史韋朗於廣州有白荆屐六七十量；今粵地多卑濕宜屐，良賤異製，新會尙朱漆屐，東莞尙花繡屐。

木屐在廣東人詩集裏，找到有兩首，一首是道光王利亨琴韻閣詩「韓山詩鈔」卷五「木屐」：

東晉風流樂宴歡，白荆搢足暢游觀，穿來幾兩人非俗，拆至三分齒不利。月亮庾樓風響劇。苔深鄧室雨痕乾。謝公濟勝全憑汝，登蹻何煩假羽翰。

又光緒何秀棣：庚園詩草卷下「木屐」：

偶來花外一扶筇，謝客登臨幾懶供。積翠階前泥滑滑，踏春雨後草茸茸。賣花曲巷驚殘夢，沽酒遙村認去蹤。鷓鴣起行不得，出門荆棘路橫縱。

木屐的功用是在行泥濘，荆棘，廣東人保存古風而穿木屐，是爲了適應嶺南的氣候環境。

這種古風在廣東保存，而廣東人移民海外，亦將木屐傳播各地，尤其是南洋羣島的華僑，人人在夏天都穿木屐。所以廣州的木屐業是很發達，廣州德政南路一帶，木屐舖分佈最廣，這種木屐業，大多是雇工制，每一雙屐，勞資利潤有一定的比率。木屐的木材取諸榕樹，乾後輕便快當，是通用的木材。

抗戰時期，廣東人又把木屐傳到貴州四川去，重慶因雨後泥濘，有些市民亦樂意用廣東木屐。

二、葵扇

廣東人夏天揮扇納涼，每於院庭或豆棚瓜架下，常見有人揮着圓圓的扇，有長柄執在手上，那是廣東出產的葵扇。葵扇原產地是新會縣，沿河

兩岸的田疇種着一片碧綠的葵，在民國初年，葵林是綠林大盜出沒之區，每載渡船打劫，新會葵扇即用一柄葵葉製成的，周邊用竹條環繞收口，葉柄即為扇柄，一葉做一把扇是很自然的。葵扇輸出南洋羣島，凡有廣東華僑所到之地，都帶有葵扇，在他鄉閒坐揮扇而想起故鄉的風味來。我小時看見一個從兄到拿加大去，帶了五十把葵扇去準備長期，在海外有電風扇的環境下，仍不忌搖他的故鄉風的葵扇。國內如上海、南京都是葵扇運銷的好市場。

詩集詠葵葉扇的不少，就所見五首鈔出，也是葵扇的很好文獻。

熊景星吉羊溪館詩鈔（卷二）「葵葉扇」詩云：「龍皮鶴羽總虛名，何以蒲葵入手輕。羞得團團嬌兒女，也煩聲價藉公卿，織葦妙解清涼意，片葉能消熱惱情，好語山中儲五萬，有人持爾慰蒼生。」

胡斯鐸眠琴館詩鈔（卷四）「友人贈葵扇一葉」詩云：「故人山中來，贈我一葵扇，素質奪清霜，體潔如圓月。」

續岡州遺稿卷六蘇召棠「葵扇」詩云：「傍水連雲郭外栽，辭柯巧樣細量裁，萬家針線經年動，千片樓台近夏開，颯颯清風生雀裡，團團明日入懷來，謝公一搥增聲價，方信炎洲產異材。」

徐鏡孫懷古田舍詩鈔（卷三）「葵葉扇」詩云：「風骨稜稜面霜，摘來猶帶露花涼，微取正愛蟲書讀，潤色今傳火畫方。暫記新詩旋抹去，偶遮疏雨幸攜將。無心與作樓欄辨，偏袒虛檐已坐忘。」

張其綱養真齋詩集（稿本）「葵葉扇」詩云：「團圓入握總輕盈，江左風流夙擅名，翠葉剪勻剛趁暑，清風搖動最宜晴。南塘舊詠詩長在，中宿新歸價欲傾，即笑元規塵汚面，障來何足釋心情。」

五詩各有風味，熊詩「片葉能消熱惱情」道出葵扇確是夏天的良友。胡詩專寫葵扇的潔美，蘇詩是考察新會的葵田及葵扇製造情形，中有「萬家針線經年動」，形容葵扇的製工是經年動的，餘詩「潤色今傳火畫方」是指那精細小型葵扇，扇面有火繪各種圖畫，或山水人物，頗雅緻，從前官邸送禮有扇盒套起，其名貴可知，詩中「暫記新詩旋抹去，偶遮疏雨幸

攜將。」鄉村的秀才，有吟詩題在葵扇上，初用墨不墨色，必先用字紙蘸墨擦過扇面，而後清墨，高興時題詩，若不喜歡可蘸水抹去，又葵扇在夏天用作揮涼，廣東夏天驟雨驟降，鄉人多用葵扇遮雨回家。廣東鄉童，喜歡用新葵扇書自己名字或納涼打蚊的俗句，濕紙一方蓋着字，燃起洋油燈，就火烟燻之，趁熱以清水洗淨，墨痕抹去，留字白色字，周圍黑色環繞，經久不脫，這是葵扇的有效標記，是很流行的玩意。

醫藥第五

一、牛痘

中國的醫書好像沒有記載過牛痘的掌故，不然中醫還不早把牛痘的文獻摘出而為國醫張目嗎？可見中醫無所強目，也就證明這些文獻的稀罕了。我翻閱顧德吳秋帆巾箱拾羽卷七，有一條「解接黑牡丹」云：「東坡尺牘與章子厚（黃州），某啓：僕居東城作破種稻，有四五十畝，身耕妻蠶，聊以卒歲。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議其狀，而老妻識之曰：此牛發以斑痘，法當以膏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謂僕論居之後，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接黑牡丹也，言此發公千里一笑」。吳秋帆鈎出這段有關牛痘史料，有意把發明牛痘歸功於東坡婆，他說：「今觀此云牛豆斑痘發即牛身出痘，雖豆字異，然東坡但識醫書之，未知當為痘也？不然何以牛之發痘而牛醫不識乎？識之以俟博聞。」

現在種牛痘的醫師，都知道牛痘是耶那（Jenner）發明的，耶那的時代，英國的民間已很流行牛痘接種，不過到耶那眼中，就有意的做作起來，而大功也就歸於耶那了，牛痘傳來中國，最先是存廣東入口。

同治八年，美國醫生柯為榮（Dr. Osgood）到福州，十年作醫館畧述，卷首西醫在中國設院送診敘出云：「嘉慶九年，英國公司沈醫官始來中國，在廣州經理醫事，寓澳門俾種牛痘。」牛津大學藏有一八五八年香港印本英國咳嗽文獻的新訂種痘奇方詳悉一書，書末記云：「英吉利國

公班衙門命來廣統攝貿易事務。咄咄文敬軒英吉利國公班衙門命來廣醫文收臣敬訂英吉利國世襲男爵，乾隆五十八年，隨國使臣入京朝覲現理公班衙事務斯當東繙譯，與外洋會隆行商人鄭崇謙敬書一千八百零四年新刊。

道光南海縣志，卷四四：「牛痘之方，英咭利商商咄咄於嘉慶十年携至粵東。……時洋行商人鄭崇謙刊種痘奇書一卷，募人習之，同時習者數人：梁輝、邱嘉、張堯、譚國，而粵人未大信，其種遂失傳。迨十五年番商刺佛由小呂宋載十小兒傳其種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恒，合捐數千金於洋行會館，屬邱譚二人傳種之，衆譽之交，有不顧種者，反給以貨。活嬰無算。」梁嘉彬遂據縣志斷定「鄭崇謙固傳種牛痘法之鼻祖法也。」此論斷是錯的，縣志記鄭崇謙譯刊種痘奇書，鄭氏是述書之人，而非譯者。書名原本作新訂種痘奇方詳悉而非作種痘奇書，所謂牛痘傳種，鼻祖——鄭崇謙，也是錯的，沈醫官才是第一周傳人牛痘的人，而洋行商人對於推行牛痘之功亦不可沒，這未始不是西洋牛痘東來的一個有趣的歷史。

二、廣瘡

胡適之先生在「醒世姻緣傳妄證」說：

書中屢次提到楊梅瘡。我們知道楊梅瘡是西洋人從美洲帶回歐洲，又從歐洲流傳到中國的，在中國進口的地是廣東，所以楊梅瘡在這書裡又叫做廣東瘡。

醒世姻緣到底有沒有一「廣東瘡」的名詞？還要精細的研究全書，搜集資料，試將書中有瘡科記載的查出來：

- ① 沒有鬚髮，也沒有鬚鬚，想是生楊梅瘡脫了。（三十九回）
- ② 我要沒吃了你的豆腐，這賴子眠長碗大的疔瘡，我要讓我吃小豆腐，你嘴上也長碗大的疔瘡。（四十九回）
- ③ 孫氏左手心裡長起一個疔瘡。（五十三回）
- ④（丫頭）……忽然長起屢疔瘡來。（六十六回）

⑤ 亡夫狄希陳，亡弟薛如兼俱因汗病疔瘡。（七十四回）

⑥ 「我本待你瘡漸好了，再打三十板放你」（八十九回）

⑦ 兩三個人連枷枷將出來，瘡瘡俱發。（九十回）

以上所引本是楊梅瘡，不過未見有「廣東瘡」，胡先生一時的疏忽說「楊梅瘡在這書裡又叫做廣東瘡」，是靠不住的。

哥倫布發現美洲在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已在十五世紀，楊梅瘡從美洲帶回歐洲，又從歐洲流傳到中國來，在中國進口的地是廣東，中國醫書專治楊梅瘡的著作，以陳司成（一五九二生）的「微瘡秘錄」為最早，由他的著作可以窺見廣瘡輸入的年代，他說：

余家世業醫，自高祖用和公宦隱還官，至不佞已歷八世，方脈頗有秘授。獨見微瘡一證，往往處治無法，遂令齊梁子弟，形韻骨枯，口鼻俱廢，甚則傳染妻孥，冤身絕育，深可憐惜，於是遍訪專門，亦無灼見，細考經書，古未言及。

他家世業醫，自高祖到他已歷八代，祖傳的方脈秘授，「獨微瘡一證，往往處治無法」，可知在他八代的秘方中未見有處處微瘡的方子，從他家藥看來，楊梅瘡其時尚未傳入，他更「細考經書，古未言及」，古時沒有微瘡文獻，可知楊梅瘡不是中國的土瘡，到了陳司成這一代才見到楊梅瘡，崇禎，壬申年（一六三二）陳氏在微瘡秘錄自序」云：

往余弱冠時，與友人某某者同試虎林，彼邪青樓，而余豈敢從彼以余為迂也，比歸，未幾友臥病，心知有所中也，不敢彰其言，私倩余商榷，余發先王父遺書及檢各家秘受合治之，迺瘡，居無何，余食貧而家且圯，遂棄去經生，業長桑之術，於是披素難究鍼經，老人帶下嬰兒三科靡不博涉，既而浪遊三吳間參訪，遇有癩病，則搜奇剔怪以應之，今二十年矣。

「往余弱冠」時，他二十歲已見有楊梅瘡，到他瘡成「微瘡秘錄」已四十歲（一六一二——一六三二），書中著錄廣瘡云：

或問微瘡為氣運所使，有云廣瘡何也……廣瘡者古亦無有，始起

於南，其氣自南而北，今時謂之廣瘡……

楊梅瘡初由美洲傳至歐洲，每以其初輸入地為著名，初傳至意大利叫意大利瘡，傳至西班牙叫西班牙瘡，傳至法國叫法國瘡，後醫家以地名命瘡，易引起民族的憤恨，於是取名為 Syphilis，這瘡由歐洲傳至廣東，別省人叫做「廣瘡」，在陳司成時已有「今謂之廣瘡」的流行語，陳司成從醫學觀點而叫做「微瘡」是很公允的。

所以「微瘡秘錄」是初廣瘡文獻的有價值的書，由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哥倫布的水手們把楊梅瘡從美洲帶回歐洲到陳司成二十歲（一六一二）已是一百二十年了，從「醒世姻緣」的楊梅瘡可考見廣瘡從廣東傳到北方的年代。

賭博第六

一、白鴿票

白鴿票的起源是不容易考據的，我藏有一張道光版的白鴿票，是開平縣赤坎埠怡利廠出品的，這張票是夾在道光三十年聯吉正流都內，聯吉店是道光時司徒氏在赤坎開的舖子，據冷攤的人說：聯吉舊帳一箱，論斤賣出，而此票應與帳部的年代是必然相當的，原票以香點十個字；「宙秋調玉真稱黍藎漚羽」。

博陵紀業輯「吉祥花」卷五有一段述白鴿票底故事，說道光甲辰（一八三四年）科清遠舉人郭志融嘗在省城捐修虎門炮台，「其時縣（清遠）差何仔二等在縣之門外濠基開設白鴿票廠，日收三十餘萬……有輸至困極，因此而懸懷者，服藥者，投河者，自盡一道，婦女居多，至於作賊，男子不少矣。……公立將票匪何仔耳等按律嚴刑重辦，捕羅紀維鈞革職，至今二十餘，未有敢開白鴿票者，皆公之力也」。

中山縣文獻委員會鄭彼岸先生又從清遠縣志卷十九鈔贈「嚴禁白鴿票碑記」全文，是白鴿票的有價值文獻，錄全文如下：

「賭博俱貽害地方，惟白鴿票一欺害人尤甚，無論士農工賈婦女童僕皆感於三發博十兩之說，日以貫票為事，而正業全拋，究竟有輸無贏，始贏終輸，俗所謂慢火煎魚無有不乾者也。道光二十年時，縣差何仔耳等在縣之西門外濠基開設白鴿票廠，日收票三十餘萬，有輸至困極，因此而斃生自盡，因此而作奸犯科，其弊端不可勝言，時有邑孝廉郭志，忿票匪之肆害，誓欲力挽頹風，與其族兄詹事府主簿御志信，自備資斧，聯合邑紳多名赴省通稟大憲，蒙布政使傅公立稟請何仔耳等按律嚴刑重辦，縣主亦因而撤任，捕羅紀維鈞因而革職，地方幸賴肅清，不敢開白鴿票者二十餘年，迨同治三年竟有外縣人羅某，自恃由軍營保舉文職，來縣包庇匪徒，在下郭后街復開設白鴿票廠，自以為無奈他何，不知鄉禁甚嚴，勢不容情，由四屬安良總局懸賞拿獲票首羅某送縣，訊明即解府審辦，縣主李公見羅某保有官職，慮其特符狡展，另給公文交局紳赴省質証完案後，議將此二案勒石，以警將來，有此前車可鑒，我邑白鴿票賭一欸可以永遠禁絕矣。（光緒志）至光緒二十九年，又有奸人承餉開辦白鴿票，幸由邑紳郭策聯合各紳揭碑粘案呈訴督撫各大憲，籲懇援案禁絕，亦蒙批准，永遠不得復開，民國又勒碑永禁。（刻碑）

清遠縣紳將嚴禁白鴿票案勒石垂昭後世，以後又有揭碑粘案呈禁絕白鴿票，這都是很重要的史料。

白鴿票亦有詩為證，咸豐香山蔡惠清挹爽齋詩草卷去「咏白鴿票」序云：「吾粵無賴子以千字千首八十字當作作圖，三分之二不開，僅開二十六字，衆於八十字內任意書八字成一票，納錢十文，射之中八字得上采，七字六字以次減。開者名鴿頭，往來傳信，招衆者名鴿媒，射者名小鴿，騙法多端，貧人易罹其害，由以少獲多足鼓惑也」其詩云：

「白鴿票以利誘，大鴿棚上台，小鴿地下來，火鴿雄吞，小鴿貧，皇皇求食不到口，天地玄黃星日無光，臘冬臘夏，東張西望。今日中七字，明日中八字，人鬼同謀真可喜，誰信題文織滿罽，依然擲入罈羅裡（有以八十字做週文體成票，又有所謂九抽一天羅地網者），小鴿來，大鴿笑，小鴿。」

不來，鴿媒叫，翼收毛撮不轉頭，兒號婦哭交相誚，嗟爾大鴿莫輕狂，爾啄入肉，人食爾腸，爾不見巡檢衙門，列鷹隼，夢爾身肥瞰爾旁。」

山此可考白鴿票取名的由來，要客謂之小鴿，帶的人叫鴿媒，開票的人叫鴿頭，這種賭博行為是三種關係構成的，所以叫「白鴿票」，無名氏編榜補小史「白鴿票」條云：「三鳥害人雅雀鴿，一蟲利世鴿錢，爲人人盡知之絕到，然白鴿票絕跡已久，後來之人，必有不知白鴿爲何物者，考白鴿二字，寓禽甚佳，蓋凡養鴿之家，往往能以小羣之鴿，將人家大羣之鴿引至家中者，是小往大來之意。」（見新十三經）

光緒香山劉珩養餘山房詩鈔（下冊）的「花會行」提到白鴿票云：「飛鴿尤紛羅，手持片紙出門去，貪心妄逐如風魔，開傳票字爭先覩，檢對鴿塗逐字數，偶然暗合喜聲譁。」外省人士著錄白鴿票的，有王闈運，他在「到廣州與婦書」提及廣州的白鴿票謂「俗取周興嗣千字文列字八十爲一章，任人射覆，凡出三錢，射一條，由一至百千萬，不限字數，全中則利十倍，一錢之資償以十金，國人若狂，夢想顛倒，號曰白鴿票。」

白鴿票起源於廣東，而傳播至外省及海外，張之洞任兩湖總督，「辦彩票極認真，搖彩時須請公正人蒞場視，臨時搖彩之人作弊，爲人破獲，即予斬首，故湖北票之名譽銷數，首屈一指，張死後，日久弊生矣」。（樗蒲小史）或許是張之洞從廣東把白鴿票帶到湖北去。

廣東的華僑，又把廣東的白鴿票帶到美國去，梁任公新大陸遊記載：「以區區之溫哥華埠，而番攤館有二十餘家，白鴿票及其他賭博之銷費亦稱是，每年溫哥華一埠之資本蝕於賭者將二十萬」。

「舊金山埠之番票（西人賭白鴿票者則爲賭館以待之，與華人不相轄廁，各埠皆有一當最盛時，西人之賭金，將三百萬美金，今猶五十萬美金云，以此等文明播諸彼國，亦無怪人之相惡焉」。

這是白鴿票傳到美國去的概述，末了引福建林象鑾的詩作結，詩云：白鴿標開風氣先，山標纔起在湖連，人人千字文都熟，天地玄黃掛口邊。

二、花會

花會是廣東流行的一種賭博形式，而且充滿了迷信的氣味，它起源於何地何時，也要考據一下，才得明白。民俗百期紀念號招勉之花會迷信研究，說是「道光間，浙江黃巖盛行花會……其後流入廣東，而其法異」，關於花會的文獻很少，海鹽朱葵之壽閱齋吟草卷一景俗六箴有云：

「禁花會維風俗也，此風防於粵，盛於閩，漫淫於兩浙，甌郡爲甚，景色亦閒有之，會分三十六門，按三十六人姓名皆亡是公也。排日輪開，如藏圖然，每制錢一枚，以三十四文償之，其二分則抽頭家飲食費用所自出也，童孺婦女亦可寄壓，有善走者以先之勝負無誤，俗名全家賭，因而降神，因而圓夢，因而禱塚中之骷髏，無所不至，雖赤貧至死不悔也。」

朱葵之道光浙江人，他說花會起源於廣東，後傳至閩浙，那末招勉之的話謂花會盛行於浙江黃巖，而傳至廣東的說法是錯的。

光緒香山劉珩養餘山房詩鈔（下冊）有「花會行」一首：

「賭花會」花會名色多，買山兼買田。飛鴿尤紛羅，手持片紙出門去，貪心妄逐如風魔，開傳票字爭先覩，檢對鴿塗逐字數，偶然暗合喜聲譁，以一注百願常奢，傾囊不顧家已破，得者未鑿失者嗟，夢魂顛倒窮推測，千文憤亂塗朱墨，滋害婦女亦狂昏，釵釧典贖同輸直，吁嗟禍端禁莫止，大題又向掄才擬，小擲試後鄉會科，中計多從榜花紀。歲輸巨萬助軍備，餉併正供誰定議，狂瀾業倒勢難回，因而爲用權措理，廠首招顯富貴全，宜途俄頃可陞遷，市塵亦莫榮冠帶，得采援例從報捐，自從粵局開閩姓。文風不競賭風競，舉國爭投盡若狂，恐此修爲民俗病，何當邊靖告朝廷，大撥人心返之正。」

咸豐大埔何探源詠梅山館詩集卷三「花會戲」一詩云：

「花會廠三十六人名榜，一錢十倍獎奇贏，三日更番窮意想，妖由人興鬼物聚，祈禱紛陳點鬼簿，神佛勞勞夢兆徵，姑質誓分男典衣，樗蒲鼎雄雉不到處，寸紙舉國狂魂飛，坐令田產同花膠，那見滄江袖月歸。我聞

此風自潮始作俑，罪當死，流毒真成附骨疽，但願賢宰嚴驅除，驅除之法果何在，胥役飽囊日求賄，殺一警百汝莫悔。

這些是花會的史料，都為廣東詩集的花會史料。

從前廣州流行一本花會註解，是專教人於一門的普通定例和門路，不過熟能生巧，開花會的人，也有不準照原則來的，廟家開字有一種規矩，廟家依規矩，打花會的人也可以不看題目，便去決定打那幾門了，廣州有些花會是以題目為準的，題目出得都很模糊兩可，令人猜來不易。出題及開字的人有本子可根據的，多半取材於花會註解，一個會出題目的人，至少一知半解地是個具有人情世故及各種學識的人，否則一天出兩次題，既不違花會註解原則，又須切合題目，其困難是不下於國文教師之出題目的。

花會三十六門中門門代表一項精怪，門門代表一種屬相，門門有它的星宿，花會註解內列敘三十六門人物畧傳，多是宋朝人物。三十六人名，任人投押，早晚二次，每次開一名，得彩的得三十倍利。據說潮州有個老嫗，整年祇押一人名，從無改換，亦未得過彩，已經傾起她的身家，有一天發怒道：「我明日要押三十六名，還能使我不得彩嗎？一明天，她果然帶銀三十六封，去與花會館主相約，說不得於未開之前，先啓看，乃檢點忽少一封，嘆道：「是必失了，現押三十五名，當不至適出此失去的人名，館主靜靜叫人到她所經過的途中找着了，打開來看，原來就係所常押的人名，大喜，是日即點此名開彩，老嫗得到消息跑到，打開三十五封的名，儘是此名，館主大上她的當，就以三十倍利給她。

文藝門

花會也是一種迷信的集體行爲，其中求字的五花八門，真是一部迷信大全，奇形怪狀的荒誕故事無所不有。福建林象巒梅花館吟卷（舊抄本）羊城竹枝詞有一首云：

花會都憑爛熯收，芳名卅六費冥搜，求籤聽籤都無驗，拜到空山古獨樓。

清水作「廣州花會迷信一瞥」，曾搜集花會迷信形式四種，是廣州很流行的花會風，那四式如下：

（一）清早時懷着字花筒出門，席坐街頭大哭道：「我的丈夫不幸死了，家裡很貧，請大家幫助我吧」。直等到第一個人走過面前時，便跪向其後，求字投買。

（二）掃地橫財，叫一個小童負掃而行，掃端插香一注，按照小孩年歲的多少以定繞地行若干匝的次數（如十歲的繞行十次），小孩頭疊踏地後，持筒向他求字，憑字投買。

（三）炒靚花，將靚三十六個，上面貼上各字花的名，傾入鍋中，以鑊炒靚花，擇裂開的，便揀起來照字投買。

（四）拆散碎夫妻，將秤錘取出放在枕下，對秤說道：今日取了你的老婆，如果你有知，晚上來投我一個夢，如投買得中，當馬上把你的老婆還你，不然就罰你獨睡十二個整夜。

（五）偷土地，半夜偷土地回來焚香誠心求字，得後即送回土地廟去。

張曲江集十刻之表解

岑仲勉

張曲江集自明以來，溫汝适氏舉七刻；（考證下。）徐紹榮氏舉八刻，去溫氏所稱第五刻而加入湛甘泉本爲二刻，（溫氏校本序。）大約因劉自修刻無年分，故別之於八刻之外也。然兩家或記載過畧，或引述有誤，未盡明瞭，茲先畧仲所見，後附簡表，庶閱者一覽而知云。

舊唐書曲江本傳云：「有集二十卷」，崇文總目及新唐書藝文志別錄類均著錄「張九齡集二十卷」。新志又於儒家類著錄「張九齡千秋金鏡錄五卷」，（溫氏考証上誤鏡爲鑑。）可見其書不包在集二十卷之內。今集首有張文獻公本傳一篇，諒係明代張氏裔孫所撰，其末云：「所著曲江集詩賦十二卷，千秋金鑑錄五卷，講經語錄二卷，姓源韻譜一卷，共二十卷」，蓋未考諸史志，誤認二十卷連金鏡錄等合計，故強縮本集爲十二卷也。又崇文總目著錄姓源韻譜五卷，錢縉云：「按曹太宗，張九齡並有此書，曹書，通志畧作四卷，宋志，一卷，張書，其條解題，通者並作一卷，通志畧三卷，並與此不合，是張書至鄭樵始著錄，故清人多不信爲曲江之作。」

考証下云：「按公集，成化間初刻於韶州者，前有邱文莊序，末有郡守蘇驊序」，今叢刊本無蘇序，丘序則作於成化九年癸巳。據廣東通志，蘇、江陰人，有傳，其官留守在成化十二年之前。丘序所稱同知莆田方新，通志失收。

湛甘泉刻本，溫、徐兩家均未見，徐亦僅據東塾集謂鄭小谷所藏，前有亭林手鈔淇序，淇序前缺六行，推測得之。

成化初刻，錄自館閣，據四部叢刊影本，並無畫像。按張岳云：「曲江小像一幅，嘉靖甲辰夏，岳購得之吉水豐同姓人家……乙巳秋七月，既望，模一本遺守祠孫澤醇，」乙巳即嘉靖廿四年。萬曆甲申楊起元（謚

文懿）序云：「歲癸未，金谿如水王公……乃謀諸太守壽公，付邑令張君履祥畫其役，梓焉，魯魚亥豕，則數官何徠校之，又索諸其後人，得公遺像一幅，命工肖厥卷首……此則如水王公之功也」。合觀兩文，知畫像係萬曆甲申三刻所加入。

萬曆癸丑、李延大補刻曲江集序云：「自非邱公得之館閣，楊公新之韶陽，……我韶一代文獻無而獲有，舊而獲新者，前後兩太史功也」。文中兩太史指丘濬、楊起元，自無可疑。但細觀前引楊序，楊並非主持三刻之人，彼祇自言「王公命予爲序」已耳。倘三刻由楊主持，彼爲粵東大神，王民順序及蔣思孝跋似不至絕不提。及由此觀之，雍正八刻改本序爲「王公新之韶陽」，實大有理由，因楊序亦云：「此則如水王公之功也」。溫氏不察，乃云：「按文懿此序稱舊本蠹蝕不可讀，屬教育何徠校之，則雖金谿王公倡刻於韶陽，實賴文懿與士友詳校，得成完書，故司勳稱我韶文獻無而獲有舊而獲新皆前後兩太史功，以此。」殊不知李歸功於楊，已是誤會，溫又尤而效之，且實證其誤說，楊序云：「敦官何徠校之」，係表彰何徠之功，並未言山楊所屬，更未言自己與士友詳校也。

溫氏考證下云：「再刻於萬曆甲申，有金谿王氏順序，又有歸善楊文懿序」，徐序畧同。今考溫本著韶州府知府普安蔣思孝跋曲江文集後一篇，亦同時作，跋云：「歲甲申，金谿如水王公持憲茲土，……迺謀諸孝泊二守秦君履聰，欲新其梓以傳，……而以其事畫之曲江令張君履祥焉」；據廣東通志二七萬曆朝，「蔣思孝，貴州籍，應天人，乙丑進士，十一年任」，又同知蔡應麟，「慈溪人，進士，八年任」，又曲江縣知縣「張履祥，福建長汀人，十二年任」，甲申即十二年。楊起元序自稱翰林院編修，據廣東通志二九一起元傳，萬曆己卯授編修，至丁亥始進修撰。」

溫氏考證下云：「三刻於南雄，有萬曆戊戌蔣，柳二郡守序，又有山陰王循學序」，餘序畧同。考證又云：「按公集初刻於成化間，……再刻於萬曆甲申，三刻於萬曆戊戌，刻本久佚」，是溫氏未見南雄刻本，餘更無論矣。但考證又著錄萬曆戊戌（廿六年）山陰王循學重刻曲江文集序一篇，不知根據何本；其序云：「太守曹安蔣公慨焉興思，以屬循學，而灑水柳公繼守茲土，二公皆豈弟作人，雅意好古，謂刻刻尚多訛漏，更命求得善本參之，梓人訖工，循學不敏，敢綴所聞於後」，味其語意，蔣、柳是否各有序，尚在未知之數也。據廣東通志二九，萬曆朝保昌縣知縣，「王循學，浙江人，進士，二十四年任」。但同卷，萬曆朝南雄府知府，「蔣杰，貴州人，進士，二十年任，柳希點，浙江人，進士，二十七年任」，又道光南雄志，三「蔣杰，貴州普安，進士，二十四年任，柳希點，浙江蘭谿，進士，二十七年任」，均謂柳廿七年已亥始任，如果王序廿六年作，何從預知，是志序當任一有誤。蔣杰之任年，以南雄志為最，通志殆誤卷一四「字。又澁子應作澁，即蘭溪河之名。

廣東省立圖書館所藏萬曆癸丑刻善本，卷首祇揭起元、民順、延大三序，有無失落，不得而詳。

考證又云：「六刻於國初，有虞山錢朝鼎序，餘序尚多」，餘序云：「六刻於清順治丙申，亦分十二卷，有南韶兵備道周日燦序。」按順治刻本各序，余所見祇錢，周二家，錢序稱丙申（十三年）十一月，周序稱丁酉（十四年）正月，則刻成最早在丁酉，非丙申。錢序又云：「東萊周公天近，中州曾公旅菴捐俸藏之資，鑄版行世」，據廣東通志四三，錢、江兩常熱人，前丁丑進士，十年任，又同書四四、周、「山東人，貢生，十四年任，僉事」，「唯會旅庵未詳。

考證又云：「七刻於雍正十二年，公裔孫振文所刻，有番禺韓海序，」餘序云：「七刻於雍正十二年韶郡裔孫振文，有廣東布政使武途序，韶州府桐城姚孔鉉序。」按溫、餘以為十二刻當，因韓海序書「雍正十二年歲在甲寅季冬大寒日」而云然。但姚孔鉉序則書「乙卯年季秋月」，此外

尚有序跋四首，除會刊序係「甲寅秋九月外」，袁安燾序書「乙卯春王之吉」，譚會海序書「乙卯歲季春之吉」，張宗拭書後書「乙卯清和月」，是知七刻之成，最早不逾十三年九月，非十二年，當辦者一。布政使一序原文題「布政使武途後學渠頓首拜書」，如果武途是姓名，不知將成何種語。（通例姓名皆放後學之下。）考其序有云：「余世清河，幸附公之譜末」，清河為張姓郡望，故附於同譜之末，結御不復書姓。據廣東通志四四，「張渠，直隸武強人，副榜，十二年任，布政使」，又歷代地理韻編今釋，漢武遂縣，「今直隸深明武強縣東北」，蓋武遂即武強縣之古號，並非人之姓名，當辦者二。宗拭及譚、會四序跋均稱裔孫振文，惟袁序獨云：「適公之裔有張生世綱者，持書一節來獻」，考祠堂本卷首題裔孫世綱、世績、世綱重梓，「振」與「綱」相關，振文殆世綱之號也。復次，廣東通志四七，雍正朝韶州府知府，「袁安燾，順天大興人，監生，十年任，姚孔鉉，江南桐城人，監生，十二年任」，又雍正朝教授，「譚會海，南海人，進士，十年任」，但張宗拭未詳。徐序又云，「溫氏所用以警校之底本，乃雍正十二年張氏裔孫振文所刻之祠堂本」。今考祠堂本（據四部備要）。卷首載張渠、姚孔鉉、袁安燾、張宗拭、譚會海、錢朝鼎、會理、周日燦、丘濬、王民順、李延大等序十二首，今溫氏祇著韓、錢、周、丘、王、李六序，蓋已畧去其半矣。溫本又多蔣思孝，陳象謙兩跋，祠堂本亦有，次張宗拭序之後，再次為會理，今備要本失去此兩跋，復先次序亦異。又考証下增收楊起元，王循學兩序，連前共十六首。

省立圖書館又藏崇禎十一年戊寅刻本，祇得一序，末題「崇禎戊寅孟春元日不肖裔孫起龍百拜撰」，據序言，携本之官，由宜黃當地人所刻，亦分十二卷，但缺制語及墓碑，此又溫、餘兩家所未言者。

合前十刻，茲列第一表，刻刻未知確年，故附於明末，官職祇詳地方官，不知者缺之。

刻 年 刻 地 卷 數 序 跋 人 官 職 附 註
 成化九 韶州 二卷 丘濬序 與刊事者同

| | | | | | | | | | | |
|------|------|--------|-----|-----------|------|-------|-------|-------------|-------|-------|
| 嘉靖一五 | 同上 | 蘇韓序未見 | 韶守 | 知方新 | 順治一四 | 同上 | 同上 | 錢朝鼎序 | 學政 | 與其役者曾 |
| 萬曆一二 | 韶州 | 楊起元序 | 一 | 與其役者同 | 雍正一三 | 同上 | 同上 | 張渠序 | 布政使 | 旅庵。 |
| 萬曆二六 | 南雄 | 王民順序 | 兪事 | 曲江令張履 | 開日燦序 | 南韶道 | 重梓者張世 | 姚孔鉉序 | 韶守 | 世續、世綱 |
| 或二七 | 同上 | 蔣杰序未見 | 陳守 | 詳，校對者 | 譚會海序 | 敦授 | 同上 | 袁安燧序 | 同上 | |
| 萬曆四一 | 韶州 | 柳希點序未見 | 同上 | 教官何傑。 | 韓海序 | 張宗拭書後 | 未詳 | 曾序序 | | |
| | 同上 | 李延大序 | 保昌令 | 主刻者張節、張筠。 | 陳象謙序 | | | 會序序 | | |
| 崇禎一一 | 江西宜黃 | 張起龍序 | | 刻者宜黃士紳多人。 | 光緒一六 | 同上 | 同上 | 無 | 校勘者張曉 | |
| 明末 | 韶州 | 同上 | | 刻者里人劉自修。 | | | | 三七，十，三十，廣州。 | 然 | |

吾粵畫人之我見

吾粵古代畫家見於記錄者，於唐為張詢，於宋為白玉蟾。兩公之畫，世不多見。余曾見白玉蟾佛像一幀，筆墨簡古。其佛則跌坐於巖石間，禪悅志意，極為靜穆。不特為吾粵畫家之特出。即置於吳道子武宗元之間，亦未遑多讓。因吳道子五帝朝元圖，余亦曾得一見也。

至明則以陳白沙，李子長，林良，為最著。白沙道德文章，彪炳寰宇，而擅長畫梅，與宋廣平之賦梅花，可謂後先媲美。其門人李子長，能展宗風，高蹈自隱，三十年不入城市。世傳其畫猶能辟鼠。余曾見其畫一背

潘和致中（遺著）

面繡。石上籀籀倒掛，而繡則全用沒骨法，以濃淡墨暈筆抹成之，神妙獨絕。然則世之尊重是畫，豈無故哉！

林則擅長水墨花卉、翎毛、樹木、遒勁如草書。所見不一，惟一大幀枯木，中立兩鷹，意氣雄健，落葉繽紛，中有顧盼自雄之意氣。全幅用墨迅寫，誠傑作也。聞有設色者，惜乎未見。至黎民表，兼擅海瑞、倦兒於著錄。其真蹟如何，不敢斷定。惟黎敬及其子登道，均善山水，登道有長條一幅，其山水林木極為蒼莽，用筆多寫乾皴。惜太殘缺，極為可惜，朱

廣東文物特輯

完爲南海九江人，朱九江先生之遠祖也。善於寫竹，墨氣淋漓，用筆磅礴，類於王覺斯。惟其人則不可同日而語矣。黎美周先生以賦黃牡丹詩見稱於世。世稱之曰牡丹狀元。嘗見一卷，爲粵中同時諸名人贈其往遊燕市之作。中有張靈人二喬一詩，筆致柔媚，詩亦甚佳，已刻於蓮香集者。此卷現歸吾友黃曉聞。吾甚喜其得所。其畫吾粵藏者極少。（又文按：此卷現藏葉氏遐庵，即故王秋澗君所稱爲南園墨痕者是。）昔端午橋以一小船送梁星海先生。吾曾一見，實爲僞迹。惟汪景吾先生所藏一冊，氣韻絕佳。中有遊立一幅，尤爲精妙。吾家藏著一小幅山水，用乾墨淡擦，韻致絕佳。後有陳蘭甫，陳古樵黎虛庵諸公題跋，藏之抱殘室中，不肯輕以示人也。張家玉，東莞人，其志節久爲世仰聞。姚叔若云，見東莞張家所藏山水一冊，極合程法。而余則僅見一畫障便面，筆致與陳元素不相上下。伍瑞隆游寫牡丹，均以水墨出之，疎枝大葉，中國之大印象畫也。趙莞夫薛始亭二公，與明末諸公，慣明社已屋，立意反正。世人心知其志節，不知其精於六法也。淳夫以善蘭竹名，始亭以善石名。淳夫則南海黃慕韓藏有直幅寫竹，倩影扶疎，與其畫人不類，亦一奇也。至劍公則見其所畫之冊。冊首有澹歸和尚題字，冊末有陳元孝跋，以贊寫之，尤爲精絕。劍公畫雖其中僅得四小幅，此外則無有矣。（又文按：此現冊歸余班園）陳子升、陳恭尹則僅見其字，而畫則余未見。彭容廩以書法著名，多不知其能畫。惟余見一小直幅，則寫蘭竹。其筆墨韻致，確非鄭板橋輩所能夢想。且題語絕趣，謂有所謀，適如其願，故喜而寫此。可見此公之韻致。高望公精於山水，筆意類於石田翁。楊鐵夫所藏絕佳，會疲吾案頭半日，瞻望不忍釋手。張穆，號鐵橋，東莞人，以善畫馬著名。世傳其畫馬，每畫一匹，筆潤四金，若與三金者，則三其足，二金者二其足，一金者僅一足，或以樹或以石隱其足。至無筆潤者，則並無一足，盡立於水中，盡隱其足也。其思致之精妙，可想而知。其畫所見，但多畫馬。惟畫翎毛花卉，則尤精。曾見寫鷹一幅，迴殊俗態，而張谷初所藏水仙一頁，則更得未曾有。水仙雙鉤，而石則用北派筆法寫之，殆所僅見也。鄧少穆所藏王臨暉蘭花卷

，紙墨其精絕，汪景吾曾置一跋，爲其人辯誣。因世多謂其人爲武臣，故特爲昭雪。此則明以前粵畫家之最著者也。

梁榮亭佩蘭，爲嶺南詩人三大家之一，其墓在大北門外柯子嶺，久已失去。後爲人訪得。南海吳荷屋先生曾爲之記，楷書而刻之。世多不知其能畫。余藏一金扇，乃寫山水兩則。其一則先生所作，尙有時邀及王世貞題詩，惜太殘缺，然甚精妙也。汪後來，號白岸。山水類查梅壑，其精老秀硬通神。曾爲佛山都司。文斗甘天寵，多好寫花卉，類似八大山人，亦吾粵之最著名者也。馮魚山敏昌，善寫蘭竹。其用筆多從定武蘭亭得之。因書與畫相通也。其家所藏定武蘭亭極精，與汪容甫所藏不相上下。余會一見之。吾友王少梅所藏橫額，題曰懷畫齋，且言其生平苦於學畫，憤不能佳，故書以自勵，自謙之詞也。

乾隆時，張錦芳，黃丹書，黎二樵，呂石帆，稱爲四家。張黃二公，每寫花卉。惟見黃公一小軸則寫山水者，真有倪雲林惜墨如金之致，誠爲妙品，藏於南海崔氏，中有二樵，荷屋蘭生，諸公題跋，不可多得也。至呂石帆畫則余僅見二幀，一幀做北苑，一幀則淡疎如蕭雲從，高逸可喜。其署款謂在京邸時作而詩則極牢騷，惜不復記其詞語。二樵畫，世之見者甚多。曾見寫贈溫彥之先生，則仿北苑，用筆雄奇，苔點濃厚，與尋常所寫者迥異。又有一幅寫泉聲咽危石，飛瀑在下，而二人則在石上，俯首下瞰，精神奕奕，亦一奇構也。余得其詩稿三本，篇末處有先生自寫真於其上，用小隸題曰，冬烘先生，亦可見其人之韻致。余尙得三印，二者爲銅刻，一則用黃凍，刻石鼎道人四字，余甚寶之。初得時爲陳繡生所見，強欲奪去，余謝之。繡生日前見我，尙以爲問。

與二樵同時者有溫彥之寫竹，郭樂郊寫牡丹，均其著名。余所得樂郊者，寫芙蓉與菊，且有賦色，與所藏黎二樵之花卉相配極合，因樂郊與二樵爲至友也。而二樵則寫秋海棠及鳳仙，其題語極爲有趣，謂其子佛蓮方兩歲，執筆學寫雞狗之形，頗生性也，故寫此畫以付山妻，俾其長成見之，或有用處云云，誠我輩畫家中之韵事也。昨歲又得一幀，則爲贈至中和

倘者，傲清湘法，寫蘭石，墨氣的有大滌神味，而著款適與予同，亦一翰墨因緣也。予子庸以畫名世。所著粵謳，雖婦孺均能歌之。其寫墨竹，余謂其尤勝於畫。前三十年，佛山出會，見一商店陳列，適皆其畫，山水花卉，各式皆備，亦一大觀也。熊笛江山水全仿石田，筆氣雄健，一洗道光以來柔媚之習，亦縱恣可喜，惟見一小冊中，有寫采菱小娃，亦極韻致。文人狡儉，信然。

張南山不多作畫，然有所作亦甚新雅。年前仲克沈文，在寶漢茶寮開一南山書畫會，有桐陰立鶴，及山水數幅，並皆佳妙，並有張黃黎呂四公所合著五更轉曲，南山用繡頭小楷書之。余有扇二面，一面以小楷寫粵謳，一面則論聽粵謳時所宜者有幾，所忌者有幾，且有七絕四首，皆言粵謳者也。此扇殆為珠娘所書，故只蓋松心居士小章，亦見當時雅人深致。陳蘭甫先生為南山先生弟子，於水仙梅花時有逸致。先生之學問文章，不在於書畫。然人一見其書畫，無不爭寶之。然則其畫畫特偶然精神之所寄而已。可見書畫一道不可以不讀書也。

謝蘭生先生為名翰林，嘗書門聯云：「東山絲竹，南海衣冠」。則其氣象可想。其所作山水，雖從二樵間途，惟另闢途徑，欲故與之異，亦吾粵畫家之特出者也。二樵好寫清湘，彼亦好寫清湘，而疏澹之致，時露於筆底，殆欲尋韻於南田者歟。其弟觀生，亦能寫山水，而花卉較勝，逸筆有類南山者。詩選人物為蘭生所深賞，美人極工，時有傲陳老蓮者。好寫觀音大士象千數百尊，每尊皆記其次第，其有慈悲救世之思乎。吳荷屋研精金石，於帖學極精。其所著帖鏡，世鮮存本，極為可惜。曾於何昆玉家見其立軸，寥寥數筆，寫雲中山頂，真有超以象外之趣。又見一扇，寫柳陰池亭，佳客三兩，荷花四繞，筆意似在新羅南山之間，亦一佳品。其女小

荷，能工花卉，曾寫重開牡丹一卷。荷屋有詩，倘有名人題記甚多，此卷不知歸於何所。

吾粵閩亦多能畫者，若張二喬，梁若珠，潘瑤卿，居慶等，多專工於花卉。惟瑤卿能寫山水，亦一奇也。居慶於其先生為畫家眷屬，耳濡目染，意致自佳，閩閩中，以朱伯姬所寫者最足寶貴，余曾見一小畫，為梁緝蝦先生所藏，伯姬之子以母命相贈者。伯姬為九江先生之女，緝蝦亦為九江門人，甚欲其畫，臨死時故屬其子以相贈者也。冊中寫二仙人采藥，筆致極為韶秀。後其族人示我以一冊，則全寫山水，亦脫畫塵俗。

至方外則羅浮之深度。吾友黃君璧有金蓮山水大堂，用筆沈鬱卓絕，可為吾粵名山生色，長壽寺大油，善寫人物，峽山寺藏有一冊，乃寫佛象，其用洗染於頭目處，極其用工，故精神奕奕，另開一派，至足傳也。石禪老丈曾為重裝，送還於寺，並有題語，以為鑲山之寶，海幢寺相潤，吾粵幾不知有其人，惟畫法精奇，當為粵人之冠，使列於清湘石溪中，恐未遑多讓，其用筆用墨賦色，每幅不同，可謂極變化之能事，余藏十二幅，僅得其冊之半，然已足耐我十年之尋味矣。

其餘能畫者甚多，雖假十夜之力，恐尙未能罄。方欲綴筆，忽憶我友王竹虛先生竟未論列，亦為一憾，故急為寫之，竹虛名根，原籍浙江，厥祖已久家于粵，為人性溫和，不修邊幅，非其人而求畫多不應，無論畫中之某家某派，俱能討探源流，故一出筆便合古人，夫能工者未必能寫意，而先生則悉能之，能為此家者，或不能寫彼家，而先生又悉能之，此則自吾粵畫家以來所未有者也，惟所畫悉著他人款，故得其自署款者落落如晨星焉，是則可哀也矣。吾畫至此，不覺擲筆三嘆，雖然，吾粵今日畫學之不變，于竹虛實有一種之潛勢力，然則竹虛可以瞑目矣。

考古門

劉猛進碑之研究

簡又文

篇上 碑石之考證

劉猛進碑歸余瑛園之經過，已於「陳碑歸粵記」一篇，詳紀其事矣。茲復從事初步之系統研究，將歷年諸家學校，考訂，及詮釋文義之成果，一一比較分析，加以整理，附以論斷，並配合個人搜討所得，綜合起來，分條書出，共成上下兩篇。篇上為有關碑石本身各方面之攷証或說明。篇下則為碑文之詮釋。

一 著錄

劉猛進碑出土僅四十餘年，海內人士知者尙鮮。其見諸著錄者，僅得下列諸種：

- (一) 吳道鎔主修「番禺縣續志」卷三三汪兆鏞分纂「金石志」，錄有全文及汪氏跋文。
- (二) 「南華」一卷，載碑文及范壽銘，葉昌熾，顧燮光，馬彬甫諸氏跋文。碑文為馬氏所釋。又馬氏跋附錄沈演公題詩四首。
- (三) 顧燮光氏「樞轅」編著「夢碧樓石言」及「六朝墓志叢錄」有載。
- (四) 溫廷敬氏「丹銘」撰「廣東通志」列傳二十有「劉猛進傳」及溫氏跋語。(以上為刊物)
- (五) 王、曹、甘、三家歷年相傳而今入吾手之原拓本裝冊內有莫棠(楚生)葉昌熾(鞠裳)汪兆鏞(憬吾)曹元忠(君直)羅振玉(叔蘅)王國維(靜安)王文瀾(君覆)葉恭綽(遐翁)諸家跋文。
- (六) 甘氏軸裝拓本則有康有為氏(長素)先後兩跋及葉文遐翁題詩，另為余續書跋語。

(七) 馬彬甫氏所藏原拓本有胡毅生氏(隋齋)王蕙氏(秋涓)等多人題跋，惜未得見。

(八) 黃文寬氏舊藏原拓本，有題詞，捐贈廣東文獻館。

(九) 自余載石南歸後，粵中人士紛紛加以研究或竊以題詞。計截至現在，有黃子靜氏之校碑圖，葉遐翁，江孔殷(霞公)，鄧爾雅，朱子範，馮自由，陳寂(寂園)陳穗(伯任)，廖景曾(伯魯)，李滄萍，容庚(希白)，馮梁(小舟)諸氏之詩，及桂站(南屏)張學華(漢三)諸氏之跋語。另有饒宗頤(固庵)譚彼岸，陳知白，王沉澗(壯為)諸氏之研究文章。對於碑文之釋義均有新發見。將來合裝成冊，留為紀念，自足與千古貞珉共垂不朽，敬謝之餘，尤感諸君之能惠我以研究此石之參考資料也。

二 出土之時地

此碣出土之時間為遜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閏四月，(據王文瀾記)即公歷一九零六年。康有為汪兆鏞兩氏題跋，均誤以為宣統二年。其後，汪氏在「番禺縣續志」按語中已訂正。

出土之地點，有三說。(一) 王文瀾謂在「廣州南海縣治之西北鄉」。此與碑文「空乎南海郡西北……」符合。然兩者之所謂「南海」蓋指廣州府城而言也。(昔之府城西部屬南海縣治，其東、北、南三部則屬番禺)王氏又謂「羊城西北黃慶塘鄉人于鐵路側掘地得石」。此一說也。

(二) 汪兆鏞氏另持一說(番禺縣續志按語)謂為番禺「慕德里司馬潭村旁鄉人墾地得之」。康氏題跋，趙叔孺續得碑圖，及溫廷敬氏撰劉猛進傳案語，均宗其說。汪氏之言，不知何所根據，確否未能斷定。

(三) 馬彬甫氏則力駁王說(南華一卷跋語)謂「黃慶塘在番禺縣治東北十五里，去粵漢鐵路三十里而遙，且中隔白雲山脈，何得有此？友人沈演公疑黃慶塘爲王聖堂之訛，以王聖堂去鐵路纔里許，且屬南海，而又與朝亭爲近也」。又附錄沈氏詠此碑絕句四首，其四云：「陵谷千年耳不詳。黃慶塘豈軌車房。潭村更隔河流外。定是訛言王聖堂」。考王聖堂在廣州市西北約三里，(在粵漢鐵路東約一里，西村車站北約二里)，與古之朝亭相近，則王聖堂爲出土之地，可能性至大。沈說自當較王說爲可信。(最近馬氏對余堅謂碑確在王聖堂出土)，惟汪氏潭村之說與沈說根本原無大衝突，蓋南番兩縣之交實有幾個潭村。其一在王聖堂之北，石井之南，(見廣東輿圖)且汪氏固明言在潭村之旁，則附近數里之地均可入範圍。不過此一潭村仍屬南海縣治，不在番禺縣德德里司內耳。如是，兩說迨可互相印證。(按：以上三說外，尚有范壽銘氏在「南華」跋語謂碑在廣東廉州出土云。去事實太遠，想得自傳聞，茲不具論)。

三 易主之經過

此碑自出土以迄于今僅四十餘年，已四易其主矣。最初爲四川華陽王秉恩氏(雪岑)所得。(或作雪澄，雪澂，別號息庵靈主)據馬彬甫氏謂最先爲葉謙(幼雲)得之，舉以贈當時廣東巡警道王秉恩云。惟以個人記憶所及，當時巡警道實爲秉恩之兄弟秉必，兩人均其時嶺南政海中之聞人也。(時余猶在宣年，秉必子文熊與余同嶺南學校)據秉恩子文熊可備的紀錄云，其父是時適膺任欽廉道。將赴任矣，有葉謙大令者走告此石之發見。王固風雅嗜古，即給值購入，剔洗沙泥，始知爲隋時墓碣而著以陳者，乃認爲粵中最古石刻。無意中得獲球寶，喜出望外，初欲覓地作亭植之，未果。(以上王記)宣統末，王附署臬司，移石入署。以故拓本冊首蓋有「廣東省提法使司印」漢滿文大印。歲辛亥，(一九一一)革命軍興粵，東以九月十九日(夏歷)反正，王倉皇出走，留石署內。其弟子粵人李若何急爲昇出，旋親爲押運至香港交回。王遂載至滬濱。(上見馬氏按

語)邦人士之曾得見此石或其拓本者，寥寥無幾。一旦離粵，知其事者，咸爲惋惜不已。

王氏對此碑極爲珍視，曾邀請海內學者著宿爲其題跋或考訂。其裝冊之拓本，有獨山莫榮(楚生)爲篆篆文引首并考証碑文至爲精到。有番禺汪兆鏞氏(煥吾)爲考訂史實亦甚詳實。(其後修正原文載之番禺縣續志)有葉昌燾氏(鞠裳)爲校釋文字及詮釋文義，多所發明。有曹元忠氏(君直)爲考証劉猛進籍貫，具決定性的結論。復有趙叔孺氏爲緝息庵靈得碑圖，並裝冊內，逸致可賞。至王氏本人則專爲此石而刻有各種寶鑑，校讀或珍藏之印章十餘枚，遍蓋冊內諸頁，亦可反影其賞愛厥物之深心矣。秉恩子文蕙(字君覆號菽塢別署假溥)風雅好古，饒有父風，亦甚賞愛此碣，至顏其所居曰猛進精廬(有白文方印)，而對於碑文尤有獨到的研究。民國十年辛酉，石已歸粵人曹氏，仍爲其撰文兩篇，一詳記得碑之經過，一考証立碑之年月，後者尤精審。十三年甲子，携拓本北上平津，又請國內考古專家王國維(靜安)羅振玉(叔蘅)兩氏考訂碑文，各題跋語。至十六年丁卯，原石轉歸甘氏後，文蕙復爲原冊題簽，猶署猛進精廬原室名。由此其見其念念不忘此舊物也。至其兩次題跋均仍用宣統紀元(宣統辛酉及宣統十四年壬戌)自躋于滿清遺民之列，儼亦受此碑標題前陳不書隋元之影響歟。

繼王氏得此石者曹氏，名有成，號履冰，原字駕歐，粵順德人。早歲有文名，曾任廣州七十二行商報撰述，議論高超，文筆奇勁，譽滿羊城。妻杜清持女士，于清季創辦公益女學校于省會西關，爲吾粵女教育家之先進。入民國後，駕歐北上，轉入仕途，曾在浙江任縣長。卸職後，在上海作寓公，購入此石，即在其時。初，王氏既藏此石數年，嗣因資用告乏，乃有出讓之意。適馬彬甫君旅滬，得聞其事，乃與同鄉鄧廣(秋枚)君極力慫恿曹氏購之。當時王氏附提條件三項：(一)不得出售與外國人；(二)如必轉讓，當歸諸粵人；(三)將來當歸廣東植之公地。曹一一允焉，遂成購。而王君之苦心厚意良足紀矣。(馬君自述)

曹氏在瀾病篤時，復由同鄉王憲（秋淵）君之介，以碑石轉歸中山甘氏非園。（翰臣）（馬彬甫君言）康有為氏為兩跋于軸裝榻本，一在丙寅，一在丁卯，則此次易主之時，當在民國十五年丙寅之前。抗戰軍興後，甘氏去世，以此生平最愛之石刻遺諸愛女恕先。女士多方設法藏匿，終獲保存，亦云幸矣。時葉丈遐庵亦登居滬上，曾為題跋，於碑文字義，多所詮釋。

勝利而後，女士痛定思痛，深虞不能長保此石。會余至滬，由馮自由先生之介得與會晤。言談間，女士憶及乃父遺訓，此希世之珍，如自守為難，而遇有能守，善守者，當慷慨付與，務期懷寶有託云云，遂訂讓焉。余既得之，乃載返廣州。時厥碑雖粵已歷三十七年矣。閱時摩挲貞石，輒念及王、曹、甘、三家數十年來苦心保存之功，卒使其能安歸粵土，用特詳述已往經過，以留紀念。

四 碑石本身之說明

厥碑身重一百二十八磅弱。（不連木坐）高營造尺二尺四寸強，上潤一尺一寸弱，下潤一尺三寸五，厚二寸許。（以英尺度之，高二尺八寸，上潤一尺六寸半，下潤一尺二寸強，厚三寸。）上作半圓形，陽陰兩面各有雙龍環繞，龍首分左右下垂，突出石邊。龍身有紋如紐。龍身高一寸五分，龍首高二寸三分。下為方形，有跌。下跌微斜左方，斷一角，約二寸許，乃植于跌坐者。全碑圖案殊美觀。陽面上中龍身之下畧有損缺，石質頗脆，色黝而微白，殆為尋常山石，而非端州產也。（按：上文先記石之重量，所以防偽造，蓋從陳大年羅生文之教也。其他說明參考王文瀾氏辛酉跋文）

莫榮氏記云：「此石出土時，有跌坐，作最廣形。嘗為（王雪岑）先生言，嘗購合之，遷延未果。宣統三年二月，余去廣州，猶見列于骨董市門。」將來能否併得此跌坐，庶珠聯璧合，余予望之。

碑文分刻兩面，陽十七行（連標題），陰十六行。除標題一行，序末

一行及銘末一行外，其餘每行三十一字，字大四分。全文（連題）共得九百七十九字，無標點。無撰書人姓名。書法與其他南北朝碑刻雷同，蓋由漢隸以後盛行當代之書體也。

又葉，莫，汪，羅，王，王，范諸家，均以此為墓「志」。于此點葉丈遐庵有正確的指示云：「又自來墓志，皆以龜齒，故必有蓋，且方形，無樹立于曠外者。今此石乃長形，且有跌，固不得稱志。凡稱志者皆誤。」（跋語）卓識高見，可謂「獨具隻眼」，曷勝欽佩！此與碑之本身性質有關，至為重要，不容錯認，故並述之。

五 立碑時期

據碑序明言劉猛進殿于「大荒之歲建箇之月。」按：「爾雅」釋天：「太歲在己曰大荒落。」葉昌熾氏以隋文帝開皇五年乙巳時，尚未平陳，嶺外州郡非隋有，故銘中不當稱大隋，乃斷定「此已歲自當為（開皇）十七年丁巳無可疑者」。（見跋文）莫榮氏宗其說，並逆溯太建四年猛進投官之歲年三十云。（跋文）他如汪兆鏞（跋），楊守敬（函）及顧燮光（跋）等，均同此結論。

王文瀾氏初亦宗此說，故於辛酉題跋有「其年較甯馨碑為早」之語。惟在翌年更作精密的考証，獨得新知，盡翻前說，乃另為跋云：「至其卒年，志（按即指碑）書大荒之歲，建箇之月，春秋五十有五，即以其年建子之月三日丙寅寢於南海云。……此讀董美人墓志，其紀年曰「開皇十七年十月甲辰朔」云云，是十一月（建子之月）朔當為甲戌，三日為丙子，與志所稱三日丙寅不合。因詳審志文，述猛進除官之年，上有「齡方二十九」句，即以太建四年為猛進十八歲。依年計之，猛進卒年五十有五，適當隋煬帝大業五年己巳，太歲在大荒落，恰與志合。然其年建子之月三日是否丙寅，仍未遽定也。因檢烏程汪日楨「長曆術輯要」証之。據云，隋時曆法，初用張胄玄調皇術，後改為大業術。以術推衍大業五年己巳十一月甲子朔，是二日為乙丑，三日為丙寅，與誌所稱一符合，可以確定為

大業五年十一月三日無疑。足爲葉莫兩丈補闕証矣。」（壬戌識）此說根據內証，復引用汪氏歷法專著，結論節節相符，尤與近科學的歷史考証法吻合，足稱定論。關鍵既得，由此可推知劉猛進生于梁末敬帝紹泰年間（五五五）至開皇九年己酉（五八九）陳亡之年爲三十五歲，卒時爲隋煬帝大業五年八月（建符之月）而其下葬立碑時期乃爲同年十一月，即公曆六〇九年。以迄于今，此碑已有一千三百三十九年的歷史矣。

六 碑之價值問題

康有爲氏爲甘氏題此碑，謂其有可寶者四。「陳無碑，惟新羅大王巡狩管境碑，遠在荒裔，號陳碑，實非陳碑也。除惟趙和造像，是石刻，然陳，而非碑也。開帖之陳叔智帖甚佳，它帖亦有之；然是碑帖，非碑也。南朝禁碑，故南朝少碑，而陳尤無之。吾粵無六朝碑，惟欽州有甯甯隋碑，最珍貴。此劉猛進碑爲陳叔智侍郎，及陳亡義不仕隋，真陳碑也。天下陳碑止此耳、可寶一也。……爲吾粵第一古石，可寶二也。書法茂密端厚，而瓌姿逸態，亦與舊館壇比，遠過甯甯；今館壇已失，惟此碑存，可寶三也。劉猛進不仕隋世，淵明何以加焉？趙甌北（翼）謂六朝無忠臣，可以雪耻。幽光不闕，千年發露，可寶四也」。云云。今試就此四點而研究此碑在歷史上及金石學上的價值。

第一，天下陳碑果止此耶？最近，譚彼岸君考得曾見諸著錄之陳碑至少尚有六件（詳研究專篇）（一）陳善慧大士碑，（二）陳善知閣黎碑，（三）陳惠集法師碑，（四）攝山棲霞寺碑，（五）天居寺碑，（六）虞寄報德寺碑。（以上均見北平圖書館楊殿珣編「石刻題跋題引」）此六種皆佛教石刻，當時或不在例禁之內，故不能與其他碑碼同一範疇。然歐陽修「六一題跋」內，固明明載有「陳張慧湛墓誌銘」，是陳碑也。又明陶宗儀「古刻叢鈔」（「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載有「前陳伏波將軍驃騎府諮議參軍陳府君墓誌序」，並錄全文，其標題更與此劉猛進碑同一格式，豈又一陳碑也。如是，據吾人現在所知，天下陳碑遠此碑統計，已

有九種矣。康氏斷語想係未及細細考覈，信筆書出。雖然，其他八碑只實紀錄於史冊，原石尙存否，人未之知，亦未之聞。獨有此劉猛進碑，現仍巍然彪炳南天，可供吾人晨夕摩挲欣賞，誠實爲天下罕有之珍物，信乎其可寶矣。

其次，此碑是否古粵最古之石刻耶？考廣東最古石刻，除此之外，尙有隋碑三種：（一）王夫人碑，立于隋入業三年，載番禺續志，及南華四卷，原石置惠州豐湖上（據志）。（二）甯甯碑，立于隋入業五年四月，向在欽州，聞于抗戰時埋地，迄今尙未掘出，（三）徐智疎碑，立于隋大業八年，爲番禺胡毅生先生所藏，（以上三碑分載「南華」二、三、四卷）劉碑初發見時，諸家均信其立于開皇十七年（見前文）故自然以爲是粵中最古石刻，惟據後來王氏考斷爲大業五年十一月所立，則以年代論，此石在徐碑之前而却在任寧二碑之後。獨是如以人爲主體，則此碑標題前陳，是陳人之碑而非隋人之碑明甚。亦猶之吾人今日以明遺民藝術品劃入明代而不屬清。康氏與其他習宿學者，寧不知此爲隋時所立，而必大書特書其爲陳碑者，毋亦以猛進本人生既不爲隋臣，而其後嗣本其遺志既標題前陳，亦不書隋元，故今之人宜保存其志節，而稱爲陳碑。余意倘稱爲「陳遺民劉猛進墓碑」，于事實上及道德上自可兼顧，庶足完其「吾粵第一古石」之說。葉昌熾論曰：「雖爲隋刻，未忘陳志，巍然片碣，不與光大定界碑同爲瓌寶也哉。」其言允矣。

復次，康氏盛稱此碑之書法，謂其媲美梁許長史舊館壇碑而遠駕甯甯之上。繼在丁卯題跋又云「此碑書法樸茂而生逸，兼北碑之長，劉君又志節高峻，益可珍。」康氏爲曠代書家，善書知書亦精于論書，（著有「廣藝舟雙楫」）而其本人書法亦源出北朝石刻（石門銘）茲復以同一時代南北碑刻比較研究而立言，自是定評，寧用再贊一辭？

最後，康氏提出劉猛進忠貞一點，益無可議，即其他題跋諸家均一致稱美，發揚潛德。如葉氏云：「梁陳皆書紀元，而于隋年獨變書甲子。陳亡未久，喬木世家，或尙有故君故國之恩。既曰「決命家園，不欣羣

冕」，言乎其不為隋臣也。……篇中雖云大隋，標題特書前陳，其義尤微而可見。……又如汪氏云：「易代已逾一紀，絕未干祿新朝，銘幽繫銜，猶稱故官，奄忽之歲，祇書甲子，揆其風範，有足多者。南朝頹靡，尤不易得矣。」顧氏則謂：「猛進當陳亡不仕，獨抱松筠之節，其品可欽。……文中不書隋之紀元，而以大荒之歲代之。亡國遺民，黍離之深痛，于此可見，孰謂南朝無氣節之士耶？……海南石刻極稀，得此足與甯暨並峙南天，炳耀昭如日星，正氣浩然，終古不墜，當必有鬼神呵護之矣。」至王氏（文燾）評論尤為透闢，其言曰「按陳亡于隋開皇九年己酉，猛進年方三十有五，正在壯年，不忘故君，即掩息蓬蒿，不欣冠冕，又逾二十載，實志以沒，身不仕其朝，沒不書其元，大節凜然，彪炳日星，千載之下讀其志文，猶能廉頑立懦，尚矣。且為之銘者，亦能體其遺意，不書元以挽之，其後嗣亦足多者。一余維忠義節烈為吾國文化道德之最高結晶，抑亦世界論理學之最高標準。（參看J. Royce: Philosophy of Loyalty以「忠于所事」J. Loyalty To Loyalty為道德最高標準）夫劉猛進者生當世衰道微不尚氣節之六朝，而其精忠勁節，足以砥礪人格，足以示範千秋，厥碑之可愛可寶者尤在乎此，迥非徒供人玩賞的骨董之儔，所以葉氏稱為「希世之珍」也。

抑有進者，余在「陳碑歸粵記」有云：「今期于離粵三十七年之後，卒能安歸故土，儼亦足稱為可寶者五歟。」同時，葉丈遐庵題記云：「此石……越海數千里，重返嶺南，乃粵東金石志之宜特書者。」張學華老先生（漢三）跋云：「陳碑本息塵寰（王氏）舊物，自粵携攜，為翰臣所得，歿後出讓，復還故土，翰墨有靈非偶然也。……猛進碑來歷分明：……海內奇寶，出于粵歸于粵則尤可寶也。」其言實獲我心。余也何幸，得此奇寶？顧余之極寶此碑，非徒在主觀與個人方面立言。居嘗憶念甘翁之言「我偶得之寶，即國家之寶，亦即天下之寶。」吾今固不勝喜，然每念當如何保守此文化寶，同時又不禁戚然恐懼，蓋正如先女士之慮及人事變遷不克常守善守也。乃竊自立願：決不以此禍轉讓別人，亦不遺諸

子孫，將必捐贈於適當的文化機關植之公地，一如王氏原意，俾此天下之寶成為公有，由是必可集公衆力量以保存之，維護之，並且光大發揚之，使永為吾粵金石之光與文獻之榮焉。區區之志，鄭重書出，以作左券。

篇下 碑文之詮釋

劉猛進碑全文，前為序，末為銘。其中駁文鴛字連篇，全缺或半缺之字不少，義理不可解之句尤多，加以敘事則晦而莫明，用典則僻而難解，此蓋六朝碑文作風，詰屈聱牙，字句難讀，文義則有如甲骨文之不易于付測。嘗遍搜「廣東通志」，姓劉而名有「仕」字者不乏人，但皆在猛進父之後，去六朝甚遠。又曾翻閱全部「南史」及宋齊梁陳書，不獲得任何與猛進先代有直接關繫的史料。而譚彼梓君遍查粵東各處劉姓族譜多種，（以廣東省立圖書館所藏為限）亦未見有猛進父祖三代之名。研究此文，參考資料，可謂貧乏之極；諸家所得者不外解釋文字，名辭，或其他旁証之資料而已。

余研究之方法：先將諸家跋語，比較異同，斷定正誤。再行搜討，逐字斟酌，逐句推究。又嘗與王沅禮，陳知白兩君共同商討，以拓本漫漶剝蝕之字就原石細細鑒校，摩撫，及察驗其刻鏗刀痕，卒獲多認識數字。迨全文句讀亦明，遂加以標點，而通篇意義亦大致了解。于是作初步的審定，系統的綜合。茲分段分條書于下方，諸家所見，一一標明出處，不敢掠美也。其中間有舛誤者亦為訂正。至在文字，義理，及史實三方面仍多未明未詳之處，錯難難免。至望海內學者加以更為精審的研究，各以新得及新見賜示，使此稿之真相愈得明瞭，則對於金石學文獻學之貢獻，豈淺鮮歟？

一 標題

前陳散騎侍郎劉府君墓誌並序

曹元忠氏論曰：「碑立于隋時，其題「前陳散騎侍郎劉府君墓誌」

與「古刻叢鈔」所載「前陳伏波將軍標騎府諮議參軍陳府君墓誌序」立于開皇廿年者同例。而易代之悲，故國之思，盡於書法見之。

按：劉猛進原為陳臣，國亡後義不仕隋。易代已廿年，而其後嗣建立此碑，仍標題「前陳」，是能仰體先志，而保其令名者，誠足多矣。

二 郡望與族望

君，諱猛進，字威□，彭城綏興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洪源於陶唐，顯著姓以季高。十尺八綵之德。指草屈莖之瑞。大小盈縮之祥。虹胎虬孕，亡兮戎刃之災。天福所持，豈有雁門之難。斯乃玄祐之徵。非龔夫能測應□之妙理也。

首段先述劉氏名字，里籍與族望，冒起全篇。威下一字，原刻剝蝕大半，不可讀。

葉昌熾氏曰：「彭城，郡名，今江蘇徐州境」。又曰：「既書郡，又書里，書法正與（梁書劉）儒傳同。蓋自其祖父宣轍，由鄆而越，遭世多艱，遂乖首邱之願，雖卒葬于越，詳書籍貫，不忘先河之義也」。

按：碑文「綏」字下原為「興」字，惟書法畧異，是駁文也。關於「興」字，曹元忠氏有精詳的考訂，南宋宋武帝紀，以帝（劉裕）為「彭城綏興里人」。後代史書及輿地志均作「綏興」，是「興」字本也。又宋書高祖紀作「彭城綏里人」，此駁文本也。惟本書劉延孫傳則云：「帝望居綏興里」，可知高祖紀原本必亦如此。考明小字本「藝文類聚」帝王部，引徐爰宋書則作「綏興」。又舊鈔本馬總「通歷」，亦作「綏興」，是本書李延壽者。今得此碑足證明南宋書之誤矣。

莫榮氏初亦疑碑文「興」字為「總」字之駁文。其後因讀馬氏「通歷

宋武帝紀實作「彭城縣綏興里人」而知馬氏所見唐本史與碑文符，乃轉信宋以後「宋書」「南史」並誤。曹莫兩家考証結果，不約而同，足見碑文確為「綏興里」。

楚元王名「交」，碑字為「文」，則駁文也。范壽銘氏引「元和姓纂」劉姓彭城侯下云：「漢高弟楚元王交，生沐侯富，富生辟疆，辟疆生陽城侯德，德生向，向生歆。子孫居彭城，分居三里：叢亭，綏興（興字屬文）安上里。」又云：「綏興（興）里宋武帝所承，是猛進尚為宋氏之宗室。」碑文未敘明此點，蓋當時禪代之際諱言前朝之宗屬也。莫氏亦言：「猛進與宋武帝同里，雖宋武家後移丹徒，固族屬也。」又云：齊「建元之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意其他宗族亦必竄迹遠方，故祖父以上不著鑿于齊代，至（梁）天監而始以顯聞。」

吾國族譜上溯始祖遠祖至遠古帝王貴族以証明系出天潢貴胄為本族之光榮，殆成慣例。讀此碑可見此種習尚，自古已然。碑文敘猛進始源于唐堯，至漢興而其姓乃顯。「季高」蓋指劉季高祖也。

以下一連三句排筆，皆言其遠祖帝德之祥瑞。如「八綵」似指堯眉分八采。「指草」即指倭草。「屈莖」猶言屈軼（葉校）。據「博物志」：堯時有屈軼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指佞草。「盈縮」即贏縮，過不及也。「大小盈縮」義未明。

其下四六聯，葉氏釋為「歲丑之災」，係指歐陽紇變叛于廣州事；謂陳宣帝「太建初元，正當子丑之際，嶺外興兵，越民塗炭，非其時乎？此志所謂災也。」難振玉氏謂「歲丑」為不確。考猛進生于梁敬帝紹泰元年（五五五）（見篇上）至陳太建初元為十五歲。此段文義全敘述其族望及祖曉以前先德，何至忽提猛進幼年史事？可見為誤。馬彬甫氏（南華）釋文為「亡兮戎刃之災」。余與王沅禮君反覆觀察原石刻痕，亦斷定如此。其意殆謂先代雖為帝胄，不免有死于戎刃之災者。「亡兮」句涉為當代文體，與「遠焉」「歸焉」同，屢見文內。按：西漢七國之亂已有劉氏骨肉相殘之事。致南朝宋武之後，劉氏宗族自相屠殺，其禍尤烈。據趙翼就對

：「宋武九子，四十餘孫，六七十曾孫，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無一有後于世者」。見《廿二史劄記卷十一》齊受禪後，又盡屠宋室後裔。「南史」宋順帝紀，謂「帝遜位被害後，宋之王候無少長皆盡矣」。「虹胎虬孕」句或指幼弱不免一死也。至是劉氏帝室幾族滅而嗣絕矣。得非「戎刃之災」乎？下聯則謂猛進之先，雖為宋宗室，因「天福所持」，俾不遇難，此或因逃匿僻地所致。「雁門」或作「雁門」，細審碑刻，仍以「雁門」為是，獨「雁門之難」典故未詳。

本段末二句，「玄祐」葉氏釋作「祐」。六朝文字，「祐」屢見駁文為祐，如羊祜作于祐。然究孰為正確，未能斷定，義亦未明。「應」字有為「匡」者，非是。其下一字，拓本漫漶，殊不可識，諸家俱不能辨。惟王沅禮君云：「就原石反覆諦視，「應」字無可變。下一字剝泐殘甚，而缺蝕之下，仍隱約可辨刀刻痕畫，審其結構乃「密」字也。……按釋氏「有心口身三密相應，衆生與如來無二無別」之語」。余按六朝人士尚玄理，且佛學早已流行全國。廣州為印度沙門「西來初地」，崇佛之風尤盛。劉氏帝室雖不祧，而亦有宗室如猛進之先祖，以禱自天中，獨能保存。此中「玄祐之徵」「應密妙理」，固非「當夫」俗子所能測能解者也。如此詮釋，自成一說，可供參考。然陳知白君經多時細驗拓本及石刻，則以此字上右為「戈」下為「心」，筆畫甚顯，再下似「山」字形，實係剝蝕之痕而非字蹟，故斷定為「感」字。「應感」即感應「義，屢見古代著作。此一說亦言之成理可解釋文義，（詳陳君跋文）比較可信。總之，全段剝泐之字雖未能確定，且事實難仍待考証，而全文意義明甚。

二 祖父事蹟

祖曉，少集經學。七籍俱服。內解發自丹府。外辯出乎情舍。仁德虔誠未並。考梯孟昶。豈備、志性恬淡。澹然寂泊。窮搜五典。極研十

教。守教虛解。畢願生年。不尚世榮。垢焉祿位。遂以先基景業。罕得自潛。三辟六徵。顯職亡請。乃以梁天監二年癸未七月廿五日，除通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桂陽太守。莅撫三稔。默知報澤。禽讎人恩。霍顯之謀不行於杯杓。荆軻之變惟帷。興。害憂亡蹤。烏徒潛影。木生連里。吠秀嘉禾。巷出葳蕤，衝舒紫兌。權驅溢陌。謨誦盈阡。僉簡厥徵。如從海運。著少翰寢。氓吏路眠。棘甚喪親。悲深逝子。長幼提携。俱趨象魏。請以永留。長為氓父。天從民欲。抑守桂邦。遂經九載。乃俛辰佑殃并。六三禍集。薨于桂陽之任。庶民斬經。悲痛喪親。

此段敘猛進祖父名曉者之生平。「外釋」兩字，王國維校，與上「內解」為對文，惟兩句涵義未明，大意指其富于才具也。其仁孝之德，為虞翻孟昶所不及。「泊」字「搜」字，均羅振玉校。其為人，志性澹泊，安居治學，不求名位。「先基景業，罕得自潛」二句，殆指因其為先朝宗室，不能自隱。按：「三辟」本夏商周三代之刑法，「徵」即懲。「謂熾」二字，葉遐翁校，此兩句連接上文語氣，又當作梁朝徵辟出仕，授以高官解。劉曉于天監二年，即梁蕭衍篡位後之第二年，除通直散騎侍郎。按：梁制此為顯職。天監六年革選詔曰：「名公之胤，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職」。（范氏考）可見曉之確因為宋宗室枝乃獲起用也。出任桂陽

太守三年，治績大著，甚至禽獸沐其恩澤。「杯杓」即格杓，似用「浦公不勝格杓」典。莫氏云：「霍顯刑柯兩句，在當日必有其事，顧事實未明」。又范氏云，霍荆之事與「烏徒」「害靈」等語，似桂陽有變，而劉曉定之于俄頃者。奸宄消滅，地方太平，由是連理嘉禾等等祥瑞疊出。此為歌頌德政之成語，屢見他古書。人民乃權禍禍，口碑載道。「祺」與「祈」同音，借用之字也。（葉校）

其下數語，意謂劉曉簡微去任，紳民老少，一致悲痛羣趨關門——（即「象魏」）挽留。朝廷免從民意，繼續令守「桂邦」（羅振玉校）九年，乃去世。百姓哀悼，如喪考妣。時當在天監十年或十二年也。「辰佑」「六三」本明。「殃并」與「禍集」為對文，與「薨」字，均陽氏校讀。葉氏釋為「集菴」大誤。此兩句似指其時桂陽有災禍發生，曉薨于任內，但是否遇難，則本詳。

葉氏昌熾考訂云：「桂陽為隋之郴州。考之隋書地理志，桂陽郡平，陳置郴州，大業初復置郡。梁書武帝紀，帝即位，追封弟融為桂陽郡王。又桂陽嗣王象傳，叔父融無子，天監元年以象為嗣襲封。曉守郡即在其後一年，如志所言。在任九載，不為不久，民安其政，去而見思，錄其循良，良非溢美，而姚察不登于良吏，非有此石，曷補史闕？」

范氏（壽銘）亦云：劉曉「前後十一載，被徵則長幼相携，趨象魏以請留，薨後則庶民斬經，若傷親之悲痛，此必有特殊之治績，而梁書良吏傳曾未及之，蓋南荒遼遠，表彰無人，殊可惜也。」按：碑文此段前云「莅撫三稔」，後又云「遂經九載」。葉氏以共為九年，范氏則以為前後共十一年，未知孰是。文義無指定辭，各執一說，無可考証也。

關於劉曉之軍號，汪兆銘氏云：「縣令兼軍號，亦可考見當時官制」。葉氏考訂尤詳：「六朝軍號，猶唐宋之有散階，統施于文武。據隋書百官志，梁初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共二十四班，以班多為貴。此銘甯遠，宜遠，洪烈，武毅，共四號。甯遠為十三班，武毅為六班。初無宜遠，其後更加刊正。大通三年，移甯遠別為一班，即增入宜遠，振遠等號。武

毅亦改為十武之一號。（威武猛壯等號有十字各為一班）惟洪烈志所不載。梁陳之間，江表鼎沸，置君置官皆如奕棋，朝令者夕改，宜史之不詳也。」

又葉昌熾氏云，碑文「自起家以速除授，備書年月日，此他志石所無者」。而羅振玉氏指正其誤云：「案：近年洛陽所出漢太僕殘碑及偃師所出曹荀岳墓誌，于遷拜年月均一一備書。是漢晉間久有此例，不備此志為然矣」。

三 其父事蹟

父仕□，以太清元年丁卯七月十六日除邵陵王常侍宜遠將軍正階縣令。承聖三年甲戌八月十七日，除洪烈將軍始昌縣令。永定二年戊寅十月廿五日，除武毅將軍歸善縣令。是乃業運所鍾。值龍潛鳳隱。九五之應未寧。七旬之末猶變。壽遷去本。天道上升。網維號絕。人倫失統。選司廢序。天府徵徵。辟簡既淪。皇符罷配。遂爵抄位微。絕生平之念。牛衣不襯。衰繡陳牢。絨印桂冠。惠丹穉之踐。金剗雖缺。不愧魚腸。龍淵見疵。猶堪割贖。

此段接叙其父仕口（此字泐）生平。梁武帝太清元年即劉曉薨後三十四年，初出仕，除邵陵王常侍宜遠將軍正階縣令。據饒宗頤氏考証：邵陵王綸為梁武帝第六子，太清元年仍王邵陵，即延逸父所事者。邵陵，吳分零陵北部郡尉立，自宋至梁皆為邵陵國。（見跋文）又據

葉氏云：「正階，隋之始興縣——亦即今之始興縣。正階本齊名，據此碑可知梁仍沿用。隋書地理志云：梁已改名，殆未可信。」是則由此碑文可訂正隋史之誤矣。

據范氏考証云：「按梁書邵陵王傳，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中大同元年出為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是仕口之除常侍，正在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時。」又「洪麟孫補梁疆域志云，始興，沈志吳立，梁移治正階縣。一統志案，齊志始興郡有令階縣。梁書，邵陵王綸子確，大同二年封正階侯。隋志，始興，齊曰正階，梁改名，當是齊置令階，尋改正階，梁大同後始移始興縣來治也。今誌稱劉仕口于太清元年為正階令，是始興移治，當在太清以後，此足為洪氏之說左証矣。（太平寰宇記，始興縣本漢南海縣地。吳始置始興縣。梁于此置安遠郡。四七里，有蕭齊正階故縣城存）。

關於始興沿革，德氏考証亦甚精詳：「南史歐陽頔傳，臺城陷，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裕攻始興。及侯景平，授顛衡州刺史，遷封始興侯。洪麟孫補梁疆域志，楊守敬隋地理考証，並云大同後始廢正階而移始興來治。今據碑文，猛進父為正階縣令，在太清元年七月，時侯景猶未及。景陷臺城，在太清三年。依頔傳，其時始興為郡。至景平乃有始興縣。則太清之初，仍沿正階之名，未改始興也。洪楊二氏謂正階大同後廢，不如謂太清後之為備。今得此碑可正其失」。由以上之考証，可知碑文有涉于地理之研究。

七年之後，至梁末元帝承聖三年，其父遷始興縣，仍在廣東境。據葉范兩家考証俱云：始昌屬樂昌郡。至隋始並入四會。按：地理志韻編曰：（始昌）今廣東肇慶府四會縣北。

其父宰始昌五年。猛進即于其蒞任之翌年，即梁敬帝紹泰元年（公曆五五五），在此出生。是其為純粹的廣東產兒也。

于此發生一問題：即是，猛進家究于何時來粵？葉氏以為當在其父先為正階縣令時。汪氏則謂在其任始昌令時。比較上，前說根據事實，較為

合理。汪說未知何所據而云然。而溫廷敬劉猛進傳則持異議，謂「六朝至疆遷移者多喜嘗族望舊籍。猛進先世不知于何時來廣。非必番禺績志（汪氏）所謂猛進父官始昌始來廣州及罷官流虜也。」如此則由官正階時始入粵亦成問題矣。溫氏之說似頗成理，因猛進之先世是否因避禍（見上文）早來粵隱居，至祖曉始出仕桂陽，史籍與碑文全無記載，而自曉死後，又隔卅年猛進之父始官正階，中間其家有無回粵亦未可知，故何時為入粵之始，殊能斷定。不過文字上之沈默，雖可佐推辯，而論據甚弱。余以為百粵當時仍為蠻荒僻地，交通不便，南來不易，常人無故遷徙至此者尙鮮，官吏流虜則甚多。自劉曉為正階令始來粵，其後罷官，仍遭世亂，遂爾舉家留粵，其可能較大，亦較可入信耳。無論如何，猛進本人則生于粵長于粵而歿于粵者。據黃佐「百粵姓氏考畧」劉氏條（載「南華」四卷）云：「郝姓，（夏）劉累之後，望出彭城。陳，南海有長史剛。……剛亦出仕，與猛進同出彭城劉族，時代亦同，惟是否一家，未能確斷耳。

至陳永定二年，遷歸善縣令。按：是時，猛進年方四歲，當隨父之歸善。隋書地理志載，歸善帶龍川郡，即今之惠州也。魏氏考証云：「陳書無地理志，歸善縣屬梁化郡。紀勝引祥符圖經：歸善管欣樂縣地。陳禎明三年改為歸善。汪士鐸南北史補志，臧勳蘇補陳疆域志，俱云，禎明三年改為歸善郡，領歸善縣。阮通志沿革表云，欣樂縣屬梁化郡，禎明二年改名歸善縣，事繫二年。然據碑文，猛進父永定二年為歸善縣令。永定為陳武帝年號，則歸善之置，已在陳初。惟各書均云歸善縣由欣樂縣改。考陳書章達昭傳，天嘉元年追論長城之功，封欣樂縣侯，是陳文帝時有欣樂縣。按諸事理，或陳初置歸善，而欣樂縣仍舊。至陳末禎明間，始併欣樂，入歸善耳」。按：今惠州屬仍有欣樂鄉。

汪氏考訂云：「漢尹宙碑，京夏歸德左旁作阜。此作「歸」字，與漢隸合。歸善縣見隋志。陳書無地志。據此知歸善置于陳初，足補史志之闕。」

南朝禎代頻頻，仕宦一入新朝，即事新主，幾無氣節可言，故趨翼有

六朝無忠臣之嘆。猛進父亦歷事梁陳兩朝，蓋世風使然，時人固恬不爲怪也。獨猛進，于陳亡不仕隋，隱粵以終，足爲六朝人吐氣，其高風亮節，不獨奕代彌光，實可稱爲「克盡前愆」者矣。

「帶潛圖隱」句，莫氏釋云，似言梁武簡文之殂也。余按：其時梁武簡文已死去八九年，其父猶在正階縣任內，此時永定二年早已易代，何至引用其死事于此？以下數句，草氏又以爲是梁史實。「九五之臨未寧，七旬之末猶變」，亦似言元帝舉兵，岳陽王督自稱梁王，藩于魏，魏克江陵，而元帝殂，齊人送貞陽侯蕭明來，王僧辯納之；

陳霸先殺僧辯而立敬帝於建業也。但其時代猶在梁末，而其字跡善已入陳初，撰文者何至顛倒時期，于此敘述梁末史實，故余以爲此說亦非是。然原文上下數句究何所指，實難明矣。

莫氏續云：「時，諸州逆命者紛起，齊師逼都城，蕭勃據廣州，王琳立蕭莊於郢。計承聖甲戌至永定戊寅，（二年）五年中，中更禪代。雖蕭朝早建而荆湘贛嶺間，擁號唱義者，擾攘尤甚，豈非「網維就絕，人倫失統」，安得不「天府轉徵，皇符罷記」乎：故仕口一拜武毅將軍之授更不再承朝命尋即「緘印挂冠」也。余仍感覺以永定二年前事鋪叙于此爲顛倒時期，文義不順，釋文過于牽強。其實猛進父自永定二年爲陳官後，以至「緘印挂冠」究未知中隔幾年。自永定二年以後，陳室仍變亂相尋。二年正月，王琳攻陳，乞師于齊。二月，齊納永嘉王蕭莊于琳軍，琳奉爲帝。四月，陳武帝弒梁禪帝汝陰王。三年，六月武帝殂，侄臨川王倩立即文帝，武帝嫡子在，不能嗣位，且不得善終。天嘉元年，王琳攻陳，敗績，與蕭莊皆奔齊。越六年，文帝殂，子伯宗立，安成王瑱擅權。又三年瑱廢帝自立，即宣帝太建元年。其年八月廣州刺史歐陽紇反。翌年，陳得洗夫人之內，討斬歐陽紇。其年猛進十六歲矣。凡諸史實皆可云與碑文符合者，而其父致仕亦可能在此期間，然吾人亦莫能斷定也。

陳知白釋「鏡」字曰：「鏡爲稀之駭文。楚辭天問「馮殊利封稀是射」封稀，古神獸已絕跡者。碑誦蓋謂網維就絕如封稀之滅絕不可復見也。

汪氏云：「選司廢序，天府轉徵」兩語係指其罷官，從此舉家流寓廣州，隱居以終。當係事實。「衣」字「印」字，均羅振玉校。

「牛衣」二句，王沅禮氏詮釋文義最爲愜意：「牛衣不襯，袞口陳○」句，○字有釋爲「輔」者，有釋爲「補」者。愚按：此字乃是「黼」字。（文按：馬氏釋文同此）又○字番禺續志作（罕）非是。按：即（牟）字也。六朝字時有別體，此二句言猛進之父，絕心仕祿，常著牛衣而擅朝服於性閑之側身。又（魚）字，原刻下作（木），拓木漫漶，或釋爲（淨）字王字君謂當爲（魚）字，古代有此書法。（魚）（龍淵）同爲劍名，四句，上下對偶。

四 猛進少壯時期

遠焉侍郎。毗逢梁季。孩遇分崩。鋒刃爲仁。戈鋌以義。手持干楯。身帶鞬弓。甘心旌旆之先。慕志旌麾之首。望旛取吸，噬關羽非人。橫江潰衆，嘔賀齊不勇。齡方二九。壯氣始隆。乃屬陳祚龍興。神州金屋。偃甲息戈，儀秦之志便潛。脫輿解綰。周魯之權仍沒。韓功獎爵。罷冀匪希。王李深勞。永焉亡缺。去武備文。而參清緒。以陳太建四年壬辰十月廿七日，除散騎侍郎。非解巾之介，刺驥之双，用壬騎難。甲士屈躬。抑從兩位。一生林□。掩氣蓬閭。決命家園。不欣寇覓。大隋啓業。天庭放寬。關路遯還。彌淪所覲。

猛進出生之地，已見上文。生後二年而梁亡，故稱（云：此邊梁季）。梁敬帝紹泰元年，即其出生之年，其時陳霸先與王僧辯爲擁立新主而爭戰。（見上文）（孩遇分崩）旬，恰指此事。葉氏謂此指臺城金陵之際，則又倒寫猛進生前六年前事，大誤，皆由其未確知猛進生卒年歲故也，卒考諸史釋文多有誤引史事者，皆此之由，蓋在此碑發見初期，人多以爲猛進歿于（大荒之歲）即隋開皇丁巳十七年時五十五歲，故溯其生年爲梁大同九年，而一生事蹟全誤矣。葉氏而外，如莫氏言（述其武勇著稱，自在天嘉之際，以其卒年，按：即誤以爲開皇十七年）逆數之，太建四年授官時，年三十矣。同坐此病。

猛進生後二年而梁亡。以下數句叙其從征作戰，英勇大著，文意甚顯。（銚）字誤作（舒），（鋒刃）與（戈劍）爲對文。（陳知白校）（望廉取以）一聯，（吸）即首級。「此用關侯白馬斬顏良事，傳所謂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也。（非人）（非勇），人即（仁）字。論語：（仁者必有勇）。反文以見義。」（葉氏校釋）齊晉三國時吳人，孫策用爲永安長，討賊威名大播。後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魏勞休伐吳，見其軍容甚盛，憚而引退。遷後將軍領徐州牧卒。如此戰績，當爲十餘歲時事。考陳宣帝太建元年八月，歐陽紇反于廣州，陳主遣章昭達帥師南下。高涼洗夫人發兵迎之，合力破紇，擒送建康斬之。時雖太建二年，猛進正十六歲，居粵。或即就地從戎，奮勇作戰，建立殊功。至太建四年，猛進「齡方二九」，陳主咸加海內。不知何故誤憶「偃甲息戈」「去武歸文」。一連數聯，義難難解。味其文字，似因功高賞薄，意志沮喪。「儀案」之「儀」字遺翁校，「志」字「歸」字均羅氏校。「儀案」，即張儀蘇秦，「周魯」，即周朝魯國。「韓」「樊」「王」「李」或指韓信，樊噲，王剪，李牧，皆古名將。其年徐散騎侍郎。汪氏考訂云：賦職，「陪從五品，無定員，無祿。」蓋閑散之虛銜也。宜乎其有懷才不遇之慨而失意鬱望矣。范氏則云：「陳制散騎侍郎秩千石。今劉曉劉猛進起家即授此官，自非常例，故疑爲宋代宗室之裔也。」此與汪氏說稍異。無論如何，

其爲閒散虛銜而非從政實職無疑。如是則無怪其失意鬱望，尋而消極退隱矣。以下數句表示其爲諱骨。蓋「朝麟之刃，用純錐難」云者，即牛刀割雞之義，而「甲士」「丙健」云云，則謂其以甲等國士而屈居丙等職位，「位不副才」也。（葉氏校）由是畢生抑鬱不得志，隱居家園，不欣冠冕。

至隋楊代陳而興，時猛進年三十有五，仍不出仕。所謂「大隋啓業。……彌淪所調」是也。中二句，「淚」字「關」字均羅氏校，意義不明。葉氏釋云：「關路遐邇彌淪所觀」，言乎其尚非隋土也，有誤，蓋亦由錯算猛進逝世之年故也。余意「天庭於夏，關路遐邇」云云，殆指隋京遼遠，猛進益無意再仕，以後二十年克保節操，不作貳臣，遂以陝遺民終其身。

按：溫廷敬氏劉猛進傳有云：「值陳興，偃甲息戈，去武習文，太建四年除散騎侍郎，屈躬相從……」又跋云：「猛進梁季思以兵自奮，誓不忘梁室，志圖恢復。及陳大業既定，始屈就虛職，偃臥家園，但以入隋不仕稱之，猶僅得其半也。」此大誤，蓋其宗汪氏說以猛進生于梁大同九年（即歿于開皇十七年之誤）至梁亡陳興時十餘歲，乃偃甲息戈，去武習文。不知梁亡時，僅三歲，何能有此？此一誤也。謂其不忘梁室，志圖恢復，不知何所根據，殆全是子虛烏有之事。麟氏亦謂：「然猛進父永定二年，除武毅將軍，已仕陳爲官，溫說未必然。」此二永也。尤其者則以猛進之耿耿忠貞，皎皎志節，會謂其先既効忠於梁，後又屈身仕陳，就其虛職，豈非亦降將貳臣之流乎？厚誣先賢，歪曲史實，此第三次大誤，尤不可不辯！

五 老病死葬

大荒之歲，建酋之月，瘦瘵悉增，奄從殯積。春秋五十有五。文武之氣既窮，仁弘之行

仍卒。卽以其年建子之月三日丙寅，窆乎南海行西北朝亭東一里半。墳向艮宮，厥名甲寅之墓。山則盤藤宛引，迴首坎鄉。左右相携。前迎後送。平陵坦蕩。來涼吹而進溫風。明庶薰條。凱粟黽肥。慈兒萬慟，魂隨霧而不歸。悽子億悲，冕同雲而永去。

是段叙猛邁晚年病歿而至下葬事。「大荒之歲建子之月」當爲大業五年八月，去世。同年十一月三日下葬。（據王氏考訂，詳上文）是碑立于隋代，而卒年又不用隋元，此其後嗣克保先德志節不奉新朝正朔之至意，堪稱「毋忝所生」。「文武」「仁弘」（遐翁釋）一聯未明其義。葬地爲南海朝亭東。汪氏考証云：「按一統志：朝亭在廣州府城西戲船澳。南宋書，泰始四年，劉思道攻廣州，刺史羊希遣兵禦之于朝亭，卽此，與朝臺異。墓在朝亭東，與今番禺西北境毗連矣。」據譚彼岸君考訂：朝亭卽古之津亭，確在城西十里戲船澳。（詳研究文）按：其地卽在泥城附近，遺迹今仍可尋。其東卽王聖堂，相距不遠。墓地及碑石出地點問題可解決矣。其下數語，敘墳山方向，如今形家「風水」之說。（參看譚彼岸氏考證又）范氏云：「然則形家之言，至六朝時已盛行矣。」其實，相墓術，後漢書，袁安傳，及晉書，羊祐傳，均有所載，猶在晉，郭璞望氣之前。而南朝時宋武齊高本紀均有紀錄。若梁昭明太子則內諸信相墓，而召驕致死，尤爲顯赫之史乘，則隋時之流行更不足怪矣。（參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八「相墓」條）

六墓銘

哀兮傷兮、乃爲銘曰：

羨乎元族。厥裔彭徐。膺靈啓業，秉靈神書。傳符永代。獨擅邦除。先根氓主。末葉斯蕪。可傷黔宅。□愧皇墟。古今乃異。盈長空無。瑞狀上紀。凡挾靈愚。昔食九土。今亡邑居。所在唯守。所幸唯命。五等相仍。無期九命。欽咨散散。冰潔琤輝。州里崇仁。朝敦君子。健僑沮溺。行儕王李。文秀長卿。武該樊杞。獻秩孔臧。林茅哲士。天祿殲淪。隲焉窰里。歲久月長。靡言週紀。

末段爲墓銘正文，皆四言韻語，惜其中文義晦澀難解者尤多，讀之身臨辭語未遑逐句詮釋。大要蓋謂劉氏巨族，遠由徐州彭城而來，天潢淵胄也。「邦除」之「邦」字與序文「桂邦」同，均羅氏校。「先根」與「末葉」爲對文，葉氏釋爲「先祖」未當。「啓」，「徯」，「狀」，「儲」，「焉」，諸字均遐翁釋校。「里」字羅氏校。「先根氓主」「昔食九土」云云，意指指其先代實爲宗室，享國食邑，至若祖若父僅爲郡守縣令。猛進則得散騎侍郎而已。「散騎」與「璆輝」兩句叶韻。下叙猛進之仁德，及文武全才，朝野共欽。「沮溺」卽春秋時隱者長沮桀溺。「王李」或卽王剪李牧。「長卿」爲司馬相如。「樊杞」殆爲兩人，或爲樊於期杞梁，或爲樊噲紀信，（杞借用），皆同時代之勇將，「杞」未必指陳勇將杞猛也。末數句言其自膺朝命除散騎侍郎後，卽遷迹山林，成爲「哲士」，（「哲」同「遐」陳知白君校）以德行自葆，隱居州里以終其身。

附錄 陳碑考記

卅七·十·廿四·於廣東文獻館

陳碑歸粵記

三十七年春，余客申江。承馮自由先生之介，得晤甘恕先女士於其家。女士原籍廣東中山。其先得翰臣先生，質遷滬濱，好行善，耽風雅，樂非園以度其生平所得之書畫古物。年前故物，藏品一部，遺諸愛女。女士一一出歸，餉余眼福。比知余致力於鄉邦文物之蒐集，乃欲盡以廣東出品歸余，所以增余之收藏，為鄉邦生色，亦有楚弓楚得之至意。蓋其深慮人事變遷，保存文物，良非易易；倘或散佚，殊為可惜，故欲歸重付託，使廣東珍物復歸廣東也。余以博緣難得，詎容失之交臂，遂訂歸焉。議成，乃悉將所得載返廣州。計全部共約三十件，其中精品有若鄉先儒陳白沙先生手書詩卷，張穆英雄獨立圖，甘天龍山水長卷，梁佩蘭法書，馮譽騷書畫，先師鍾榮光校長楹聯等，而最可寶者則為陳劉猛遺墓碑原石。

厥石立于隋煬帝大業五年（公歷六〇九）距今已歷一千三百三十八載矣。出土之時為清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一九〇六），而地則在南海縣治西北與朝亭相近之千聖堂，時初為華陽王秉恩（零峯）所得。辛亥革命後（一九一一）運至滬濱。粵中人士為之惋惜不已。未幾即歸粵人曹有成（履冰別號駕歐）。後轉歸甘氏。又越二十餘年乃為余有。

初，訂讓之議既成，恕先女士展顏笑曰：「先君生平最愛此物，列為非園至寶，視同性命。嘗自由先生介紹彼此會晤之前夕，忽夢見老父，叮

嚀再三，謂已將運廣東云云。今則碑石果為先生有，英靈呵護，必得安返廣州，而夢兆悉驗矣。」語畢談話，迹近虛無，而女士固言之堅鑿，事誠神奇，故并述之。女士慧敏博學，工詩文，有孝行，潔身事父母。雙親見背後，日惟以書畫學怡情。每撫老父生前所寶之藝術古物，輒憶及其諄諄遺訓云：「我偶得之，即國家之寶，亦即天下之寶，恒思有以善守之。願守又不必常自我。昔蘇東坡以吳道子畫四菩薩捨捨惟簡，一轉移間，遂帖然得所。吾有志焉，斯且暮得遇能守善守者，當慷慨付與，庶實物有託，則吾心茲釋矣。」今卒以厥物歸余、付余重寶，願言等于「託孤」，是亦善體親心克成先志者也。而其維護鄉邦文物之熱誠尤足佩矣。

唐長素氏品評此碑在歷史上及金石學上之價值云：「陳無碑……：竊猛遣碑為陳散騎侍郎，及陳亡義不仕隋，真陳碑也。天下陳碑止此耳。可寶一也。……：為吾粵第一古石。可寶二也。書法茂密端厚，而瓌姿逸態，亦與舊館壇比，遠過臺覽；今館壇已失，惟此碑存。可寶三也。今則提離粵三十七年之後，卒能安歸故土，儼亦足稱為可寶者五歟。至今將如何保守此瑰寶，使常得彪炳南天，更如何發揚光大之，使先賢之節操與歷史的真珉，光耀永耀，與浩然正氣，垂諸不朽，此則願與邦人士交勉負責者也。余得碑之日為四月二十七，其歸粵則在五月廿三日。因即顏余藏書治學之室曰猛遣書屋并述頌末以志吾喜。」

新會 殷繁簡又文 謹識于廣東文獻館

太平天國泉幣考

簡又文撰

目錄

- 一 歷史中的「太平」泉
- 二 太平天國錢之元祖
- 三 太平天國錢小史
- 四

- 五 「太平天國」大型特別錢六種
- 六 「太平天國」中小型特別錢十二種
- 七 「天國通寶」錢三種
- 八 「太平」或「天國」直「聖寶錢」十種
- 九 「太平天國」直「聖寶」錢十五種
- 十 「太平天國」橫「聖寶」錢十九種
- 十一 疑錢七種
- 十二 與太平天國有關的錢三類
 - 甲、上海小刀會首領劉麗川所鑄錢
 - 乙、三合會首領陳開所鑄錢
 - 丙、三合會首領李文茂所鑄錢
- 十三 偽幣叢錄

附錄

參考書目
插圖共八十四號

太平天國泉幣考

簡又文

一 發凡

廿餘年來，余到廣東羅太平天國史料，於書籍文件而外，兼注重實物。綜覈所得，後者成績以錢幣為最豐。計搜集之數達二百餘枚，而其中種類不同者亦約有百品，大小不一，形模各異，光怪陸離。遍考歷代泉幣無此奇觀。即市儈所製贗品以圖戈利者，亦併蓄兼收，以資比較，用作研究資料焉。此外又從各方友人處獲見特異的藏品，皆得其所拓本，足供研究。具此資料，雖未敢云已盡太平一朝之製品，固亦儘可對太平天國泉幣作專精的研究之用矣。（港九淪陷後，家人先盡以個人所藏諸錢埋之地下，後恐水土浸壞剝蝕，復掘出藏諸屋壁。狀利歸來，原物無恙，真非大幸！今

草此篇），不禁附筆志喜。

研究太平天國泉幣方法——我的方法——約舉如下。第一、先將所得與所見之太平錢，鑑別真偽，區分種類。第二、將吾國以及東洋各國歷代泉幣史，全部研究，以作背景，尤當注意凡有「太平」年號者。第三、根據所有太平史料與國內外研究古泉學書籍雜誌中有關太平泉幣之文字，及比較可信的傳說，作綜合的或集體的歷史研究，——可稱為「太平天國泉幣史」之試作。第四、更進而作個別的分析研究，即是將種類相異形模特別的太平泉，盡個人所知，一一考證，加以說明。第五、可疑之品，自為一種，亦須特別研究。第六、其本非直屬太平朝系統，但與太平天國史有關之泉幣，一併為之考證。第七、自信其為贗品者，亦當別為一種，加以研究。

本篇依據上陳方法或大綱，作詳盡的系統的研究。讀吾文者，庶可由此了解太平一朝泉幣制度之大要。尤有進者，各種各類的泉幣，皆擇有拓本于有關文字中，則手此一編，庶可作為「太平天國泉譜」用也。（惟偽幣拓片不錄）

個人仍感覺所得未全，所見未盡。海內外藏家，如有異于篇中所發表之品，至希以拓本惠贈，增益此泉譜，曷勝感幸。

二 歷史中的「太平」泉

粵稽東洋各國歷代泉幣史中，在太平天國以前及以外，其曾以「太平」年號鑄錢者有六焉。茲分述于后，以作研究本題之背景。

一 最早者為三國時，吳主孫亮（公曆二五六——二五七）曾鑄「太平百錢」。考古本「太」與「大」兩字通用，故其文義可作大泉平定直若干，而「太平」二字可不作年號或壓勝解也。（據丁福保著「古泉學綱要」頁八）又梁武帝時民間用古錢「太平百錢」有三種：一大篆，一小篆，一隸書。（「見方著言錢別錄」之「五代十國錢文制考」頁廿五、年代未詳，未審是川國物否。

2 次爲宋太宗，以「太平興國」紀元（九七六——九八三）鑄「太平通寶」錢。（見宋史「食貨志」）其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見邱濬「大學衍義補」）當時鑄錢以鐵，而所鑄亦不多，尋又有鑄錢爲農器什物以給濟民者，故傳世甚少。今人有藏者，而文「太平通寶」，背上一星。（以上統見丁著「綱要」頁二四引用。又「太平興國」大錢，見嚴熙「古泉叢話」）

3 復次爲遼聖宗。（一〇二一——一〇三〇）「於宋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緒鑄錢，一曰「太平元寶」。」（此出某書忘記其名）此與宋太宗同時，僅是受其「太平通寶」錢之影響者歟！（按：丁著「綱要」云，太平興國八年，聖宗改元統和，鑄「統和通寶」錢，而未言其鑄「太平元寶」錢。惟衛編「古錢年號索引」載遼聖宗確有「太平」年號。）又據嚴熙「古泉叢話」載：「銅錢有三種。一「太平元寶」，甚古厚，遼聖宗錢，極少。一「太平通寶」甚粗惡，背有星或橫豎，不識何時錢。吳孫亮，梁敬帝，北燕王馮跋，魏太和時柔然豆豈伏古敦可汗，皆號太平，然不應有通寶錢。其餘遼人擅號，悉不得鑄錢。又厚重不似私鑄，或唐以後外國錢。余頗疑亦遼聖宗錢，前人未經道及耳。」（卷二）並志於此，備參考。

4 其在外國，琉球古代亦曾鑄「太平」錢，背平列二星。（見方若「言錢別錄」引謝氏春草堂集中錢圖）惟丁編伊之「綱要」只言琉球中山王尚泰久鑄「大世通寶」，而未以「太平」錢列入。且衛聚賢編「索引」之「太平」年號下，亦無琉球國王名。方鑄說究可信否，仍待考，姑備志于此存疑。

廣東文物特輯

5 安南丁部領（九七〇——九七九）改元「太平」，號曰丁朝，鑄「太平興寶」錢，背文「丁」字，紀國號也。（見丁著「綱要」頁六七引劉燕庭考大越史記。但衛編「索引」頁四五則以「太平興寶」錢歸之安南王黎桓九六八——九八〇未知孰是。）此外安南另有「太平通寶」錢，「順化太祖阮瑋時（約明隆慶萬曆間）鑄，背無文，又字有星文，一二字及重輪者，大行洞色昏暗，制作粗陋，背平淺歪邪。」（丁著「綱要」頁七一

引用「東亞錢志」）又有「太平豐寶」錢，不知年代。（丁著「綱要」頁七三又衛編「索引」頁四五）

6 於以上五種之外，尚有若干種「太平通寶」錢，背有人像，或龍虎風雲各種花紋者，大都是歷代俗製之「壓勝錢」或「吉利錢」，而年代不明者也。

三 太平天國錢之元祖

歷史上第一枚太平天國錢，據現在所知，當爲故友信陽榮連觀先生家藏之「金田起義錢」。「錢以錫製，徑寬一英寸又四分之一。面文曰：「太平通寶」。背之左上書雲龍，下畫風虎，其右上有「會」字，下有「風雲」二字，合讀之則爲「龍虎會風雲」也。錢色黑，畫象模糊，字尚清楚，背而肉好，周郭均如常錢。」其來歷如下：「此錢爲天王與衆英雄聚義金田之時，以錫私行模鑄者。聚義者人得一枚，共鑄十餘，或二十餘，或三十餘，惟不能多過四十枚。……大概因聚義金田時，決議起事，故私造此以爲聚義錢——龍虎會風雲——之紀念品也。嗣後，起義諸首領各佩此錢于懷中，視爲奇寶。」按：王定安之「湘軍記」載，洪王起義時，有結義四弟兄。惟據太平朝官史，則當時金蘭結義，序列雁行者，除以耶穌爲長兄外，僅六人焉——序次爲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如是，得有「起義錢」者大概不限于最初結義金蘭之六人，或最高幹部三四十人各得一枚也。

柴家所藏之品，初爲東王楊秀清物。廣交官詔使李有貴佩帶，以爲傳令信號。楊死後，李改隸忠王李秀成部。迨蘇州降後，李歸英將戈登。尋贈柴先生父德元公返信陽。臨死時，乃以此錢獻諸柴氏。（看拙編「太平天師國雜記」第一輯「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錢記」）柴先生本爲基督教會牧，其所言有關之史事，均鑿鑿可考，當可信爲真者。况厥錢工屬質劣，分明是當時不熟手的太平人物之試製品也。（插圖一）

余另得類似「起義錢」之「太平通寶」三品，皆黃銅質，各比「起義

錢」較大，而文均爲「太平通寶」，（其一文對讀）背各有龍虎風雲象而無字。此想是上言之「壓勝錢」，未可誤作太平朝物也。

四 太平天國鑄錢小史

太平軍于咸豐三年癸丑（即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春，克金陵，即定都於此，改名天京，建置朝儀政制。開國規模，一一具備。開爐鑄錢是其要政之一。幾經試驗，方得成功。其經過，幸有下列三種歷史的紀錄。

「太平軍初造錢，經迭次鑄範，顧不易得名匠，逾年始成」。（見謝稼鶴：「金陵癸甲據談」）

「癸丑六月，天王命在江寧鑄錢，令銅匠選擇能鑄錢者得十二人，封四人爲鑄錢匠，職同指揮，設廠開爐鼓鑄。其式大小不一。正面印「天國聖寶」四字。銅匠不諳鑄法，錢質又以鉛銅互雜，分配不均，鑄皆不成輪廓，字亦模糊莫辨，民間多不信用，遂停止。——後隔年餘，復命開鑄，稱爲完善。有當十當一等大小名目，錢面印「太平天國」四字。」（見陵善清：「太平天國野史」）

「又偏搜廢銅鑄錢。其文：一面爲「太平天國」，一面爲「聖寶」或「重寶」字樣，狂悖可晒。而輪廓肉好，亦頗整齊，至今或見之，蓋銷毀未盡者也。（見李圭：「金陵兵事彙畧」）

由以上諸條，可見太平朝鑄錢，自三年開爐試驗，至翌年秋冬間始成功出品。任蕭之「太平天國雜事詩」有一絕云：「召邀名匠鑄青銅。字體模模翻寫工。聖寶大錢原兩面。太平天國字當中。」蓋詠此事也。

余所見所得之太平天國錢，其背文大多數爲「聖寶」，亦間有作「通寶」者。惟「重寶」則從未之見，上文李圭所記，或爲「通寶」之誤歟！考天朝官制，確有「鑄錢匠四人」，職同指揮，係屬天朝內官，直接歸天王管轄者。又考當時軍政編制，每一種工匠，均別立匠營。（見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三「偽官制」及卷四「偽軍制」營學條「附諸匠營」可見當時必有「鑄錢匠營」之設，等於歷代之「鑄錢監」也。其始，所有

銅錢皆天京中央鑄錢匠營製造，頒發各處，各佔領地方無自鑄者。

鑄錢材料，除隨地搜集廢銅外，輒以銅偶像鑄化改鑄。蓋太平軍到處毀壞神廟佛寺，其偶像爲鐵質者改以鑄炮，銅質者則可爲鑄錢用也。如外人康內比Cornoly記云：「你明白嗎！這是聖經啊！這是教人不崇拜偶像，又不要拜偶像的。所以我們把一切銅的偶像都銷了，來鑄大鐵和銅錢」。（見拙著「太平天國雜記」「太平兒」頁一六七）以江南佛教之盛，佛像之多，則其所銷之銅爲量當不少矣。

又據康內比言，天朝開爐鑄成之錢，爲銅質平錢。「這是我們（太平軍官自稱）的制錢。這是天王頭一次鑄錢發用的。面上有「太平通寶」，背後上有新月形——那是天王指甲痕。——」下爲「日」「月」兩字。據其英文原註云：此是「早期的」銅製品。查此品流傳至今者極少，是爲初期的少數的出品，當可信也。至謂背上半月爲天王指甲痕，則吾國古泉亦有背鑄半月形者：如唐高祖所鑄之「開元通寶」錢是，而俗人每傳說其爲文德皇后之甲痕，（丁著綱要一二）甚或以爲是楊貴妃之甲迹，稱爲洗兒錢，「古泉叢話」嘗引載而斥其陋矣。（見方氏「開元錢考」）此太平錢之半月形，究是天王甲痕否，殆不可考。以余觀之，天朝人物，好奇立異，事事創新，尤其自尊誇大狂，天王以甲痕印錢上，容或有之。（補圖二）

至其後所鑄，則大小不一，形樣互異，至少有數十種之多，觀後文分類說明可信也。

抑有進者，太平天國錢，最初係由天京鑄錢匠營所鑄，頒發各佔領地，但後來則各地有自行開爐鑄錢者，如安徽浙江各地均有。至末期則佔領一州縣之「王爺」亦紛紛自鑄泉幣。如「浙江日記」（燕京大學藏原稿本卷上）載：「又本年（咸豐十一年即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八月（嘉興）賊（時守將爲朗天義陳炳文）鑄錢，無文理不成。」此次雖不成，却可見各王鑄錢之舉，身爲事實也。太平制錢之種類繁雜，光怪陸離，花樣百出，未嘗不由此，而末期天朝政治紊亂，紀綱廢弛，亦可爲明證矣。

合肥陳雲章「劫灰集」有「詠太平軍制度十首」，中詠鑄錢一首，云：「太平天國鑄錢不成，搜取古太平錢佩腰，貌相瞻顧。」（魏建猷：「太平天國的貨幣制度」引用）此或專指合肥一縣史事而言未可知，如其係泛指整個太平天國，則殊為失實，兼欠考據矣。

太平朝亦會鑄銀幣。蕭一山先生所輯「太平天國新史料」內有天朝九門御林忠王宗嗣天義李明成（即忠王弟李明成，復封楊王）於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即一八一六年）致英國福禮賜翻譯官函有云：「因承尊意，喜我國造聖錢，囑余給付，茲將我國聖錢如托付呈銀錢二十元，青錢十元。祈廳下晒納，留為粗玩。」（載「經世」卷：一六七期），聞英國博物院今仍藏有是項銀錢，惜未之見，國內亦未見藏有是物者。

天朝又會鑄金幣。據耿愛德著「中國貨幣論」有云：太平軍「定都金陵時，會發行金幣一種，形似中國之古錢，幣面不標明價額，估計似為銀二十五兩」。（載原書中譯本二六八頁魏建猷引用）此種金幣，余未嘗得見真品。聞英國博物院亦藏有。近年國人竟有偽造者，是真胆大妄為之舉矣。（看下文偽幣一節）

以余研究所得，尙未發見有太平天國會發行紙幣之史實，可置勿論。惟曾見有偽錢票一種，將於下文偽幣節中詳作考證。

至於太平制錢，無論大小，而背文大都作「太平天國」，「通寶」，或「聖寶」字樣。其稱「聖寶」者，比較特多。攷之東洋歷代古錢，其稱聖寶者亦不少。如安南之「祥平聖寶」，「平聖寶」；日本之「天元聖寶」；遼之「開丹聖寶」，及「熙元聖寶」等是也。是則「太平聖寶」固非洪氏之創舉矣。至其背「國」字，必內從「王」，則是普遍的及嚴格的朝制無有例外者也。

近代研究古泉學之中日文書籍，紀載太平天國錢者亦有多種。丁福保之「古錢學綱要」於清代之後有「附太平天國」一節，其文甚詳，而辭則甚濶。若曰：「髮逆太平錢，會與張祈伯身得大錢一枚。類當十錢。據云，是當時偽鑄母錢，甚不易得，因存之。夫此歷代之物，本不足污我卷冊

特有思歷代泉譜，均以偽品附正品之末。——」又曰：「髮逆錢又有「天朝通寶」、「皇帝通寶」等，乃逆黨各自擅鑄，無所稽考。唯太平錢確是偽號耳。載靜巖前輩遇「太平聖寶」錢，輒磨其字，碎其銅，使不得行用，而吾輩乃以重值購取母錢，拓入譜錄，斯真嗜泉之癖矣。（靜泉臆說）」（頁五九）在革命成功後民國時代，而仍持成王敗寇正統偏安之陳說成見，以罪歸太平天國史事文物，曰「髮逆」曰「逆黨」曰「腥穢之物」，曰「偽品」，曰「偽號」，誠荒唐絕倫之論調，實為全書之玷耳。我們是中華民國國民，應該要「站在現代中國的學者之立場，去研究，寫作，觀察，或讀閱太平天國的歷史。既是如此，我們自應把滿清與太平天國，都視為過去的朝代，其史事皆成陳迹，都成為我們今日客觀的研究對象，若可與元史明史等量齊觀」。（拙著「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專論頁一。）對於太平朝所遺留的一切典章文物或遺物——包括泉幣，亦應作如是觀。

耿愛德氏之「中國貨幣論」，謂「洪秀全曾發行制錢八種」。（上引書一二八四頁）其實何只此數？看下文自明。

最後，太平天國泉幣之分類，依據個人所藏及所見者，試作如下之分類。分類方法，大致係以文字為準則，如「天國通寶」錢，「太平天國」錢，直行「聖寶」錢，橫列「聖寶」錢，各為一類是。每類之下，則以其模範各異者，復分為若干種。至其模範特異者，及疑幣，與偽幣，則各自為一類焉。

五 「太平天國」大型特別錢六種

余藏有太平天國大型錢共五種，茲分別志之。

（一）龍鳳大花錢，質銅，色紫，面背肉好，輪廓雙重，徑寬四英寸又四分之一，厚四分之一寸。面文：「太平天國」，順讀，外緣雙龍捧日。背文：「聖寶」，直行，伴以雙鳳，外環八寶花紋。字作宋體。昔年在上海收得，極為罕見，頗珍視之。曾以拓片贈丁福保氏，得函云：「頃蒙賜示太平天國龍鳳大花錢拓片，其文字之剛勁，花紋之精緻，誠係當時鑄庫之

品，確可寶玩。今藉左右搜獲，得飽眼福，欣幸何如！如拓片及摹誌，自當輯入「古泉大辭典」，以光卷帙」云云。（摺圖三）（詳見「廣東文物」下冊拙著「太平天國之文物」篇）

友人融縣林半覺先生亦得大花錢一枚，其質樣大小與拙藏相同，惟面背字畫如「天」「聖」兩字，及花紋則畧異，是不同一范所鑄者明甚。則此項龍鳳大花錢至少有兩種。（插圖四）

據王宗李明成致英國編譯官另函云：「所囑代購字帖，因干戈之興不能照辦。敵國聖錢，今已付上大花錢一元，敬呈麾下清玩。」（見上引「經世」）是則天朝之會鑄大花錢確爲事實。不過此函所言者，是否與上志兩種之一相同，抑或另有其他特種，則仍待確證耳。

精研太平史籍之任梅華先生（肅）曾跋余所寄贈此品拓片云：「所謂『大花錢』，蓋即簡又文先生所得。此錢在當時恐非通用之品，或係登極及其他大典所用之紀念物。按其面摹花紋，有『鼠』『蛇』二屬，儼爲子年己年所鑄耶？」（見南京新民報）余以爲太平開朝改曆，雖仍沿用干支，惟屬鼠蛇等概念，尙未之見，大概以其于古老迷信神話而盡廢除之。任君「子年己年所鑄」語，不敢苟同。獨其以此爲「紀念品」云云，則殊可信。緣吾國歷代鑄錢，除通用品外，另有「開爐錢」，「鎮庫錢」，「慶祝錢」，「吉利錢」，「壓勝錢」諸種。以形式花紋論，此龍鳳大花錢當不是「鎮庫錢」如丁君函所言，想必係太平朝有大慶典時，特別鑄造之「慶祝錢」，——即如今之紀念幣也。

（二）「太平天國」「聖寶」特大錢，余先後收得兩枚，均銅質，范畧異。徑寬如「大花錢」，惟較厚半分。輪廓寬四分三寸。面文：「太平天國」，順讀。背「聖寶」，橫行。字均宋體。兩錢字畫一粗一幼。其較幼者製作較工，銅質亦較佳，錢面光滑可賞，疑此是當時「開爐錢」，或「鎮庫錢」，而必非通用錢也。意者，清廷當咸豐朝，濫鑄大錢以濟庫窮。太平朝遂造更大之錢以壓倒之，務求爭勝也。或云此係浙江所鑄，未知確否。（插圖五）

（三）（四）余又得大型特別錢二種，均銅質，面背肉好。徑寬身厚，一如上品，（二）惟輪廓較窄，僅半寸。其一面文：「太平天國」，背「二統萬年」，皆順讀，亦皆楷書。其他面文：「太平天國」，背「萬代江山」，亦皆順讀，字則宋體。兩者製工不及以上（一）（二）兩種之精。以文字論，似是當時之「吉利錢」也。惟太平朝文字最重避諱，凡宗敬聖名及領袖尊名，皆一一改字。即早已殉國之南王馮雲山之「山」字，亦改作「珊」。今後一種（四）「山」字仍舊，不無可疑，但又似聖鼎，姑誌此備考。（插圖六、七）

（五）錫質大錢一品，余前在南京得之。徑寬二又四分三寸，厚五分一寸。面文：橫「太平」，直「天國」，背直「聖寶」，字似宋體，筆畫極細。工粗質劣，而不多見。惟可信爲舊製非贗鼎，以其取價無多，不值得偽造也。（插圖八）

（六）銅質特大錢一種，面「太平天國」，背直「聖寶」，製作頗工，原爲戴保庭先生藏品，今歸馬定祥先生。余于本年四月在滬獲觀，拓片戴先生所贈。（插圖九）

六 「太平天國」中小型特別錢十二種

余藏品中有中小型特別錢共十二種，大小不一，形樣各殊，文皆有排列方式不同之「太平天國」四字，而均無「聖寶」字樣者。茲別爲一類，復各個誌之。

一、當百錢，質黃銅，製作極工。面文：「太平天國」，順讀。背：「當百」，直行。字皆宋體。孔小廓寬而身厚。是罕見珍品也。（插圖十）

二、當五十錢，質亦黃銅，工較遜前者（一）。面文：橫「太平」，直「天國」。背上「當」，下橫「五十」。字均宋體。孔大廓寬身厚，惟徑小于前者（一）亦殊罕見。（插圖十一）

三、日月中錢，質黃銅，頗厚。面文：「太平」，橫行，另上日下月

月形。背：「天國」，直行。皆粗筆楷書。製作陋工。亦罕見可貴之品。
(挿圖十二)

四、聖兵小錢，質黃銅，鑄工甚精，惟邊廓不全圓。形如尋常小平錢，而較大較厚。面文：「太平」，橫行，「天國」直行。背有執戈之聖兵象，是其特別處也。(挿圖十三)

五、滿文小錢，質銅，小而薄，如清季之爛平錢。面文：「太平」，橫行，「天國」直行，楷書。字劣工。背左右鑄滿洲字各一，為極罕見之品。以揭藥與漢滅滿，甚至稱一切有關清廷之人人物物為「妖」之太平朝，而竟鑄有滿文之錢，寧非至奇而且至怪之舉也耶？憶傳說云：太平軍在某地鑄錢，只造面文「太平天國」範，而其背則誤沿用胡清舊範，故有滿文。儻亦可信耶！姑并志此備考(挿圖十四)

六、「太平天國」中錢，質黃銅，身甚厚，製工極精，余藏有二枚。面文：「太平」，背：「天國」。均直行楷書。惟「太」「天」兩字，撇捺甚長，畧似隸書。所以列入特別一類者，以其兩面分鑄國號，而無「聖寶」等字樣，有以別于后文所說之普通錢也。傳說：厥貨係安徽徽州所鑄。又聞日本有古泉專書，估定此品價值為五十元。以大戰前市價論，不可謂不昂，亦足見此泉之珍貴矣。(挿圖十五)另有鐵質一種，文字形式均與此品無異，似是同一範所鑄，惟製工極劣，或係市儈翻製者。(俗稱「翻沙」)姑志此存疑。

七、「太平天國」中錢，銅質。文字形樣，一如上泉，(六)惟較小較薄，且製工亦較粗。字體筆畫，則比上者較幼較勁，有宋徽宗瘦金體之作風。以形式論，想與上泉(六)同為徽州製品也。余亦得二枚。(挿圖十六)

八、「太平天國」小錢，銅質。文字形樣均同上兩品(六，七)顯見同一系統同一地域(徽州)所鑄。此品極小，當是平錢，惟較尋常平錢畧厚，製工則甚劣。然亦罕見者。(挿圖十七)

九、十、十一、「太平聖寶」小錢，為別具一格之特別小平錢，其中

形體各殊者，有三種。面文：直「太平」，橫「聖寶」，而背全無文。此或有屬於歷史中古代之「太平」錢，而未必是天朝物之可能，但在無從證實之前，以其有「太平」及「聖寶」字樣，與天朝錢相同，故暫列于此，仍存疑待考。(挿圖十七，並列四種)

十二、太平天國光背小錢，至為特別，面「太平天國」有交叉綫，背無文，鉛質。卅七年夏在上海以重值得之，為余最近之收穫也。(挿圖十九)

七 「天國通寶」錢三種

一、當十錢，質黃銅，工亦精。面文：「天國通寶」。背：「當十」，直行。字體則楷書。廓寬孔大。此品極罕見，余殊珍視焉。(挿圖二十)

二、「天國通寶」中錢，質黃銅，製工甚精，古拙可貴。肉好周廓孔大。面文：「天國」，直行。背：「通寶」橫行。字近楷書之類體，亦罕見之品。大小厚薄與上相同，想亦當十錢也。(挿圖二十一)

三、「天國通寶」日月中錢，質黃銅，大小如上兩者(一)(二)，惟較厚，工作亦精。面文：「天國」直行。背：「通寶」直行，「寶」作俗寫「寶」，另右日左半月形。字均粗筆楷書。是奇形之品，可寶也。(挿圖二十二)

八 「太平」或「天國」直「聖寶」錢十種

此一類錢，面文為「太平」或「天國」，背「聖寶」皆直行，大小不一。余所藏其得十種。

一、「太平聖寶」錢，質黃銅，字楷書，製工尋常。圖徑頗寬，只得一種，未見其他。(挿圖廿三)

二、「天國聖寶」錢，質黃銅，字楷書，身厚重，字畫幼而勁。製工極精緻，可供賞玩。余得二枚，甚珍視之。(挿圖廿四)另得同范所製者

三種，質似摻雜鉛錫，色灰黑，製工其粗劣。尤甚者面背皆錯鑄，一則面文「天國」二字重鑄，成十字形，一則：「聖寶」二字分鑄兩面，而其一面僅有「天」字，一則面文「天國」二字亦重鑄成交叉形。此處開爐時之試驗品，殊無重要性也。（圖畧）

三、「天國聖寶」錢，形樣同前，（二）惟銅色較白，方孔較小，且字畫亦較粗，「天」字撇捺均較長，顯見另一范所鑄。製工亦甚精，余得三枚，（挿圖廿五、廿六）其一雙廓，殊別致。

四、「天國聖寶」錢，銅質，字體製工均遜于上兩種（二、三），為另一范所鑄。（挿圖廿七）

五、六、七、另有三種錢，同一形式，而質文工比前尤粗劣者，更不足道矣。但由此可見太平天國錢幣之濫製濫發，每况愈下，適足以反射其朝綱紊亂朝政腐化之程度也。（挿圖廿八、廿九、三十）

以字體論，以上六種（二至七），均屬同一系統，其為同一地埽所鑄者無疑，惜其地未詳。

八、九、十、「天國聖寶」中錢一，小錢二，共三種，質均黃銅，文字製工亦甚精，字體如上文第六類之六、七、八三種「太平天國」錢，「天」字撇捺均長如隸書，可信同屬一系統，而皆徽州製品也。惟以文字不同，故列入此類。（挿圖卅一，卅二，卅三）

九 「太平天國」直「聖寶」錢十五種

此一類錢，文字上主要特性有二：（一）面文：（太平天國），順讀；（二）背文：「聖寶」，均直行，惟銅質，字體，模範，及錢形，大小，則各有不同。茲分別述之。

一、二、三、四、此四種大中小錢，同隸一系統，質均白銅，字作宋體，製作甚工精，可供玩賞，小錢當然價值一文，惟其他三種或作當百，當十，當五。四種均極罕見，故可寶。（挿圖卅四，卅五，卅六，卅七）

五、大錢一種，質黃銅，字楷書，製作亦精。（挿圖卅八）

六、中錢一種，質黃銅，字楷書，輪廓甚寬，製作亦精（挿圖卅九）

七、小錢一種，形樣字體與上種（六）相同，廓寬，似同一系統。（挿圖四十）

八、小錢一種，質黃銅，字似宋，似楷，雙廓，工亦精，古拙有致，可欣賞也。（挿圖四一）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小錢六種，皆黃銅平錢，字體均楷書，（有兩種似宋體）一般製工皆頗精。（挿圖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

十 「太平天國」橫「聖寶」錢十九種

此一類錢主要的區別性乃在橫書「聖寶」二字，或在面，或在背。而「太平天國」四字則有全在面者，有「太平」在面「天國」在背者，或「天國」在背者，或「天國」在面「太平」在背者。其「太平天國」四字在面者，則又有直「太平」橫「天國」，與橫「太平」直「天國」之不同。余所收得者都十八種，皆黃銅質，而製工大致均屬精品，字體則為楷書，或有似隸書似宋體者，未能細辨矣。

1 2 3 4 5 6 7 8 9 10，此十種，大小不一，面文皆為「太平天國」，順讀（即直「太平」橫「天國」），而背文橫「聖寶」。（挿圖四九—五八）

11, 12, 此兩種小錢，面文橫「太平」直「天國」，背橫「聖寶」。（挿圖五九，六十）

13, 14, 15, 16, 17, 此五種均為小錢，面文皆直「太平」橫「聖寶」，而背文皆橫「天國」。（挿圖六一—六五）

18 小錢一種，面文直「天國」橫「聖寶」，而背文則「太平」橫讀，

甚罕見。(補圖六六)

19大錢一種，面文直「太平」橫「聖寶」，而背文則為「天國」，却是直讀此其特點也。此品前在南京收得，聞是新出土者，亦為罕見之品。(補圖六七)

十一 疑錢七種

余所得及所知有泉七種，尙未能斷定其果否為太平天國物者，故別列為「疑錢」一類。茲將每種說明，並述其各可疑之點，以質諸當代古泉學者。

1 天朝水字錢，黃銅質，小平錢。面文曰：「天朝通寶」，順讀。背「水」字，在朝字之背。皆楷書。余得二枚，范各異。(補圖六八)

2 皇帝聖字錢，黃銅質，小平錢。面文曰：「皇帝通寶」，順讀。背「聖」字，在「寶」字背。皆楷書。余得一枚。(補圖六九)

3 太平文字錢，小平錢。面文曰：「太平通寶」。背：「文」字。此品余未嘗見之，亦無拓片。(詳后)

4 開元武字錢。余得二枚，大小畧異。面文皆曰：「開元通寶」，順讀。背：「武」字。其較大一枚「武」在「開」字背；其較小者在「元」字背。(補圖七十)

據方若說，以上四種，合成一系統，皆太平朝所鑄。「中國古錢歌」有云：開元錢背有「武」(字)係清季太平天國物。(見頁三註)又「開元錢考」有云：開元錢「今予以閩字者歸十國閩物，武字者歸清季太平天國物」。(見頁四)又詳言：「太平天國開元，文字直書，輪廓平闊，背廓尤闊於面廓，背武字。銅色分黃紫。……開元背文類者，為太平天國開爐祝語錢也。有四種，合証自明。一曰天朝通寶，背水。一曰皇帝通寶，背聖。一曰太平通寶，背文。並此(即開元背武)鑄之，而成天朝皇帝太平開元，背成水聖文武。所見水字居中，圍當面文朝字之後。聖文武三字居側讀，各當面文寶字之後。畧有分別，不可不知」。(頁十六十七)

以上統載方著「寶錢別錄」(補按：據方氏上言之開元武字錢，是又與上條(四)所載之兩品各異其范者矣。)

以上四品，「天朝」及「太平」兩種，可能為太平朝物。「開元」一品，方氏懸湖獨斷之說，仍待考証。至于「皇帝」一種，最啓疑竇，緣太平朝以宗教立國，奉唯「真神(God)」稱為「上帝」。洪氏為開基創業之主，亦僅自號曰「天王」而不敢稱「皇」稱「帝」。遠在辛開元年(即咸豐元年一八一五)十月廿五日天王在永安詔令全軍有云：「天父上主皇帝而外，皆不得稱上稱稱帝也」。(見程澤生編「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上冊頁十一)計天朝享國十四年間，此制始終無改，上下恪遵勿逾，又何來此鑄有「皇帝」字樣之錢耶，所以余對於一切凡有「皇帝」二字之泉幣而時人輒以為天朝物者，余均極端懷疑。

如果以上四品確是自成一系統如方氏之說，「皇帝」品既不可信，則整個系統中之四品皆不可信亦明甚。再攷方氏所申成此系統之文字，而為「天朝皇帝太平開元」，背為「水聖文武」，亦毫無意義，背文難解人，顯見其為穿鑿附會，勉強湊合。况又未能具真憑實據，徒憑臆測，迹近武斷，殊難在學術界上使人入信耳。願當代古泉專家有以教我。

倘使不以上四品同列一系統，但以各個錢分別論，則以「天朝」「太平」兩品並歸太平天國，比較合理，尤其面「天朝」背「水」者，可假定其為天曆元年在永安州開爐所鑄，故有「水」字為紀念也。(按：日人安藤遊仙以此品列入太平朝，見東洋錢貨年表頁一一)

5 太平皇帝錢，質黃銅，廓寬身厚，比平錢大，製工亦精。面文：「太平皇帝」。背：「天國聖寶」。皆順讀。字則楷書。此品殊罕見，似非偽造。然以其有(皇帝)字樣，根本違反天朝至嚴格之制度，故並列入疑泉。(補圖七一)

6 皇帝通寶小平錢，余得二枚，質黃銅，製工甚精，面文曰(皇帝通寶)，順讀楷書。背：右(浙)字，左則為滿洲，亦可謂奇品。據日本古泉學家安藤遊仙云此為太平天國泉。(見遊仙堂主人編纂「東洋錢貨年表

(頁一一) 厥貨當為浙江所鑄。據傳說，則謂借用滿清舊模而成。或係天朝駐守浙江之諸王所私鑄者。然無論如何，不當鑄有「皇帝字樣」，蓋太平王蓮奉宗教規條，始終不變，此所以不能列入疑品也。(插圖七二)

7 篆文聖寶錢，為余所得之異品，比平錢較大較厚，質銅，廓寬，製工極精，可供把玩，而文則奇甚。面：「太平」，直行。背：「天國聖寶」，順讀。其所以為奇者：(一)天朝官式文字及官印絕不用篆文，幾可信其廢去此古體，而此品文字則鑄作篆書；(二)天朝改國字內從(王)無例外，而此品之(國)字內仍從(或)。然以銅質及製工論，則又似非偽造圖利之貨。吁，可疑孰甚焉！(插圖七三)

十二 與太平天國的錢有關三種

有三類特別的錢，原非太平天國物，而却與其有關繫者，故蓋以納入此範圍。所謂有關繫者，即諸錢之鑄者，乃為響應太平軍揭竿起事，據地稱號，而開爐鑄造者也。茲分別考証之。

(甲) 上海小刀會首領劉麗川所鑄錢

此品大小如尋常平錢，質黃銅，製工頗精。面文：(太平通寶)背：上日形(一大點)下半月形。宋(太平通寶)錢有半月雙星者，又嘗收得「太平通寶」小平錢背上半月下無星者，均與此異。據考証所得，此品係上海小刀會響應太平軍佔據縣城後所鑄者。

考太平軍于公曆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即清咸豐三年二月初十)佔領南京江南一帶，以至上海各幫的秘密會黨，與及土匪地痞，均蠢蠢欲動，密圖起事，上海閩浙粵諸省人的會黨(共分七黨)聯合而成(小刀會)，共推粵香山人劉麗川為首領。江寧人潘可祥(小鏡子)，閩人李成池，林阿福，陳阿林，曹浦人周立春等，各擁黨羽為輔。九月七日(陰曆八月初五)劉等舉眾起事，殺死知縣黃祖憲，佔領縣城，隨即佔領附近之青浦、寶山、南匯、川沙、嘉定等地。劉自號「大明國統理政教天下招討大元帥

」，出示安民，亟謀進取。即派人分水陸兩路赴南京，與太平軍通款，謀取得聯絡。奈兩次使者，中途均為清軍截獲，未達到天京。以故始終成為負隅孤軍。清江南提督向榮，奏請江蘇巡撫許乃劍率探察使吉爾杭阿，總兵虎嵩林，參將秦如虎，主事劉存厚等，統重兵赴援，以水陸師包圍會黨軍。十多個月，猶不能下，且屢戰失利。清軍卒得法國駐軍為助，終于一八五五年二月十六日，劉存厚等以地道轟破上海縣城。翌日(咸豐五年正月初一)清軍入城。劉麗川等死之。附近各縣亦先後被清軍收復，亂事告平。(以上參考徐蔚南：「上海太平天國時代」，上海市通志館期刊抽印本，又徐蔚南：「上海小刀會亂事的始末」，及簡又文譯雜考全撰：「小刀會首領劉麗川訪問記」，同載「逸經」半月刊廿六期)

在佔領上海一帶地方一年又五個月期內，劉麗川等會開爐鑄錢，只用「太平」年號，蓋其時以交通梗阻，消息不靈通，于太平天國之軍政制度猶多未明，惟「遙奉正朔」以助取得正式聯絡而已。其鑄錢經過，據黃本銓之「梟林小史」云：「時上海城中富有全銀，而獨缺錢，庫寶銀五十兩，易錢二十餘萬。至是收廢銅悉鑄之文曰：「太平通寶」。背作日月二形。奸民入城貿易者，即與所鑄，為官軍查驗，即送大營正法，前後殺數人，賊知不可用，仍鑄成豐字樣」。此蓋咸豐四年六月間事也。又據上官鹿兒云：「小刀會據城十又七月，除力抗滿兵外，復努力政治建設。惜以無後援而覆亡。當時嘗鑄有銅錢一面刊「太平通寶」四字，一面刊日月繪象，人稱之為日月雲。此上海歷史上名貴之遺物，今流傳已極稀少」。其所附刊之拓片，即「特向權威的上海研究者」上海通社「借得贗品而製成者，與本館擅圖七四無異。由此可見此日月錢確為小刀會物也。(插圖七四)

(乙) 三合會首領陳開所鑄錢

大戰時，余遠離桂林，先後收得「洪德通寶」錢二枚，文均無背字。其一質紫銅，字秀勁，製作極工，綠色班駁。其他質雜錫鉛，字畫拙劣，製工顯陋，且間徑較前者大一分。是兩品非同一般所鑄明甚。經仔細的研究與考証，乃斷定前者為安南王聖宗黎源所鑄。(明英宗天順三年至孝宗

宏治十年，即一四五九——一四九七。改元二次：一曰光順，共十年，一四五九——一四六九，次曰洪德，共二十八年，一四七〇——一四九七）（黎澍史事參考明書，「四國傳」，徐延旭著「越南輯畧」。其鑄洪德錢見丁福保著「古泉學綱要」頁六九引「東亞錢志」及衛編「古錢年號索引」頁一三〇）而後者則為勝清咸豐年間在粵起事響應太平軍之三合會首領陳開失敗後入桂稱王時所鑄之錢也。

初太平軍既定都金陵，即遣密使回粵運動反清志士起事。（見「東華續錄」咸豐四年八月十七上諭及「佛山鄉志」）全省秘密會衆，紛紛響應。咸豐四年夏六月，三合會首領陳開起於佛山。有伶人李文茂（或云「雲茂」此從官書）應之，起於廣州城郊，直圍攻會城，各邑會黨土匪相繼揭竿起事。十四州縣及肇慶府城皆爲佔據，全省騷動，即所謂「紅頭賊」之亂是也。總督葉名琛坐鎮會城，指揮兵將，分頭攻守。文茂數戰不克。陳開亦厄於官兵義勇，莫能與文茂軍會合。結果：兩軍皆敗，乃聯合退肇慶。會廣西艇匪梁培友等，新被桂軍擊敗東返，遂與陳李等聯合，仍奉陳開爲首領，擁衆西上，破梧州潯州兩府城。而州縣亦陸續爲官軍恢復。

陳開既據潯州，稱鎮南王建國號曰「大成」，改元「洪德」，故別有洪德王之稱。改潯州爲秀州，稱爲秀京。其後改稱爲平潯王。附近土匪紛紛歸附，其勢大盛，屢敗官軍。「洪德通寶」錢者，即稱王改號後開爐所鑄者也。余前論云：「以一無識土寇，嘯聚村野無賴，據地稱尊，創建改制，既不得良工，不得良材，而居然開爐鑄錢，則又無怪其所製出之貨如是其陋劣也。」

陳開據潯六七年。延至咸豐十一年，廣西布政使蔣益澧，會同廣東總兵李揚陞之水師，水陸並進，潯州破開逸去，欲投覓王石達開，（時返旆廣西）中途爲鄉團計擒，解府斬首。餘衆瓦解，或投覓王部，或投仍據開建之陳金剛。（以上史事參考新修「佛山縣志」，「平桂紀畧」，「潯州府志」，「桂平縣志」，廣西「股匪總錄」，「平桂紀畧」，及陳坤「粵東剿匪紀畧」。鑄錢原文見潯州桂平兩志。考據詳請諸君拙著「洪德泉考

「載」金田之遊」（擇圖七一）

（丙）三合會首領李文茂所鑄錢

廣西湖南以至長江一帶，有「平靖」錢，其形如下。太平天國物。余因是兼收併蓄，歷十餘年，竟積藏以下諸種：

（一）平錢二種，質黃銅。面文：「平靖勝寶」。背：「舞林軍」。楷書，大小不同范。（擇圖七二，七三）

（二）平錢五種，質黃銅。面文皆爲「平靖勝寶」，背則分作「前營」，「後營」，「左營」，「右營」，「中營」，皆楷書。「營」字俗書，從「廿」頭。另有「中營」一種，「中」字作篆書。又「左營」一種，有異范者。可見每種模范不一。別有模范較大而工粗字劣之「前營」，「後營」，「左營」，「右營」，「中營」，「大營」，六種，疑是贗鼎，茲不備列。（插圖七八——八三）

（三）平錢一種，質黃銅。面文「平靖通寶」，楷書。背「中」字爲在右，篆書。范最小，工甚精。面文非「勝寶」而作「通寶」者，此品爲僅見，是可異也。（擇圖八四）

（四）大錢一種，面文「平靖勝寶」，背全文「興漢滅滿禱天福武正軍」，居上右左分列，「當十」居下橫列。「當」俗寫作「當」。厥品，以銅質及製工論，尙無可疵議。惟「禱天福武正軍」名號，不倫不類，則殊啓疑竇焉。考太平天國軍制無此名目，而李文茂又非信拜上帝教者，斷不至用「禱天」字樣。况全名冗長，文字亦不似軍號專名，則此品何來？嘗見「清朝全史」譯本（卷下）刊有太平軍印信，文曰「禱天福武正軍政司」。「禱天福」原係一種世爵。（天朝晚年設有義安福燕豫候六等世爵，各冠以天字，其上另加一字封號）「天福」得爺府內，例設文武兩個「軍政司」，各置主管正副各一人。故印文係整個官銜，而非洞悉其軍政制度者不易明曉共意義也。今此錢文有「禱天福武正軍」字樣，大致與上印文雷同。余意，殆有奸狡市儈，相信一般的「平靖勝寶」錢爲太平天國物，乃因誤解此印文而割裂仿取其六字，假作「禱天軍」名目而偽造此錢以

圖弋利者。姑作此假定說以備考証。(補圖八五)

(五)中錢一種，而文「平靖勝寶」，背上右左「御林軍」，下橫「當十」俗寫作「當」，質上，字均佳。此品字樣筆畫，與上一種(四)相同，分明同出一手筆。如上錢係偽品，則此錢當亦是偽製。如此錢是真品，則上一種之文字，都是由此品仿效者矣。姑志此存疑。(補圖八六)

(六)軍錢六種，而文皆為「平靖勝寶」，背分作「真忠軍」「長勝軍」「長生軍」，「常勝軍」，「歸天軍」，「護武軍」。以上六種，除「長勝」「長生」二種製工稍精外，其餘質工均極粗劣，軍名各異。「歸」字與上(四)之字同一寫法，疑皆偽品。(補圖八七，八八)

(七)另有錢質及雜質錢大小多種，與上列各種同范者，信皆翻製品也。俱不錄。

以上所列舉之平泉，自信未得全數，尙有遺珠，然綜合真品，偽品，可疑品，或翻製品，種類之繁而雜，已可概見，洵洋洋大觀。數十年來，海內古泉學專家以及一般的傳說，均以其為太平天國物。如方若之「言錢別錄」與衛聚賢丁福保之「古錢」兩書，及戴葆湘之「關於平靖勝寶」，(載「古泉學」一卷四期)魏建猷之「太平天國的貨幣制度」兩文，均有此說。至一般的傳說，則謂此種錢為太平軍「聖兵」隨身佩帶之符號云，余向懷疑此說。以為平靖錢非天國物：理由：(一)吾國歷代泉幣皆鑄帝王年號，太平天國泉亦然，何至用「平靖」為號？(二)太平軍從前左右中營之軍制，亦無御林軍之設；(三)戴葆湘氏應測以厥品為太平軍在湖南靖江之役之勝利紀念品，亦不合理；緣天朝十五年歷史中，比較更為重大的勝利還多，斷不至因區區靖江小勝而捨棄國號特鑄此錢也。

在積極方面，經十餘年搜討工作，卒尋得錢案及証據，而斷定「平靖」泉為廣東三合會首領李文茂人桂稱王後所鑄之物，緣文茂自隨陳開入桂，佔領潯州後，即於咸豐七年與陳開分道揚鑿，自將一軍，攻佔柳州，廣遠融縣等郡邑。稱「平靖王」，自行設官授職，改郡縣名，事事仿效陳開所為，居然有創立新朝之規模。乃並師陳開在潯鑄「洪復錢之事」，而自行

開鑄錢，意中事也。又據馬平張延禧世文所著「見聞錄」(原稿本)有云：「文茂據城自稱平靖王，鑄平靖通寶錢」。是為真憑實據。再考歸清一代，井浪湧吾國全部歷史中，其有佔地稱王而畧具開朝創業之規模，而以「平靖」為號者，僅得李文茂一人而已。是則吾以平靖泉歸之獨斷，不更可信乎？願質諸當代古泉學者？(李文茂事蹟參看拙著「平靖泉考」載「金田之遊」)

十三 偽幣叢錄

十年前，余在滬搜購太平天國泉，所得之珍品固有多種，然亦發見有贗鼎不少。余為比較研究計，兼收并蓄，盡量購入，綜計所得偽品，亦數十種。另布友人處所見而斷定為偽製者亦多種。其最大一枚，而文：「太平天國」順讀。背「鑄庫」二字橫讀，質銅身薄工粗，似為銅片所製，而非開爐鑄成者。又有面「太平天國」，背「聖寶」大銅錢，亦質劣工粗，或為翻製品，而原本真品則未嘗見之。另有背文奇異者：一為「興漢」；一為「歸天軍」；一為「西王府」；一為上中「揚」，右「東方諸侯」，左「王畿千里」；一為上中「洪」，右「天命」，左「誅妖」；一為直行「聖寶」，「右復漢」，左「滅滿」；一為直行「聖寶」，左「兵」字，一為上中「京」字，橫行「聖寶」；一為面文「天國聖寶」，背直行「太平」，而左右有人像；一為中錢，面文直行「太平」，右「天國」，左「統」，背直「聖寶」。另有小平錢兩種，背文一有「忠王府」，一有「桂王府」字樣者。又一種面「天國」直行，右「太平」左「聖寶」，背上「洪」字。更有奇形怪狀者：如面文「天國聖寶」，背直行「太平」，左右有人像；又一枚直行「聖寶」，右人像，左「兵」字；又一枚面文「天國萬歲」，背花紋；又一枚則面文「天國鑄庫」，背仿鑄龍鳳花紋者。除以上偽造銅錢之外，更有仿南宋「銅鑄牌」之贗品三種，面文皆作「太平天國行用」宋體書，「背當五百文錢」，「當壹百文錢」「當壹百文錢」，皆上圓下平。(銅鑄牌見丁著「古錢學綱要」頁三五引鄭家相語)

以余調查所得，天朝偽幣，在大戰前以杭州某書肆所造者為最多。余嘗得其全部標價之太平天國泉幣拓本（包括平靖泉）內容共六十種。其中只有兩三種為真品，餘皆偽幣也。何以能斷定其為贗耶？則以其出品大多數質同，字同，工同，顯是由一家同時製造。而其中更有極細而易見之破綻。如天朝前期無「桂王」之封，晚年雖有守寧國府之桂王（佚名出處不見見，載近年出版之郭廷以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下冊附錄頁三六）而竟有一「桂王府」所鑄錢與「忠王府」錢相同。又如「平靖」錢中「禱天軍」之為偽造，已見上文，而太平天國偽幣中有一枚有「禱天軍」字樣。此外另有一旁証。戰前余曾親赴杭州該肆訪查。店主人出贖天朝杭州守將陳炳文告示石刻一方，及天朝錢票一紙，審其文字制度，即斷定皆為偽造者。由此可見店主探知太平天國泉幣文物足投近人所好，乃稍稍涉贖太平史籍，偽造種種以圖牟利。衛聚賢氏在「中國考古學史」一書中，關於偽造古物一段亦云：「古物既然偽造，而不古之物也有偽造者。太平天國起于廣西。廣西省政于前年搜集太平天國史料，杭州商人乘此偽造大批太平天國銅錢以售」。（頁一二一）惟因其史識不深及製工不精，終難欺騙人于世世代代耳。

戰前，余又識得一位北方名士張某，落魄潦倒，遂流為骨董書藉字畫精客。余曾由其手購入多種太平天國泉幣，中有珍品數枚。其後乃有偽幣多種，由其送來。乃察知其與上言杭州奸商息相通者。繼又疑其能自造偽幣者矣。年前遠雅廣西，調查桂人藏有太平偽幣多種，皆由此人而來者。據云，皆在廣西出土，存桂所見真品絕少，無從比較，亦無怪多人之上「當」矣。

羅綱網所著「太平天國史叢考」一書內「太平天國貨幣所見錄」一編，其中說及大錢一枚。余前到廣西貴縣羅氏宅中，蒙其出贖原品。據云：「太平天國」「聖寶」諸字，係出天王洪秀全手筆。余見贖貨實劣工，不敢貿然信其真品。即以字蹟論，亦俗不可耐，有異于洪氏真贖。（洪王最贖看「廣東文物」上冊轉印）羅氏之說，未能苟同，姑志此存疑，以壽

考証。

上言之張某，于十年前曾以太平天國白玉泉一枚至上海賽園求售。余審視有頃，笑對曰：「你上了小當了！」緣余前曾以拙編「太平天國」雜誌「第一輯贈伊，其中有「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錢」記一篇，詳述此品，并附印拓片。但拓片為余手製，早已噴過秘密符號，以防假冒。不料其即一照拓片模形花紋放大，仿製玉錢，翻拿來騙余，諱滑滑至甚。當時余揭穿內幕，張某頓頭而退。後聞此「玉幣」卒為桂人某以重價購去云云。

又有太平天國偽紙幣——錢票，屢經發見，而國內國外受其愚者不少，不得不于此畧為考証。余于十二年前在上海博物館，初見偽票一紙，閱係以百金購入者。當時即到該館主事者指出其破綻數點，大致係印題文字及體制上之種種錯誤。繼在上言之杭州骨董肆得見一同樣偽品。在滬時又有古玩商持同樣偽票一張來求售。至年前又讀羅綱網氏之「太平天國貨幣所見錄」內載偽鈔票一件，（似與前兩物相同）。最近魏建猷氏之「太平天國的貨幣制度」亦轉載一件（似由羅文轉錄），云係日本貨幣學專家田中謙曾所藏。茲因未有原品在手，不能一一指出其印題文及其他體制上之缺點。但有一特點可為指出，亦殊有興趣者，此即偽幣上關於日期的文字上之錯誤是。考天朝施行一種新曆法。此尚大異于陰曆，亦不是陽曆，而是自行創造之「天曆」。偽造錢票之人，于太平史事史籍未嘗不稍事涉獵，得有一知半解的知識，既知天朝行新曆，即以偽等下陽曆。因此偽票上日期即用「八月一日」字樣。（此照魏文所錄，但猶記其他偽票日期寫法均同）庸詎知天曆之日期，却仍沿用初一，初二……（看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癸好三年及辛酉十一年天曆。又王重民影印「劍橋大學藏本「太平天國官書十一種」甲寅四年及戊午八年天曆。又看「賊情彙纂」卷七，「賊文告」陳玉成真燕王書）又看上文所引忠王宗致英翻譯官原函）即此一點，已可斷定各錢票之偽偽品矣。

最後于銅幣、玉幣，祇幣之外，還有偽金幣。余所見者共四枚。茲分述所歷上下。

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五日，上海鼎報發表袁克文憲雲氏「太平天國金貨記」一篇附金貨拓片。據云：「天王于太平天國三年僱香港英人至天京，督造金銀幣若干枚。五年元月，以二枚賜一官女。天京破後，官女懷此金幣逃難，窺一羅姓者，其後即留諸其孫，并有詩記其事。袁氏輾轉購得乃撰文紀之。余嘗親至其宅，得見厥貨。面文曰「太平天國」，背文橫列「金寶」，文皆篆體，製工頗精。惟考之歷史，天國三四年間未嘗有英人至天京，此其破綻之一。又天朝官書，文告，印文，及錢幣，無用篆文者，此破綻之二。即此已可見其為贗鼎。後據友人認識袁氏者言，金幣，官女，及詩文，皆袁氏一手偽造者。厥貨後以高價售諸河南某氏。

復有一事，尤為有誦者。大戰前，在上海有美國友人告予，曾在南京路古玩肆內見有太平天國金錢二枚出售。余即駕車往觀。果見金錢二枚，大小不一，形樣如銅錢，製作頗精，每枚索價百元。予幾欲掏出囊金交易矣。乃為慎重起見再取一枚審視，且以指輕捏。不料「金錢」即應手斷為兩片，其中則錫質也。余雖發見為偽品，然以毀壞人之貨品，如何處置，中心忤忤。店中夥計要照價賠償。余反詰：如果是真金，何至觸手即斷？而且偽造古物，意圖欺騙，該得何罪？店伴猶囁囁不已，不肯干休。其後店主入山內走出來，問明實情，自知理虧，不敢置辯，余乃脫身。出門後，急以手巾拭去額上之汗。事隔十餘年，及今回思之，猶覺有餘誦也。

卅七，十，十，修正稿，於廣東文獻館

參考書目

- 衛聚賢編著：古錢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發行
 丁福保編：古錢年號索引
 丁著：古泉學綱要
 衛編：古錢年號索引
 丁福保編：古泉大辭典 另編錢譜兩種
 方若著：寶錢別錄

言錢補錄

- 戴熙著：古泉叢話
 安藤遊仙（遊仙堂主人）著：東洋錢貨年表 大阪虎傳樓發行
 吹愛德：中國貨幣論（譯本魏建猷引用）
 簡又文編著：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 商務印書館
 太平天國雜記二輯「金田之遊及其他」
 廣東文物 中國文化協進會印行
 謝稼鶴著：金陵癸甲披談
 凌善清輯：太平天國野史 文明書局
 李圭著：金陵兵事彙畧
 黃本銓著：巢林小史
 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叢考 正中書局
 陳雪章著：劉灰集（魏建猷引用）
 浙江日記：燕京大學圖書館藏原稿本 又拙藏曬印本
 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 商務
 張德堅編：賊情彙編 南京國學圖書館石印本
 程演生編：太平天國史料 上集
 王重民攝影：劍橋大學藏本太平天國官書十一種（未刊行）
 衛聚賢著：中國考古學史
 平桂紀畧
 股匪總錄（廣西）
 陳坤著：粵東剿匪紀畧
 梓平縣志
 潯州縣志
 洗寶幹纂：新修佛山忠義鄉志
 清朝全史（譯本）
 張廷壽著：見聞錄（原稿本）

明書四國傳

徐延旭著：越南輯畧

東嶼續錄

徐蔚南著：上海在太平天國時代（上海通志館期刊抽印本）

王定安著：湘軍記

湯象龍著：咸豐朝的貨幣（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以上書籍

徐許南著：上海小刀會亂事始末（載逸經廿六期）

羅孝全著簡又文譯：小刀會首領劉麗川訪問記（同右）

袁克文著：太平天國錢貨記（十二，五，一五，上海晶報）

魏建猷著：太平天國的貨幣制度（卅五，十二，廿六，上海東南日報文史廿四期）

清咸豐朝的紙幣（卅五，十二，五，東南日報文史廿一期）

任翀著：太平天國雜事詩（南京新民報連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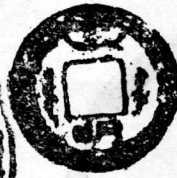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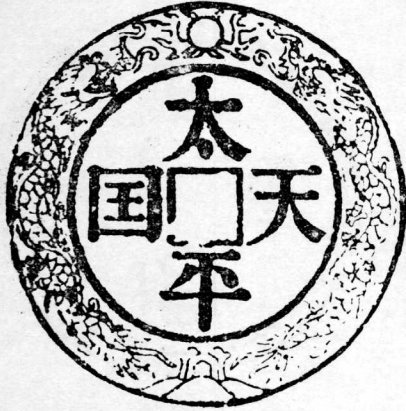
蕭一山編：太平天國新史料（經世卷一，六，七，期）

戴葆湘著：關於平靖勝寶（古泉學一卷四期）

上官膠兒著：小刀會日月錢（載上海某小報）

泉幣雜誌廿三期及其他

以上報章雜誌



1圖

圖 2



圖 4

圖 3



圖 7

圖 6

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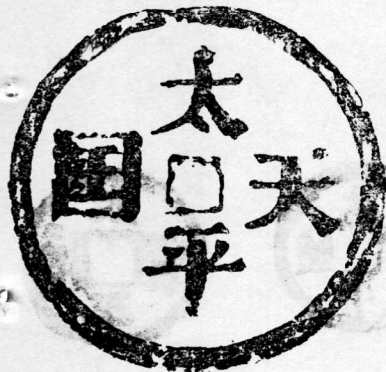


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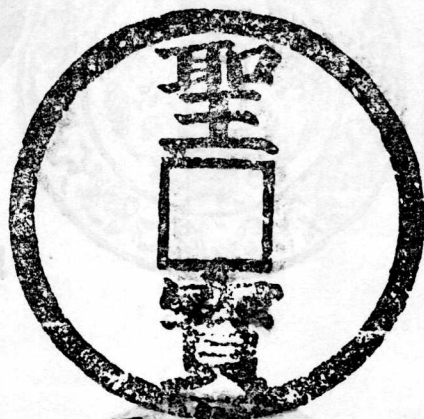


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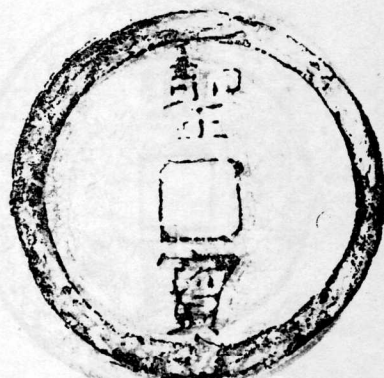


圖 8



圖 15



圖 14



圖 13



圖 12



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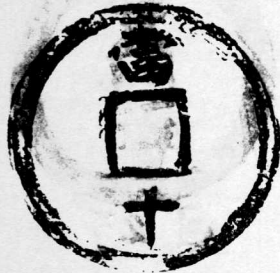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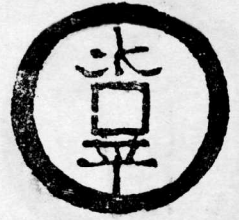


圖 16

圖 20

圖 19

圖 18

圖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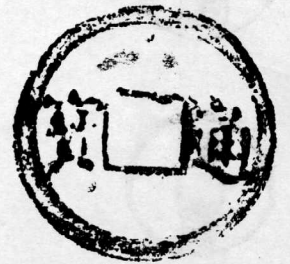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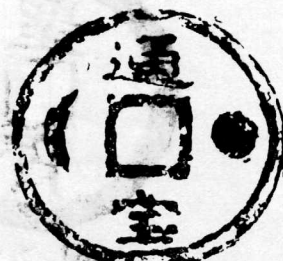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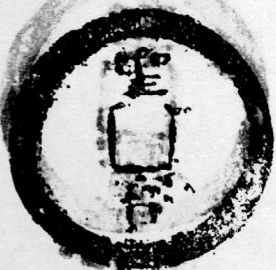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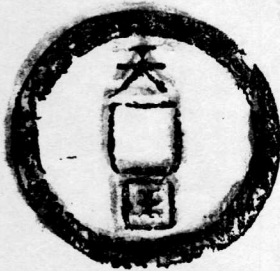


圖 24

圖 23

圖 22

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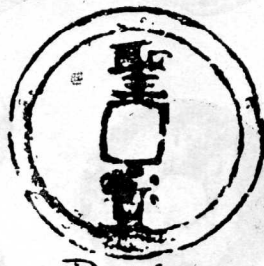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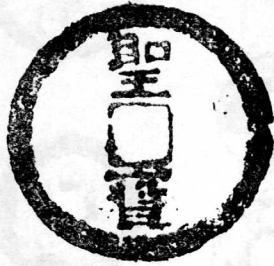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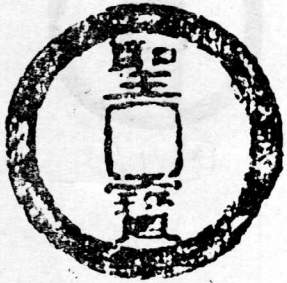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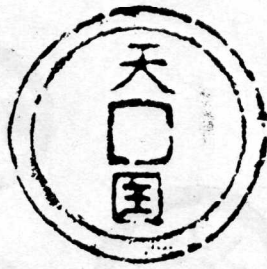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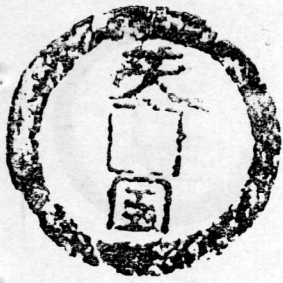


圖 28

圖 27

圖 26

圖 25



圖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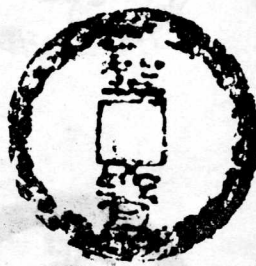


圖 30



圖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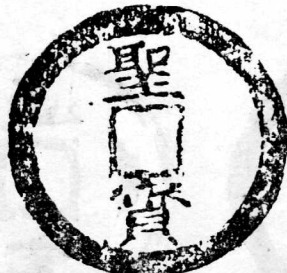


圖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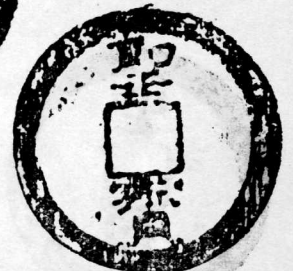


圖 29



圖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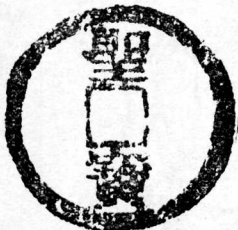


圖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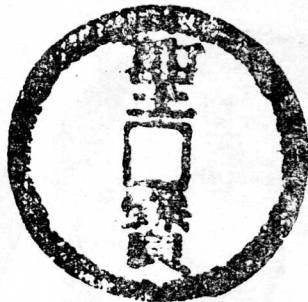


圖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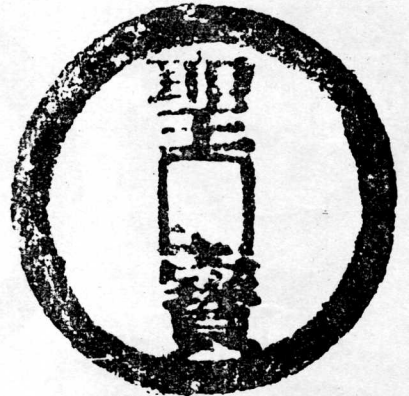


圖34



圖42



圖41



圖40



圖39



圖38



圖45



圖44



圖43



圖47

圖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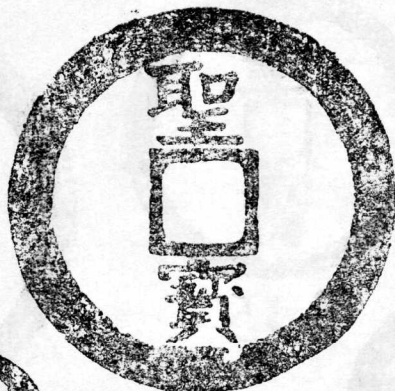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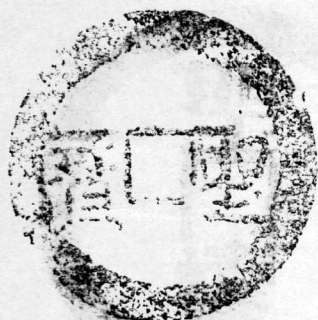


圖49

圖45



圖51



圖50



圖53



圖54



圖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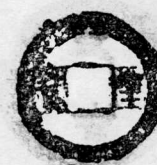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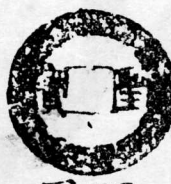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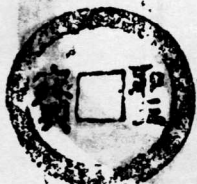


圖59

圖58

圖57

圖56

圖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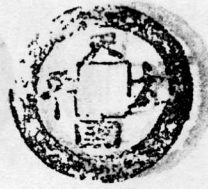


圖 65



圖 64



圖 63



圖 62



圖 61



圖 60



圖 70



圖 69



圖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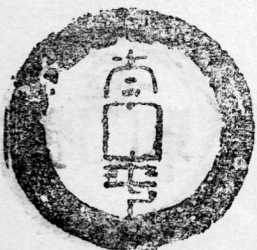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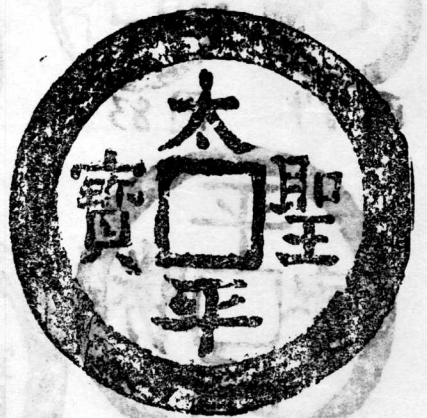


圖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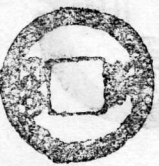


圖 72



圖 71



圖 68



圖 67



安南恭瀨錢



圖 78



圖 77



圖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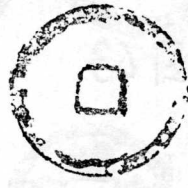


圖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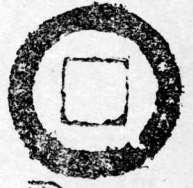


圖 74



圖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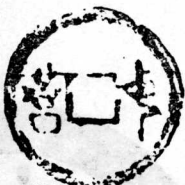


圖 83



圖 82



圖 81



圖 80



圖 79



圖 86



圖 85



圖 88



圖 87

報 導

廣東省級文獻事業

廣東省文獻委員會總務組

一 發軔及組織

三十四年秋，勝利之後，融卓英將軍奉命回粵主持省政，以文化建設與政治經濟並重。時，立法委員簡又文先生適由桂東返，即獻議設立廣東文獻館，從事徵集，整理，研究，及發揚鄉邦文獻。羅主席聽之。三十五年一月廿五日第三十二次省務會議，決議設立廣東文獻館，以舊廣州府文廟為館址。組織籌備委員會，由羅主席兼主任委員，聘簡先生為專任籌備委員。簡先生乃辭去立法委員職，專任館事。二月一日開始辦公。其時文廟內駐有軍隊，後經多方交涉，始克將全廟收回，籌備工作乃得展開。其年九月十九日，舉行成立典禮，由省政府敦聘葉恭綽，陳融，胡毅生，簡又文，羅香林，徐紹榮，高劍父，香翰屏，溫廷敬等九人為理事，主持館務。

是年冬間，內政部頒布省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省政府為遵照中央功令起見，於三十六年一月七日第八十次省務會議通過廣東省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乃擴充及改組原設之文獻館理事會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分別敦聘委員十五人主持會務。是年秋，葉主任委員由滬返穗，督導進行，不遺餘力，全部事業蓋能循序發展矣。

茲將兩年來本會先後各委員姓名及任期表列如次：

委

員簡又文

鄭師許

香翰屏以上任期三年，由三十六年二月至三十九年二月滿任

黃麟書現任（徐紹榮原任已故）

桂 站

廖景曾

羅香林以上任期二年，由三十六年二月至三十八年二月滿任

高劍父

陸達節

饒宗頤

冼玉清以上任期三年，由三十七年二月至四十年二月滿任。第一

年委員溫廷敬，高劍父，陸達節，李懷霜，任期一年，已

於三十七年二月滿任。

當然委員鄒 琳省政府秘書長例兼現任（丘譽繼任）

華振中民政廳長例兼現任（李揚敬，盛朝陽，徐景唐，繼任）

姚寶猷教育廳長例兼現任兼副主任委員

至於廣東文獻館則照舊設立，在省文獻委員會督導之下，成爲業務機

關。由委員會聘簡又文兼館主任。（委邱錦賢，黃敏若，蘇憲章，譚彼岸四人分任總務。）（站，整理，徵集組組長，及盛全運，陳知白，金

侶梅等十餘人爲組員。)此外尚有各種專門工作委員會之設立，另有與文獻館聯屬之機構，分工合作。此廣東省級文獻事業機關組織之大概也。

兩年來各種工作，分條報導如下。(至卅七年十一月止)

二 修葺文廟

廣州府文廟，(即廣府學宮)於勝利前後疊被軍隊佔用，淪爲駐兵牧馬之場。門墻房舍，園林樹木，大半毀滅，即先儒牌位，亦一無存在，惟孔子牌位，巋然獨存耳。文獻館籌備工作開始，首先清除瓦礫蕪穢，次即逐步修葺垣墻屋宇，庭階池橋，布置前後花園，廣植花木。最後，改建前門及外墻於文明路邊，將對門青雲橋畔大石牌坊一座移作明門，另將廟旁(賢關)(聖域)兩石牌坊移建於頭門兩旁。修建工程皆由專門技師設計，呈報省政府，派專門技工審核，奉准後方行興工。鉅額的工程費均由省政府指撥。其後，又有社會熱心人士自動捐貲，修葺大成殿及東西兩廡，並重製先儒牌位奉祀。全部工程完成之後，昔之廢廟，煥然重新。氣象莊嚴，景色壯麗。省政府之以此爲昌明文教發揚文化的中心，使成爲現代的真正的(文廟)與(學宮)，誠復員後施行省政之一偉績也。

三 徵集圖書

徵文考獻，首重圖書，文獻館在籌備期間即蒙廣東實業公司捐助國幣貳百萬圓因購得徐氏南州書樓所藏珍本廣東書籍四百餘種。即特設圖書室以爲庋藏之所，附設閱覽室以供社會人士到館自由閱讀。其後又得省政府將中央撥付本省文獻復員費項下分撥國幣貳千五百萬圓與文獻館，以爲購置圖書及整理文物之用。益以各方人士之捐贈，現已收集書籍雜誌二千零八十餘種，計六千貳百餘冊。其中以詩文集爲最多，方志及先賢與近人已刊或未刊之著作又次之。廣東圖書典籍，雖未全備，但已有相當基礎，礎足供研究參考之資矣。

四 蒐羅古物

文獻館東編特設古物室以保藏本省各種古物。長期開放，任人參觀，所以引起思古之幽情與愛鄉愛國之觀念。計二年來蒐羅所得有石刻拓本六百餘種，甄瓦一百八十餘種，陶器瓷器屋殿石像磁碗及其他古物百件。陶器一類，中有神醫世界之石灣陶像三十餘件，皆過去各匠黃炳，劉佐朝，劉占珍，潘玉書等所作。又有嶺南江，韓昌黎，蘇東坡，丘濬，海瑞等石刻像拓本，而李青霞，陳白沙，袁燦煥，張家玉，陳邦彥，陳恭尹，屈大均，簡文會等畫像，均極名貴。至西漢南越王趙胡墓之青銅漆器「南十四」爲全國最古木器，更爲難得之品。

五 保管文物

甲 廣雅書版 道光間，粵督阮元開學海堂於粵秀山篤以謬士，選刻經史名著以資研究。又築文瀾閣於粵秀山上以爲庋藏之所。同治間，據運使方澐願復開菊坡精舍，禮聘陳東塾先生(澧)主講，並校刊羣籍。至光緒間，粵督張之洞創立廣雅書院於西村，又在城內文明門外南園設立廣雅書局，延積學之士，以司學校所刊之書，海內稱爲善本。宣統年間，提學使沈曾桐建議版樓於廣雅書局十峯軒之東，以藏學海堂，菊坡精舍，廣雅書院所有之版片。其後又蒐羅南海伍氏粵雅堂及番禺潘氏海山仙館之書版，並藏樓中。民國二十三年，粵當局改廣雅爲省立編印局。至廿七年一月，抗日戰事日趨嚴重，教育廳長許崇清乃令轉錄片之重要部份存於廳委員曾原籍南海良賢鄉之鄭氏祖祠，其餘則寄存於市州番禺學宮內。自淪陷以迄復員，全部版片約共十三萬塊皆獲安全，此誠吾粵文物之幸也。文獻館籌備之始，因原有之藏板樓未能接收，故未能即將全數版片運回。至三十五年八月，先將寄存南海鄭氏祖祠之一部份運回，暫存於館內東廡。至三十六年十二月，又將鄭氏祖祠所餘版片全數運回，暫存於省立圖書館(即舊南園十峯軒)後座大廳中，現由省文獻委員會組織廣雅書版整理

委員會在本館主持其事。

乙 檔案文件 復員後，廣東省政府據報在香港發見廣州淪陷時被搜却之本省圖書文物三百二十箱，當即派教育廳長姚寶璋與香港當局交涉收回，運返廣州。將原有學校或圖書館鈐印者分別給領。尚餘五十七箱則交由文獻館接管，其中多屬省府檔案，地方表冊等有關本省文獻之文件。另由教育廳移交修志稿件二箱與文獻館接收，妥為保管，待聘專員整理。

丙 雜書古物 三十五年四月，文獻館受敵產處理局之請託，先後收管逆產古物兩批，數達四千餘件。至今仍在保管中。

六 編印刊物

兩年來，因經費不充，致編印各種刊物之計劃，未能完全實現。勉然力籌措尚有如下數種：

(一) 文化建設專刊 與廣東建設研究委員會合編，在廣州中山日報印出，已出至第十期。後因建委會結束停刊。

(二) 文獻叢談旬刊 在廣州越華報刊出，已出至第廿一期，由省文獻委員會顧問嚴南方主編。

(三) 廣東文獻雙週刊 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鄭師許主編，現已出至第八期。

(四) 廣東文獻通訊 爲無定期刊已出第一號。

(五) 廣東文物特輯 由省文獻委員會刊行文獻館主編。

(六) 除以上各種刊物外，文獻館編纂，整理，徵集各組，在省文獻委員會督導之下，分別編修：①「廣東大事記」②「廣東梵刹志」③「廣東書徵畧」(汪兆銘原著)④「廣東歌謠、樂曲、戲劇，及名人志」。

(七) 吳玉臣先生(遺錄)遺著「廣東文徵」全部二十七冊，共百萬言，因印費過鉅未能付印。乃由黨主任委員恭紳審奪傳員羅錄，交文獻館以油印機複印副本九份，以廣流傳。

七 表揚先哲

(一) 陳東塾先生 三十六年三月十一日，爲鄉先哲陳東塾先生(濠)一百三十七年誕辰。文獻館於是日下午舉行紀念會，並展覽陳先生遺著六十七種，書畫三十四件，其他物品三件。

(二) 黃曉閣先生 三十七年三月七日，爲吾粵已故詩人黃曉閣先生(節)七十五年誕辰。文獻館於是日舉行紀念會，並展覽黃先生遺墨遺著多種。

(三) 屈翁山先生 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爲南明吾粵民族詩人屈翁山先生(大均)逝世二百五十週年祭。文獻館於是日舉行紀念會，並展覽屈先生遺墨遺著多種。

(四) 陳白沙先生 三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爲先儒陳白沙先生(獻章)五百十二週年誕辰。文獻館於是日開會紀念，並展覽陳先生遺像遺墨，遺著，遺物共八十餘件。

八 宣揚文獻

(一) 革命文獻 廣東爲革命策源地。革命歷史與文獻，爲本省最光榮最特色的產品。文獻館特開革命文獻室以度藏及陳列徵集所得之物品。計共有九十一種。又由省文獻委員會組織革命史料徵集委員會，擬聯合各革命團體編印「廣東革命實錄」。三十五年國父誕辰，文獻館聯合廣州市黨部及省立圖書館舉辦「國父文物展覽會」全部陳列品千種以上。又于三十七年國父誕辰與中山文化教育館，三民主義學會，及中山大學圖書館聯合舉辦三民主義學精風寶會。出品共數百種。

(二) 明季節烈文物 吾粵明季陳子壯，陳邦彥，張家玉，黎遂球等先烈，精忠凜節，彪炳千秋，文獻館特於三十七年一月廿三日起至廿五日止展覽國先烈所遺文物約百種。

(三) 太平天國文物 太平天國運動為國民革命運動之前驅，亦為粵人所倡導。大業雖未成功，然自有歷史價值。文獻館於三十七年五月廿一日起至廿三日止展覽太平天國文物。內容共分三大部：① 貨幣印璽兵器，② 公報著述史料，③ 石刻圖象影片，合計數百種，全部皆簡又文先生生藏品。

(四) 南海神廟文物 波羅南海神廟為吾粵最古之神廟，史蹟甚多。三十七年三月，省文獻委員會組織考察團由文獻館派員會同專家學者多人前往考察。至八月一日，至三日公開展覽考察及徵集所得有關該廟之文物，共百廿件。

(五) 西南沙羣島物產 復員後，省政府組織西南沙羣島誌編纂委員會，嘗派員赴該處采訪，帶回物產標本甚多，於三十六年六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在文獻館展覽，全體館員均協助工作。

(六) 廣西石刻 三十六年春，廣西省政府派專員林半覺來粵考察本省文獻事業，並訪拓有關革命的石刻，由文獻館招待一切。林專員携有廣西石刻拓本三百餘種，文獻館特於同年二月廿一日至廿三日舉辦廣西石刻展覽會。事後蒙其慨贈有關廣東文獻之拓本多種。

九 展覽藝術

文獻館自成立以來，除蒐羅圖書古物之外，本省之藝術名家作品亦在徵集之列，迄今蒙各方贈送名畫數十幀，雕，塑，陶瓷藝術品數件，特於大成門西關藝術室長期陳列。又兩年來，曾舉辦藝術觀賞會計十七次。所陳列者均為名家珍貴藏品，任人參觀，不收門券，至能引起社會人士欣賞藝術及保存文獻之興味。每次觀衆極為踴躍，蔚為全市文化界盛事。畧叙如下：

(一) 卅五年四月六日至八日 展覽十家所藏古代書畫六十點。

(二) 卅五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展覽十三家所藏明季民族藝人書畫共五十四點。

(三) 卅五年八月三日至五日 展覽名畫家台山葉因泉氏戰時作品(抗

戰流民圖)報導畫百幅。

(四) 卅五年九月十九日至廿二日 展覽二十九家所藏廣東歷代名人書畫，共二百四十四點。

(五) 卅五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 展覽陳大年先生所藏古玉石器等共四百餘件。

(六) 卅五年十二月七日至八日 展覽田路先屋何冠芳先生最近所轉之明清兩代名人書畫卅二點。

(七) 卅六年一月一日至三日 展覽集蘭齋主人莫元嘯先生所藏唐宋元明清五代名人書畫三十三點。

(八) 卅六年五月三日至五日 展覽陳文甫先生所藏宋元明清各代名人書畫三十四點。

(九) 卅六年六月七日至九日 展覽梁氏真率齋及鄧氏清賞齋兩家所藏明清兩代名人書畫共五十餘點。

(十) 卅六年八月廿九日至三十日 展覽何氏嘉樂園劫餘楹聯百副。

(十一) 卅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日 展覽十四家所藏古今人書畫共六十一點。

(十二) 卅七年二月十日至十二日 展覽香翰屏將軍所藏古今名人書畫共五十點。

(十三) 卅七年三月廿五日至廿八日 展覽居梅生古泉兄弟一門繪畫共二百餘點。

(十四) 卅七年四月三日至五日 展覽張谷雛先生所藏燉爐石室佛畫唐人寫經卷及宋元明歷代法書名畫。

(十五) 卅七年六月廿五日至廿七日 展覽簡又文先生所藏順德蘇仁山繪畫共百六十餘點。

(十六) 卅七年十月九日至十一日 展覽各家所藏蘇六朋畫共七十點。

(十七) 卅七年十一月廿七日至廿九日 展覽何氏嘉樂園所藏廣東歷代名家書畫共九十一點。

十 保存古蹟

保存古蹟為重要工作之一。兩年來，僅就能力所及，舉辦數端，畧述

如次

- (一) 向各處取回文廟原有之石刻二十件，將設法一一安置文廟內。
- (二) 發見清初詩人梁佩蘭所書「仙湖」三字石刻，即運回文獻館嵌在泮池東之壁上。
- (三) 聞有人建議拆卸中華路五牌樓，文獻館即去函廣州市政府請移建適當地點，因獲保存。
- (四) 函請民政廳轉令陽江縣政府調查及保存陽江古窖陶器。

十一 文化服務

文獻館對社會各方面時作文化服務，畧述如下：

- (一) 調查，在開館伊始，曾奉省政府命調查全省戰時文物損失，同時與中央教育部粵港區代表聯合進行。
- (二) 諮詢，軍政當局，中外人士，各機關，團體，社會，學校，報館，學生，常函來或親來詢問，採訪及調查，關於有關廣東文獻之種種問題之史料或意見，由書畫金石之鑑定，史地人物之資料，以至政治經濟文學之研究，均由館員，或轉請專家力助解決。
- (三) 集會，教育文化學術藝術各團體時有借館舍以為開會場所。
- (四) 展覽，藝術界借用館舍為展覽會場多次。
- (五) 省政府屬撥鉅款修葺文廟，經營園林，原具有以此古廟為文化活動中心之深意。文獻館本此宗旨，善用此勝地，以為文化服務。除團體借地開會之外，平日自由開放，中外人士，前來遊覽，休息，會談，攝影，或閱讀書報，或參觀古物，或研究藝術，或操練國術，或繪畫寫生，或讀書作文者，每日絡繹不絕，駸駸乎成爲一個「文化公園」。以聖廟之肅穆，環境之幽雅，陳列之豐富，誠能引起參觀者對於文藝之尊崇，文獻之注重，學術藝術之興味

，區區之服務亦不爲無效也。

十二 廣東叢書之編印

廣東叢書編印委員會，係獨立組織而與文獻館聯系共進者由葉恭綽先生任主任委員。初於抗戰期間在香港成立，勝利後工作復員。已出版者有廣東叢書兩集，已付印者有第三集，原版本均極珍貴。目錄如下：

第一集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十二卷八册 唐張九齡撰

附曲江集考証二卷年譜一卷 清溫汝道撰

武溪集二十卷六册 宋余靖撰

附武溪集補佚一卷 余靖公奏議二卷 中山黃佛願輯

北燕巖集四卷二册 明黃公輔撰

禮部存稿八卷三册 明陳子壯撰

蓮蓬閣文鈔十八卷三册 明黎遂球撰

喻園集四卷三册 明梁朝鐘撰

翁山文鈔四卷三册 明屈大均撰

附翁山佚文輯三卷 番禺徐信奇輯

第二集 屈大均四朝成仁錄六册 番禺葉恭綽校訂

屈翁山佚文續輯一册

薛劍公遺文一册

第三集 廣州城坊志 中山黃佛願遺著

六脈渠圖說

太平天國官書十種（英劍橋大學藏本）

廣東省文獻委員會總務組報告